

一幅中国人的心灵地图

汪建辉 / 著

[台]允晨文化

【关于本书】

他一生都在等待出任务……

他是一个被遗忘的特务，还是，这一切只是他的妄想……

一部反理想的小说，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得主继《时间的重量》之后，又一代表巨作

J 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灯光下，望了望写在左右墙两边的“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标语，心底涌起了一阵莫名的忧虑。只片刻他就摆脱了那一片投入到心中的阴影，将目光死死地盯住写在墙后面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静地说：“我是来自首的，我坦白交代，我是一个特务。”“特务？”——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难道眼前的这个干瘪得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老头就是传说中的特务？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向四周望了望确定没有可疑的人，之后对这个年已七旬的老头说：“说具体一点。”J 说：“我真的是特务。我填过表格，宣过誓效忠国民党，等待着任务，准备着，一生都在做着准备……。我很害怕，我很老了，就要死了。如果我真的被忘却了，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地白活了……白白地……没有一点意义，我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我老实交代，我是特务。”

这部小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寓言。它揭示出极权社会中人们生存的虚假性、欺骗性和荒诞性。这部小说的另一深刻之处是，它让读者从一个特务的角度看世界，看五十年的中国。作者通过特务老头五十年的遭遇写到共产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这也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当代中国史。

——胡平

作为极富小说寓言质量丰富性的《中国地图》，在承接 1949 年以前中国人经历的身体内战的历史之源时，通过汪建辉对这部厚重之书的不断完成，小说还对 1949 年后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文学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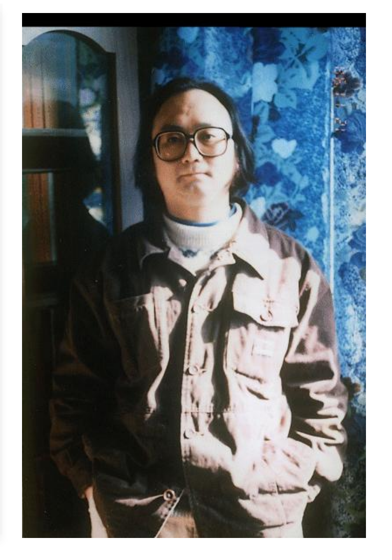
——郭发财

特务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它却是存在于人的骨头里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起了一个副标题——中国人的精神地图。

——汪建辉

【关于作者】

汪建辉，1966 年生，男。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福建省中部的一个小城。1988 年初辞职到北京编辑一份民间的文学报刊，一年后遇到了“六四”运动。同年六月底离开北京，后在安徽省宿松县被捕，并被以“反革命煽动”为由劳教一年。



作品因审查制度，极少出版，多数透过自己印刷在地下流传。

2009 年，获得“自由写作奖”。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十四年》、《广场是个筐》、《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时间的重量》等。



目录

<序>

<评>

文学特务汪建辉

——为小说《中国地图》所作的序言

廖亦武

不知不觉，认识老汪已十几年了。

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民运战士刘贤斌来到我家，几口茶水下肚，就说要给我引见一位作家。于是五六个不速之客一块去找老汪混饭。当时老汪家在五楼，才 10 来平方米，却养了两个人两条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桥，睡觉得搭梯子上顶，而日常的精神活动却在床下，比如写作、打电话、发呆等等。286 的老电脑在床底深处，加上老汪总是深夜下班，还要猫着手脚，钻入床底，过一番秘密写作的瘾，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台湾特务在嘀嘀嗒嗒发报——可巧了，他这次要出版的小说，主角也是个特务。

当然，老汪写的是老牌特务，几乎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潜伏下来，等待着指令，伺机颠覆这个国家。可时光如水，时代更替，敌对双方的工作中心都转移了若干回——他被遗忘或抛弃了——于是他只能去公安机关自首，以唤醒并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个故事在我们周围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时，隔壁监房就有一个 60 多岁的老特务，也是潜伏多年，好不容易等来了海外“恢复组织活动，发展成员，并搜集政治和经济信息”的指令，可刚一露头，即被一网打尽。此老特务的代号“飞鹰”，上校军衔，手下成员两位，一是自己的情妇，一是自己在工厂的徒弟；搜集的所谓“情报”，不过是公开流通的报刊摘录。

“飞鹰”在狱中很和善，很认命，似乎寻着了归宿。我琢磨他落网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隐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务的手艺已经生疏；或因世道变化太快，没跟上潮流。

“飞鹰”是否比老江书中的特务更幸运些？如果他没死在狱中，出狱后又去找谁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四舅是国民党的战犯，坐牢 20 几年，1999 年去世之前，也曾有过从海峡偷渡去台湾，向彼岛国防部讨个说法的冲动。

而更远的佐证是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叫《一只驳壳枪》，讲的是一个老地主在临死前，把儿子唤到床前，瞪着眼，指着某一处地下就断了气。待儿子按其遗命挖地三尺，终于起出了一个匣子，里面有一本土改时留下的变天帐和一只闪亮的驳壳枪！照老江书中提供的解读方式，这个老地主也是标准的“潜伏特务”，可那只在地下埋了许多年的枪不生锈吗？还有“打响”的可能性吗？

回头说老江，他原籍安徽，本来书读得好好的，却卷入了 89 学运，并因此坐牢 1 年多。出狱无处谋生计，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据说还卖过鱼。终于因在版式设计方面有天赋而混入了报社，并一直干到今天，已十几年了，这的确需要“潜伏特务”的耐力。老江在单位，任劳任怨，像一架人缘极好的万能机器，但周围的世界与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他在饭碗之外做什么，有什么用。

由于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老江开头的小说很晦涩，朋友们都觉难懂。我曾和他探究难懂的原因，他却回答，脑子清楚的时候，他在忙饭碗；只有深夜回家，卸下外壳，钻进床底下面对电脑时，他才吐一口长气，松弛下来。此刻两眼恍惚，脑子不太清楚，各种纷乱思绪来势汹汹，他嘀嘀嗒嗒打字，由此上了瘾。他老婆也受到传染，有一段时间，两口子并肩写作，传为佳话。

1997 年，我主编地下杂志《知识份子》，老江捐助几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结人》。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描述了“东

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即将开始的一场战争”，我做校对时，的确感到方块字如军团密密匝匝地涌过来，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读出一头冷汗，只觉出气浪和浓雾，却不得其解。我像破译密码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标出的黑体字——打回敌人老家去，它像古典音乐的主旋律，回旋了好几次，我说，你要用耳朵去读。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风格日趋明朗，犹如在气浪和浓雾中露出了矛头。1998 年出版的《知识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现实与寓言混杂的长篇作品《我们——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写作》，朋友们都说到底能看懂了。于是老汪再接再厉，又炮制了《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等一批时事评论，并且用他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以向大伙暗示一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文字决心。国内一个二渠道书商大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还冒险出了他一本小说集，当然，在市场上没引起任何反响。

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必丰的逮捕判刑对老汪有强烈的刺激。李必丰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优秀的行动主义诗人，89 年卷入街头政治，判刑 5 年；98 年，因把某地工人罢工上街的实况转播给海外，又判刑 7 年。在写作和民运之外，李必丰还热衷于算命和偷越国境，他的两边脸至今大小不一，据说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时，叫边防军揍坏的。在《证词》里，我引了他 3 首诗，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

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曾对老汪说，这种冷到骨头里的天才诗篇，朦胧派和第三代都写不出来。但老汪似乎只对李必丰算命的才华感兴趣，有一次，老汪向国内杂志《大家》投稿，彼主编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称“很快会用”，可李必丰当即起了一卦，为“未济”，爻辞翻译成白话就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后来果然石沉大海。

他们之间的漫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李必丰为老汪算了几十次命，每次都是“事业”。甚至在风声鹤唳的逃亡途中，李必丰也不忘潜入汪家，为他占卦，还为他的新生女送一个大猩猩玩具。接着李必丰落网，老汪长期给他寄钱写信，文风也不知不觉趋向于纪实。在经历过一次抄家与母亲的亡故后，老汪感慨万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于回忆，沉迷于人和事的涌现和消失，他坐在电脑前——此时他已搬家，不再是经常出没于床下的那个年轻梦幻者了——血透过指间，一点点渗入冰凉的键盘。他泪眼迷蒙，自语道：“14年了。”一个纪实、梦呓、旁白、独白、引证、摘录混杂的长篇就这样出笼了，其中有落叶和爱情，而李必丰所带出的宿命的影子几乎席卷全篇。他甚至把友人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布出来，这也是专制之下，世态炎凉之中，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不可抑制的道义。

一个无声无臭的民运失败者的“指尖淌血”的现状和道义只能如此曲折地表达出来，但是老汪算什么呢？一个同样无响无臭“潜伏多年的文学特务”的表达算什么呢？他的公开饭碗是媒体，是为统治者营造太平盛世神话的奴性的媒体，可他的私下身份却是谎言

的敌人，就像奥匈帝国的银行职员卡夫卡在私下所干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执意要在死后才公开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这么久，他一直写，一直赔钱自印，一直免费往网上贴——但这离预期的反弹还差得远，迄今为止，还没人找上门来，指出“你的贱骨头里就是个特务”。

遍地干柴烈火的专制政权已忙得气喘吁吁，它只能活在“当下”，活在“快餐”里，否则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复自我历史及真实身份的挑战——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国家“自首”了，他写出了《中国地图》，写活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经历。他要求有关当局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处理他，以此证实他曾为一种信仰，一种目的而存在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这一大群“有历史问题的”人的要求。

国家有责任处理它的敌人，但敌人又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如今，我们要通过“自首”告诉统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会、时代、党和政府所多次强奸的。杀人灭不了太多的口，于是在强暴者的胁迫下，我们是否只能遗忘，还是遗忘，只有遗忘？

哈维尔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人民因为胆怯而逐渐屈服了，世俗化了，只有捷克的知识份子没有屈服。可在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也垮得更彻底。六四血案之后，老右派王蒙们“告别了革命”；80 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摇身一变进入市场，发家致富，充分享受善于妥协带来的“创作自由”。汉学界看好的李锐回归时光倒流的凝固乡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识抗拒殖民者的语种霸权；而内外走红的余华甚至在西方公开说，他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写。那我想问，他写过《中国地图》吗？或者像里面的老特务，有过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冲动？他是否可以谈谈一场大屠杀对创作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

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 1949 年以来，或者从 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 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2006 年 1 月 8 至 12 号

在中国西南某小城

被遗忘的真我

胡平

有的小说，单单是构思的奇特就决定了它的成功。例如《阿Q正传》，《好兵帅克》，《唐吉珂德》。我相信，中国作家汪建辉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也是如此。我刚刚读完第一页，就忍不住拍案叫绝。

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在公安局门口犹豫了一阵，终于走进去，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灯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后平静地说：“我是来自首的，我坦白交待，我是一个特务”。

“特务”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向四周望了望确定没有可疑的人，对这个年近70的老头说：“说具体一点”。

老头说：“政府，你们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我填过表格，宣过誓效忠国民党，等待着任务，准备着，一生都在做着准备。虽然没有接到过命令，没有传递出情报，没有参加过暗杀、爆炸、绑架、破坏，但我确确实实地是一个特务。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我这一生——50年来都在准备着为我的事业献身。开始的潜伏是痛苦的，难熬的，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奖。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份量越重。大的特务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跳出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才是潜伏的价值，十年磨一剑，一剑断咽喉……我等待着……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笑着：一个大特务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在你们的面前出现。可是到了后来——现在，

我已经老了，就快要走不动了，有一天有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是否是被遗忘了？这世界每天都有东西被遗忘，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会有东西被忘却，而我的特务身份是否也在这其中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遗忘了。我很害怕，我就要死了，如果我真得被忘却了，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地白活了，做了那么久的准备，受了那么多的委曲、惊吓……这一切都成了虚无……白白地……所以，我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我老实交待，我是特务……”

这是多么可怕的故事，多么荒诞的故事！一个人用假面具度过了整整的一生。他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担惊受怕，忍辱负重，在生活中处处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要在未来实施的目的。可是到头来，那个目的没有了，这样，过去所做的一切也就都失去了意义。他的一生不但是白活了，而且是活反了；没有活出自己，而是活成了别人，而且还是自己拒绝的别人，还是和真实的自己截然相反的人。

问题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他已经老了，“快要死了想要再回头也来不及了”。事到如今，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一个部门证实我是特务”。“只有成为了特务，我这一生才没有白过，才会有历史的价值”。可是，公安局不相信他的自首，不相信他是特务，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特务的事情，一无人证，二无物证。过去五十年的潜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后来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是特务都没人信了。公安局的人不相信他是特务，只觉得他是神经病。

他没有办法，只好去杀人。他想通过一件犯罪行为证明自己。可是公安局只把他当作刑事犯，还是不把他当特务。他苦苦哀求公安局改判特务罪，“我请求政府判我特务罪，这对你们只是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算误判吧。可是这五十年以来，你们制造的冤案你们数得清吗？有谁能做做好事、数数看看……你们就成全了我这个老人吧，判我是特务吧，这对你们也许只是一次小小的误判，可是对于我，却可以决定我的一生是正确

的一生、不悔的一生。我这几天总在想，如果我这一生不是为了特务这个目标，只要随便抓住那个机会都可以生活的很幸福，比如说我做过人民教师、我还当过干部、我也有过妻子、最后我还可以成为一个破烂王，可这些我都放弃了，我把它们一个一个亲手抛掉了。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否则我这一生就白白的浪费掉了。是一个虚无、黑洞、白纸……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

最后，他被处决，以刑事罪、以杀人罪被处决。他的特务身份至死也没有得到承认。曾经一度，连他自己都疑惑起来：我真的是特务吗？我真的填过那张特务表格，参加过特务组织吗？抑或那只是一个梦，一个幻觉，一个骗局？

亏得汪建辉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太离奇，太荒诞，又太平凡，太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特务老头的悲剧也是当代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悲剧。在中共暴政下，我们都戴着假面具生活，用假面具掩盖真面目，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真面目始终不曾公开显示过，如果我们显示给别人的永远只是假面具，我们如何如能证明那个显示出来的自我不是真实的自我，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在假面具之外还有一个真面目？我们的真实的自我由于埋藏得太深太深，以至于被遗忘，等同于消失，等同于不存在；而那个伪装的自我，虚假的自我，由于它占据了我们整整的一生，到头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变成了真实的自我。小说中的特务老头，为了使自己的真实身份得到承认，宁肯抛弃平静的生活去公安局自首，宁肯让公安局把自己抓去判刑。可见，人追求生活意义的意愿是何等强烈，人要求被承认的意愿是何等强烈。这部小说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倒不在于主人公最后被处死，而在于他的真实身份到死也没有得到承认。

在生活中，有许多假信徒也像真信徒一样说话行事，以至于到头来和真信徒没有两样。在这种情况下，真假之间还有什么区分呢？这种区分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认为你是什么人，这一点其实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表现出来是什么人，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人。假如说人的一生首先就是要成为你自己，而我们的悲剧则是我们没有成为我们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比不上那个特务老头。特务老头始终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我；而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剧则在于，那个真实的自我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扭曲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我们一直浑浑噩噩地活着，因此不觉得有什么真我和假我的尖锐冲突和内心分裂，因此，也就不像特务老头那样有那么强烈的不被承认的痛苦。读《中国地图》是一种强刺激，它使读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与荒诞。读者不能不反省自己的一生是否真实。

如果不是在垂暮之年写了那本《思痛录》，谁能知道真实的韦君宜？如果不是在“六四”后说出“决不在刺刀下当官”并破门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弘扬自由主义的雄文，李慎之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无非是一个中共学官而已。

《中国地图》这部小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寓言。它揭示出极权社会中人们生存的虚假性、欺骗性和荒诞性。这部小说的另一深刻之处是，它让读者从一个特务的角度看世界，看五十年的中国。作者通过特务老头五十年的遭遇写到共产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这也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当代中国史。

《中国地图》一书的作者汪建辉是福建人，因参加八九民运作过几年牢，后来在四川成都工作和定居。现在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成员。《北京之春》杂志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用的是他女儿的名字汪壹众。文章的题目是“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单单从这个标题你就可以掂出它的份量。汪建辉的作品大都能从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网页上读到。这部《中国地图》完成于 2002 年，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我是在网上读到的（多亏了互联网）。这里，我向大家热烈地推荐这部杰作，同时也希望有眼力的出版社早日将它出

版。

大陆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说得好：“老汪不出名，上帝就瞎了狗眼。”

月亮靠一棵静静的树

悄悄地移动

它的道路只有影子那么长

可它却要走整整一夜

——题记

【总览】

特务——1949～2000 年◎中国◎一个人的一生

J

J 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犹豫了一会(趁这个空隙我可以看清他是一个 70 多岁的老头，脸上的皱纹在阳光照射下产生的影子使他的脸一团阴郁，我想如果是阴天他的脸色也许会更好看些)，只这一会他就进了公安局，将他小小的身躯投入到了门内的巨大的阴影里去了。

阳光很明亮，站在亮处看大门里黑黑的。我想当然地想，J 脸上的阴影在这时也许会柔和了许多。

J 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灯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后平静地说："我是来自首的，我坦白交待，我是一个特务"。

"特务？"——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难道眼前的这个干瘪的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老头就是传说中的特务？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向四周望了望确定没有可疑的人，之后对这个年近 70 的老头说："说具体一点"。

J 说："政府，你们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我填过表格，宣

过誓效忠国民党，等待着任务，准备着，一生都在做着准备。虽然没有接到过命令，没有传递出情报，没有参加过暗杀、爆炸、绑架、破坏，但我确确实实地是一个特务。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我这一生——50 年来都在准备着为特务的事业献身。开始的潜伏是痛苦的，难熬的，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奖，破坏、捣乱。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份量越重。大的特务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跳出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才是潜伏的价值，十年磨一剑，一剑断咽喉……我等待着……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笑着：一个大特务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在你们的面前出现。可是到了后来——现在，我已经老了，就快要走不动了，有一天有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是否是被遗忘了？这世界每天都有数不清东西被遗忘，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会有东西被忘却，而我的特务身份是否也在这其中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遗忘了。我很害怕，我很老了，就要死了，如果我真得被忘却了，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地白活了，做了那么久的准备，受了那么多的委曲、惊吓……这一切都成了虚无……白白地……没有一点意义……所以，我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我老实交待，我是特务……

A

J 原名叫 A，1949 年的一个冬天有一队人马进了一个古老而平静的小村，小村的两边挤满了手拿小旗迎接的人群。人们脸上露着整齐统一微笑，望着这穿着清一色绿色服装，仿佛是刚从植物中进化而来的人马进了小村。

路边聚了这么多人，可以确定小村里的每一间屋子都是空的。但是只有 A 一家人仍旧倦缩在家里，恐惧地围在一个灰烬渐渐增厚，火光渐渐暗淡的炉子边。等待。好像是一群人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炉子里的炭火终于熄灭了，灰烬白白的，像是冬天的早晨

起了霜。屋子越来越冷，身子也越来越凉，但没有人动一下，仿佛这是一个塑像群。

炉子的火终于灭了，空气也冷的像是结成了冰。静止？永恒？

（就在我作着判断的时候，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了一下。）

门开了，那队像是绿色植物的人，持枪着枪冲进来将 A 的父亲拉起就往外面拖。A 的父亲一声没吭，任双脚在地上拖着，尔后拖出了两道长长的血印子。印子开始是淡的，只是印记。它们浅浅地平行地留在主人的身后，像是平静地喘气。后来它变成了血红色，由白而红，由浅而深，由细而粗，最后与双腿的粗细保持一致，并一直向前沿伸——穿过古老街道的古老的石板，一直出了小村，径直到了一棵古老的树下。A 的父亲喘着气，拖他的那两个绿色的人也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几股喘气的声音就那样交织在一起。乱乱的。血从那被磨破的两条腿中流出来，像两眼泉，最后两股泉汇成了一股。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一张纸宣布：判处 A 的父亲死刑。就地立即执行。一声枪响后 A 父亲的脑袋上冒出了第三眼泉。血涌出来很快就与脚下流出的血连成了一片，并像茂盛的荷叶一般向外慢慢渗透。

当时只 18 岁的 A 是沿着血迹寻找到父亲的尸体的。其实那并不能叫寻找。因为一出家门就看到地上的两道印记，就像是大上海的有轨电车，A 所要做的就是乘上这趟电车就行了。血迹越来越浓，最后像是形成了一个湖泊。如果老天上真有爷，那么从上面看下去看到的就是：一条河？一个内陆湖？

不，每次想到父亲的死，A 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红的惊叹(！)号。

B

就在 A 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惊叹号（！）的时候，有一个人躲

在另一棵树的后面偷偷地在看他。他看到 A 的脸平静地就像石头。

A 默默地站了 5 分钟之后转身离去。将父亲的尸体抛在那里。回到家里，看到家里已经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说大地主马守仁罪大恶极，政府决定将其处决。枪毙。但是枪毙人须要耗费一颗子弹，而造子弹是要用钱的，正确的政府决不会为敌人出这一笔钱，也决不会浪费人民的每一分钱，因此他们是专程来收子弹费的。一个银圆。他们收了钱之后，留下一张收据就走了。而在他们走了之后 A 的母亲一口气没有出来，也死了。

A 成了孤儿，他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A 提了一个小包袱出了村子，在路过那棵枪毙他父亲的古树时，他看见父亲的尸体没了，地上只有一滩发黑了的血迹像是一张巨大的荷叶一般枯萎着。

尸体不见了，A 将眼睛望向远处，看见远远地有一个人站在一棵树的后面，露出半个肩膀。A 斜斜地向上走了几步，阳光刚刚从东边升起，迎着风将那人的脸照得亮亮的。他是谁？A 想。管他呢，A 向前走，想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穿过这片树林，A 回头一看，那人还在跟着他。

A 也不知是那来的勇气，站住不走了，等那人走近。

那人也径直走了过来，在 A 的面前站住。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的脸色有些发白。风吹过来，向林子里扫去，使林子里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在阳光下注视了一会，他们彼此竟产生了信任。那人说：“想报仇吗？”A 点了点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人说：“那么，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

A 问：“什么组织？”

那人说：“特务。”

A 问：“能报仇？”

那人答：“能。一定能”

说着，那人从怀里拿出了一张表让 A 填。A 在表格的最后写到“我自愿加入特务组织，自愿遵守组织的原则，不出卖组织，不怕牺牲，不畏艰辛，不怕死，只为报仇血恨……”

那人说：“好，现在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跟我宣誓。”

A 举起了右手。

那人念道：“我宣誓，加入特务组织。”

A 跟着念道：“我宣誓，加入特务组织。”

那人接着念：“尽毕生精力为特务服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A 跟着念道：“尽毕生精力为特务服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那人接着又念：“恪守特务的原则、严守特务的机密、服从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必要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组织上的秘密不落入敌人的手中。”

A 跟着念道：“恪守特务的原则、严守特务的机密、服从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必要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组织上的秘密不落入敌人的手中。”

宣誓完毕，那人将表格揣进怀里然后对 A 说：“从今后你就是特务了，记住你的代号是 B。”

已经是 B 的 A 问：“我怎么称呼你？”

那人说：“我的代号是 A。”

已经成了 B 的 A 又问：“没有家了，我要向哪里去？”

A 说：“随便。”

B 最后问：“我怎么跟组织联系？”

A 说：“组织会找你的。”

B 与那人分手后继续向前走。冬天，阳光很白，没有热情，B 穿过一条窄窄的田埂，向南而去。他在心里想，我现在是特务了，一种使命感让他的脸色沉重了许多，但 B 忍着，不让脸上露出任何兴奋的表情。

此刻 B 对自己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让自己潜伏下来。成为一根可怕的钉子。定时炸弹。

(想着想着。这时，我看见 B 的脸色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坚硬而又毫无表情)。

C

一条大河出现在 B 的眼前，远远地望去 B 看见上游 2000 米处有一座桥。看着那带子一样的桥，B 对自己说："我是特务，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制造困难并克服困难。"

说完 B 脱下衣服就向河中走去，河水很凉，B 打了一个寒颤，上下牙齿撞个不停，但他忍着继续向前走，在水漫过胸口时 B 就站不住了，身体漂了起来，随波逐流，B 的手脚在水中乱舞，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不会游泳，几个浪头打过来 B 就失去了知觉。

当 B 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沙滩上，有几个人在围着他看。看见他醒来，人们一哄而散。B 并没有在心里责怪他们，他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静静地想一想怎么样来走好这下一步。太阳已经升到中天了，一股暖意悄悄地从脚底爬上来，很慢、很慢，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爬到胸口，B 努力地动了动，觉得可以动弹了，就坐起来向四周望了望，看见远处只有一个村舍，黑黑地矮矮地小小地破破地，像是已经被这个世界给遗忘了。

B 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小村走去，一个老人坐在一个破旧的大门的门口晒太阳。B 问："大爷，能给我一点水喝吗？"

大爷进去拿水出来给 B 喝，看着他落魄的样子，老人问："小

伙子，你叫什么？”

B 刚想对老人说自己叫 B，但转念一想：自己是特务，可不能随便曝露身份。于是他对老人说：“老人家，我叫 C，家里的人都被不知是哪里来的军队杀死了，我冒死跳进了河里才得以逃生。”

老人说：“我家的人也都去当了兵在战场上被人打死了，不如你留下来，做我的义子吧。”

这时刚成为 C 的 C 想，自己反正也没有地方可去还不如先潜伏下来，见机行事。

C 在小村里一直没有朋友，沉默的个性以及没有表情的脸，使别人就像是看不见他一样。他自己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管他呢，”C 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特务，我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特务。”

“隐形人”，特务的最高境界就是隐形，别人看不见自己，而自己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C 现在的父亲开始还对 C 的性格有所理解，老人想 C 也许是因为失去了亲人而伤心的过度了。但随着岁月的推移，老人觉得 C 的感情是否太恒久了，因为老人已经基本上记不清自己过去有些什么家人了。他(她)们长得什么样？是如何死去的？越想老人就越糊涂。最后就像一张沾满了墨汁的纸一样，彻底的没有办法再往上面填写任何东西了。不久之后，目光也涣散得看任何东西都像是发霉了一般。

老人游移的目光引起了 C 的注意，有一天 C 注意到干爹的目光在他的身上一滑而过，明明是从他身上滑过去的，但还装着是没有看见他一样，而将目光停留在了一只停在桌子上蜻蜓的身上。

他在有意回避什么？他也想隐藏自己？C 猛然想起了万物都有其对立面的道理。自己这一方有特务，那么敌人的那一方也一定会有特务，同时有了特务就一定会有反特务的机构，天啊！C 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竟然在险境中生活了足足两年。

幸好时时严格训练自己的 C 脸部已经完全像是一块石头了，他没有让脸色有丝毫变化，他像往常一样对老人说：“爹，睡了吧。”

当晚，以为已经暴露了身份的 C 就在半夜老人熟睡时逃离了小村。

十五的月亮圆得就像是宣传画上地主的脸，C 趁着月光急急地向前赶，后面好像有人追来，C 不知不觉加快了步子。

向哪里去呢？危险好像时时都有。只要有人向他看上一眼，他都感到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一般。只有往没有人的地方去，C 来到了一座大山的脚下，他想也不想地就钻了进去。

森林里茂密的几乎透不进一线阳光，古树参天，败叶遍地，小河在平缓处漫漫地淌着，没有一点声音。C 在这时才感到有些累，一路奔逃，到了这里才逃出了人们目光的注视。C 躺下来，将身体放在厚厚的落叶上，闭上眼睛。“真舒服啊！”C 还来不及喊出来就睡着了。

D

C 睡得很香，四周的空气清新的像是清澈的泉水，凉凉地流进他的呼吸。有一刻他甚至闻到了花香，看见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多美啊！像是进入了天堂，真的，C 感到自己飞了起来，在飘，飘啊飘。

一只蝴蝶在山中飞舞？风在一只蝴蝶上飞舞？

一阵狂风吹来，将树叶吹落打在他的脸上，接着又下了一阵大雨。水进入了他的睛眼，进入了他的鼻子，C 被呛得咳了起来，他睁开眼睛，看见自己浑身湿淋淋的躺在一个山洞里，周围围满了一些恶狠狠的人。那些人的目光全都盯着自己在看，难道自己的身份真的被发现了？一个特务就这样暴露了？

一个手里拿着“二十响”，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的汉子用枪

指着 C 问：“说，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C 听到这句话，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原来是上山打游击的国民党士兵。自己人，C 感到一股温暖，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差点就要喊出一声：“亲人啊!”但转念一想自己是特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

只能与 A 单线联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想到这里，C 说：“我不是奸细，我是过路的。”

“过路的？”拿枪的人说，“哪里不好走，偏偏要往山里来。你吃饱了撑得。”

“拉下去毙了。”

C 喊到：“怨枉啊，我怨枉啊。”

但没有人理他，拖起他往外边走。C 闭上了眼睛，想：没想到今天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上。

有一刻 C 想大喊：“是自己人。”但又想这也许是一次考验，考验我的意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是否坚强。于是他没有喊出来。

果然，才拉到门口，那个头头又喊到：“想那么容易的死，没那么容易。拉回来。”这似乎证实了 C 刚才的判断，心里头暗暗地在夸赞自己，不愧为是一个特务。

C 得意地望着那个头子，一付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的神情。看得那个胆大如斗的土匪头子心底也是一阵发毛，叫到：“把他拉下去打”。

在下面，C 对拷打他的人说：“我叫 D，真的是不小心路过这里的。”

拷打他的人用尽了各种办法，D 就是那一句话。D 在被拷打时想：“这是组织在训练一个特务对疼痛的忍耐度。”这样想着，疼痛也就不知不觉地挨了过来。

一个星期后打手们去报告说，也许真的是误会，“他真的是不小心路过这里的”。D 在这时则在想自己总算经受住了考验。

头子说：“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地方，把他拉下去毙了。”

D 又被拉着向外走。D 想这也许是要放了我，一切都像是在演戏一样，他的双眼被蒙着，双手被反绑着，虽然很疼，但 D 并没有责怪他们，因为出于需要这些都是必须的。

D 被安排靠着一棵树站下，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出于对自己人的信任，他没往坏处去想。反正站一下也算不得什么。

D 等待着，一秒、二秒、三秒……他听见了枪声，一大片的枪声在身边响起。接着听到有人倒下去的声音，还有惨叫的声音……还有不知是什么的“嗖、嗖、嗖”的声音在耳边滑过，D 不觉中腿一软就瘫倒在了地上。

D 醒来时看到有人在给他解绑在手上的绳子。是解放军，D 一时不知所措，怎么又落入了共军的手里？看见他醒过来了，那个人叫了声：“老乡，你醒了。”

D 一紧张再加上身体虚弱只说了一句：“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D 看见自己的身边围满了人。看见他醒来，一个领头人模样的人弯下腰来握着他的手喊了一声：“同志，您受苦了。”

同志？就这样容易的成了同志？D 猛然间反应了过来，这一切也许都是组织的安排，天衣无缝。“牺牲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帮助我打入敌人的内部”，D 越想越觉得组织设计的周密，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肩上的担子明显地沉重了许多。

（我看见 D 的脸神从那一刻起又多了一分凝重的责任感，变得坚硬而莫测。如果说过去 D 的脸像石头一样的话，那么现在他的脸则像是有一只老鼠在一块石头里面做了窝的那一块石头。）

脸的后面有了一些内容，但没有人可以揭开那张脸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把整块石头砸开了石头就碎了，把人的脸剖开了人就死了。

因为这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D可以在人群中潜伏下来，不被人们发现。

E

因为D有过对敌经历，受到过考验，他被派到一个过去的资本家的纺纱厂当厂长。到了纱厂，又要填表格，D这才想起还没有人问过他的姓名。自己应该叫什么名字呢？A、B、C、D 变化了那么多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好像又是一个情形了，自己算是真正的潜伏下来了，成了一名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特务，如果说自己是炸弹，也是一颗埋好了的炸弹。D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了区别与以前的不同，D提起笔在表格的姓名一栏中填了一个E字。

一开始，E为了不引起怀疑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性及斗争性而命令原来的那个资本家去打扫厕所。每当看到那个弯着的扫地的背影时，E的心就隐隐的痛，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还活着……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这里E的心又安稳了许多，死了也好，不用受这样的生之苦。每当这时E的脸色都会出现为数不多的变化。像是一种慰藉。人真的不能完全成为石头，E心头一惊，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为了掩饰，E走过去对着扫地的人的屁股就是一脚："老实点，这是人民对你的惩罚。"

扫地的人向地上一扑就不动了，E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临走时为了装得更加仇恨资产阶级，他还丢下了一句："装死。"

坐在办公室里向外望去，E看见外面的阳光很灿烂，耀眼的有

些红。E 感觉到有些舒适，身上暖洋洋的，一种幸福。E 确实不是石头，一种人的感觉向他涌来，这一刻他真的想就像这样过一辈子，这不是更好吗？E 在这时心稍稍动摇了，他在想："我如果不是特务就好了。"

怎样才能不是特务呢？事实就像是一个老鼠夹夹住了一只老鼠，老鼠能逃脱吗？

有人敲门，E 高声地喊："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女人，昨天她也来过，还当着他的面脱衣服，开始 E 还反应不过来，直到她把胸衣也脱了，露出肥大的乳房，他才想清楚了特务与反特务之间的关系。E 谨慎地将她请了出去，并在心底对自己说：英雄还是可以过美人关嘛！

今天她并没有当着他脱衣服，而是含笑地看着他，直到他感到背上的毛在长长，并使他麻麻痒痒地难受着。

那个女人在他没有变疯之前对他说："扫地的老头死了。"

见到 E 没有说话，她接着又往下说："他的头撞在地下，破了，脑浆流了一地。有白的、有红的，还有黑的。好看极了。是不是你也去欣赏一下？"

E 呆了，脑袋里一片空白。

"可别错过了自己的杰作！"女人顿了一下，接着全身颤抖地大笑着说："公安人员来了，在查杀人的凶手。他们请你去一趟。"说完女人的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

"她笑得真美"，E 后来回想起那个笑容，心中对美充满了恐惧。

F

由于是因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才杀了人，E 被从轻处置，判有期徒刑十年。同时 E 还成了犯人中的英雄。

进大牢的那天，看守问他："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

E 说："杀人"。

看守又问："你知道杀的是谁吗？"

E 说："资本家。敌人。坏分子。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滓仔……"

看守叫到："好！好样的，真是杀手中的英雄。"

但是既然犯了法，还是要依法执行的。看守对他说："记住，你现在不是 E 了，在改造中你的编号是 F。"

F 被编在第二大队，那个大队的工作较整个监狱来说是最轻松的。F 在二大队的具体工作是做饭，在监狱里做饭就好像是在企业里坐办公室一样，是好工种。可以比别的犯人更早、更快、更多地吃到食物，并且还可以根椐自己的喜好，给自己看的顺眼的犯人多打一点饭，给自己看不顺眼的犯人少打一点饭。

大权在握，F 觉得自己是看守之下犯人之上的，犯人中的人上人。所以他暂时忘记了自己是特务，偶尔想起来时，他也这样给自己开脱："我这是在监狱里，在一个铁桶里，一只枪手鱼能干些什么呢？"F 对自己回答到："休息、等待。等待，不是在等待中灭亡；就是在等待中爆发。我一定是属于在等待中爆发的那种，因为我是特务。"

（F 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过了四年，这四年中 F 工作休息、休息工作，性之所至。回想起来，这应该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最有规律的日子。我站在一边想：不是特务的日子是快乐的日子。）

四年后的一天，二大队又被分进来了一个特殊的犯人，他的名字说起来就会吓他一跳，过去在解放前，F 还读过他写的书，还偶像般地崇拜过他。

他的名字叫胡风。现在胡风就站在 F 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已经不会说话了。是傻了么？是疯了么？F 心里有些迷惑。

F 岩石一样的脸第一次流露出了忧伤。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F 知道胡风是一个正直的人，正因为这种性格他才得罪了毛泽东。他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文字，由口头传达，大意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55 年反革命首犯胡风，男，湖北省薪春县人，反动文艺权威。自 1955 年投入监狱以来，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人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立场。根椐其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书写反动诗词，毁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画像，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事实，经中央文革与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联合调查核实，现依法改判胡风为无期徒刑。立即执行。

宣读人讲完之后又补允说："根据中央文革指示，这次重新改判不准上诉，为口头宣判，判决书不交被判者，从宣判之日起，必须对胡风施实强制性劳动。"

F 虽然在这个社会中，但由于特务的角色，他自认为自己并未进入这个制度，一直都是一个旁观者。他感觉到自己的手中有着一个无形而又无比可怕的利器，随时准备刺入那个中心，让敌人遭受打击。

现在 F 感到机会来了，看来在监狱里他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为组织出一分力。想到这里，F 有些激动，"将这个被怨枉的人害死，那么这不是为组织出了力么？"想好了 F 就着手准备行动。

与 F 一个大队，胡风被押在浆子房劳动，浆子房的劳作是熬浆糊粘布，是监狱中的手工作坊。门口有持枪干警守卫，一天工作八小时，工作不算太重，只是看管很严，出门上厕所都必须派人守往。

F 从干警口中知道胡风犯的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想揪个机会套出他的反革命言论，就有机会诬陷他几句置他于死地。他觉眼前的胡风已经是捏在手中的卒子了。并且一箭双雕。其一可以促使自己的敌人杀死一个好人，让敌人犯更多的错误；其二还可

以做为立功的依据，让敌人更相信自己。从而更深地埋藏在敌人的内部。

F 开始有意地接近胡风，一天见胡风正一个人在扫地清理渣滓，他悄悄上前说：“老伙计，我跟你犯的是一样的罪，恨死了这个社会，恨死了毛泽东，他们打了你吗？不过，像你这样的名人他们也许会人道一些。”说了这些后 F 确实地感到心中对共产党的恶气出了一些，心头舒畅了许多。

胡风抬头看了他一眼，没开腔。这些年的遭遇使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祸从口出”。他对世界上任何陌生人的问话都不敢回答。

（关于胡风在狱中的这一次经历，纪实文章《共和国要犯——胡风在四川监狱》有详细的记录，现摘入如下，以佐证这确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家伙见套不出什么，又问道:“听说你是大文人，你看过《茶花女》吗？”

胡风仍在扫地，连头也没有抬一下。

“你他妈的装什么蒜!你十四年加到无期徒刑,很快判死缓。”这家伙竟抬起脚向胡风后面踢来。谁知地下有布片和浆糊，他反而自己滑倒了。胡风仍在慢慢扫地。他爬起来四处一看，未发现谁看到他踢胡风。其实门外的干警罗炳林早看到了，冲过来将他扭住挟到了禁闭室。出来后，这家伙尽管戴上了脚镣手铐，但目光里仍冒着凶狠的怒火。白天他不敢再找胡风麻烦了。许多次，他发现胡风看着《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画像流泪，这种泪不是仇恨的标志。于是他决定消灭身边的这个敌人。一天他小声地向干警罗炳林报告：“我听见胡风说我操你毛泽东的祖宗先人！还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罗干警耐心地听完记下来，当天就向三监总部作了报告。省厅

翻阅了成都和 631 详细记录均是“胡风整日一言不发，面容铁板一块”劳改局长张原中还说，我同他谈过多次，胡风只要一听到毛主席就很害怕，他不可能这样说。

此后，浆子房增加民干警，有人专门房内巡查，冷不防就悄悄出起在胡风的身后。然而干警见到的是：胡风仍整天一言不发，一休息下来就细细研读《人民日报》，他要从字里行间看出希望、看到出路。

他的指控被推翻了，又被抓起来关了三天禁闭。但是狗改不了吃屎，到了夜间，在不远的铺上他那一双凶狠的眼睛时刻打量着胡风，一直在找下手的机会。但这家伙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也有几双眼睛在悄悄打量他，犯人们都在寻找立功的机会。

一天深夜，犯人们已是乱七八糟的酣声一片。突然他悄悄地溜下床，摸向胡风的床边，胡风早已睡了，床上了无声息，这家伙以为胡风睡着了，挥舞起手铐朝胡风的头上砸去——手铐刚扬起，就在这时有人在后面用碗砸向了他的头，有人从后面一扑上前将他扯得老远。他仰面躺在地上，几个人扑上去将他打得哇哇乱叫。

他很快被押上进了审讯室，问他：“你为什么要杀胡风？”

他说：“因为他是毛主席的死对头。哦，还有，这个人很反动仇恨共产党，仇恨共产党的头子毛泽东。”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这一番话。不久，他的死刑判决批下来了。在吃最后一顿饭时，没料到，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要求：“我请求枪毙我时，你们把胡风带去观看，我将同他告别，让他看一看害他的人的下场，也给他一个安慰。好吗？”他说：“我观察他很久了，这个常在深夜叹息的人内心有着深深的痛苦。我整他几次，他没有去报告我，也没有报复我……这个年岁已大，还受着精神和劳苦折磨的人……我的心第一次有了愧意……”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当然，他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

以上是真实的历史记录，那个想要杀死胡风的人就是 F。

F 并没有被枪毙，他秘密地被一个领导接见。领导一看见他就热情地伸过手来，说："我欣赏你爱憎分明的革命态度。好样的，对待敌人就要像这样，不但要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

F 死里逃生，心里感到这条命是拣回来的，想以后也没有必要太珍惜。刚想到这里就听到那个领导说："你的生命是党给你的，没有我们也就没有你的这一次生命，你一定好好报答党给你的这份恩情。"

F 连连点头，在这时他的心里回响起了一支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给了我的身……"看来不仅母亲可以给我生命，而党也可以给我生命。

领导说："我们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想要怎么报答我们啊！"

F 一激动脱口而出："以生命来报答。"

领导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 F 的肩膀："好样的，党交给你一个任务，命令你潜入敌人的内部，从敌人的内部打探消息。"

特务？F 的心里马上想起了这一个词。又是特务。还是特务。

G

领导也不管 F 的反应怎样，他说："好，你现在就开始工作，你的行动代号是 G"。停了一下后，他又补充说："记住，F 已经死了，被正义的子弹枪毙了。你现在是 G"。

出了大门后，G 的心里很矛盾，一边是自己惨死的父亲；一边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党。

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地跟着他，三个长长的影子投射在身体的正前方。早晨，阳光在身后伸出长长的手将 G 推着向前走。G 感到身

不由已。前面的影子像一只三个角的尖尖的叉子。

在经过一段死亡一般的训练之后，G 感觉到刚从鬼门关中爬了出来，就被秘密送到了一个孤岛上，在那里他要完成一项任务。

刚上岛，G 感到眼前一亮，林立的高楼大厦，美丽而性感的女人，像是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G 的主要任务是在这里潜伏下来，领导说“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安在敌人的心脏里。G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会爆炸，领导说：“需要的时候就会在敌人心脏里开出一朵美丽的花”。“花是美丽的，但开放在心里的花一定会很要命”，领导说着笑了，笑得很开心。

后来回想起来，在岛上，是 G 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阳光、海滩、椰树还有那仙人掌。

后来回想起来 G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偷着跑回来。也许都是因为那一次的“思考”。吃饱、吃好了的 G 在闲暇的时候有一天对着镜子在想：

“他们夺去了我的，而后又还给我。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我。”

“他们夺去了父亲的，而没有还给他。于是现在我就没有了父亲。”

“比起父亲来说我是幸运的，现在我还在。我又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

“这次的生命是什么？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突然间粉碎。”

“自己粉碎了，别人也粉碎了。都没有了。这对己对人都没有好处的事为什么要干？”

“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像花一样。爆炸。血和肉四散着向外扩展，开出了一朵美丽的花。”

G 的思考使他的脸部表情庄严而无情，这至少让人想到了“认

真”二字。岛上的一位姑娘将思考的G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敬意，有的时候她又觉得这就是爱情，因为一看到那张深沉的面容，她的脸就像是被泼了一盆滚烫的开水，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有一天姑娘看到G坐在一棵椰树下向着海的对岸眺望，时间久了，就要变成一块石头了——她真的害怕他会变成一块石头，就像传说中的故事一样。

姑娘走向G，G没有看她，继续眺望着大海的对岸。这更加增强了姑娘的猜测，她向他走去，对他说：“回家去吧。”姑娘说的是她家，她想用她的温暖的家来遮蔽这个正在孤独地思考着的人。

G却没有领会到这些，特务的身份使他马上想到这是对他敲响的警钟，难道是被发现了？这个美丽的女人不正是特务最容易陷下去的陷阱？圈套。

G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快跑。G疯狂地奔逃，在沙滩上丢下两行脚印后一头扎进了海里。一个浪头打来G喝下了几口咸涩的海水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H

G醒来时看到自己还是躺在沙滩上，难道是没有逃出来？远处有一大群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向他走来，他们是谁？像是一部电影中的一个场景，G想起了那部叫《海霞》的故事片，抓特务的民兵。他们是来抓我的？G本能地向后退去，一直到一个岩石的下边，再也不能向后退了。

那些人看来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说：“别怕，我们不是坏人。跟我们来。”

G跟他们去了，来到了一个小屋里，他们立即就露出了凶相，问：“你是不是那边派来的特务？”

G说：“不是，我是要饭的，家乡闹饥荒，留下的全都死了，

活着的都跑出去要饭了。”

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G 回答：“H。”

（当时他想，不能暴露身份。后来，在投案自首时，他又想起了这个经历，唉！他叹到：“当时还不如就承认了自己是特务。”）

H 咬着牙，面对海边民兵的逼供，始终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要饭中的一员。H 知道自己之所以经得往拷问，完全是因为自己是特务的身份，他时时刻刻都告诫自己——“我是真真正正的特务，一定要挺住”。

H 就这样奇迹般地熬过来了，二个月过后他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了小渔村，眼前的路蛇一样地弯曲向前，像是理解到他目前的处境，奇迹般地配合着他的摇晃与他共同前进。

路与人都像是喝醉了一般。但由于路与人配合的天衣无缝，所以不知情的人并不会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而会认为他的摇摆只是跟随着路的曲折罢了。

他们都出了什么问题？

知情者向他最后看了一眼之后，没有敢再踏上这条道路。

疯狂的南方，疯狂的雨季，疯长的草在数日之后便淹没了这条路。

“路在没有人走了之后也就没有了路。”

数日之后，H 的眼前出现了一排平房，红砖黑瓦，在傍晚的余辉中显得沉静而古老。

H 没有敢贸然进入，在小渔村的经历使他知道了什么叫害怕。他站在远处等着，夕阳将 H 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以至如果他自己起身去寻找也无法找到尽头。这种站在夕阳下的景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伤感、淡漠、孤独、悲壮……一直到想到死亡，H 觉得这

样下去很危险，与自己特务的身份不和谐，很容易让自己坠入到一种毫无斗志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之中。

好在现在最后一缕阳光已经从天际消失，天边的火烧云像一块正在冷却的铁一样慢慢变黑。直到看不清那片云，H 开始向平房进发，在他到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摸着黑进入了这个院子，只有七间房子，屋里的灯都熄灭了，人们都睡了。H 在这时也感到又困又饿，他随意开了一间房门就进去了。

屋里很黑，H 刚向前伸出手就摸到了一个布袋，那是一袋米，真是天上掉下了一袋米，他一把抓起来就往嘴里送……后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嘘！不要打扰他，他睡着了……

H 醒来时看到身边围满了人，“小偷”，有人说：“这是一个小偷。”

说到这里时，H 的肚子就挨了一拳，H 虚弱的身体如何能经得起这一击？只听“哇”的一声他才吃下去的生米吐了一地，也许是味道太难闻了，围着的人迅速散开。远远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只笼中鸟。笼中鸟是无法飞出笼子的。

H 趁着这个空隙说：“我不是小偷，我是一个普通的要饭中的一员。”

……

“家乡闹饥荒，留下的人全都死了，活着的人都出来要饭了。”

……

“我实在是太饿了。”

……

说完 H 痛哭了起来，眼泪与鼻涕滴在地上，与刚才吐出的米和成了一体。一锅饭就这样变稀了。这更像是一出悲剧，有心软的人跟着哭了起来，很快哭声就响成了一片。这种场景在当时是很难被

看到的，因为多年以来的阶级斗争已经使人们变得心如铁石。更不用说流泪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忘掉了在眼睛里面还有泪腺。

这一场泪水使人们从刚被冲走了尘垢的目光里看清楚了一些什么。

于是，有人建议 H 留下来，在山后的那个茶场当民工。

绿油油的茶山，春天，四月，阳光，温暖的风，H 在工作着，他暂时忘掉了工作之外的一切。

时间确实会冲淡时间中的一切。

有一个采茶姑娘进入了他的生活。他们结婚了，“幸福的生活都是相似的……”我也不用描述他的那些幸福生活。总之，H 好像暂时忘掉了自己是特务，而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就这样一晃就过了几年。

每天吃完晚饭，H 都要站在山顶上迎着迎面而来的晚风，让整个身心都变得像要瘫痪一样。有时采茶姑娘也会站在他的身边，但这几天采茶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没法陪他一起出来走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H 就是孤独一人。

H 想:“也许过几天她就要生了，”一种幸福像风一样笼罩着他。

H 得意地放眼向远处望去，天色已经黑得如墨了，这时有一颗流星从天际中划过，在夜空中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信号弹”？他吃了一惊，是组织在召唤我？他想起了在填完表格时那个人对他说：“我们会找你的”。在这一瞬，H 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自己是一个特务，想起了作为一个特务自己已经付出的……他想，过了那么久组织才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对，一定是重要的任务，潜伏了那么久，自己也应该是一个大特务了……

还有什么事情比组织的召唤更重要？“没有”H 对自己说道：“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说完之后 H 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看看自己的温暖的家——就一头扎进了夜幕之中，向流星落下的地方而去。

（后来，H 在交待自己狠心得没有回头往家里看上一眼时说：如果当时我只要一回头，那么就肯定走不出来了。）

I

没走出几步 H 就摔了一个跟斗，夜越来越深了，天上的星星也越来越亮。

天亮时 H 回头向茶山望了望，已经看不见了。也没有人从后面追上来，他松了一口气，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上来了。

为了确信这是一次新生，H 决定从现在起让自己更名为“I”。

刚成为 I 时 I 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一样，I 用天真的目光向四周望着，一切都那么的陌生，有些人在街上游行，脸上露出没有掩饰的兴奋。I 躲在一边足足观察了一整天，终于他搞明白了原来是有一个小人在被打倒了之后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之后就有许多人不断地被平反，重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在搞重新掌权之后的庆祝。每隔一个周期（五年或十年）都是如此。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H 想：“有人高兴，同时就一定有人痛苦，所不同的是高兴的人多还是痛苦的人多。”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毛主席的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不过说起来 I 还是高兴的，他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在想：“就让他们斗争吧、就让他们高兴吧，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对于 I 来说他们都是自己的敌人，敌人内部发生了什么都与他无关。关键的是敌人的内部有人痛苦——不管多少人——那怕只有四个——那么都是值得 I 高兴的。

I 高兴的样子使他在这时有效地溶入了游行的人群之中。没有

人怀疑他是敌人。都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有一个小姑娘向他走来，往他的手里塞进了一个小旗子，而后把他拉入了人流之中。I 想，管他呢，就当是庆祝敌人被打倒了罢。I 的脸笑的更灿烂了。

只高兴了几天人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之中，灿烂的笑脸就像是鲜花遇到了寒冬一样焉了下来，人们的脸又绷的紧紧的。

I 也开始了他的乞讨生涯，现在他成了一名真正的“要饭的”，而不用去骗别人说自己是要饭的。

I 与一般的乞丐不同，他从来不要钱，也不伸手向别人要食物，他总是默默地站在一个饭店的门口，等别人吃完了饭之后再进入饭店捡别人吃剩下的饭。I 始终保持着一个特务的尊严。I 破旧的衣服总是洗得的干干净净的，看到有未成年人或姑娘们吸烟时，他也要及时地过去劝阻说“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所以 I 一直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乞丐。

对于 I 来说乞丐的生活很平静，也很无奈。他在等，等待组织来与他联系，把任务交到他的手中。但给终也没有人来找他，有时他也怀疑过自己是否没有处在接头的地点，但抬头看了看天之后他又确信这里确实是那颗信号弹升起的地方。

他只有等待。只能等待。

也许等下、马上、立刻，就会有一个人过来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到自己手上。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I 感到自己老了，自己已由一个小特务成了一个老特务了。他的心里沉甸甸的，像是一颗熟透了的果实，在枝丫上再也挂不住了。

I 的步子越来越慢了，背也越来越弯了，让看到他的人很容易就能联想起一把镰刀。虽然 I 的衣服是干净的，但弯曲的样子已经污染了城市的市容。成为了城市中名符其实的毒瘤，于是这个城市决定要割掉这个毒瘤。

有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近 I，和蔼地对他说：“你过来，我给你东西吃。”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对他，I 心中一阵疯喜：“是组织来找我来了？”他向前走去，接过那人手中递过来馒头，边吃边等待着任务，I 吃得比以往都要多些，他想，吃饱了有力气干活。

等 I 吃饱后，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向停在 200 米开外的一辆密封着的汽车说：“到那辆车上去。”I 兴冲冲地爬上汽车，一上车，他才发现车上堆满了人，难道有那么多的特务？I 看到，他们就是那些平日里连他也看不起的肮脏的真正要饭的人。

I 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想：“我是最好的，我是特务，我不是要饭的”。正得意着，他听见旁边有个乞丐在说：“他们这是在倒垃圾，要把我们这些要饭的从这个城市倒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这就是把干净留给自己，把问题留给别人。

I 这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只是一个要饭的——虽然自己的衣服洗得比别人要干净些。I 的眼睛里流下了泪水。

汽车在道路上奔驰，也不知过了多久，汽车才“嘎”地一声停往了。车门打开了，那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快，快下来。”等到 I 跳下来，还没有站稳，这时又有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驰而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指着那个干部严正说：“你怎么能把这些垃圾倒到我们这里，快，快上车，把他们倒到其它地方去，只要不是我管辖的地方就行。”

……

就这样，一连换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准确地选择了一个两市交界的地方，才没有人出来阻拦。

这时天已经黑了，一群乞丐站在这个废墟上望着汽车消失在夜幕之中，还没有过一分钟，就如水银泻地一般向四处消逝而去。

I 在第二天天黑之前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那个城市，为什么又

回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是那颗信号弹升起的地方。

在饭馆里吃饭的人又看见了 I，只不过与以往不同，I 的衣服现在是肮脏不堪。他们当然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为了纪念这次历险，从此以后 I 总是穿着肮脏不堪的衣服。从此以后，那个干净的受人尊敬的要饭的不见了。

从此，I 经常遭到一些人的老拳，他都忍着，在挨打时候他在心底对自己说："你们知道打的是谁吗？是一个特务，是一个忍辱负重、深藏不露的特务，什么时候我的一个行动可以让你们哭都哭不出来。"

其实挨打并不是一件好过的事，后来 I 总结了一个经验，只要别人拳头一举起，他就立即往地下一躺，同时把身子蜷起，尽量缩小受力的面积，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痛苦。

J

就这样，I 在这里一呆就是十年。

在就要到十年的时候，I 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过怀疑：我是谁？谁是我？我为谁负责？谁为我负责？这些类似哲学命题的命题折磨的他连头也抬不起来。

也许是怀疑使 I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魅力，有一天在街上有一个声音主动地在喊他："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开始 I 不相信有人会叫他，在确信周围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向声音发出来的地方望去，那是一个中年却又留着一付老年人才有的长胡子的算命男人。

那个算命的说："老先生生得一脸好相啊。"

I 问："如何见得？"

算命的说："看老先生的脸上满脸的内容，深刻而又矛盾，痛苦而又开朗，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俗话说经历就是财富，老先生只

要愿意干一定能出人头地的。”

I 问：“愿闻其详。”

算命的说：“首先要把名字改了，代表从头开始，我看就叫 J 好了。然后再找离你最近的事情做。”

I 问：“什么事情？”

算命人说：“天机不可泄露。”然后就什么也不说了，好像突然就哑了一样。

J 越想越觉得那个算命的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人，这是组织上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可什么是离我最近的事情呢？这几天来 J 一直抠着脑袋在想。

有一天一张从高楼上飘下来的纸给了 J 以启示。那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张墨汁未干的信纸刚好飘到了 J 的头上，J 随手就把它拿来一看，是一封刚写废了的信：

亲爱的××：

窗外正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我的心也像是这小雨一样在流着泪……一连几天，雨也不停，泪也不停……

J 抬头望了望天，晴空万里，哪里来的半点雨滴？J 打了一个机伶，脑筋一个急转弯：对了，以捡垃圾来收集情报。

J 捡垃圾专围着政府重要机关转，也许是定位准确，他捡的垃圾比别人要多得多，但卖的垃圾却没有别人多。每天晚上 J 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片一片地翻看白天捡回来的废纸，将他认为有情报价值的放在一边，剩下的才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但即使是这样，J 的日子也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他成了俗人所说的那种万元户。

虽然钱对于 J 来说并不重要，但对其它人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们没有理想，每当 J 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钱对于 J 来说并不是好东西。过去是这样——他的父亲因为有钱而被政府枪毙了；现在也仍旧是这个样子——因为钱已经让 J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这对于一个特务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不，一个老太太就找上门来了，她说她爱上了他，看到他一个人早上出去，一个人晚上回来，回到家后还要在灯下学习到半夜，这么大的年纪还如此热爱劳动、热爱学习，足以让人感动的热泪盈眶。所以每当看到深夜从他屋里透出的灯光，她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泪水。

J 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被盯上了"。当天晚上，他把那个老太太送走之后，连夜地重新翻阅了被他留下的那堆废纸片，将一些重要到无法丢弃的情报随身带上，趁着天色未明，逃出了这个城市。

逃亡中 J 发现自己的身上除了大把大把的废纸片外竟没有一分钱，J 又成了一个要饭的了。

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有钱的人忽然变成为没钱的人。与以往的逃亡不同，J 猛地感觉到了极端的不适应。他在心中偷偷地问着：为什么？

而后，J 开始想着——

（我看到在二十世纪末的被乱砍乱伐而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山道上，一个流浪的老人正充满怀疑地慢慢地挪动着脚步。）

我是不是特务？我不是填了表的吗？那张表是真的吗？如果那张表是真的，而那张表的原件已经丢失了，那么我还是特务吗？那张表会丢失吗？那么重要的表能丢失吗？如果没有纪录在案，组织会承认我吗？

J 猛然想起了自己揣在怀里的那张委任状，他想把它找出来，于是他把身上所有的废纸片片都翻了出来，那么多的纸片，会是那一张呢？老眼昏花的 J 发现自己看到的字就像是天上的云一样飘忽、轻散，在眼前晃来晃去，怎么样也无法将它们凑合在一起。

那张委任状呢？J 对天问到。J 发现自己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张

表已经找不到了。并不是丢掉了，而是找不到了，它一定在这一堆废纸片里面。J坐在山岗上将纸片一张张地摊开来，努力地调整着眼睛的焦距……

一张、二张、三张……一百张、二百张、三百张……一千张、二千张、三千张……突然，一阵山风吹来将这些纸片吹得漫天飞舞，有谁看到过成千上万张纸片在光秃秃的山岗上飞舞的情景？整个山岗就像是披上了一件轻曼的白纱。待纸片落定之后，山岗又像是戴上了一顶白色的帽子。

“好大的一场雪”，J后来回想起这个场景来浑身就冷得打颤，再后来他就把纸片与雪花弄混了，下雪了他以为是楼上飘下了纸片，而马上将它们拾起，揣进口袋里；而当楼上飘下了纸片，他会以为是下雪了，而马上将那件破烂棉衣穿起。

“他疯了”，有人指着他说。但事实上只是关于雪和纸他分不清了，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头脑却变得异常的清醒。J在想：我到底是不是特务？那张表是不是真的？如果那张表是真的而又都弄丢了那么我还能不能算是特务？如果我不是特务那么我这一生不就是连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吗？受了那么多的苦就白白的承受了？而现在我已经老了，快要死了想要再回头也来不及了。不论是历史还是时间，都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

于是J对着天空喊道：“我是特务。特务……”

对了，“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一个部门证实我是特务”。“只有成为了特务，我这一生才没有白过，才会有历史的价值”。

于是J就来到了公安局投案自首。

J说：“我是特务，抓我吧。”

公安局在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说：“你不是特务。”

J说：“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

公安局说：“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从公安局出来后，J 感到天地一片漆黑，是天黑了么？他仔细地瞧着，还有一些模糊的影子。看来我是老了，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J 想：我不是特务？我怎样才能成为特务呢？

只有孤注一掷了，就在公安局的门口 J 掏出一把刀，向一团模糊的影子刺去……

J 听到一阵惨叫声，接着手上沾满了浓浓的粘糊糊的液体。周围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与杂乱的喊叫声。声音里有人说："杀死人了"。

J 又被抓回了公安局。

J 说："是组织安排我干的。"

……

J 说："为的是破坏社会稳定。"

……

J 问："这下我能算是特务了吧？"

没有人回答他。

最后，在 2000 年的冬天——

最后 J 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在最后陈述时 J 说："我是特务，我这一生都在为特务的工作准备着，我请求法官认定我是特务。"

最后的判决书这样写到："……J 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安局的门口持刀杀人，情节极端恶劣……根椐刑法第 232 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J 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立即执行……"

【分册】

前面的故事只是一个梗概，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现在再回过头来想要仔细地看清楚它：细节、过程、发展，发现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在历史之中有很多东西已经变异了，还有更多的东西已经消亡了。

还有一些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为了抢救那些尚保留在我记忆当中的铺满了灰尘的情节与场景，我只有再一次拿起笔来，一点一点地慢慢回忆，一寸一寸地细细挖掘，将这个故事中就要被深埋在脑海中的诸多细节呈现出来。

有一点还请读者们谅解，因为这是一次“抢救”性的挖掘。有许多被挖掘出来的情节已经不是那么的完整了，就像是那些出土文物，有些缺损了一个角，有些上面的纹饰、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A.一个旧家庭的没落

十月的北方天空明净如洗，A 从家中走出来，穿过一片林子，而后就进入了一条笔直的小路上。阳光猛烈地围住了他，有点晃眼。A 索性将眼睛闭上。脚下的石灰质的路就像是木匠在圆木上弹下的墨线，一溜烟地向前窜去，像是急赶着要去什么地方。

人一走过，这条路就卷起了一阵尘土。但是在明净的天空中飞扬的尘土只能证实阳光的明净。尘土就像是夏日夜空中的萤火虫在整块的黑暗中窜来窜去。

小路通向村庄的最高处，那里有一个用红砖围成的磨坊。守着磨坊的是一个老头，和他的孙女。

A 是当地地主的儿子，他到磨坊去是为了通知老人的孙女来村里听收音机，因为那里面会传出一个来自北京的声音。

A 虽是地主的儿子，但是他到省城读过书。在那里他知道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其实 A 并不知道他们谁好谁不好。是，很奇怪，他听说共产党是革命党，只要一听到革命两个字，他的血液就会沸腾起来。有一种冲动。这样，从情感上，他还是有些偏向共产党的。

还没有到磨坊，他就高声地叫着：兰花花、兰花花……

兰花花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人们都很喜欢她，因此老头对每一个人都存有戒心，怕他的孙女跟别人跑了。但唯独对 A 不存有戒心，每一次 A 来磨坊，老头总是要问他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说，共产党是不是长着红胡子？他们是不是住在一个大大的屋子里，共用一个女人？等等。等等。

A 总是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你想错了。

老头还是不放心，问：你是读书人，可不能骗我这个老人家呀。

A 说：不会的，我不会骗你的。

老头这才放心地嘟嘟道：别人家的闺女被共了，也就罢了，我家的花花可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如果也被共掉了，那可就吃了大亏了。

而每当这时，兰花花也总是站在一边，看着 A，她觉得他不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都知道。村里的人说，地主的儿子看上了兰花花。老头从来就不置可否，但从表情来判断，老人的脸上竟有一份骄傲。

兰花花听到 A 叫她，早就跑了出来。在阳光下，她显得特别美，碎花的衣裳像是阳光穿透了幽暗的树林，照在大地上。

A 对她说：走，到村里听收音机去。兰花花二话没说就跟他去了。

马桥村有二、三十户村民，总共只有一百多人，现在已经全部挤在村里惟一的一个开阔的坝子上。坝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台收音机，收音机的正背面则是沉实古旧阴暗的马氏祠堂。人太挤，A 拉着兰花花，向前挤，可是总有人故意用手肘顶着她的胸部，想趁乱摸一把，于是，A 就只有与花花站在人群的外面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毛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听到这里，所有的人都欢呼了起来，眼泪流淌在脸上，将往日覆盖在脸上的尘土冲掉，留下了一道道河流一般的印记。有些泪水多的人脸上的河流汇成了一片，像是河流流进了太平洋，将往日覆盖在脸上的尘土全部冲刷掉——这也算是洗了一把脸——这给这个缺水一年只洗三次澡的黄土高原无疑是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面貌。A 也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湿的，想哭。但他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一个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听完收音机后，A 对兰花花说：我送你回去吧。兰花花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就这么在前面走着。丢下了一条长长的影子在身后。

太阳就要从小磨坊后面的那个山顶上落下去了。山尖上，那座姜维的神庙像被镀上了一层金子般闪烁着。

石灰质的路在黄昏的气氛中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伸进了前面的林子。A 与兰花花在这声叹息中静静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

也许是一个新的时代，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到来了。到了磨坊时，天已经将近要黑了。老头对 A 说：快回去吧，别让家里人着急。

A 嗯了一声就往回走。再次走到那片林子时，天已经黑尽了。林子中隐隐地有呜呜的声音传来，像是有人在哭。A 吓的一口气就跑出了林子。还好那夜天上有月亮，地上的风走走停停、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老人在吃煮烂了的挂面——有一节没一节、长一节短一节。

快要到家门口了，A 听到一阵小孩的哭声。是父亲的三姨太生了，屋子里有婴儿的哭声与女人的喘气声。还有父亲焦急的声音：怎么，大人就保不住了吗？母亲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现在的接生婆，死也不愿来咱家，为三太太接生。

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地主现在不吃香了。我真怕。

那声音就像是从雪地上传过来，A 不禁在心底打了一个冷颤。

那天晚上，三妈死了——她的下身被一圈已经变黑了的血紧紧地围着，圆圆的，如果从上方（天堂）直直地看下来，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句号。当然，那个位置是属于老天爷的，常人是无法处在那个角度上的。一家人没有敢哭，只是静静地围着那个刚出生的小生命，不知如何是好。那个婴儿好像也很懂事，出世后哭了两声之后就不哭了，只是睁大着眼睛看他们。那眼睛黑的地方黑黑的，白

的地方亮亮的，像是黑夜与黑夜中的星星……

父亲说：既然生下来了，就当着畜生一样养吧。

母亲说：该叫个什么名字呢？

父亲说：我原来想的是——光复，让他像我的老爷那样，能够好好用功，考上状元，能够有个一官半职。唉，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A说：叫光复犯忌。人家新中国才成立，你就叫光复，想要复辟。你这不是把小弟往火堆里推？

母亲忧愁地说：那叫个什么呢？

A说：就叫新国吧。新中国刚成立的新国。

父亲说：好。妙。就叫新国。这样，谁都不敢欺负他了。同时也表明了，我们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简单地说一说新国吧。这一年冬天，地主被枪毙了之后，他的哥哥又神秘地失踪了。新国那时还不到两个月。由于他的名字叫新国，所以村里的人谁也不敢让他死掉了，很不情愿地轮流养着他。村长说：我们不能让新国死掉，这是政治任务。这时远在异地的，他的哥哥A，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给弟弟起的一个名字，就这样神奇地救活了弟弟。

新国一岁的那年，生了一次病，起了满身的红籽籽。村长急坏了，专门从天水镇请来了医生，医生说是吃了百家奶的原故，有些人的奶与另外一些人的奶相克，起的是物理反应。没几天后，他身上的红点点就消下去了，病也就好了；三岁时，新国已经能到处爬高钻低了，有一次村长到处找他，低着头找，就是找不到，后来一抬头，看见他原来爬到树上睡着了；五岁时，新国在与同村的马老幺的三岁的女儿马红英在玩耍时，发现她的身体构造与自己的不同，少了一样东西，为了改变这一现实，他在她的身体下面塞进了一根小棒棒，并对她说不能拿掉，否则她就会死掉。当天晚上，马老幺

就带着女儿四处找他，扬言要把新国的鸡鸡割下来，喂狗。为此，村长还狠狠地批评了马老幺，说，你真糊涂怎么能够把新国的命根子割掉呢？新国没了命根子那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不想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亏他想的出来。马老幺也一下子醒悟了过来，狠狠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觉悟怎么就这么低，差一点就害了新国，绝了新国的后。并夸奖村长的觉悟高，感谢村长挽救了新国……；九岁那年，新国偶然发现有一种叫锡的金属很容易就可以烧化，于是他迷上了一种冶炼的游戏，凡是可以烧的都拿来烧，凡是可以烧化的都拿来熔化，于是，山上的树没有了，村里的凡是带金字旁的东西都被破坏了，如果不是村长聪明，留下了最后一口大锅，那么马桥村的村民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吃上饭……）

村长从村子里走出来，进入到那条笔直的石灰质小路。A 跟在村长的身后，与他走成单行，虽然村长在 A 的前面数百米，但他仍可以想到村长的跛足，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地上的情形。小路笔直，像一根铅锤线，从这一头吊向那一头。没有风。否则小路就会摇晃、倾斜，村长就会摔倒在地上。莫明地，A 希望有一阵风，将小路吹斜，将村长丢翻在地上。或者风可以将路吹向另一边，让村长永远也走不到磨坊。可是，一直没有风，空气中静静地，像是有一个神灵在偷听着什么。

A 心中也没有多少遗憾，因为即使起风了也不能将这条被人踩得光溜溜的小路吹斜。

小路夹在宽泛的黄土地中间，其实也不能用“夹”这个词，因为人们完全可以不走在这条小路上，可以闭着眼睛随意乱走，也不会被什么东西碰得头破血流。只是这条小路由于走的人多了，形成了一条完全不同于高原的颜色，所以远远地看起来，它就像是被“夹”在了这片巨大的高原之上，动弹不得。

按现实来分析，这条路只是到小磨坊的最直线距离，因此有了

这条路也是最合理的选择。

从夹着的那一片小树林望出去，远远地可以看到小磨坊红红的影子。就像是一个含羞的少女。

A 跟在村长的后面喊：花花是我的。我的。

村长没有理他，抬起短了一截的脚一步就跨进了磨坊。关于那短了一截的脚的来历，我等一下来说，现在先讲村长眼睛所看到的——那时，村长看到了兰花花，在石磨的后面伸出半个脑袋，对着他笑。那模样让村长的心底就像是吃了糖一样的甜蜜。

村长围着石磨转了半圈，站到了兰花花的面前。兰花花正打扫着石磨，汗水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滴在胸前，将衣服紧紧地贴在胸部上。她弯着腰，胸脯像铅锤一样向地下垂着，那条乳沟深深的紧紧的。就这样她的胸部就凸显了出来，并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一晃一晃地摇。只是摇晃的幅度并不大，就是微微地颤动着，可见她的胸脯很结实、坚挺。

磨坊的屋顶是用圆木搭成的，圆木之间的缝隙很大，夕阳昏黄的光线从缝隙中透进来，将小磨坊照得空荡荡的。光线与圆木的颜色极为相近，使磨坊里的色度像是一块正在水中溶化的肥皂。这小小的空间，就要溶解在夜色里了。

看见她没有做任何反应，村长将身子弯下来了一些，她头也不抬一下，只是在专心地打扫着石磨，将残留着的面渣，一点一点地扫进篓子里。村长注视着她黑黑的头顶，她的头发像山一样盘在头顶上，一圈一圈，整整齐齐地，像是十几年后的“大寨梯田”。（那时他当然不会知道什么大寨、更不用说梯田了。十几年以后当村长做为公社的代表去参观大寨梯田时，站在那层层的盘旋的梯田之上，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兰花花高高地盘在头顶上的黑发。）他将头稍稍向后移了一下，这样就可以从她敞开的衣襟看到她的部分的乳房，一道深深的沟。那是他梦中常去的地方。

现在他当上村长了，他想马上就把那些梦想变成现实。条件好像已经成熟了，现在他是村子的头头了。这一点他有信心，关键是等她主动跪下来抱住他的双脚，还是自己主动出击过去撕开她的衣裳？

他在心里面做着抉择。前者几乎不可能，因为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这种事几乎不会发生。后者呢，他也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那样做，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当官了。作为一个才当了官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当官。

真是——万事开头难。

正忧虑着，这时，A 出现在了磨坊的门口。将原本就不多的光线又挡住了一些。小小的磨坊里更加地黑暗了起来。A 说：她是我的。我的。村长气极了地追出去，要打 A。

可是，跛着的脚如何追得上 A？

他只有在夜色中大喊着：地主儿子，我要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只是，A 这时已经跑远了，什么也听不到了。

A 这一喊，扫了村长的兴致，他只有一跛一跛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奇怪的是，现在起风了。我们看见的村长就是斜斜地在往回赶。趁着这阵风，我还是来说一说村长的脚是怎么样跛的，以便这个故事可以随着风传得更远更远……

（那是两年前，村长突然在失踪了数年之后回来了——当然，那时他还不是村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村里人都是叫他村长，况且他始终也没有离开过那个位置，以至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已经无法从任何途径来获知他的真实姓名，人们都是那样回答：你问的是村长啊——他斜斜地站在村口，只站了一会儿，望了望天，而后又看了看地，于是毅然地就进村了，深一脚、浅一脚，那脚步声是村里的人（包括狗）从没有听到过的，于是所有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在

这同时村里所有的狗，全都汪、汪、汪的叫了起来，人们从门缝中望出来，吃惊地发现了他——也就是后来的村长回来了——于是村里人放心地迎了出来。问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他只是神秘地干笑两声，说：该道知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的。人们又问他：脚是怎么跛的？他又是嘿嘿地笑了两声说：该知道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的。他的那种神情让所有看见的人都觉得打心底的冷，于是人们从此便不再问了。

一晃就过了两年——也就是那一天村里人围着听完了收音机里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正要散开了去，他就对着正要散开的村民们喊到：同志们！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脚是怎样跛的吗？现在是你们知道的时候了！

他说，他的脚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打跛的。所以他就无法继续留在前方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上让他回来，等待组织上给他发回来一个暗号，只要听到这个暗号他就成了这个地方的村长了。现在，组织上已经给他发来了暗号。

他就是这样一下子神奇地变成了村长。）

村长上任后，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兰花花从地主的儿子－A－的手上夺回来。于是人们看到村长的背影执着地出现在那条石灰质的小路上，像一把尖刀直直地插向了那个红红的磨坊。当然，一些喜欢拿性说事的人会这样比喻：像是一根阳具直直地向红磨坊插去。

可恨的是 A 一直对兰花花不死心。总是跟在后面破坏村长对兰花花的拯救工作。于是，村长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掉地主。

村长找来了几个积极分子，说：“要干掉地主。”

积极分子说：“以什么借口呢？”

村长说：“地主恶霸。”

这时有一个积极分子说出了他的犹虑：“这个借口可能没有办

法说服群众。因为这个地主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恶事，相反的却经长做一些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善事。”

听到这，村长有一些发怒了，他启发群众说：“欺压百姓的叫‘恶霸’，建桥修路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就叫‘不霸’。不论怎样，都逃不掉一个‘霸’字。只要沾上这个‘霸’字，结局就是一样——当场处死。”

把这些积极分子的工作做通了之后，村长马上就召开了全体村民的大会。他站在半人高的土台上这样例举着地主的罪行：“地主长期以来一直霸占着修桥、铺路、赈灾、兴学。不让人民有任何做善事的机会，他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他安的是好心吗？不，不是。他是安的一颗黑心——他这是为了自己在死后可以上天堂，而让你们——人民群众，则都要下地狱；他这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善有善报，而你们呢？不行善就没有善报。他这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善霸’。这样的一个‘霸’，你们说该不该杀？”

人群中已经安排好的积极分子跟着高喊：“杀。该杀。”

在场的人都跟着喊：“杀。杀。杀。杀……”

于是村长果断宣布：“将地主拉下去——枪毙。”地主就这样被拖出去枪毙了。

后来，以善解人意、理解万岁为美德的村民们这样解释说：村长是不得不枪毙小地主的父亲——老地主的。不得已而为之呀！还说，这是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而害死了老子。真是红颜祸水哩。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月之后，老地主就被拖出去枪毙了，而小地主－A－也在数小时之后离奇地失踪了。

老地主被枪毙了之后，地主的儿子—A—在阴暗的宅院里坐了一会儿，抬头望了一阵天，天空中阴沉沉的，而往年的这个时节，总是阳光灿烂的。看来真的是变天了。彻底的变了。坐了一阵子，在我看来只是几分钟，而在 A 的感受中则像是过了几年，之后，A

站起身来，进屋去找了一把锄头，在院子墙角的地方拔出一棵正盛开着的菊花，而后在菊花扎根的地方挖了几下，便挖出了一个小陶罐，从里面拿出了一把银圆。用一方棉布包着小心地放进了怀里。此后 A 向更阴森的屋子里望了一眼，屋子里的钱早已经被抢光了。一夜之间家贫如洗。望了一眼之后，A 拿起放在院门边上的一把雨伞，抬脚跨出了大门。站在大门口，面对着空空荡荡的空间，他才意识到，天下那么大，哪里才是我的归宿？于是，A 又回到了屋子里，在他的书房里四处找了起来。要找什么？他也不是很清楚，在 A 的下意识里，他总是觉得自己忘掉了一样东西。正翻着，有一片大大的纸从书架的最高处飘了下来，就像是从明媚的阳光中飘下的一片阴影，静静地划到了地面。A 弯下腰拾起它，看清了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对了，就是它，没有地图，如何能够上路？A 就着屋内昏暗的光线，看到这张地图上中国的形状还基本上保持了一个鸡蛋形（中华民国地图第一版），那时候外蒙古还在地图上，没有划分出去，他清楚的记得民国建都南京后重新出版的地图（中华民国地图第二版）就已经将外蒙古划分了出去，为此那时还很小的他还和高年级的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过，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想到这里 A 流下了泪水，滴在地图的中间。那个时候还在关心着“国”，而现在自己就将连“家”也没有了。历史就是这样在跟他开着玩笑。A 擦干了眼泪，将地图一下一下地叠好，刚好能够放进口袋里，而后他就径直地出大门去了……

老地主被枪毙了。小地主又逃跑了。他们丢下的土地怎么办？自然是分给大家喽。总不能让土地闲着吧？是人都要吃饭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也许根本就不正确，下面是我在一个阴暗的图书馆里的一个潮湿的角落里翻找来的一些关于那次“土地改革”的资料，也许对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我的这部小说与那个年代有一定的帮助——这些资料已经发黄，像是一张久病的老人的脸，皱皱巴巴的，深深的皱纹预示岁月的深度与苍桑，但同时也使那些原先明

晰的字迹变得模糊并不可辩认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一张地翻着这些书页，它们软软的耷拉着，像是一只只哈巴狗的耳朵，又像是一个破旧的建筑随时都有可能会坍塌——赶紧将它摘录下来，否则在它死了之后我们将会一无所知：

（1950 年,广东全省 99 个县，据统计，约有 2746 万人口，其中大约 70%，即 1921 万人，546 万户属于乡村农业人口。全省耕地面积为 5192 万亩。在广东农村，究竟有多少地主？土地的分配情况是怎么样的？1933 年的一份调查材料称：

公尝（即所谓宗族或祖先遗下归该宗族或家族的土地）占全省耕地面积 30%；

地主 11 万户，占户口 2%，占全省耕地面积 23%；

富农 22 万户，占户口 4%，占全省耕地面积 13%；

中农 109 万户，占户口 20%，占全省耕地面积 15%；

贫雇农 404 万户，占户口 74%，占全省耕地面积 19%。

广东最富庶的田地，像东、西、北江的冲积土田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几乎全在地主手里。广东农村的地租率，普遍高于全国。番禺的地租额，占产值 55%以上；英德、南雄等地，也在 50%左右；廉江竟高达 65%。

但农民交的租，地主并非全部收归已有，他除了要面对国家的巨额征税之外，还要拨出一部分公尝收入，兴学、修桥、贷粮、施粥，甚至办善堂医院之类的乡村公用事业。

减租减息、“劫富济贫”，作为发动农民的手段，虽然行之有效，但并不能彻底解决土地关系问题。中共在新区的土改，已不准采用“分浮财”、“挖底财”这种在 20 年代农民运动和 40 年代北方土改中盛行的手法，正是为建立治权，奠定基础。

“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方针是，一定要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要把根子扎在贫雇农家里，充分发

动群众，组织群众诉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苦，算地主的剥削账，要让群众把苦水吐尽，彻底揭露和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通过扎根串连和诉苦，逐步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先组织贫雇农小组，再组织贫雇农代表会，继而成立贫雇农主席团，使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时吸收中农和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协会，以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乡间果然热闹起来了。但大家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斗地主，有的地方农民到处抓人，龙川三区一下子抓了 392 人。地主被押到斗争会上，罚打、罚跪、罚爬，有的地主脖子上挂个白灯笼、白条子、纸棺材，打锣打鼓，游乡示众，甚至用烧红的铁钳烙地主。

第二步，就是划分阶级。重新分配土地，改变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义所在。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未尝无理，因为土地收归国家，也是对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但从土改之初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后来的兑现情况来看，土地在农民手里，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几年后就全部收归国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从历史的角度观之，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是划分阶级。

划分阶级，即把农村中的所有人口，分门别类，划成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待遇，均不相同，而且不仅影响一个人，还影响一家人，甚至影响下一代人。贫下中农的儿子，在娘胎里就是根正苗红的；而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仔，从一肚子坏水的地主婆肚里钻出来，天生就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

划分阶级，实际上，就成了农村未来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要划分阶级，必须先激起农民的“阶级仇恨”。仇恨情绪愈强烈，愈容易划分。兴宁县浮东乡和宁新乡评定地主的办法，先选择一两个容易划的地主，由村民来评，大会一开，口号一喊，先声夺

人，再运用“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战术，则无往而不利。

评贫雇中农，也是选择典型，召开村民大会来评定。典型包括几种：一种是可作为划分贫雇中农的表尺；一种是实报的，另一种是虚报的，通过这样使农民懂得怎样划分贫雇中农，并在大会上表扬实报，批评虚报，会后再号召瞒报者补报，然后由干部协助掌握，放手给群众展开全面自评。

然而，不久，广东土改被中央批评为和平土改，必须从头来过，由南下干部与大军干部挂帅，全省四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 63 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和追挖底财，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

于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

四乡八镇，无不掀风鼓浪。一些未经政府批准的机构（如城乡联络处之类），擅自成立，到处捕捉逃亡地主，把某些久居广州的知名人士，也作为逃亡地主，押回原籍斗争。

如东阁村先召开了党、团、妇、民兵大会，交代政府政策，说明斗争方法和目的，并组织了复查委员会。但一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采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给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出三两黄金；地主罗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篙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 12 岁儿子，也给少儿队私下拖去活埋，只剩下了头，以后又扒出来。男人

打男人，妇女打妇女，一家地主四个人，有三个打得到现在还起不来。同甲乡四村，有六家地主，三家被打了。地主王和隆，欠一百多担谷，全家 18 口，儿子媳妇都给打了，只有二口没被吊打。地主陈得胜，全家 16 口，四口被吊打。四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过去地主对我们狠，打吊一下算得什么”。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没人救，死了。

6 月 6 日，惠阳县第一区（潼湖区）开区农代会。到会代表 160 多人，征求意见时，只有 42 人不赞成吊打。“据说 42 人中大部分是干部，其实也还不是真正思想上弄通的”，“有的认为吊、打死了太便宜地主，要给他受受苦。”

广和乡乡长发言时说，他们已经“扭转毛病”，改为“时吊时停”了；镇隆乡长觉得“我们还没有打过，不够瘾，会给农民怨死，以后不要吊死就算了。”三维乡提出了不吊打后，运动停了下来，在农代会上，他们大吵大闹说，“不准吊打，还搞什么？”

吊打肉刑据村干部统计，约共有 10 余种刑之多，白花乡二联村陈利通，早因怕行刑吊打，上吊自杀了，但该村民兵复把其子手脚捆绑，向上悬吊，后加油在肚脐上“点灯”，叫“点天灯”。地主黄向是长胡子，发动群众把他胡子一根根拔光。薄田乡地主何均，民兵、农民来搬家物，他自怕受刑，上吊自杀，民兵看见，置之不理，并说：“你吊你的，我搬我的。”结果吊死，过二天何均的老婆也投河自杀了。

白花墟是惠阳县一个比较大的市镇，拥有 3225 人，240 户商店，6 月 2、3、4 三天间街上每个角落，都拥挤着来自三个乡数十条村的民兵，持着枪，挑着箩，划分地区，站岗戒严，捆人打人，搬运财物，争执吵骂。禾坑村与长沥村因争抢三光布店，差点动武。

乡政府民政、公安委员、妇联主任等干部，因怕民兵来找麻烦，都紧闭门户，藏避起来，只留下乡长及民兵队长两人应付门面，商人说“这次政府也无用了”,民兵中有的这样说:“去年不能真正翻身，就因有了政府的控制，不能起来，这回自己来动手，才算真正拿到刀柄子，才算真正翻了身。”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干部思想有宁左毋右的错误想法，有的干部说：“不捉不退，不打不服，不吊不出”。有的干部反映，打死个把地主不要紧，丧失立场要当刘波第二（刘波因包庇地主亲戚受处分）。

阶级异己分子似乎愈整愈多，因此还要继续深入再整。河源县一位本地出生的县委书记，因为被指控为“和平土改”，内心不服，吞了一大包铁钉自杀。省委统战部工商处处长愤愤不平地说：“西江整队，县级干部百分之百垮台了。”省公安厅直二科一位干部描述他所看见的情形：“整队时集中点名反省，有的当场扣押，缚七八条绳，缚得死去活来的都有。”简直成了一个噩梦。

新会楼山及丹灿土改队制造二个所谓“地下军”及放火案，三案被牵连的共 459 人，新丰县公安局经吊打逼供一个“案子”，逮捕了贫雇中农 152 人，使用吊打、上夹棍、夹手指等刑讯了 130 余人，打死三人。

当年广东全省押犯共达 11.1521 万人，每县平均关押 981 人，数字本已相当庞大，而且各地区乡政府、民兵、土改队所关押的人数尚不包括在内。根据 4 月份几个地区的材料，区乡关押数总和一般均达县上关押数的五分之三，不少的区均关押 40 个到 60 个。有些乡最少七个，并有多至 20 余个的。如此估计全省区乡共约关押六万余人。

被关押的人普遍受到残酷无情的折磨,被没收财产、受到毒打、忍饥挨饿、乃至性命不保。这一切可怖的内幕，在一份报告中，得到证实：

区乡案犯的情况更其混乱了，有的地方甚至全家坐监者，毫无人权法治观点。其次，据检查下面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虐待犯人的严重现象，故意不给犯人吃饱，有的每天每人只给四两番薯，有的只准犯人四天吃一顿饭。加之监狱拥挤，不注意卫生工作，所以狱内疫病流行，病亡现象甚为严重，西江自去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6 个月共死亡 498 名，仅 4 月份即病亡百名以上，且有的死亡后，根本不向上报告。

在城市里，工商业割“封建尾巴”，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据 9 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省工商联各行业中已交代有土地关系者 500 人，工商业户和其他各界主动交代“封建关系及问题”者 4731 人。仅 9 月份“自动缴交果实”便达 23 亿元，具结定案的 33.04 亿元。10 月份统计为 54.5 亿元，其他还有房屋、首饰、家具等物品。“在检举案件中，”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写道，“出现了许多生动的典型事例，如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以及穷追逃亡地主和疏散财物。”

陶铸大为满意，他赞扬说，土改在夏收后，虽然铺开面很宽，时间很短，但仍然胜利完成任务。这是分局 7 月扩大会议彻底批判了土改中的右倾思想和反掉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外来与大军干部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由于夏收后的土改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完成任务，”陶铸在 10 月 20 日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说，“并能于明春结束全省的土改和进入完成绝大部分地区的复查任务，这样，三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的土改‘包袱’是可以放下了，一切工作都处在被动的情况已有大的改变。”

那年春节，一股栖栖遑遑之象，在农村四处弥漫。自杀之风，愈刮愈烈。以粤西地区为例，至 1953 年 3 月 6 日止，自杀人数已达 1165 人。仅 2 月 3 日至 3 月 6 日，就有 805 人自杀。

陶铸的一个讲话透露，在东莞县也有 290 人自杀。陶铸说：“如

东莞县，290 名自杀者中间，有 60 名不是地主，有 130 名是中、小地主，只有 100 名是大地主。”他还提到，“海南自杀的也不少。”

陶铸说，“自分局贯彻政策的指示发出后，自杀已减少了 90%（个别地主自杀是难免的）”。然而，黩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阶级斗争继续以流血、暴力的形式，在农村深入进行。

含有“削藩”意味的海南土改整队、土改复查，1953 年，也横扫全岛。琼东、昌感等县，不问新区老区，一律要求打出 5%的地主，打不出就是右倾。琼东县老区青葛乡打出 14 户地主，结果有七户是打错的。全岛地主打击面占总农户的 3%。文昌县是海南的主要侨乡，华侨地主户占总侨 6%，土改复查时发现有 3%是划错的，并且改变了成份，但是东西已经没收分配给了农民。土改时，全岛没收华侨房屋 4763 间。）

由此看来，地主儿子——A——的出走反而还是他自己救了自己。否则村里人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着他是怎么死的。不会是好死，死的一定会很惨。为此在马桥村有许多人都在心中生出一些遗憾，解放了，我们心中憋着的那一口鸟气还没有出完呢。可惜，地主的儿子跑了，否则——嘿嘿……嘿嘿……想到这里，村里的人都禁不住地冷笑，像是在心里头回味着从老地主身上流下的血腥味。虽然已经发臭并腐败了，但那种快意却还是让他们激动——天一下子就翻过来了，原来村子里的老大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踩在了脚下，并在一声枪响中结束了生命。后来很多人在提起这事时，都觉得还是够过瘾，“太快了”他们说：“应该慢慢来，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折磨他。”人们都感叹自己在当时太没有经验。

据传当时整人的方法很多，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就光是一根细细的软软的绳子就可以变化出各式各样的让人痛不欲生的招式：

第一招叫“一柱擎天”：这种绑人的方法，是利用绳索，把人所能活动的关节，完全作反方向的牵引，首先在足踝开始，绳子巧妙地把双腿完全拉直，总之关节向前可动的，就向後扯，向後动的，

就向前拉。所以当困绑完成之後，所绑者整个人都是僵直而不能动弹的，最後在头顶上总结。要虐待，可以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头顶的绳子把人吊起来，如同吊一枝木棍一样。另一是使人直立，在头顶上加重物，由於全身可供弯曲的骨节，都被绳子牵拉着，所以身体无法弯曲，重物压下来，骨节格格乱向，肤孔中会渗出血珠来，直是惨不忍睹。

第二招是“双龙夹珠”：将被绑者的头，夹在他自己的双腿之间，整个人弯曲如虾。困绑完成之後，被绑者除了哀号之外，全身一动也不能动，而被绑者的双手，和足踝绑在一起。这一绑法，有正、反两种。反绑法是将人双腿反屈来夹住头，可以令被绑者脊骨断折，肋骨根根撑破皮肉露出来。有一句形容词叫着：皮开肉绽，以形容一种血腥的程度。相比起这个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套用上面的形容词应该就是：皮开骨绽。据说，我党在陕北的时期，曾用反绑双龙夹珠法，绑死过一过变节份子，说利用活扣，绑紧绳子，要被绑者断那一根肋骨就断那一根。讲述的人还详细形容肋骨断折的声音，和皮肤被断骨戮破时的声音。真是令人毛发直竖！

第三招是“叁头”：绑人的技巧之中，很多应用活扣。就是绑好了之後，看看不怎麽样，可是活扣一抽紧，立时花样百出。“叁头”法几乎纯用活扣，复杂之极。共有叁处活扣可供抽动，若是叁扣齐抽，被绑者的手肘、膝头和额头就会因绳子抽紧而碰在一起。到时，仰天吊、背天挂，自然由人摆布了。

第四招是“四马攒蹄”：这种绑法，倒是见於古籍的。把双腕双踝，反扭过来，绑扎在一起。绑人专家说：“这种绑法，最适宜用来绑娘们（女性），绑好之後，可以由得你想怎样就怎样！”

第五招是“五花大绑”：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也是我国临赴刑场前的专用绑法，巧妙处是一个活扣在颈际。当被绑者想叫什麽口号之时，一抽活扣，绳勒颈际，自然叫不出来了。

绑人专家所用的绳，都是自己搓的，拣上好的。奇在绳子并不

粗，比一支香烟略细。绳子是越“熟”越好，所谓“熟”，就是绳中渗进的血多。一根“熟绳”，简直是深赭色的。上面不知浸了多少人血，令看了人不寒而栗。

……

“唉!”人们叹道:“怎么就给地主儿子跑了呢？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趁热打铁，将他关起来呢？让他好好享受一下被捆绑的滋味。”

村里只有一个人希望地主儿子跑掉，而且是越远越好。这个人就是兰花花，她常在心里说:“跑吧、跑吧，跑得越远越好，永远也不要回来。啊，你听到了没有？呆子……”一想到A，兰花花的心里就像是有说不完的话。此时，她的脸红红的，像是一朵开放的花朵。于是，就有人说:“兰花花，你真漂亮呀。”每当说到这里，村长就不知道一下子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斜斜地站着，狠狠地盯着那个人，说:“你小子瞎了眼呀，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是谁，难道你的火气大？泡太多、尿太黄，照不清？”

于是，那人只有落荒而逃。村长便在后面喊到:“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而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她是我的，我的……她是我的……”

地主的儿子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B.逃亡以及一个新家庭的产生

在小树林里，A 填了表格从此成为了 B 之后，A 将表格小心地叠成了一个四方形揣进怀里，与 B 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说：“从此以后你就是一名光荣的特务了。”说完 A 转身就要离去，此时已经成了 B 的 B 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喊住了 A。

A 显得极有赖心，问：“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B 说：“给我开一个证明吧。以证明我是特务。”

A 说：“身上带着那种东西太危险了。”说着还拍了拍 B 的肩膀，“放心吧，我说你是，你就是。”

B 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放心，还是给我开一张证明吧。”

A 犹豫了一下：“好吧，我可以给你开！可我身上的纸用完了，你身上就纸吗？”

B 在身上摸了一个遍，最后还是拿出了那张“中国地图”，递给 A：“只剩这张纸了。就写在它上面吧！”

A 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 1925 年版的“中国地图”（当时的中国在地图上还是圆的，像是一个大大的鸡蛋，而不像现在像是一只鸡。当然由蛋变成鸡是以后几年的事了。这似乎也符合唯物者的发展观），A 蹲下身子，将地图放在膝盖上，在地图的右下角——也就是台湾的下面，海南岛的右边——写到：

“委任状：

今委任，B 为反共救国军西北军第三纵队特别专员。

此据。

1950 年 1 月 1 日”

临分别时，A 还千叮咛万嘱咐地对 B 说：“一定要将委任状小心收好，不要让他们收到了。必要时可以将它烧了。”与 A 分手之后，B 向西走了一天半，然后又折向东北，再走四天，就到了宁夏的石嘴山。

在踏上了征程的第一天，B 的脑海里奇怪地现出了一张图画《毛主席去安源》，（尽管那时他跟本就没有见过这副画，但若干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这次出走竟与这副著名的油画如此的相似。如果读者想要对 B 的形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最好去将这副油画找来看一看。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文字与绘画之间表现力的差异。）也许只是巧合，B 也带了一把质地很好的油布雨伞，从雨伞中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这种气质当然也能影响着 B，风从左边吹来，将 B 的衣襟吹得斜斜的向右伸去，好似要抓住什么，像是一种很张扬的形象。远远地，有人看见他过来了，就站住，等他过去了，才又匆匆地继续赶路。

B 的内心中在此时有一些得意，想着，有理想就是好呀，你看从内心透露出来的气质，充满了整个身体，使自己显得气宇昂扬。B 不禁再挺了挺胸，让原本比较瘦弱的胸部更尖挺了一些。再伸手摸了摸口袋，里面的钱还是满满得，他的信心就更足了。

只是，不管人的心情如何好，即使是像晴空万里一般，天还是无论如何都会按时黑下来的。B 选择了一间客店住下，客店老板好像对做生意显得懒心无肠，他将头向天上昂着，像是在夜观天象，又像是出了鼻血一样，问：住店呀？

B 说：废话，不住店，我睡在大街上呀？

老板说：大街上怎么不能睡？

B 说：当然，叫花子可以睡。

言下之意，自己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有组织的人，身份自然要比叫花子要高上了许多倍。就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又像是一个是天鹅、一个是癞蛤蟆。

老板说：我才看了报纸，解放军进入了大上海，还睡在大街上呢！

B 不说话了，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自己是特务，特务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一个样本（板样）可供参考。

真是万事开头难呀。

B 陷入了沉思。而老板则在一边微笑着望着他。隐隐地他觉得老板还微微地点了点头，那个动作很隐晦，不留意几乎还看不出来。

一进入客房，B 关上门就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中国地图”（委任状），就着灯光看了一眼，上面的签名还清晰可见。看了一阵他猛然想起背后也许正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它，他感到背心一阵发凉，猛地回头，身后空荡荡的。这一惊，让 B 的额头上流出了不少冷汗。他赶紧找来了一张油纸，将它包得严严实实的，先是将它放在枕头的下面，但是一转身还是觉得不放心，他弯下腰将它拿出来时看见了自己的脚尖，并由此看到了脚上穿着的鞋子，于是他便坐下来，将鞋子脱下，将它藏在了鞋垫的下面。而后再将鞋子穿在脚上，此时他觉得脚下踏实多了。

就在老板对着 B 隐隐地点了点头，而 B 又在摆出一副思想状的同时，石嘴山的人民也在分着土地。那里的村长在一家一家地清点着人口。他拿着一个本子，敲开了张三家的门，问：“张三呀，你们家还有几口人呀？”回答说：“只有我们娘儿母子了。”又问：“张三怎么还没有回来呀，是不是在解放军提干了，当上了大官了？”听到这里，阴暗的房子里传来了哭声，说：“昨天才来了通知，说是在一次进攻敌人的碉堡时被敌人的机枪给打死了。来送信的人说张三死的光荣、死的其所，死的值了，因为他为了炸毁那个建造在

小河边的敌人的碉堡，做了一个铺路石——战士们是踩在他的尸体上才冲进敌人的碉堡的……”说着那女人大哭了起来，村长在门外叹道：“真是英雄呀。”说完，话题一转，又说：“那么你们家现在只有两口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该分一个半人的地。”说话时在本子记着，转身就要走，这时屋子里的女人冲了出来说：“我的丈夫没有死，他还会回来，我们要分两个半人的土地。”石嘴村的村长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张三死了，死不能复生，党和国家和人民会永远地记住他的。”说完匆匆地就转身走了，身后的哭泣声更响地传了过来……他只有加快步子离开……

石嘴村的村长来到李四家，问李四：“你们家现在还在几口活人呀？”李四说：“报告村长，我们家里现在有十二口活人。”村长问：“怎么会越来越多了。比解放前还要多出了五个？”李四说：“村长英明，解放了，那些以前被逼着出去逃荒要饭的人又都回到了亲人的怀抱。他们都回来了，正决心要为家乡的建设出一把力呢。”于是村长又在本子上记着——李四家应分十二个人的土地。

石嘴村的村长来到了王二家的门口，对着里面喊到：“王二在家吗？”憨痴痴的王二听到声音就出来了：“是哪位大爷呀？”村长说：“都解放了，给你说过多少次了，过去的大爷们已经被打倒了，现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了。这不，就是来给你分地来了。说一下你们家里有几个人？”王二扳着指头数到：“我、爸爸、奶奶、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老婆跑了、爷爷死了……一共……总共……是四个人。”于是村长在本子上写下了——“王二家四口人”六个字。

石嘴村的村长还来到了 B 住着的客店，问老板：“你这里都住了些什么人呀？都有什么人想要一块地来种种呀？都有，想要就有，解放了，共产了。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快报名吧。”

老板说：“我这里只住着一个人——B，才住下来。你自己去问问他吧。”

村长问 B："小伙子，想要地吗？革命成功了，想要就有。"

B 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什么？"

村长说："别问那么多，想要就拿一块去种。"

B 想了一下说："我还是不要算了。留给更需要地的同志吧。"

村长不解地看了一眼 B，忿忿地走了。也许，他在心中想——竟然还有送不出去的东西，这是什么事儿？

村长走后，老板问 B："你为什么不要块地呢？那可是不要白不要呀。"

B 想了一下后，说："我也明白不要白不要的道理，这种好事谁不想要？但是我还知道另外一个道理——"要了也白要"——我觉得将土地一块一块地分给农民，这不符合共产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把东西分给大家，而是大家共用一个东西，这是它的基本原理。我有一种预感，用不了几年，这些被分出去的地又会被收回国有，比如说搞什么公社。与其到时候被收回，还不如现在就不要……"

说着，B 再一次陷入了沉思。而老板则在一边微笑着望着他。

【借着 B 沉思着，而老板又在一边微笑地望着他的时机，我还是来说一说已经在几百里之外的马桥村的兰花花。

经过多次的试探、接触、暗示，马桥村村长得出一个结论，只有通过强奸才可以得到她的人和她的心。中国传统的女性任何事情都不会主动，她们的一生都在等待。等待一种事实接近她们，进入她们，并改变她们。让事实强行地加入她们的生活之中，面对这些，女人们只有承受。

村长选择了一个时间，是在月圆的夜晚。有一朵云挡住了月亮的半个脸，风在吹着，从东边到西边。月明、风高。所有的物质都在做着相向的运动。

只有那朵挡住月亮半张脸的黑云不动。像是依着月亮睡着了。

村长掀开窗帘，露出半边脸，向屋子里望去，兰花花正坐在盆子里洗澡，上半身露在外面，下半身埋在盆子里。老实说，这是村长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体，水沾在皮肤上面，在一半的月亮射下来的一半的月光中一晃一晃地，像水一样闪烁。她用一个瓢子勺起水，然后抬起手，将瓢中的水从肩上淋下去，“哗”的一声，她的整个身子就一闪一闪地晃动起来——真的，像水一样晃动起来——真的，我有些担心她就会像水一样流走掉。

但是，我又真的希望她就那样不见了、消失了。因为窗外正有一双邪恶的眼睛在盯着她。

村长放下帘子，绕过窗户，轻轻地推门进去，幸运地，门没有响。他来到她的身后，慢慢地将手放在她的肩上，她颤抖了一下，而后开始挣扎，水花四溅。把村长的衣服全都打湿了，村长可不顾这些，他只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兰花花就不动了。

村长在兰花花的耳边说的是什么呢？这一定是读者最关心的。在谜底还没有揭开时多数人会以为是一句咒语。如果掌握了这么一句咒语，那么，哈哈、哈哈、哈哈……天底下的女人……不是尽在掌握了么？

村长在兰花花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看到地主的下场了吗？

话音还没有落，兰花花就不动了，而后一股泪水从眼角里涌了出来。亮亮地滴落在身下的盆子里……

就这样成功了，好像有点儿简单、容易。事后村长想，这也许算不上强奸。因为他几乎没有费一点力气，就得手了。

田里的油菜花开了，1953 年开放的油菜花向天边伸出了手——站在花的中间一眼望不到边，只看见蓝色的天边被花染黄了。

兰花花牵着新国的手进入了这个花的海洋中，站在远处可以看见兰花花冒出花海的上半个身子，新国则完全被花遮住了。他们穿

过花海往小城里赶，昨天她就跟村长说好了，去城里照一张像片。顺便她就把新国也带上了。

新国跟在兰花花的身后，抬起头，目光越过花朵、越过兰花花插在头发上的花朵斜斜地看见天空中有一朵云，像马，在天空中奔跑，于是便指着天空对她说："马，马在天上飞。"

兰花花吃了一惊，迅速地向四周望了望问："哪里有什么马。"不知怎么，听到马字，她的心就紧，像是喘不过气来。

新国指着天空说："在那儿呢。"

兰花花看了一眼天说："那不是马，"接着又蹲下来对他说："记着，以后不要再说马了。"看到新国点头，她才又站起来，拉着他的小手向前走。

有一阵子，兰花花将新国抱起来走，才走出几步，新国就说："热。"要下来自己走，于是她又将他放下，让花将他隐藏起来。

一条小河，浅浅的、亮亮的、凉凉的，可以涉水而过。风凉凉地吹来，水花轻轻地溅起——拂着兰花花的腿，凉凉的、痒痒的，让人想笑。过了小河，也就穿过这片油菜花，他们就看到了那个矗立在古老的山脉下的小城，在大地上冒起的蒸气中，影子般地晃动。

小城的城门前有一个破旧的炮楼。已塌去一角，破碎的砖石散了一地，炮楼的顶端有一根光秃秃的棍子，想必是用来挂旗帜用的。炮楼是日本人修建的，后来国民党也使用过它。

关于这个炮楼，还有一段历史文字记载（足可见战争的惨酷）：

"……夜晚，唐河河面上，腾起一层轻沙似的薄雾，透过薄雾和朦胧的夜色，只见炮弹和手榴弹像火花一样在西南方向爆炸，战斗异常的激烈。就在战士们准备发起冲锋时，对面的炮楼上吐出了一串火舌，如果能打掉这个炮楼则可以为主力发起总攻争取时间，大大减少伤亡。为了炸掉炮楼，我先锋队的队员全上去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前赴后继，一个倒下，又一个冲上去，拚尽了最后一个人，

终于将炮楼炸掉了，体现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次战斗全歼了守城的敌军，活捉团长以下一千一百余人。后来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从河岸到炮楼有一条两米宽的用鲜血和尸体堆成的道路，河岸处高，炮楼处低，成斜坡形，可以看出战士们是滚着向炮楼靠近的，直到最后形成了这条坡道，使最后一个战士可以顺利地滚向敌人的炮楼……”

进了城门，兰花花看到有一个秧歌队伍在街道上扭着秧歌，他们相向地走来，街道两边的喇叭里也不失时机地送出了一支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兰花花感到自己的心情好极了，她在一个店铺前站下，想给自己扯上一块布。她为自己选了一块蓝底白花的布，在身上比了一下——卖布的人说：好看，真的，真好看，真的好看——于是她说：就要它了。兰花花在往身上试布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很美的样子，于是心里便涌起了一阵暖暖的春意，像阳光一样在身体里四散着照耀开来……她觉得自己都要醉了……

兰花花想起了有一次 A 对她说：“我最喜欢你穿碎花的衣服了，真好看，就像是阳光穿透了茂密的林子。那种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寂寞无声如初雪飘落小河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像是渴醉了酒一样。”想到这兰花花的脸上就飞起了红晕，好像又回到了少女的时代。而此时出现在新国眼里的兰花花的脸蛋则像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在一个水果铺子前面他站住不动了，盯着一个红苹果在看，直到兰花花掏钱为他买了一个他才离开。

……

这是一个春天。这个春天里兰花花与新国进了小城。

拐了一个弯，他们进入了一条幽深的小巷。古老的石板路上很

静，脚步声可以传出很远，有些声音撞在了墙上，墙很礼貌地又将它回敬了回来——于是出现了回音——像是古老的礼节在现代的一次感人的演绎。脚步声在古老而结实的墙上一下一下地弹着，是一场乒乓球友谊赛在进行中？

脚步声何时才会落地？两堵墙之间谁输谁赢？

当他们走出这个小巷时，身后的回声还在，有一下、无一下，之间静静地展开着……

在一个照相馆，兰花花进去照了一张像，照相的师傅拿出一本红宝书，要求兰花花将它用手握好，放在胸襟前。她照做了，于是照相的师傅说：好，好，就这样，眼睛看这里，很好……笑一下……很奇怪地，兰花花在这时，脸上的笑意都没有了，像是经过了一个冗长的期待之后，而猛然地觉得累了——紧接着“卡”的一声，相机很响地响了一下。就这样这张相片定格了。

（后来，我有幸看到了兰花花的这张相片，虽然她的脸上流露着不知所措的惶惑与苍白，但那种美还是让人看了之后会感到心痛。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爱人想要紧紧地抱住他的情人；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想起了从前……）

从照相馆出来，新国又在一个卖木制的大刀玩具的老人面前停下来，对兰花花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刀，我要刀……杀，我要杀……”她为他买了一把，这把大刀成了新国第一个玩具，也是他这一生中惟一的一个玩具。

在回家的路上，新国一路用大刀砍杀着，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兄弟们，抗战的时候来到了……”大刀舞动的范围很大，以至有些伸出路边的油菜花在他的刀下坠落。兰花花只好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从他的头顶向下斜斜地望去，她看见一条坚硬而笔直的路直直地穿出油菜地向山角指去。西沉的阳光从背后射来，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盖过新国小小的影子向前

伸去，有时影子中会出现一道道细长的影子在迅疾地闪动，那是新国在挥舞着的大刀……

望着新国的背影，兰花花总感觉到像是看到了 A 的童年，她也想让自己变小，回到年少的时光，让自己与 A 的故事重新开始。她想：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不会让他离开我，我一定要紧紧地跟着他，不管是天涯海角、刀山火海……

于是每一次出门，兰花花总喜欢带着新国。有一次，兰花花在辣椒地里，新国突然跑来，问她："刘文学哥哥为什么要抓地主？"

兰花花答："因为他偷生产队的辣椒。"

新国又问："地主为什么要偷辣椒？"

她说："他想吃辣的嘛。"

新国说："想吃就让他吃嘛。"一副很爽快的样子。

她不知该怎样解释，只好说："辣椒太少，不够吃。"

新国说："长大后我要种辣椒，种很多很多，吃也吃不完。谁想吃就送给谁吃。"

兰花花只好顺着他说："好，好，种很多很多辣椒。"

对于新国，兰花花总觉得他像是自己家的人。有时她觉得新国就是 A，有时她又觉得新国是自己与 A 的结晶。

……】

第二天早上醒来，B 穿上里面藏着"中国地图"的鞋子，站在院子中间，伸了一个懒腰，问："老板，打听一下，这里叫什么地方？"

老板说："石嘴山。"

石嘴山？石嘴山？石嘴山？……B 不说话了。这似乎是一个预示。B 对自己说，作为特务，首先就是嘴巴要紧。"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积累下来的经验。B 在石嘴山这一住就是五年，直到他将

自己的嘴巴训练得像石头一样顽固。这五年里他在心中一直对着自己默默的颂诵：不说，打死我也不说。

石嘴山的风景很好，但作为B，他哪里有心思看风景？所以对于石嘴山，说实在的，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来赞美。如果你问他：哪里有桥？哪里有流水？哪里有飞檐阁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B摇晃着手说：“你们自己去看吧！”

B确实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时，在石嘴山，他自己已经成了风景。有人说：那是一个哑巴。又有人说：他不是哑巴，当年问他要不要一块地种种，他说，“我还是不要算了。留给更需要地的同志吧。”于是就有人总结说：他是一个忘我的人。

有一段时间，B听到老板在对一个人说：北京抓住了一个特务。老板好像是在无意中对别人说的，但B明显地感觉到老板是在说给他听。

为什么要说给我听呢？B想：一定是为了给我一个警示——在敌后工作（作为一名特务）一定要小心。

老板说的特务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刚解放时特务组织十分庞杂，据传共有八大特务系统，110个特务单位，近万名特务分子（听到这里B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在公安民警的大力打击下，北京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大部分被瓦解和挖出（B的心不禁一紧）。但是特务分子在我英勇的公安民警打击下，并没有完全死心，他们还在做着垂死的顽抗，在京津地区的夜空不时闪过一束神秘的电波，向台湾飞去。黑色神秘的电波载着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组织状况、南苑机场的概貌、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情况，毛泽东主席乘坐火车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等信息穿越太空，飞往台湾海峡。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头子，毛人凤收到毛主席出访苏联的电报后，派出杀手段云鹏秘密来京，企图炸毁毛主席的专列，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命令公安部门迅速破案，一方面派公安部长罗瑞卿护送毛主席前往苏联访问。

根据截获的电报，住在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 7 号的计政玫，计采南被纳入了侦查的视线。与此同时，市公安局配合公安总政保局技术室，使用测向机对城区进行了仔细的测向，查找电台隐藏地点。测向机和搜索机的交叉点落在南池子瓷器库南岔 7 号民宅，那束隐秘的电波正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经查，院内居住的计兆详正是计政玫和计采南的弟弟。这时另一组侦查人员提审在押的国民党报务员也证实，国民党逃台前，保留在北京一个秘密潜伏电台，每月向台湾保密局汇报一次大陆的政情，台长就是计兆详。

那还是在 1950 年 2 月 26 日，上午 7 点 35 分，侦查人员破门冲进计兆详的家。计兆详被俘。侦查人员在床边的沙发里找到了一只左轮手枪，在面粉桶里搜出了电台。计兆详交待，他任国民党绥靖北平分台台长共向台湾发报 215 次，收到特务经费 3000 元港币。1950 年 6 月 2 日，计兆详被执行了死刑，北京上空诡秘的电波从此永远消失了。

这故事明显地是说给他听的。B 赶忙回到房间，将鞋垫下面的“中国地图”拿出来，藏在天花板上面，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还是不放心，又将它拿下来藏到草席下面，在屋子里来回地走了两圈，最后他还是将它拿出来放回到了鞋垫的下面。他是这样想的，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要逃跑、转移，还是将这份证明随身带着好些。以免丢失。

自从听了抓特务的故事之后，B 害怕的几天都喘不过气来。老板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有一天他在走过 B 的身边时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后来，老板在又一次从 B 的身边走过时又说了一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B 明白了，老板的意思是：只要我自己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而他这一些日子以来，正在训练着自己不说。看来我的悟性是很高的。B 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些满意起来。

有一天，B 住的客店里又住进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为什么 B 会这么肯定呢？因为她的那付模样就跟电影里面的女特务一模一样，不仅涂着口红，而且讲话还妖里妖气的，上气不接下气。走路呢？也是一扭一扭的，屁股摇得像拨浪鼓，胸部晃得也像是拨浪鼓。这个女人第一眼看到 B 就怔了一下，只一下、瞬间，如果不是有心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当然这一切都逃不过 B，还有另外一个人——老板的眼睛。

B 想：这是一个女特务。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特务。

老板则是这样想：她或许是一个女特务，或许不是女特务。到底是不是女特务呢？那么这就要看她能这样混多久了，如果三天之内她被抓了，那么她就是一个真正的女特务；如果她三天之后她还好好的活着，那么她就是一个假的女特务，是一个想扮演成女特务打入特务组织内部的“特奸”。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她并不是一个女特务，而是当时正在拍一部抓女特务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而她正是扮演女特务的主角。

她住进店来的第二天，B 听到她问老板：同志，你看我像谁？

老板脱口而出：女特务。

听到这之后，她高兴的大笑起来：看来我的这个形像是成功的！我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女特务的形象！

说着她还奔着、跳着、跑着到 B 的面前说：你看，我是女特务。像不像？

B 也不说话，只是直直地盯着她看。像是很害怕眼前的这个女特务一样。她被 B 盯得心中有些发毛，便又怯生生的回到了老板的身边问：他怎么啦？他是哑巴？还是他恨特务？

老板说：别理他。他不是哑巴。也不恨特务。他只是一个忘我的人。

B 不说话，他什么也不说。B 将目光移开，停留在屹立在悬崖边的那棵古老的松树上，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打死也不说，不说。

……

（四十多年以后，当我拿着一副 B 绘制的“中国地图”，来到他当年到过的——战斗过——的石嘴山时，问起这个人时，凡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人都会这样说：你问他呀，那个装聋作哑的人，谁不知道呀，他好玩死了，在那个没有娱乐的年代，我们就是靠他来娱乐的。当我请他们具体的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时，他们又谁都想不起来他干过一些什么。他们说，仔细地回想一下，他好像又什么也没有做过，真是奇了怪了。）

直到有一天，B 觉得自己的嘴巴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时，他才对着自己说——大功告成，该出山了。

C.大跃进的烟氛

再次上路时，我们看到的 B 已经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了。普通到如果你不注意去看他，就真的看不到他。

那把逃出来时带着的油布雨伞呢？已经被他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丢掉了。若干年后，当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浪潮时，他只是不为人知的在心底偷偷笑了一声：我早就这样做了。

走着走着，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黄黄的。游过去！B 将鞋子脱下来，拿出鞋垫下面的“中国地图”，想，将它放在哪里呢？含在嘴里？不，人的嘴巴是最靠不住的。比方说就有那么一句成语：祸从口出。太危险了。他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想了一遍，最后还是把焦点放在了屁股上。只有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虽然脏了一些，但是越肮脏的地方越安全，B 咬了一下牙，将它卷成了一个条状，而后小心地将它塞进了屁股里面。刚塞进去时，他觉得有一些不适，就像是屁股里夹着一泡干干的屎拉不出来。有一点胀胀的。他只有坐了下来，等身体里适应了一些再下水。就在坐下来时，他看到屁股下面是一个半倒着的裹满泥沙的石碑，B 低下头用手指将河边的一块石头上的泥沙抠掉，上面现出了两个大字：黄河。

看清了这两个字之后，B 身体中猛然就有了一种冲动，想也不想地就跳了下去。黄河是母亲河，旁观者会这样想：他投进了母亲的怀抱。而他则完全相反，B 想：你们能强奸，难道我就不行吗？

我们看见黄河巨大的浪花中飞溅出了一朵小小的水滴——母亲以她巨大而宽广的胸怀拥抱了 B。

【且不管 B 的死活怎样，暂时将他放在黄河的水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个时段的 B 我们是无法弄清楚的，任他随波逐流吧。

新国五岁那年，突然从口中念出了一首诗：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

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

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

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

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有人听到后，立即向村长报告说：有人想跟我们争夺新国。村长问：是怎么一回事？那人才结巴着说：新国在念诗。村长的脑海里立即浮出现了毛主席说的一句话：“青少年这个阵地，不由我们无产阶级来占领？又由谁来占领？”

村长急急地在村口找到了新国，问他：是谁教你念的？

新国想到自己会念诗了，以为村长会表扬他夸奖他聪明，便答：是花姑姑教我念的。

这句话在村长的心头结成了一个愁结。他决定找兰花花谈谈。很奇怪，自从当上村长后，他就很喜欢找人谈谈。这似乎是一种淡淡的权威，是什么呢？是对别人的一种要求？还是对别人进行教育？他也说不清楚，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结论，应该是：对他说。也就是告诉他们什么。

村长走出村子，路边刚种下的麦子嫩得像是少女的肌肤，山风从远处吹来，穿过马桥村径直扑到他的身上，将他打着补丁的衣服吹起，然后匆匆地扑向林子，穿过林子，消失在远处的磨坊里，不见了。好像风也被磨盘给磨碎了，加工成了一种人们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了。

走着，走着，村长停了下来。田里一个穿碎花衣服的女人拿着锄头挺着一个大肚子站在麦苗的中间，像是一幅画。她确实很美，村长的目光走不开了。虽然兰花花已经成了他的老婆，但是每次看到她，他的眼睛就像是被钉子钉住了一样，移不开了。

但是无论怎样，他还是要跟她谈谈。这种性格一旦养成了，就根本无法改掉。

村长问：新国念的那首诗是你教的？

兰花花答：是。

村长问：是个什么意思？

兰花花答：不知道。

村长又问：是谁教给你的？

兰花花答：A。

村长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说：地主儿子教的诗一定是反动的，嗯，是反动的。他们跟我们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停了一下，又爱惜地对她说：把它们忘了，啊，把它们忘了。只有忘了过去才能获得新生。

风越来越大了，像是用力地在天上拖着什么东西，呼啦啦的响。有一片云压过来了，天一下子就阴了起来。在厚厚的云层下，他们小得就像是古人画画时从毛笔尖上滴下的两滴墨汁。又像是黑黑的云层上滴下了两滴黑黑的雨水。

过了一会儿雨下下来了，这两滴墨汁很快就会被雨水冲净、而

后流逝。兰花花跳起来，摇着大肚子，就向前面的一个石洞处跑，村长在后面一瘸一瘸地喊：等我一等，等我一等。

进了石洞，兰花花从石洞里向外望去，雨就像是为石洞拉起了一道帘子。帘子的外面，村长气吁吁地在风雨中斜斜的、一高一低的向石洞这边移动。

在村长艰难的向这里移动的同时，我们仔细地来看一看兰花花。她的身上湿湿地，永远都是那身碎花衣服，只不过现在被雨水紧紧地贴在身上，使她看起来像是全裸一样。也许她感到有一些冷，将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也许是要将丰满的乳房遮住，一幅楚楚动人的模样。可是突然间，她的双手又向下，抱住了隆起的肚子，蹲下身子，倒下，在地上痛楚地滚动着。她脸上的肌肉抽动着，以前的那种美丽，猛然地就不见了……

不一会儿，她的下身就涌出了一股水，在这一股水中冲出了一个婴儿；

同时，石洞外面的雨突然就停了；

洞口外面斜斜地出现了一个人影，是村长；

那影子双手叉在腰间，将投进石洞的昏暗的光线挡住了一半，问：怎么啦？

她说：我生了。好痛。

那个斜斜的影子剪影般地不动，而是看了一阵天，又看了看横在血泊与羊水之中的婴儿，下结论说：在雨中来的，就叫雨来罢。

……

时间以它自己的方式在流逝。

在时间中，万物在空间中的流逝方式是：

“花自飘零，水自流。”

“春去也，花落流红。”

“落花流水，何处去？”

……

时间一晃就过了几年。

雨来五岁那年，毛主席去了一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在那里他老人家一高兴就又兴奋地写下了五个字：人民公社好。于是就像是在花生芝麻中浇上了糖水一般，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就都又粘成为了一体。所有曾经被分出去的土地，就这样一下子就都被收回了。

具体的情形是这样——

[人民公社]

1958 年 8 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 60 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后来，上小学三年级的新国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参观人民公社时写了一篇发自内心的观后感，文章的题目叫作：《快乐的一天——记参观徐水人民公社》。

“自从毛泽东参观了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题了‘人民公社好’

的词句之后，人民公社就像是遍地开花一样在中国到处都是生机盎然，不过听说其中高家庄的马家河办得最好。

马家河离县城高家庄不远，在县城南面只有一百多公里，所以纷纷扬扬的消息传来也比别的地方快。在一个星期天一早，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学校组织了一次到马家河的人民公社去参观。那天的天气很好，鸟儿在吱吱喳喳的歌唱着，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出发了。上了汽车之后一路向南，到处都是扎着彩旗的汽车向马家河的方向飞奔。公路两旁的大树上也拉起大幅的标语和图片，装上大喇叭，报告着各地放卫星的消息。（那时候苏联向太空放射了几颗人造卫星，我们还放不上去，于是就把农业的高产田和炼造钢铁的小高炉炼出的铁水也叫做放卫星。作者注）听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说，马家河人民公社搞得真好，这回不仅是参观，而是去“取经”。诗人刘老师说，我们这一趟就是从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之旅。

汽车刚到徐水县城时，我还看到一幅挂在电线杆子上有三四人高的大图画，上面画的是一位男农民和一位女农民用手将两座山峰推开，下面流出滔滔的河水。天上画了一个玉皇大帝，河中画了一个龙王爷，他们二人都在抱头鼠窜。上面的诗句我用铅笔抄了下来记在笔记本上：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读到这样气壮山河的诗句，戴着厚厚眼镜的刘老师摇摇头，叹息道，真是人间奇迹，农民同志的诗，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

马家河的领导这些天大约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光是接待我们这

样的参观团大概就够他们分身乏术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前脚跨进共产主义门槛的马家河的人民思想境界就是不一般，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尽管熬红了眼睛，可还是心情激荡地带着我们参观。看见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气氛，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是赞叹不已，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变化。其中有个老师说他自己的家乡就在附近，前些日子回老家去，各家各户把灶台拆了，做饭的铁锅拿去炼钢，一家老小都到大队的公共食堂去吃饭，而且每顿全是大鱼大肉，真是不得了。

转念到这里，我提起笔来几乎想也不用想，成句成句的文字就象小河一样从笔尖上流向稿纸。

我们先到地头上参观农民伯伯用狗肉炖汤浇地；往庄稼杆上打葡萄糖，还用鼓风机往麦田里吹风的先进种植经验；然后又到敬老院里参观老人们的的幸福生活，最后我们到公社的公共食堂吃午饭；不用交钱，而且随便吃，没有定量。由于年少而不懂事的我对吃饭有一种与生俱来而且乐此不疲的嗜好，所以对公社食堂特别留意，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跑了有十几趟，忍不住的新奇感，到处看，并且把一个月天天不重样的菜谱都抄了下来。我还看见一位农民伯伯当着我们参观者的面，和人家打赌，竟然吃了十二个拳头大的白面馒头，外加三碗疙瘩汤，我们看了都叫好。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位伯伯力气大得很，今年收获的粮食太多，村里的大队仓库根本不够用，公社也纷纷告急，现在据说县里正在加盖粮仓，交公粮的运输队这回就指望他这位大力士一显身手了。同车来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伯伯听了就说，报纸上已经报道，湖北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三万六千斤呢。另一位伯伯马上接过来说，这不算厉害，广东连县星子乡的田北社听说还要多，中稻亩产是六万斤。

我虽然人小，还不大懂这些数字的意义，但听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还是发了一大通感想说：我们就照这样一直干下去，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马上就到眼前了么。

大人们听到我的这句话都齐夸我是：人小志气大。我不好意思的用手抠着自己的后脑勺笑了笑。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是要用在村子里白粉墙上看到的革命诗歌作为前两句，再加上我自己瞎诌的两句补在后面收尾，以表达我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憧憬及希望：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从此吃饭不要钱，

顿顿饭菜不重样。”

写完之后，新国兴冲冲地把作文拿给兰花花看。没有想到这次兰花花稍微浏览了一番之后并没有对这篇作文发表评论，她说：跑了一天，已经很累了，赶快先去洗洗，睡了罢。

新国没有当面听到兰花花的表扬，心中有一些失落感，他在隔壁洗脚时，很留心村长和兰花花的谈话，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定会谈起他的文章。

果然村长在问：“新国今天写了一些什么东西，还行么？”

兰花花许久没有搭腔，好半天新国才听见她说：“我也看不出来，我认识的字也就那么几个，最多也就是一箩筐，不过我觉得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差不多。”

村长说：“给我看看。”

也许是村长正在看新国的作文，很是沉寂了一阵，之后村长叹到：“我觉悟的晚了。如果早一点，那怕是几天……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早一点觉醒……嗯，唉！不能就这样，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有什么好办法呢？”过了一会儿，村长又说：“新

国带回来的那张报纸不要丢了，拿来，让我仔细读一读。”

……

不知是出去跑了一天真的有些累，还是因为兰花花用《人民日报》记者的水平来夸奖他，让他心里十分受用。这天晚上新国睡得特别香。

而村长则一夜都没有睡。村长在看一张新国无意中从县城里带回来的，1958 年 6 月 16 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这是新国用来包这次参观中新发的日记本的。村长的目光久久的停留在第四版右上角的一篇文章上：

粮食产量会有多少？

[**钱学森**]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毫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五十斤以后，又有两亩九分地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的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产量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每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和三千多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子：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的试验田要在一亩地中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然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新，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看完这篇文章，村长直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地看到这张报纸，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学习还不够？还是因为这里太偏僻没有学习的条件？而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他在想，自己如果早三个月看到了这篇文章，那么他就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想想看，大科学家钱学森都从理论上说明了粮食可以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可以提高亩产量二十多倍，那么还有谁敢怀疑亩产能够上万斤呢？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所以大家都疯了一样将粮食的产量往数万斤以上整。

这天夜里，村长手捏着报纸默默地下着决心：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一定要赶超上去。

第二天村长组织全村的社员到晒坝场上开会。他说："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放卫星，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要于时俱进，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否则我们这个村子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甩掉。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为什么呢？我在想……

我在想怎么样才能使我们马桥公社的亩产上十万斤。我在报上看到了，广东连县星子乡的田北社的中稻亩产是六万斤。我们要超过他们，只有往十万斤以上整。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为什么呢？我在想……

我在想什么呢？是自己家锅里的吗？是自己家碗里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不!我在想怎么样才能使稻子生长呢？那就是多施肥。施得越多，长得也就会越多，收得也就多了。上十万斤就指日可待

了。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为什么呢？我在想……

我在想什么呢？是自己家碗里的吗？是自己家锅里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不！我在想我们从今天起，屙屎屙尿就不要都躲在家里了，而是要走出来，到田里去屙。大家也不要不好意思，为了人民公社，为了亩产十万斤，牺牲一点怕什么，我们革命先烈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还会怕屎吗？我们就是要不怕屎，挖地三尺，搞出一个粪湖、尿海、肥料山，只要肥料足了，把稻子就直接种在屎尿上，我就不信产量上不去。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为什么呢？我在想……

我在想毛主席为我们写下的一句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们要赶英超美，提前跨进共产主义。到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用交钱，而且随便吃，没有定量。天天大鱼大肉，顿顿饭菜不重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为什么呢？我在想……

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说干就干，干革命决不能拖泥带水，干革命更不是请客吃饭。走，我们现在就到田里去，有屎的屙屎，有尿的屙尿，没屎没尿的就闭紧双眼。

好！现在大家就跟着我走，由我村长带头。没有什么可害羞的，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那些封建的礼仪早该丢掉了，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来，我们现在就到田地里去，有屎的屙屎，有尿的屙尿。”

有一位社员站出来说：“亩产十万斤！怎么可能呢？把十万斤的粮食堆到一亩地里，都有一米多高呢。你说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

只见村长胸有成竹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中国青年报》，说：“真是没见过世面，来，你们听听大科学家钱学森是怎么说的。”

接着村长就将这篇题目为“粮食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之后，社员们都不说话了。因为大科学家都说可以了，谁还能说不呢？村长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时机说：“植物可以利用太阳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同样的也能够将大量的粪便转化成养料，让它们成为粮食中的一部分。”停顿了一下，村长有力地叫喊道：“走，走呀！大家跟着我一起到田里去，屙屎、屙尿……”

“走，屙屎、屙尿去……”社员们跟着喊叫声，潮水般地向田地里涌去……

于是，人们跟着村长呼啦啦地一齐往田里走去。就像是一股刚开了闸的洪水。

于是，在马桥人民公社就出现了千人在地里屙屎屙尿的壮观场境。以至，处于田地中间的人几乎都无法走出来，即使走出来了，也要沾了一身的屎尿。

不过，这也没什么，为了亩产十万斤的目标，再苦、再累、再脏、再臭。能算得了什么？

一开始，屎山尿海进展的速度很慢。有些人也许是“私”字还没有完全丢掉，仍旧偷偷摸摸地将屎尿屙在自己的家里，比如王老幺；有些人也许是不好意思在旷野之中当着众人屙屎屙尿，比如兰花花。兰花花一走进地里总是有很多人跟在后面，名曰：看看村长的老婆是否会真正的起到带头作用。其实，村长也知道，那是因为兰花花长的漂亮，如果换了别人，请人看还不一定会有人看呢！臭哄哄的。

唉！村长叹到：唉，当村长的也不容易呀。我当村长，容易吗？我？我容易吗？

他虽然心里不甘，但“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这个道理谁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解释了。可是，即使是这样，屎山尿海的进度也依

旧很慢，本来在共产主义中人民群众都是有自觉性的，不用谁去管理，但由于现在还是初级阶段，村长便合理地给社员们下了一个指标：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屙两泡屎、十泡尿，本来这并不是什么高额的指标，可以肯定社员同志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

无非是辛苦自己——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拉一点。

当人们发现了这个等式的时候，开始低头四处寻找食物，才发觉食物早已经没有了。饿着的肚皮自然也无法完成指标。为了完成指标有些人不得不节约地一点一点地屙，以凑次数。

拖着疲乏的身子站在（或蹲在）田地中，任凭臭气棉絮一般地往鼻子里塞——把鼻子塞得满满的。

好不容易等到了春耕，庄稼种下地了，却不见庄稼在金秋时节变得金黄，而是在第二天人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田头时，却看见了枯黄的一片。

到了夏天则有成群地苍蝇、蚊子到处乱窜，像是炸开了一样。臭气也随之飘得更远，十里八里都可以闻得到，于是马桥村就得到了一个踔号：“臭”名远扬。

秋天跟着就来了，种在屎山尿海中的稻子颗粒无收，而种在别的地方的稻子因为缺少肥料而干瘦得就就是被脱谷机脱了一层皮似的，只剩下几颗青涩的没有发育成熟的果实。

本来就没有粮食吃的村子就更加地饥饿了起来。

下面还是我在那个阴暗的图书馆里查阅到的一些关于饥饿与被饿死的人的统计数字，比任何其它的理论或文学性的文字，都具有更强有力的真实性：

“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59～1961 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 8404 户，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 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

呀，扔几锨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大饥荒——天灾？］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〇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

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〇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 2：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〇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〇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〇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〇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〇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苏联逼债？]

1960 年 7 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 到 1960 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用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

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 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 年 12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 年 12 月 31 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

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另外，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连糠都没有了。从 59 年 11 月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 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 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 1961 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 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在这个图书馆里的一个更阴暗的死角，一只耗子正在紧紧地

盯着我。两只眼睛与微张的嘴中露出的尖尖的牙齿在阴暗处发出幽幽的白光，形成了一个对称的、稳定的倒三角形。看到我也正在看着它，它显然是吃了一惊。因为它所处的位置没有退路。犹豫了一会，显然是害怕我的攻击，它下定了决心，猛地冲了出来，就从眼前的桌子上窜过去，我吃了一惊，手一松，拿在手中的资料落满了一地……我也顾不上收拾散乱地落在地上的资料，就匆匆地离开了那里……)

关于马桥人民公社将粮食种在大粪上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出了很远。消息是这样传开的：

“将稻子种在大粪上？大粪上怎么能长出东西？”

“是的。长出蛆还差不多。”

“将稻子种在大粪上，那长出来的不就是大粪么？”

“就算长出了稻谷，那谁敢吃呀？”

“不就等于是吃屎吗？”

……

同时，人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

“马桥人吃屎不吃饭，

屎到肚子里还是屎；

屎在肚子里没作用，

屎拉下来就变成米。”

这件事一直传了很远，马桥人民公社也因此而名声远扬。有一个县上的头头听到这传说之后，心里头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猛地响了起来。他找来一个心腹，问：“将粮食种在大粪上，长出来的是不是大粪？”心腹答：“从理论上来说，是的。”头头又问：“以此说来，将粮食种在大粪上，长出的是大粪不是粮食；将大粪当粮食，是不是破坏大跃进。是不是现形的反革命分子？”心腹说：“从

理论上来说——是的。”头头一怒拍桌子道：“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心腹说：“要不得。可不能抓！”头头问：“为什么？”心腹用手指着当天的《人民日报》说：“领导，你看这上面写的，毛主席说——‘大粪可是好东西，庄稼可喜欢它们了’，我们将他当成是反革命，这不就是等于反对毛主席吗？”看到报纸上毛主席说的话，这个头头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幸好我找心腹问了一下；幸好我的心腹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看来，不看报纸真的是很容易犯错误呀！头头说：“你说的有道理，就听你的。只是……只是，我每次吃饭，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吃屎。他老娘的，老子真想将想出这个点子的人的头拧下来……”心腹安慰道：“领导，您吃的哪能是屎？您吃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大米。不是马桥公社的用大粪种出来的，而是跑马公社用羊肉汤喂出来的——货真价实的大米呢！”

从此这位头头天天都要看《人民日报》，并因此而养成了终生的习惯。

像全国人民一样，饥饿也笼罩着马桥村（现在是马桥人民公社）。

有一天，上面来了一个首长，他听了马桥人民公社的事迹之后对马桥村大感兴趣，坚持要来一趟。看一看。这可急坏了县里的头头，劝说首长还是不用亲自下去了，派个人去了解一下就行了。可是首长就是首长，“贫下中农们每天都生活在臭气之中，为祖国生产粮食，我这个做领导的又怎么能坐得住呢？况且我也是农民出生，不能忘本呀！”首长语重心长地说。

首长说完时，底下掌声响成了一片。跟在他身边的《人民日报》记者更是热泪盈眶地在手中的小本本上记下了这句话。他要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这句话，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领导的带领下，会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县里不得不调集了全县所有的粮食到马桥人民公社，将这些稻

谷堆在地里。首长来参观时，在离村子还有十里路时就闻到了一股子的臭味。他回过头来兴奋地对随行着的人说："别看我们闻着是臭的，可是庄稼可喜欢它呀。只要想着这，这味道就不臭了，闻起来就是香味了。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呀！"于是随行的人都说："对，是香味。是香喷喷的大米饭！香……真香……"说着还使劲地吸了几口气，做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在走向稻田的路上，首长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望着地面。是发现了敌人的地雷？跟在后面的一大群人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以为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没有人敢吭声。还是首长打破了沉闷，责怪道："这路上怎么没有大粪？"村长说："我们怕弄脏首长，您来之前都清扫干净了。"首长伸出手，拍着村长的肩膀说："唉，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大粪可是好东西，庄稼可喜欢它们了。"接着首长对他们说了一个毛主席踩大粪的故事："毛主席在去兰考县考察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踩到了大粪上，当时毛主席的警卫要拿双新鞋给主席换了，主席说不用换了，警卫又想将主席鞋子上的大粪擦干净，主席说：留着吧，大粪可是好东西，庄稼可喜欢它们了。"

首长的故事刚讲完，周围的群众就鼓起掌来，并举起手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还没有落地，就看到马老幺从地里用双手捧了一堆大粪端端正正的放在路的中间。首长照准大粪就一脚踩了下去。粪花四溅。踩过去后，首长回头对紧跟在身后的警卫员说："不要给我换鞋子，也不要将它弄干净。"（据说这双沾满大粪的鞋，至今还收藏在这位首长家乡的人民为他修建的纪念馆里）。紧接着首长又对周围的群众说："大粪可是好东西，庄稼们可喜欢它们了。"说着还使劲地和双手沾满了大粪的马老幺握了握手："凡是庄稼喜欢的，我们就要喜欢；凡是庄稼讨厌的，我们就要讨厌"。站在一边的《人民日报》记者迅速地将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在了采访本上，最后他还总结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辩证法的活学活用"。

一路走到了地头，首长望着成堆的稻谷问：“怎么没有看到稻杆呢？”

马老幺马上挤到首长的面前解释说：“这是新的品种，只长稻谷，不长叶子。叶子不能吃，我们不让它长，它就不能长。”

首长满意地拍拍马老幺的肩膀说：“好。好样的，科学种粮，好！”

首长接着问道：“这块地里能有多少斤粮食呢？”

马老幺抢着答道：“足足有十万斤呢。”这时，村长想要把马老幺拖开到一边去已经来不及了，首长已经转身往马老幺家走去，边走还边说：“走，到你家去看看。”表现出了一种平易近人的领导风范。为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在马老幺家的院子里，首长坐在一张长木凳子上对围在周围的群众说：“现在看起来条件是简陋了一些，但是不要着急，好好干，沿着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奔向前去，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首长的秘书在旁边将首长说的话全都记录了下来。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新历史啊！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首长与社员同志们一起来到了公社食堂，社员们正眼巴巴地等着开饭，等到首长进来，坐好了。一声令下，就开始吃了。

马老幺的老婆最活跃，她就坐在首长的对面，边吃边说：“饭量大，力气就大，搬得动大大的石头，可以更好地为人民公社建造出更多的屎山尿湖，多出粮、产好粮，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着话时，她就一口气吃了十二个馒头，八碗羊肉汤，还有两大块羊肉。

村长只得站在一边解释说：“她是全村妇女中力气最大的人，甚至比一般的青壮年男子的力气都要大得多。”

首长击着掌说：“好，好。妇女能顶半边天嘛。”

就在首长离开时，走出了食堂十多米，马老幺的老婆想站起来，可是刚站起来她就倒下了。人们看见她的肚子已经被胀破了——肠子从肚子里流了出来，刚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又从肠子里流了出来。

人们刚要惊呼起来，马老幺及时地阻止了大家，示意等首长走了之后再惊叫。

于是，首长的背后平静着，没有一点异常的声音发出来。

直到首长走出了马桥公社十余里了，已经彻底的闻不到臭味了，马桥公社的食堂里才传出了一阵阵的悲凉的哭声。

那哭声伴着臭气在马桥公社里弥漫开来……

马老幺的老婆、红英的母亲就这样死了……

人们这样安慰着马老幺："唉，总算是吃饱了。总比做一个饿死鬼要强上几百倍。我们呀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饿死鬼呢。"

说着，说着，竟然就后悔自己没有像马老幺老婆那样吃饱了撑死。这样，这场奇怪的丧事办得就竟然像是喜事了。人们都说她死的好、死的妙、死的呱呱叫。由于当时村里人总算是吃了饭的，有了一些力气，所以马老幺的妻子、红英的妈妈是唯一一个在当时挖坑深埋的人，也许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人偷偷的从地下给重新掏出来，割下腿股上的肉吃掉的人。因为第二天已经没有人有力气从那么深的地下再把尸体给掏出来了。从这一点来看，她是极其幸运的，她不仅在生命的最后吃了一顿饱饭，而且还在死后留了一个全尸。唉，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确实是这样，那三年自然灾害中马桥人民公社除了马老幺的老婆一个人是吃饱了撑死的饱死鬼外，其他死掉的全都是饿死鬼。如此看来，马老幺的老婆确实是该含笑于九泉之下。】

B 醒来时，看到有一圈人围着他在看。像轮子一样，圆圆的。看见他醒过来了，人群并没有爆发出欢乐的叫声，而是一齐向后退了两步。露出了缝隙，阳光从人丛的缝隙中透进来，像是栅栏一样

投在 B 的身上。明显的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上一截热一截凉，就像是一只银环蛇。他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是活着的，努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动了，看来自己真是活着的，B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就在这时，人群一下子散开了，全都跑光了，就像栅栏突然间倒掉了一样。由此看来，人们是不怕死人，而怕活人。

阳光猛地透露了进来。B 的身边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不，他的身边还有一块石头。像人一样站着。上面刻有浑厚的两个大字：芮城。

据《总览》说，B 在这里给一个孤寡老人当了义子。这件小事在现在这样完整的叙述中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就将他抹去罢。可见一般的个人叙述在强大的历史叙事之中是多么的渺小与无依无靠。

芮城，地处山西省的最南端，与河南省交界。也是在黄河的“几”字形的最大的转弯处。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从东到西有一条直直的街道贯通，串起街道两边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房屋。像是一根竹签串起的一串大小不一的冰糖葫芦。街道上的人很少，偶尔只有一两个面黄肌瘦的人摇摇晃晃地走过。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再也爬不起来。在靠近街道中间的地方，有一个人倒在街边，像一根干柴似的，仿佛只要太阳再猛烈一些，就可以将这根“干柴”点燃。

街两边的店铺很久都没有开门了，因为门与窗户上都积满了厚厚灰尘。

在屋顶上也积满了厚厚的尘土及烟灰。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了，街道尽头的一口井也一定是干了，因为井的周围包括那个拉水的轱辘，早已结满了蛛网。厚厚的尘土中，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只要有一阵轻轻的风吹来，街道上就会弥漫起黄色的尘埃。一点儿风也没有，站在街道的中间向北望去，可以看到小城边直直地冒起

的三股浓烟，实实地插向天空，一动不动的将天与地紧紧地连接起来。在那里的空旷地带架着有三口大锅，锅的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大锅里面煮的不是饭、不是菜、更不是肉，而是钢铁。

钢铁。铁水在大锅里面沸腾。

他们在干什么？是在煮铁吃么？谁有那样好的胃口？

不，你猜错了。

他们在干什么？是在炼钢么？是谁吃饱了饭没事干？

对，你答对了。但只答对了一半。

这就是大炼钢铁，这就是大跃进。人们并没有吃饱饭，而是饿着肚子在大炼钢铁。

围在大锅周围的人，与街道中行走着的极少数人的枯黄的脸完全不同，他们一张张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不时地有劈劈啪啪的声音从火堆里传出来，间或还有零星的火星蹦出。于是，便有人“唉哟、唉哟”地欢乐地叫了起来。原来是火星子溅到了他们的身上。

街道上的人很少，陌生的B很容易就被人注意到了。有几个戴着红袖标拿着木制大刀和长枪的小孩，挡住了他问：你是谁？

B答道：我是C。

又问：干什么的？

这时的C答：投奔亲戚。

好像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小朋友们就说：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C背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小孩们接着回答道：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在另一条街道上，一个小女孩站在出城的路口，望着山上正被砍伐的树，一根一根地羽毛一般从眼前滑过，在山角的那一片开阔地上，之后雄雄燃烧，化为浓烟消散在可以、同时也正在包容着一

切的天空之中。这一过程给了物质不灭论一记响亮的耳光。“有”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无”的。

山上有一个古寺，叫“光严禅院”。有记载说：原建时间可追溯于“隋”，隋文帝敕赐三十六庵，以常乐寺为最，规模宏大，有近千僧人，历经“兴”“旺”“衰”。隋文帝时，赐“光大严明”匾额，后明成祖朱棣敕赐“光严禅院”。至今尚流传有古诗一首：“路旁古时寺，寒落藏金容，破塔有寒草，环楼无晓钟，乱纸抢金偈，断碑分篆踪，日暮月光吐，绕门千树松。”此时民兵们正在寺庙中搜寻着可以炼铁的东西，猛地有一个人高叫到：“快来看呀，这里有一口好大的锅。”刘队长闻声过来，看了一眼感叹到：“他妈的，真是不得了！难道是用来洗澡的？这些和尚还真腐败。”他吃惊得连嘴巴都合不起来了。

关于这口锅的文字记载说:“明朝永乐皇帝所赐。为生铁铸造，高约 1.65 米，直径为 2.1 米，系传戒焖饭之用，可供两千僧人吃饭。”

待刘队长的嘴巴可以合起来时，他做了一个决定这口锅命运的决定，他兴奋地说：“这能炼多少铁呀，快，快来人，把它砸了炼铁。”

一些表现极积，想与组织上靠拢的和尚，马上找来了铁锤等物，将大锅砸成了大小不等的七块，而后抬起就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山角下的炼钢场走去。

于是，在大炼钢铁的队伍里我们就奇迹般地看见了一队和尚的身影。

炼钢炉在原来是开满着油菜花的地里一字排开，还是春天，这个春天的花一直都还没有开，地下的草也是刚钻出地面就枯黄了，像是被这块大地上火热的气氛给烧灼着。地上的火在燃烧，天空中布满了烟灰，小女孩用小手指在鼻子里抠了抠，小小的指头上便黑

黑的，她随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将小指擦净。这时衣角便也就留下了黑黑的一指印记。此时，那口明朝永乐皇帝所赐的大锅已经在更大的炼钢炉中化为铁水了。看见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和尚吃饭的大锅被熔化了之后，人们“呕”、“呕”、“呕”地高声欢呼了起来。

（由于和尚吃饭用的大锅被砸烂了，又不能让和尚们都活活饿死——那不符合我党的“治病救人”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宗教政策——当地党委有关部门经过连夜研究讨论决定，让和尚到公社食堂与群众们一起吃饭。这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原则：有福一起享、有饭一起吃。于是，在公社食堂吃饭的队伍里我们又奇迹般地看见了一队和尚的身影。有记者还为此专门采访了和尚们，他们纷纷表示——还是共产党好，是共产党使他们有了饭吃。有些和尚说着说着甚至还为此流下了热泪。和尚们纷纷地表示，自己再也不愿做和尚了，也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有关部门又一次经过讨论，得出了结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辩证法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说我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就一定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根据这个结论，有关部门就同意了和尚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于是批准他们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砍树声渐渐平静时，天正要黑了。女孩的父亲——刘队长——回来了，腰间挂着一把斧子。女孩跟着父亲回家，渐渐暗了的天空与地上冒起的黑烟成功地溶为了一体。让人弄不清是谁使天空变黑了，是西沉的太阳？还是上升的黑烟？

不久之后，一间小小的屋里跳动起了一束小小的火苗，大约一刻钟之后就又熄灭了。一切仿佛都太疲倦了……

一切都睡着了……

就这样，C在芮城留了下来，与芮城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运动。在炼钢的总指挥部，贴着毛主席语录：“怕就怕认真二字”。C就是一个认真的人，看看他晚上走进

屋里，埋头在油灯下写工作心得时的情景，就知道他是一个极为认真、极为负责的人。

还是来看看 C 到底低头在做些什么？（当然只有我能够看得到，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这本书的上帝。）

C 在摆弄一张张小小的卡片。那是他利用业余时间为身边的同志建立的小档案。别人当然不知道有这件事，但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及掌握第一手资料，出于对组织的负责，他还是很认真地做着这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这件事很难、很乏味，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毛主席还说："最后的胜利往往在最后的坚持之中"。很奇怪，每次一遇到困难，C 就总能在毛主席的语录里找到力量的源泉。

档案有一个开头，主要是说明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档案，以及建立这个档案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了解群众、帮助同志，这里就不赘述了——

刘队长：刘队长是一个好人，但问题也就出在"好人"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自己同志的残忍"。还有，雷锋同志也在日记上写到："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异己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比如对林平与兰花花（这个兰花花竟然与 C 的过去的情人同名同姓。作者注）的婚姻方面，他就表现出了对资本家的小老婆的心慈手软，将革命同志——根红苗正的——林平推向了一个美女蛇的怀抱。林平将会怎样呢？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吗？如果林平被敌人拉了过去，站错了路线，那么刘队长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C 在这时想，这种人——好人，不能让他长久地留在位置上，要想方设法地将他们搞下台，想到这里他偷偷地笑了一笑，当然他不会让你们看到他的这种阴沉的微笑，因为他是特务嘛）。

刘队长为什么会对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如此地心慈手软呢？由此 C 开始他细地观察起他来，想从中找出答案。以下是 C 在与刘

队长的接触中收集到的只言片语——

这一年我刚到芮城，主动加入炼钢的队伍时，刘队长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好干，我们的任务就是大干快上，多炼钢铁"。难道仅仅是炼钢吗？不要抓政治思想工作了吗？没有坚定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能炼出钢铁吗？不能，绝对不能。即使是炼出了钢铁，那也是资本主义的钢铁，我们的人民是坚决不会要的。另外，他还让和尚们也加入了炼钢的队伍，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和尚也会炼钢铁——哈、哈、哈、哈……

还有，在林平与兰花花结婚的当天，刘队长还当众说兰花花长得美，对于一个资产阶级，能够用美来评介吗？即使有一个美丽的外表，但是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她的心灵美吗？人的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刘队长犯了只重视现象而忽略了本质的错误。

再后来，在全国掀起的学习读马列学毛选的高潮中，刘队长不仅没有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反而还夜以继日地找矿石、分析标本。其用心不得而知（究竟是什么用心不得而知呢？他想，这不用去管它，反正这句话有极强的杀伤力）。

据一些群众反映，在百家争鸣的 1957 年，刘队长竭力地反对组织讨论，说什么："争鸣是作家、思想家及文化人的事情，与我们在生产一线的工人阶级无关。"从而使有些有思想问题的人躲藏了起来，逃避了历史的审判。其用心险恶就是要与中央对着干。蛇没有被引出来，仍旧躲藏在人民的中间。

……（以下还有 4783 字，从略。）

林平：林平是一个平常的人，从他娶资本家的小老婆兰花花为妻子的这件事来判断，他就是胸无大志的人。只想作一个生活中的人，与当今时代轰轰烈烈的潮流是格格不入的。

不仅如此，林平在政治上还有一些麻木，1958 年大跃进，赶英超美，多么让人激动的壮举，为此我都多次流下了泪水，可是我

发现林平还是像往常一样无动于衷，好像没有看见历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向超级大国挑战。世界是我们的，一切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现在为了表达我的心情，我不得不唱一首歌抒发一下情感：

东风吹，战鼓擂

如今这个世界是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

大地上的炼钢炉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熊熊的大火点起了，映红了半边天空，大锅里的铁水咕咕的响着，唱着欢快的歌，人们兴奋地的铁花中穿梭往来。可是这些林平仿佛都看不到，就像瞎子一样。奇怪的是他却能看到小小的散乱在地下的石头，那是一颗叫“日射珊瑚”的石头，他将它拿在手中，用放大镜在看，口中喃喃地说：“日射珊瑚生于多旱的即将消失的森林之中，距现在约一万五千年。”还说什么，日射珊瑚是黑色铁矿的伴侣，是找到钢铁的指北针。说到这里他的险恶用心一目了然，他就是将日射珊瑚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妄图含沙射影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指的不是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而是一条通向黑暗的道路。

不但如此，林平还对群众砍树炼钢表现出了不满，同年 9 月 21 日，林平对周宁说：“树都砍完了，山也秃了。本来芮城在绿树的环抱之中，只有爬到最高的那个山峰上才可以看到整个小城，现在呢，只要站在一个小坡坡上就什么也都看到了。”言辞间充满了遗憾。

周宁没有反驳他，也没有随声附和。我不知道周宁在想些什么，还要仔细地了解与观察。

同年 11 月 9 日，那天下起了大雪，雪花在天上飘，落到地下足有半尺厚，林平与兰花花在家门口用雪堆了一个雪人，这充分表

现了他资产阶级的小情小调。堆好后，他的儿子还在雪人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后来“万”字奇怪地先化掉了一部分，雪人上就只剩下了“毛主席一岁”几个字，再后来连“一”字也化光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没有）岁”了……。我没有去汇报，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陈述，我认为这些话从哪张嘴巴说出来，哪张嘴巴都是有罪的。

我认为这是坏份子精心策划的一次反革命行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以下略去 3824 字）

兰花花：这个兰花花居然与我过去的恋人同名同姓。不同的是我的那个兰花花是标准的贫下中农，是被剥削阶级；而这个兰花花是资本家的小老婆，是剥削阶级。这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太美了——可见资本家还是有一定的审美能力的——我从没敢多看她几眼。主要是怕自己过不了美人关，所以略去。对了，顺便提一下，我怀疑此兰花花有生活上的问题。她长得如花似玉，许多男人看到她，目光就往她的怀里钻。可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她扇过男人的耳光呢？可见她对这种目光是满不在乎的，甚至在内心中是期盼着的。这不是一个淫妇的形象又是什么呢？当然对于这，我只是一种猜想，并没有什么证据。

……

（每次 C 在灯下写完这些时，他都要将屁股里面的“中国地图”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着上面的“委任状”三个字，就像是隔着一条河在望着一个昔日的情人。现在他将这根柱状的东西从屁股里拿出来，已经没有不适的感觉了，甚至还有一些轻微的快感。就像是憋着的屎终于屙出来了一样。所以每次在记录完了之后，将藏在屁股

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时，就隐隐地变成了一种对自己工作劳累的奖赏与鼓励。）

C 偷偷地记着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自我的一种训练。训练自己观察事物的能力。

隐隐地他心里面还是希望有人会看到这些文字。因为它们至少还是可以说明他是与共产党保持着绝对的一致的。

他的内心每一天都被一种紧张的期盼折磨着。他在想，哪一天、以什么方式——就像雷锋同志的日记那样——让这些文字“偶然”地被人们看到。他就会因此一举成名。成名了之后就可以更深地打入到敌人的内部，更好地为特务组织服务，提供更多更重要更核心的情报。

期待是痛苦、难熬的。

久而久之，他没有表情的面孔出现了表情。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很快地就被目光雪亮的人民发觉了。有一天，还是那一群小孩子挡住了他问：“你在想什么？”

他答：“什么也没有想。”就在他说出这句话时，他知道自己错了，怎能什么也没想，他们会问：难道连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不想吗？

果然，这群小孩子就问到：“你还是一张白纸吗？你还想等着资产阶级来占领吗？”

其中的一个人说：“跟着我念‘青少年这个阵地，不由我们无产阶级来占领，又由谁来占领？’”

C 跟着念了十遍，这群小孩子才满意地离开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C 想起了自己的弟弟——新国。如果他还活着，他也像他们这么大了。他会跟他们一样么？成为一个红小鬼？站岗、放哨。想着想着，心中竟有些酸楚起来。眼泪也不自觉地滑了下来。

从他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的那一刻起，C 就断定，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那泪水一定会被人看到，他们会想：他怎么哭了？在新的社会他还会有什么不满？在这个人人都露出欢乐笑脸的时代，而只有一个人在流泪，这个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要有决心，顺藤摸瓜，人们就会发现他惊人的秘密。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每一个人都是有心人，对于别人，他们总是像特务一样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所以，自从刚到了芮城的那一天，C 就想着——如何再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离开这里。

D.此兰花花与彼兰花花，一根藤上的两朵花

在芮城时，C 还有幸做了一阵子时间光荣的人民教师。那是原来的小学教师在一次钢水泻漏的事件中，被滚烫的钢水烫死了之后。一向热爱学习的孩子们一下子没有老师教了，于是整天就在炼钢炉的周围转，虽然他们的热情可以肯定，但是这却是很危险的，滚烫的钢花和燃烧的火焰可不会长眼睛。

于是有人建议再给孩子们找一个老师。

有人提到——C 会写字，我看见他每天晚上都在灯下写着工作及学习的体会。他说："他一定能行的。"

于是，C 就这样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老校长郑重地将课本交在了他的手上说："好好干吧！记着，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定要把他们陪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C 接下了课本，翻开封面，就看到扉页上印着："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想要证明自己会是一个合格的教师，C 在空白处用钢笔写下了："……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

这个小小的学校里除了老校长外，还有一位年轻的专门教唱歌跳舞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猛地一看，绝对不会看得出来她是女人，她的脸小小的、下巴尖尖的，而嘴巴却大的似乎横跨过了整个脸颊。

只有走近了仔细地观察她的眼睛才可以从中看出一点女性的蛛丝马迹。当然 C 没有走到那么近，那么细致地去观察她的眼睛，那样会使他想起兰花花——他的初恋情人。C 会想得心痛，想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C 是听老校长说她是女人的，他自己也没有去考证过。好像她是不是女人，这与他无关。确实也是这样。还是这一件事情证实了她是一个女人。这一年夏天，女教师正在教学生们跳忠字舞，一个拧腰甩腿，猛然间就从她的胯下掉下了一条布做的有三个指头宽的带子，带子上面还留有一团血迹，就像是电影中缠在英雄头上的浸透了鲜血的绷带。女老师的脸上一下子就飞起了红晕，马上蹲下身子捡起掉在地下的布带带就往宿舍跑。孩子们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以及发生了一些什么。放学回家后，大人们问到：今天学会跳忠字舞了吗？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回答道：没有学哩！老师才跳了一下，就从下身掉下了一根布带带，尔后就红着脸跑走了……

这件事情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小城。说是女教师在教学生跳忠字舞的时候从下身掉出了一条月经带，上面沾满了肮脏的经血。

女教师感觉到自己没有脸做人了，三天之后就在宿舍的门后上吊自杀了。当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变得像一棵松树一样坚硬与挺拔了。女教师的尸体是这样被发现的，三天中校长一直没有看到她，一开始校长并没有往寻死那一方面想，况且只要一想到她，他就会马上联想到那根沾满了血迹月经带；只要一想到月经带他的下半身就会奇妙地发生变化，裤裆处就像是撑起了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如此的醒目，以至他每当这时就只有挟着腿坐着，不敢站起来。这三天里校长大部份时间都是坐着的，好像一下子就成熟了、稳重了。直到第三天，C 走过来对校长说出了他的忧虑：“她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听到这，校长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一惊吓，他裤裆处的帐篷竟然不见了，校长站起来旋风般地走到女教师的宿舍前，

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从后面追上来的 C 担忧着说：“会不会……？”校长脸上的神情一下变的肃穆庄严起来，他一下子就撞开了门——门只能开到一半，显然门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挡着，他们往门后一看，原来女教师在门的后面上吊自杀了，她的身体僵硬着，像是一根撑着门的棍子。尸体的脖子上栓着一根麻绳，麻绳紧紧地勒进肉里，使脖子看起来细细的，像是一把就可以捏断。还有，C 看到女教师的舌头，长长地伸出了嘴巴的外面，刚好把她尖尖的下巴遮往，如果不注意看还不容易分出哪是下巴哪是舌头。舌头的颜色要鲜红一些，下巴的颜色要灰暗一些。

在女教师的桌子上留有一封遗书。不，确切地说应该是“遗诗”，因为它们确实是分行写下的：

我不该

我不该在身体不干净的时候还在跳忠字舞

我不该

我不该不将系在腰上的带子系紧

我不该

我不该让那根含血的带子光天化日地坠在祖国的深沉土地上

我不该

我不该让那根含血的带子明目张胆地暴露在祖国的花朵眼里

我不该我不该我不该我不该……

所有的这些我不该汇成了三个字：

“我该死”

我该死，我弄脏了毛主席

我该死，我弄脏了忠字舞

我该死，我弄脏了社会主义

……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我去死了

是为了保持我心目中领袖的干净

我去死了

是我自己自觉自愿的

我去死了

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而是为了洗清我所弄脏了的……

看到这里，校长的眼睛里流下了泪水。他拿着这封“遗诗”流着热泪、泣不成声的对C说：英雄呀！真是英雄！正如校长所说的，这位女教师被追认为了英雄。在追认的大会上，校长说：“……我们要学习她一不怕脏、二不怕死的精神……”C 只记住了这两句，其它的句子则像是漫漫的时间及历史中被忽略的小人物与小事件般逝去。

就这样，学校里除校长外，又只剩下了C一个教师了，校长是领导，他的任务是领导教师工作，C是教师，他的工作是教学生学习，所以C在女教师成为了英雄之后即要教文化又要教体娱。

开始C还是很认真地在教着孩子们，因为C还想着要为孩子们负责。可是教着教着，他发现孩子们越来越喜欢斗争了，动不动就把班上的那个资本家的孩子揪出来批斗，将他的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C 想以做一些游戏来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好主意。他将孩子们在课余时间组织起来玩捉猫猫的游戏，让一个人蒙上双

眼来捉其他的人。果然有效，孩子们注意力都放在了做游戏上了。可是没有几天，就有家长反映说，这个游戏里没有好人、坏人，不分善、恶，没有教育意义，是做无用功、是浪费孩子们的青春与时间。于是游戏停止了，孩子们又开始斗争了，那个资本家的儿子的身上又开始出现了青一块、紫一块的颜色。

开始，他还想管一管，让同学们要互敬互爱。可是学生们不听，说这是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C 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游戏取一个名字，就叫着——“抓地主”——这样这个游戏里不就是有好人和坏人了。游戏又可以接着进行了，可是游戏又没有玩几天，又有家长反映说，怎么能只有一个人民，而又有那么多的地主呢？况且将人民的眼睛蒙上，这不是在暗示人民是盲目的吗？不，人民的眼睛应该是雪亮的。后来，C 又想将名字改为“抓好人”，可是再仔细一想这个名字本身就有问题，如何能抓好人呢？那不成了不分是非了吗？于是只好作罢。

开始，他还想通过温和的教育来改变这些下一代，并最后通过他们来和平演变这个政权——到那时人们都不会仇恨地主、资本家——以达到自己报仇的目的。

C 对孩子们说，每一个人心中都要有爱，只有爱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又有稍大一些的学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后来，老校长还找 C 谈了话说：“你的心思我知道，可是学生们斗资本家这是立场问题。我们可不能犯了立场性的错误啊。”

C 还是不死心，他还抱有最后的一线希望。他又想出了一个“抓特务”的游戏，想以此来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由一个人扮演特务先找一个地方躲藏起来，其它的人来找这个“特务”。这样就是坏

人少好人多了。可是该由谁来当特务呢？C 想出了一个公平的办法，抽签决定，可是第一次抽签，他就抽到了特务。C 心中一惊，老天爷，你当真是睁着眼睛的？学生们看到老师抽到了“特务”的签，一起高呼了起来：“老师是特务，老师是特务……”C 连忙说：“同学们自己玩，老师只是裁判。”说着便匆匆地回屋子里去了。等他表情平静地出来时，发现孩子们已经自己玩了起来，他们将捉到的“特务”又是戴高帽子、又是挂牌子、又是跪瓦砾——已经将那个被抓住的“特务”整得遍体鳞伤。C 问：“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学？”学生们回答到：“他是我们抓到的特务。特务是坏人，是坏人就要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听得 C 心惊胆颤的，直想找一个地缝就钻进去。

后来，C 发现这种教育是无法把人给教育好的。只能让人在斗争中越来越狡猾、越来越虚伪并越来越凶狠。在语文书的扉页写着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要一打，他就立刻会倒掉。在算术书的扉页也写着毛主席的语录：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后来，那个资本家的儿子已经有好几天没来上学了，后来他的尸体被发现在一个山洞里，在他的嘴里被塞满了沙石。瘦小的他双脚跪在洞中，面向东方，一直没有倒下。当时，看着那个跪在洞中的小小的尸体，C 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有流泪，内心平静的像是在看着一具动物的尸体。

后来，C 发现连自己都有可能会被这些课本浅移默化地改变了——最后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想到这里，C 的心哆嗦了一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要逃出去，我要报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我不逃出去，我就一定要改变头顶上这片天的颜色。”

在一个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狂风呼啸，乌云闭月，C 选择了东门，逃出去了。一头扎进了深深的夜幕之中……

C 离开芮城时，由于惊慌，一头就往深山里扎。山深林茂，C 想着，森林是一个躲藏的地方，担同时也是一个迷失的地方。一棵又一棵相似树，在巨大的同一性中排列着，让深入进去的人找不到出路。如果从迷失中走出来，那么就意味着突围。想着“突围”，C 就有些激动，脸色微微泛红。这在那个吃不饱的时代是极为危险的，是极容易被人举报的。好在这森林里除了树之外，只有他一个人在迷失中行进。

不过，他还是被土匪（或考验他的人）抓住了。在面对拷问时，C 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叫——D。

在做 D 的时候，土匪一直没有给他机会将那张卷成柱状的“中国地图”从屁股中拿出来。但是，只要一想到它，D 就会下意识地将屁眼紧一紧，感觉到屁股里面那种胀胀的想要屙屎的感受还在，于是他便在心理上坦然了。全身心也就舒畅了许多。

【就让 C 在这个森林里夹着屁眼做人吧！我们还是回到马桥树，来看一看美丽的兰花花。雨来，已经三岁了，她正在院子里玩耍。每每看到女儿，兰花花就有点儿伤心，女儿并不像自己，而长得像是村长。眼睛、鼻子、嘴巴，几乎是挤在一堆，同龄的孩子如果将手握成一个拳头，一拳过去就可以将它们全部击中。

（这种很奇怪的长法，让我在很多年之后写这些文字时很奇怪地想起了一句被强制流行的口号——“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套用过来在雨来的脸上就是——“团结在以鼻子为核心的脸庞周围”。这就是对雨来的相貌的文学描述。）

与其他孩子的营养不良相比，雨来还算是胖乎乎的，两颊像是肿了一般向两边凸起。但这样更加突出了她脸庞上那些团结的挤在一起的眼睛、鼻子、嘴巴，让它们显得更加的团结。紧密。拥挤。

雨来正在院子中玩一块硬硬的泥巴，想将它弄成一个坦克，担是它太硬了，如果将它弄湿也许就会好些，想到这里她就蹲下来往

泥块上屙尿，刚屙到一半就听到村长在家门口喊她：雨来，快回来。

雨来听到喊声之后，收住正在屙的尿一溜烟地就跑了回去，当然这尿也并不是说停就停得下来的，还是有一些尿液漏出来打湿了裤子。她知道父亲在这个时间喊她，是让她回去躲着吃东西。父亲总是说：快吃、快吃，不要让别人看见了。从县上拔下来的粮食只够村长一家人吃饱，于是他就理所当然的全部为自己留下来了。这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贪污，他在心中这样对自己说：大家分着吃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那样还不如留着自己吃，这样至少还可以为祖国留下一个革命的火种。况且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有人可以吃土，有人可以吃树皮，甚至还有人会在黑夜里将刚埋进土里的尸体偷偷地挖出来吃掉。别以为有夜幕的掩护村长就不知道，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驴有驴道、马有马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宽容地在心中想着：由他们去吧。

雨来的身影刚刚消失在房门里，新国就出现在了院子的门口，眼巴巴地向屋里望去。太阳在头顶上灼热地燃烧着，新国摇晃了一下，差点就要倒了下去。兰花花这时正好从屋子里出来，看到新国，就又匆匆地返回屋子里拿出一个馒头给他。而后她就沿着村中的小路向前走去。在经过马老幺的家门口时，兰花花听到里面传来了哭声，一定又是谁死了，她想也不敢多想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到了村口，她远远地看到有几个尖削的背影正消失在苍茫的大地之中，他们一定又是逃荒、要饭去了。

马桥村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屎山尿海也干得裂成了鱼磷状，藏着臭气的水份都没有了，这屎山尿海也早已经没有了臭味。村长站在地头上，回想起年前全村的人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屙屎拉尿战天斗地的壮观场景，独自摇头叹息着说：我这个村长就要变成家长了！

天上飘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雪很快就掩埋了路边一个怀里抱着一根讨饭用的棍子的尸体。到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讨饭，真是

找死。瞎了狗眼。村长在那个人倒下时，站在院子的门口说："他妈的，死也不选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下了地狱也混不上一口饭。"兰花花说："还是去埋了吧。"村长说："等开春了吧，反正会被雪埋在下面，眼不见心不烦。"他望了望越下越大的雪，像是下定了决心，说："坏不了。坏不了的。"

整个冬天兰花花都不敢出门，她害怕雪下面的尸体。只要一踏在雪上，她就会恐怖地想到自己是不是踩在了一具尸体上。】

这个冬天，就让兰花花呆在屋子里吧，趁这个机会还是让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也是美丽如花的兰花花——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

【此兰花花非彼兰花花：

我还是来说一说另一个兰花花吧。她是怎样认识林平的呢？那是在五年前的冬天，风从北向南，像是一把大扫帚将寒冷向南方扫去。兰花花在一个黑夜从资本家的小洋楼的窗户中跳出来，逃走。她意识到有一种灾难正走在往这座小洋楼来的路上，并且越来越近了。在落地时，她的小腿撞在了一块突起的石头上，皮被擦破了，还渗出了鲜红的血。伤口在寒冷中渐渐地麻木了，这使兰花花觉得好受了一些。天上的云像铝合金一样压在天空中，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兰花花觉得脸上一阵冰凉，天上飘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今冬的第一片雪花落在了她的脸上，只停留了一会儿就化了。

雪花越来越多，可在她的眼里就是一个字：乱。

其它，路上再没有一个人，兰花花觉得有一些害怕，仿佛有无数个影子在她的身边，"谁？"她问了一声，没有人回答，只有雪花还在沙沙沙地落下。于是她开始奔跑，可是何时才能跑出这漫漫的雪原？雪越来越厚，脚步也越来越沉重。

她哭了起来，没有人听到她的哭声。

后来她累了，再后来泪水在她的脸上结成了两条冰条。冷冷地贴在脸上，感觉就像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将脸贴在铁窗上向外看。

她的体温已经慢慢地与雪融成了一体。她对自己说我就要死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飞出了厚厚的云层，她看见了星星：星星在天空中像雪花一样，那是宇宙下的雪花么？是它们在向下落？还是我在向上飞？我感觉到了光，光在上方，像影子一样地晃动，我像是看见了什么……

什么呢？是什么在晃动？兰花花看见了一个男人，男人的背后有一盏油灯像一颗黄豆一样在跳动，他的影子占了几乎是屋子的整个空间，一伸一缩地像是一面墙在晃动，屋顶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要塌下来。

她有些害怕，问："这是哪里？"

那个男人说：芮城。

她又问："我没有死？"

那个男人说：你没有死。我看见你在雪地里躺着，冻僵了，还有一口气，就把你背回来了。

……

听到这，她眼前一黑就又晕了过去。等到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小屋里的油灯被熄灭了。那个男人正坐在床边就着透进屋子里的昏暗的光线看着她。

……

看到她醒来了，那个男人又接着昨天的话题问：姑娘，你的家在哪里？

她说："我没有家了"，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家没有了，那里是资本家。他们不让我住了，被赶出来了。他们说，每个人只能有一个老婆。我是小老婆，他们说，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我必须离开。"

那个男人说：那么，就在这里住下吧。

兰花花没有再说话，一颗眼泪从眼角流出来，钻进了黑黑的枕

头里。那里面是什么样地方？兰花花闻到了一股男人的汗臭味。她哭了，女人的伤心的眼泪流进了男人的深黑的挤满了汗臭的枕头里，如一根银钗掉进了粪池。

女人的泪水与男人的汗臭交合是什么滋味？躺在床上的兰花花闻到了一阵酸馊的气味，这种气味像肮脏的棉絮一样塞满了她的脑袋。而此时，屋子外面的雪已经把大地装扮的洁白如洗。

白色的小城的白色的雪下面的深黑色的小屋子里，那个男人对兰花花说：你给了我吧！

兰花花说："我有丈夫。"

那个男人说：他们说了，你不能再跟他了。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

兰花花说："不……我不能……。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那个男人说：我救你，就是为了要你。如果不要你，我就不会救你。我养不起别人，因为我很穷。如果你不给我，那么就出去。

兰花花走出门，在身后留下了十余个脚印，便又倒下了。雪顷刻就裹住了她半个身子。那个男人踏着她留下的脚印走了过去，在她的身边蹲下来。

她对他说：救我。

他对她说：给我。

她流下了泪水，对他点了点头。他伸出手去将她抱起。回到了屋里。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那个男人要去脱兰花花的衣服。她说："等一等，等天黑尽了。"那个男人也显得很大度：反正都等了二十几年了，再等一下也无妨。

天已经黑尽了。那个男人点燃灯，将如豆的灯花挑大，使其像是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兰花花对着他挑灯花的手说："不要。"那

个男人说：我想看清楚你。兰花花说：“我怕羞。”那个男人说：都是一家人了，怕啥羞。兰花花没有再说话，背过身去开始脱衣服，在脱到只剩下最后一件内衣时，她掀起脏而黑的被子钻了进去。

那个男人说：别——让我看看。

兰花花说：“冷。”

那个男人说：就一眼。

兰花花说：“冷。”

那个男人第一次没有坚持自己，也钻进了被子。在黑得如泥、冷得如冰、硬得如铁的被子里，他身体中最软弱同时又是最坚硬的部位在刚触到兰花花的身体，就射精了。那男人解释说：三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真正碰到女人的身体，太兴奋了。兰花花没有话说，她太累，闭上眼睛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兰花花看到他正在侧着身子在看她。顿时，脸就红了起来，说：“夫君，别，别这样看我。”

那个男人说：不要那样喊我，我叫林平。】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在同一个山脉的另一端，毛主席也在隐藏着，他在酝酿着一个惊天的计划。

对于毛主席曾经在同一时间，与自己在同一座山上呆过，D有些兴奋，他在想：如果我当时就与他迎面相遇那么历史也许就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我像细妹子那样幸运地看见了他，我会做出些什么来呢？我会成为现代的荆轲吗？还是会猛然地被什么力量震住而一下子拜倒在他的脚下，成为一名忠实的信徒（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D不知道。他用了很长时间来想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与我们这些小民并不是同步的。我们是滞后的，完全地被历史中伟人的脚步抛在了后面。

关于D曾经与毛主席在同一个山脉中呆过，他是很多年以后在一本《红色纪要》的书中看到的。书中这样写到：

“……从里面往外数，门口、办公室南边门外，北边餐厅通厨房门之间，站着贴身警卫。走出大门，沿着一号房周围，是第二层警戒线，最外边还有第六条警戒线。从外边向里看，分成三层警戒线，第一道是外层，在龙头山、牛形山、黄蜂山背、鞍部及路口布置了十几个昼夜哨；中层在山坡、山口，布置了五六个昼夜哨；内层在一号房四周，又是三四个哨位……

再远处的韶山宾馆，则是湖南省委特意安排正在召开会议。省委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自然是近水楼台，但另一方面，则是为毛泽东隐居滴水洞打掩护。

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此次的行踪虽然高度保密，还是被人发现了。原公社书记毛继生的细妹子，在山里打柴，无意中瞧见了轿车里坐的毛泽东，竟乐得蹦跳回到屋里，喊叫着：‘我看到毛主席啦，毛主席住进滴水洞啦！’一时成为村里传播的特大新闻，不一会几个公安人员来到毛继生家，向细妹子警告说：‘毛主席在北京，他老人家要是回到韶山，我们还不知道么？不准乱说啊。’

细妹子想也许是看错人了，点点头便不再敢吭声了。

（于是，细妹子转身在村子转了一个圈，边走边喊：“毛主席没有来到滴水洞……毛主席没有来到……毛主席没有……”声音像潮水一般涌动着，在到了山坡的地方圈起了一阵阵的波澜。冲上去后又退回来、冲上去后又退回来，就像是战争时在夺取一个高地。细妹子跟着声音出了村子，往山上走去，一只老牛在山坡上吃草，眼睛里装满了青草的叶子。这也是一部《草叶集》？牛没有看见细妹子，细妹子只有走向它，在它的面前停下来，轻声地说：“毛主席没有来到滴水洞，我看错了。”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说：“我也许是太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了。”牛没有反应，它只是在吃草。因为它的眼睛里只有草。青青嫩嫩尖尖的小草。青草的叶尖在牛的嘴里跳动，慢慢地变短，最后完全地没入牛的嘴里。有一串粘绸的唾液长长地坠下，滴在嫩绿的草叶上，将草叶压弯之后，留下了一点斑痕

在叶尖上，其余的全部掉落在地上，不见了。有一朵云从天上缓缓地飘过，在牛的身上丢下了一片阴影，显然牛感觉到了这阵阴凉，因为牛现在抬起了腿，跟着云在山坡上缓缓地慢步着。那悠闲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古代的老地主。细妹子看见牛慢慢地走远了，便也转身回去。在村子里每看到一个人，她都要对他（她）说："毛主席没有来到滴水洞……真的没有来过，是我看错了……真的看错了，唉！是我太想他老人家了……"。先开始，人们都说："毛主席没有来到滴水洞呀？唉，真让人遗憾呀！"再后来，细妹子老的时候，当人们听她说："毛主席没有来到滴水洞……"时，便会瞪她一眼，而后远远走开，并在心里想："毛主席有没有来到滴水洞，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乎细妹子只好盯着那个人的背影想："看来时代真是变了，连说毛主席的话都这样满不在乎。"当然，此是后话。）

后来，据前湖南省长刘亚南回忆说：当时毛泽东隐居滴水洞，不见任何人，包括当地他最亲近的亲属。在他的记忆里，毛泽东在这里隐居几乎是与外界隔绝了。

毛泽东是在 1965 年 6 月 16 日离开杭州的。此时北京的高校已经炸开了锅，刘少奇等中央常委一再请毛泽东回北京指导全局工作，毛则婉拒，要刘、周、邓等相机处理。

……

18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乘坐苏联制的防弹吉普车直奔韶山滴水洞。进入滴水洞后，毛泽东住进了一号楼，心情有所放松，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8341 部队一部分人住进了三号楼，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等与部分警卫战士住进了二号楼。

毛泽东在滴水洞一直住到 6 月 28 日，住在此洞前后十天，只

外出一次，也不过离洞口 300 米远，与以往喜欢游泳、与家乡父老交流的毛泽东大不相同，据张耀祠回忆：

“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这天，主席叫我去了，他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库能不能游泳？

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把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多水，黑压压的水面清澈，难以见底。

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拿着一把锄头，在水库旁的地里干活。他看见我在观看水库，便叹了一口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给淹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回到滴水洞，我对主席说：青年湖里可以游泳，水面很清。

我说：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我把农民所讲的话学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时，主席嘿嘿、嘿嘿地笑了两声。

……”

（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到青年湖里去游泳，据我所知，是因为张耀祠说：“青年湖里可以游泳，水面很清。”因为按照毛主席的个性，如果张耀祠当时说：“青年湖里不能游泳，水面很脏、有危险。”那么，依他老人家的个性，他一定会去与那个湖水斗一斗的。毛主席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任何一件不具备有斗争意义的事情，他都是不会去做的。因为那对于他老人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在这秘密的山洞中了解外情主要是依靠专机来传递消息的。他的批示与文件由信使直接押到长沙南部的大托机场，由专机定时送往北京。

毛泽东此时神秘地‘隐居’着，他在想些什么呢？

几天后，毛泽东的一封信揭开了谜底。

毛泽东这封信就是在滴水洞拟就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后，于 7 月 8 日发出，此时江青正在北京。此信当时极为保密，除了江青之外，看过此信的只有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毛泽东在信中，十分明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这就是要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发动反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

……”

每次看到这里，当时的 D，此时的 E 就想：如果我是那个细妹子……

“唉，如果我是那个细妹子。”

言词里充满了惋惜。好像如果是他，他就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就能够阻止这之后不久出现的一场劫难——文化大革命。

“唉，在同一个山脉中，却恍若隔世。”当时的 D，此时的 E 叹息着。

一切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头开始。

从森林中出来，我们看见 D 已经走出了迷失，成长成了——E。

在《总览》里说过——组织上把 E 安排在河南省濮阳市，这是 E 头一次进入一个大城市，林立的房屋，纵横的街道，像是有着与森林一样功能，使他再一次迷失。紧接着的迷失，让他第一次隐隐地对人世生出了一丝恐惧。但很快他就将这种恐惧隐藏了起来，因为他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话：“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根据这一原则，他相信这一步是走对了。E 面色平静地进入了这个城市。

濮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东经 114° 52′

至 116° 05′ 、北纬 35° 12′ 之间)。濮阳是个“古”城。所谓“古”城，是因为濮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上古时代，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故有“颛顼遗都”之称。濮阳夏代叫昆吾国，春秋时期称卫都，战国后期始称“濮阳”。春秋时期卫国在濮阳建都 388 年。秦代置濮阳县，唐代称澶州，宋代设开德府，金代以后改为开州，民国时复名濮阳。春秋时期诸侯 14 次在此会盟，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 10 在濮阳。濮阳是春秋文化的代表地之一。秦汉以来，历代均在此设郡县置州府，这里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市商繁荣、农事发达的地方。濮阳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华夏祖先颛顼帝曾在这里制定了《颛顼历》，第一次确定每年为 365 天；造字圣人仓颉曾在这里创造文字，结束了中华民族结绳记事的历史；大禹之子夏后启在此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兵家之祖吴起、一代名相商鞅、天文大师僧一行、治黄名师高超、《吕氏春秋》的编著者吕不韦、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等历史名人均诞生和生活在这里。濮阳居南北交通要津，扼河朔之险，为中原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在这里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因此濮阳素有“古战场”之称。濮阳市还是革命老区，1925 年就有了党的组织，1927 年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抗日战争时期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主要渡河处和平津、淮海战役的重要依托地。1949 年以后这里经勘察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后被命名为中原油田，是我国的重要产油地之一。

多么好的切入点啊！从中州中路向前，一直进入到这个城市的中心；E 幻想着自己就是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入了敌人的心脏里面。

E.文化的革命以及革命的文化

进城之后，E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忙忙地奔向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猛地脱下裤子，蹲下身去，伸手到屁股后面，像拔掉一个瓶塞一样拔掉塞在屁眼里的卷成一团的“中国地图”，只听得哗啦啦的一声，肚子里的屎像是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顷刻间便在身下堆成了一座小山。他感觉到浑身上下就像是通了气一般地舒畅。又像是一个练武的人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又像是一个思想者终于在一个午夜想通了一个淤积以久的思想思问题。一个字：爽！两个字：爽啊！三个字：爽极了！

屙完屎之后，E 又小心地将“中国地图”插回到了屁股里面，而后就轻松地向城市的中心走去。看到他此前与此后完全不同的走路样子，让人不禁感叹道：真是无屎一身轻啊。

在一个路口，E 停了下来，向右拐就进入了定鼎路（从这条路一直走出去，穿过市郊就可以看到一片麦田，在麦田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土堆，据说，这是孔子的弟子——子路的墓。在坟前的一块倒塌破损的石碑上刻着：“子路，名仲由，孔子的弟子，当过蒲邑（今长垣）邑宰，后来为孔悝家将。公元前 492 年（卫出公十八年），出公的大臣孔悝与出公之父蒯聩谋袭出公而作乱，子路仗义执言，痛斥悝聩，悝令家将攻子路……子路坟，高四米，直径 29 米。墓侧古柏肃穆，四周围墙环绕；坟前有石柱，石门，石狮，石龟等……”篆刻有致，史迹翔实。只是当时在破四旧的风潮之下，这古墓被破坏了，只余下了一个荒芜的土包。像是一个拉痢头上长着的疥子）。还没有走出这条街道，E 停了下来，在路边的一个积水处，他看见

有一本算术课本，他弯下腰捡了起来。书已经湿透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淡漠，但还是可以看清楚印在书上面的铅字。

E 随手翻着，看了起来，这正是他曾经教过孩子们的小学课本，几年过去了，课本中的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这些都是他熟悉的内容，不用看，他都背的出来：

小学暂用课本《算术》（六年级第一学期用）

扉页：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百分数：

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常常要用到分母是一百的分数。例如：先锋电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六月份的总产值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百；东方红纺织厂，今年上半年棉纱的总产量，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二百零九点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中呈现出一片大好形势。光明生产队夏熟作物的总产量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象上面这些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

垂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下面有几行被撕掉了）？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

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平行线：

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奔驰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垅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三角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刻，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响彻云霄。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长达 6700 多米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从图 4—20 中（图略），可以看到凌空飞架的巨大钢梁，笔直地横卧在矗立江心的桥墩上，排列整齐的三角架有力地支撑着大桥的钢梁。“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大桥的钢梁为什么要用三角架结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三角形有如下的特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按照角的情形，三角形可以分为三类：

简单轴对称图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阶级感情，剪个“忠”字表忠心。我们剪“忠”字时，可以把纸对折起来剪（图 4—39）（图略）。因为这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左、右两部份能够完全重合。一般地，如果把一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直线两旁的部份能够完全重合，这种

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能够重合在一起的点叫做对称点……

等腰三角形：

观察图 4-19（图略）南京长江大桥钢梁结构中的三角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

等边三角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E 不敢再看下去了，再看下去自己就成不了特务了，而会被洗脑成为一名合格的毛主席的战士。那样他就不是特务了，也就报不了仇了。

不远处有一个少年在盯着他，准确地说，是盯着他手中的课本，足足有五分钟，那少年才鼓足是勇气冲过来，一把抢过他手中的书，而后夺路而逃。

远处传来了枪声，宁静中猛地震了一下。接着陷入了宁静，E 知道一定有一个人死了。此刻，E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一声枪响之后倒下了。那天，天上没有一丝云，空气极度透明。路边挤满了人群，前呼后涌，热闹非常。枪毙前在村里的晒场上宣布了地主的三大罪状：第一、霸占土地；第二、剥削人民；第三、罪大恶极。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此时，在离 E 不远处的一个操场上围满了人，老市长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派×××。

老市长跪着，腰深深的弯着，高帽的帽尖触到地下。边上跪着的是他的老婆。从老市长老婆的这个角度上看去，跪着的市长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虾。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最后一个穿军装的人宣布：将走资派×××拉下去枪毙。这时，有人看见老市长的裤裆里流下了一滩水。湿湿地，在舞台上画了一个地图。而他的老婆早已经吓的晕死了过去。

人群中让开一条缝，刚好够红卫兵押着老市长过去。他刚走出人群围着的圈子，圈子的中间就已经收了起来，形成一根长长的棍子，跟着枪毙的队伍向城外去。出城的道路笔直，以至从天空中望下去像是有一队人在迅速地坠落。当然地上的人看不到这一场景。

行刑队就是军队，用的是普通的步枪，一切全是在一刹那间发生的。参观行刑的积极份子，还在不断叫口号，声就向了。刹那之间，人人都止住了声，张大了口的人，也发不出声来。像是所有的声音也被这一颗子弹枪毙了。这声清脆的枪声，震人心弦，然后，围在前面的人看到了眼前的一切，令人不由自主发抖。站在前面的人看到枪口中吐出了一串火舌之后，老市长的头上开出了一朵“血红”的花，从中间向四处开放。只一瞬间开了、又一瞬间灭了，一秒？二秒？三秒？不，只有0.1、0.2、0.3秒。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开放时间最短的花了。站在前面的有些人感到脸上一湿，觉得有什么东西溅在了脸上。被溅着的人只是嘟嘟了一声，伸手就将脸上的沾乎乎的血及碎肉或脑浆的渣渣擦去。紧接着老市长的脑袋就出现了一个窟窿。血，流了出来，淌在地上，很快就裹住了地上的尸体。白的脑浆、红的血（浓稠得令人震惊）在不断涌出来，流在地上。白的脑浆和红的浓血，流了一脸，上半边的脑袋已经不见了，死者的嘴巴以一种十分可怖的样子张大着口。接着，人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圆球像是有了生命一般在上跳动。在地上滚出了一道血色的印迹。那是一只眼睛，还睁着。这只眼睛像是长了眼睛一样滚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脚下，她惊叫了一声，跳了起来，也许是在她跳起

来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有一些失态，没有体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于是她在落地时准确地将脚踩在了那只眼睛上，一下子就将这只眼睛踩得像是一张薄薄的煎蛋饼一样——只不过这个蛋黄是黑色的。而后，她又接着连续地踩了几脚。才算是出了心中的一股恶气。

在被枪毙的人倒下之后，围观的人迅速散去，因为一个故事结束了。大地像是被洗过了一样。

但是，还有两个人站在那儿。那是那两个红卫兵小将，他们找来了一架梯子，将老市长的尸体绑在梯子上固定好之后，往城里抬。血仍旧在从窟窿中流出来，滴在路上，并一直滴到了老市长的家门前。两人将尸体放下，敲响了门，有人出来开门，那两个红卫兵小将说："这是你的老公，你自己为他处理后事吧。"说着回头就走。可是刚走了几步，他们像是又想起什么来，回过头来，对正在手足无措的老市长的老婆说："枪毙你老公是正义的行为，你必须支付五元钱的子弹费，属于人民的子弹不能够白白的浪费。"女人从家里面拿出了五元钱交给他们，他们才返身离开。血还在从漏洞中流出来，在门前很快就聚了一堆。还有一些白色的东西从脑袋中流出来，淌在地上，与血的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脑浆。脑浆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相对于蚂蚁来说奇特的山峰。

对于老市长老婆来说，这具尸体是沉重的。她一路拖着，将尸体沿着来时的路向城外去，不知是擦去来时的点滴血迹，还是留下去时刚好一个人宽的淡淡的血痕。这一边，血痕在向前的途中越来越淡；那一边，天也在越来越淡的血迹中渐渐地变黑了……那个女人拖着一具沉重的尸体陷入了黑暗之中……

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衰老的白发苍苍的女人……

望着那个抢走书怆惶而逃的少年的小小背影，E 想起了自己的弟弟新国。他还活着吗？如果活着，他也许正在读着这些。也许，他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

【正如E想象的那样，新国此时正在读着这本书。在兰花花的坚持下，村长才将他送到镇上读书。其实村长送新国去读书，并不是为了让他学点东西，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放学后可以将在学校里学来的东西教给雨来。他发现雨来的智力比同龄的小孩都要低，于是就想出了这个笨鸟先飞的主意。在读书的这一点上村长还是死脑筋，他常常在私下里对兰花花说："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才能够当官呢。"

现在新国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而雨来也上到了小学四年级。两人一起去上学，放学后又一起回来。

回来后，天已经快黑了。趁着天未黑尽的一点余光，新国放下书包，从里面拿出语文课本念了起来：

习题一：

1. 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里要刻上"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让我们动手剪个"忠"字表忠心。

2. 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让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利用轴对称原理，剪个……

习题二：

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工农兵群众写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致敬电，用最美好的语汇、最完美的形式，表达最美好的愿望，抒发了工农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一字字，一句句都凝结着无产阶级的激情。工农兵的语汇最丰富、最生动、最切实、最有力。过去，那些资产阶级语法"学

者”，把语法修辞吹得非常神秘，其实他们“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根本不懂得语言，真正善于运用语言的，真正懂得修辞的，是工农兵群众。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1.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2. 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像这种写法，叫比喻。

3.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您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气腾腾。

把句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连在一起，尽情抒发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象这种写法，叫排比。

4. 井冈扬臂举红旗，赣江奔腾来报喜。

工农兵运用革命的想象，给山水以无产阶级感情，象这种写法，叫拟人。

5.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正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

6. 从此，“不周山下红旗乱”，国际壮歌冲九天，中国工人运动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林彪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时选用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来说明问题，阐述观点，表示决心，就更有战斗力，更有说服力，象这种写法，叫引用。

以上所说的修辞方法，课文里用得很多，阅读时要深刻体会工农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工农兵的创作中，

有许许多多生动的语言、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教导，下苦功学习工农兵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注：象字在文革后的一次文字改革中被统一改为——像）

看到新国这样用功，兰花花的心中有些高兴。不知怎的，她看到新国，心中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甜蜜与惆怅。

第二天早晨，兰花花醒来时，看到新国和雨来还在院子中玩，便责备道：“怎么还不去上学？”新国没有说话，而雨来则在一边兴奋地说：“我们学生要罢课呢。”

兰花花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她只是自言自语：“不上学你们干什么呢？”

新国赌气地说：“怎么会没有事做？把山上的土抬下山，再把山下的土搬上山！几辈子都干不完呢。”

……兰花花不说话了，似乎在心里想着什么……她隐隐地觉得新国是乎是一个挺有见解的人。她也说不出这是好还是不好，没有见解可以确定只能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有自己的见解呢？在这个时代好像又是很危险的事。

好在那次罢课，学生们只罢了三天。后来不知为什么学生们又都被喊回去上课了。

上中学时，新国所在的学校在一个山坡上，是一栋新的红砖楼，红红的，站在山坡下看上去就像是挂在半天上的彩虹。

这是这个小城里最大的一所学校，它分为两个部分：教师、学生。其中教师分为老师与工宣队的师傅，老师负责教学生知识，工宣队的师傅则负责学生及老师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这里面工人师傅为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另外学生又分了三个学年段：小学、初中、高中。其中初中又分了二个年级：初一、初二。

新国正在其中的初一就读，这个年级又分了三个班：快班、中班、慢班。新国在中班。他很庆幸自己在中班，保持着平衡。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为能进入快班而自豪，家长们也夸赞不已，使他们整天昂着一副小脸，做出要向社会顶层冲击的姿势。也不像慢班的那些同学，将自己流落到街头，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完全一付甘当劳动人民的样子。在它们中间，中班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很少有人关注过它。从上面来视察的领导干部，在工人师傅的陪同下，一般都是先到快班去看一看那些学习刻苦并读书成绩优秀的同学，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而后就匆匆地穿过中班到慢班去，鼓励那些成绩差的同学，不要自暴自弃，要奋起直追，做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同时，不免要例举那些大器晚成的名人，以实证为之不晚。作为处在中间的新国则从中得到一条经验，要么成为最好的，要么就成为最差的，决不能夹在中间，落得个不死不活。

学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事实可以从各个方面得到佐证，一场暴风雨要来了。春天还只留下很少的日子，南方的夏季就已经来了，在这阵热浪中，人们还发现了夹杂在里面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系列的变化就开始了。

很快，就在一个早晨，快班里突然传来了女生红英的尖叫声。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惊叫声被收敛着，并有计划地释放出来——使声音传够拖得更长传得更远。几乎是同时，一个女生窜了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班主任的宿舍。令她吃惊的是，居然有人在黑板上用粉笔描了又描地写着粗粗的大字报：

“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许鱼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的机器在我们的手里。

打倒×××。把他赶回乡下的老家去。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过一会，红英从老师的住处出来，惊诧的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看来她从老师那儿得到的信息不是愤怒，而是沉默。沉默是使一切突发事件成为合理的最直接因素。现在回到教室的她已不觉得黑板上的那些大字有多么令人憎恶了。她也不想去擦掉，过一会儿，同学们都来时，也会看到它们。此刻，红英的心底甚至涌起了一阵看热闹的愿望。

她在改变着，而事情也在改变着。

十几分钟之后，第一个走进慢班的同学惊喜地跑出来，嘴里喊到：“快来看呀，‘打倒×××。炮轰反革命司令部’。”

也许是他的号召力，仿佛从地上冒出来一般，听有的人都到齐了跟他一齐喊：“打倒×××。炮轰反革命司令部”。

（后来，新国是这样对我说起这一天的：那一天，快班和慢班几乎都要翻了天，而唯独我们中班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平静得出奇，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一天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想跳起来也跟着大喊大骂，可是，由于处在特殊的位置，我没有动，因为我们全班人都没有动。这就是环境。我头一回感觉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因为被弃，而后便放弃。我真感到世事的不公，有史以来，从来都是处在中间的人得益的，所以我们才有了中庸思想，而唯独我碰上时，便立即使我失去了愤怒的机会，一个人能够愤怒多好，一个人能够在公众的认可下愤怒多愉快。一连几天下来，我控制着感情的潮水，羞涩地在班级里进进出出，着实地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该建立起来的派别，都有人建立起来了；“井冈山兵团”、“红旗兵团”、“根据地兵团”；不该建立的是那些后起家的被称为

保皇派的人，正属于被革命的对象。格局仿佛在一夜间就建立起来，并且奇迹般的坚不可摧，从此我又悟出了一个古人早已得出的经验：“赶早不赶晚”。它是多么的正确、有效，可是在我证明了它时，却已经晚了，因此这个刚得到认定的事实，就在它刚出笼时就死了。忧伤。哦，多么令人忧伤，生存中的经验竟无法帮助人。除非你能让历史重复一次。而确切地说只有无所事事的庸人才会让自己停滞不前，才会不断地让历史重复，将自己永远地摆回到同一个起点。

人在生活的道路上永远都是新生儿。我真害怕，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着人类。在这样的情景面前，我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来来去去的激动的人影，我头一次感到失去了机会的孤独。他们是多么的勇敢啊！而我并非是胆小鬼，只是命运来到我身上时晚了一步，该成为司令的都已经成了司令，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理性告诉我，与其加入进去，成为别人的部下。像一只狗一样追随在后面。还不如保持原状持守住一个独立的躯体。哦，命运啊，并不是我愿意成为孤独者，而是你将我推上了这条道路。）

新国因之成为了现实中的自己——中间派。低自己一个年级在慢班中的雨来因为她的长相脱俗、恐怖顺理成章的成了井冈山派的司令，而快班的顾林也成了红旗派的司令。命运就这样奇怪般地改变了人的生活轨道。

新国相信，自己内心其实是一个惧怕孤独的人。从而他也时常这样猜测——他们（顾林与雨来）的内心也许也相当惧怕动荡而带来的不安全感。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只有无奈地领取了命运发给的通行证，并顺从地上路了。

他们将走向哪里？新国注目地望着他们，每一天他们的到来都仿佛带来了新的消息。他注目地望着雨来，她的身边始终都拥着一大群人，这使新国有些无法看清那处在中间的雨来——她那挤成一堆的五官，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向外扩张，而是更加团结地抱成了团。

每当看见雨来的脸，新国就会想起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说：穷苦的劳苦大众只有抱成团才不会被地主资本家剥削。于是那人的周围便挤着有一群人，像一把捆在一起的筷子。电影中也常这样比喻“一根筷子一撇就断，一把筷子就撇不断了”。雨来的长像好像就是为了来诠释这个道理。

新国每次想到这里就想笑。所以他总在不自觉地偷看着雨来。面含笑意。以至雨来一直以为他对她有意思，她在心中甜蜜的想着：瞧你那傻样，笨得！（那时候还不流行说“爱她就说出来”，否则她一定会走上前去对他说出这句话的。那时候人们都觉得事业比爱情更重要，所以她想，等事业有成了以后再来谈个人的事情。而不像现在，人们都普遍地认为爱情比事业更重要。在以后的日子——几十年以后——看着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手牵着手的青年男女，她想：如果，如果我们都晚生三十年……她说：我们一定会相互走到一起相拥而泣的。此是后话、按下再表。）

大字报瞬间便铺天盖地地充满了整个小城的眼睛，甚至连黑板上也被贴满了。这是多么突如其来的变化啊，有一天校长办公室里也被贴上了大字报——“打倒流氓校长、揭露流氓校长的流氓嘴脸！胆白交待人民还会给你一条出路，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雨来躲在门外等着，等着被激怒的校长一把扯下大字报后，便带领红卫兵小将们一涌而入将校长揉搓着推出门外示众、批斗。

这就是破坏革命的典型。

一张外国老师的大字报：过了几天，学校里出现了几位外国教师写的一张大字报，反对组织上给他们的特殊待遇，而要求溶入到革命的斗争当中来与广大的大民群众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字报的标题是：《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下面是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

二、没有思想改造；

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

四、不搞阶级斗争；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由于有了这张大字报，这几位外国来的教师竟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受到批判、揪斗。但是有得到就必将有付出，这几位外国教师的生活也一下子变得艰苦起来。脸色变得苍黄，一眼看上去，竟与黄皮肤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

新国与其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并不认为是老外的那一张革

命的大字报，使他们摆脱了与其他教师同样的被揪斗的命运，而是因为毛主席针对这张大字报作了批示。

下面是毛泽东的批语：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连毛主席都肯定了他们的做法，那么还有谁敢否定呢？不过也有一些年老的人在私下里议论说，这几个老外太聪明了，真是滑头，凭着这一张大字报就由被革命的对象而一下子转变成了革命者。有经验的老人们总结说，这就叫以退为进。

打的就是知识分子：就在外籍教师帖出大字报的第三天，顾林和雨来分别抓了一个教师在批斗。只说说顾林批斗的教师吧，因为两方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定想再听一次，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是难事，我只要将顾林的斗老师的方式复制再粘贴一道，而后再将顾林的名字改为雨来就行了。这个工作读者自己也可以做，我就不用动手了。还是再回到故事中来吧：上午第一节课，那个老师站在黑板的前面，望着眼前黑压压的地满了教室的学生，心中一阵欣慰。他想，学生们还是想学习的。孔夫子就说过：学而优则仕。

于是老师感动地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荷塘月色”四个字。可是刚写完最后一笔，就觉得眼前一黑，头上被罩上了一个黑色的罩子。教室里顿时就喧闹了起来，有人说：“将这个臭老九压去批斗。”有人说：“去哪里呢？”有人说：“到体育场去吧！大人们都在那里斗当官的呢。”

于是，老师觉得双臂一紧，脚就离开了地面，整个人就像是一

架喷气式飞机一般离开了地面。他被他的学生们架着出了教室、出了学校……当他头上的罩子被拿掉，他看见自己正外在一个人的海洋里。

他一抬头，看见了眼前那么多的愤怒的群众，他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赶紧又将头低了下来。将目光直直地盯着自己的脚尖。

有人问："为什么从海外回来？老实交待，你是不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

老师答："我是爱国的，我回来是为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你的态度很不老实。我那天还听到你跟别人说美国超过了我们 100 年。你说，是不是。"

"噢，是。是。噢，不是。不是。"

"什么，一会儿是，一会儿又不是。你一整个就是一棵墙头草。这就是你们这种人的特征。"

"噢，是。是。您批评的是，我是墙头草、是墙头草。"

"你不仅是一棵墙头草，还是一棵大毒草。"

"是，是。是一棵大毒草。我有罪，我有罪……"

"我们革命人民就是要将你这棵毒草连根铲除掉。"

紧接着人群里暴发出了喊声："打倒……"，前面的"打倒"两个字听得很清楚，到了后面"……"就是一片混乱而嘲杂的声音。从这声音来分析，看来"打倒"是人们的共识，至于打倒什么？就很是含糊不清了。每一个人所要"打倒"的对像都不尽相同。

在"打倒"的喊叫声中，人们越来越愤怒……直到后来，叫喊声已经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愤怒之情了，有人开始动起手来，打那个被批斗的老师。

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人们一涌而上……

老师很显然是受不了了，他蹲下身子，用手抱着脑袋叫道："别

打了，你们别打了。我可是你们的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

人群中，顾林喊到：“打！打呀！打的就是知识分子……打的就是臭老九……”

于是广场上响彻起了：“打的就是知识分子”、“打倒臭老九，将他们一棍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声音，将这位老师的：“别打了，我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盖得严严实实的，连喊叫的人自己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畏罪自杀：几天前这个被批斗的人就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以下是他自杀前的心理活动：

“我独自一人坐在桥的栏杆上，盯着底下嶙峋的石头，默默地回忆着所受的欺辱，承受着，直到它们增加，急聚的膨胀，直到承受不住了，便将手放开，身子稍微往后一倾斜，后面的事就于我无关了。接下来就是重力的自然作用，重心倾斜，我的身子平了，接着头开始低于脚，接着屁股离开了栏杆，接着我在空中了，翻滚起来，像一个圆球，如果我想改变这些，只要将手脚伸平就行了。在空气中这样做很是容易的，轻轻的像羽毛那样一展身体就平了，接着圆球不见了，空间中出现了一根直直的棍子，阻力也同时开始增大，耳边的呼呼声急聚地响起，鼓荡着耳膜，往里直灌，有点让人受不了，我想改变它，减小阻力，这需要将现在横着的身体竖起——头下脚步上？或者是头上脚下？当然是后者好一些，因为选择后者死得至少不会那么难看——它会好看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可比刚才将身体随意的伸直困难多了。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了。我只得又重新来了一次，将身体又卷了起来，而后找准一个时机再将身体展开，成功了，一次性地成功了，我的脚在下，头在上，直往下落。由于阻力减小了，坠落的速度更快了，快得有些让人吃不消，我感觉到身体内的所有的东西都往上窜，嘴巴、鼻子及至眼睛都被塞得满满的仿佛随时都会有东西从整体的身体中喷礴出来。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合上嘴巴，停止呼吸，现在除了体内往上窜的器官被有效

的阻止了之外，只有头发在向上飘着，像一面旗帜，但由于太直绷得太紧而更像是一把朝天放着的刷子、毛笔。有一根（也许是几根、几十根、几百根、几千根……）根基稍差的头发飘了起来，迅速便被河面上的风卷得不知去向，最后也不知流落在何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一定是孤独的，孓身一个，飘零，随风、随河流、随岁月、随别人粘腻肮脏的鞋底，四处飘零，四处为家，我感到有些害怕，我的结束终于造成了几起悲惨的事件的开始……”

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张开嘴巴，将所有憋在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他发现自己叫了起来，眼里也冒出了火，喷了出来。过后，待所有的都平静下来，再重新看一下周围；他正在自己的家里，门窗紧闭。屋内一群红卫兵小将们正在抄家，将所有能砸碎的都砸烂了。在没有东西可以砸了之后才满意地离开了。

红卫兵小将们离开之后，屋子迅速陷进了寂静之中。陈旧的家具，马上把他拉回到这个时代前的十五年，文化、氛围、环境与心态默然吻合，那时候也正是自己冲进了原先往在这里的资本家的家里，将他们驱逐了出去，让自己留了下来，住下。于是，瞬间他的心就平静了。像湖里面的一波静静的湖水。

他发现这时自己像是落入了一片平静的湖水里，除了掀起湖面一点小小的波动外，其它没有任何较大的变化。一会儿之后又什么都平静了，恢复了平静。

他发现自己还活着，还能够活下去。于是他还持守着自己没让自己走到那个桥边，慢慢地坐在桥的冷冰的栏杆上。现在，在又一次被批斗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仿佛是梦醒了一般，他又回到了过去的现实之中，就是参加这次批斗会之前，他默默地想象着自杀时的细节。

在这一次被批斗之后，台下那一阵阵疯狂吼叫着的“打倒”声，击碎了心中最后一个壁垒，他想：“活着，那才是我所害怕的。孤独，但正因为孤身只影而容易让人注目，从而使孤独在现实中更加

真实、明白地彰显出来。”只有心境里保留着一片空白，自己苦苦地持守着，不让有任何东西突破进来。可是，现在那一片空白已经被占领了，占领者撤退之后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

被批斗两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家中，对着那面破裂的大立柜前的镜子，望着自己被撕碎的身影，看着空荡荡的周围，才发现独自一人是多么的凄凉。

对着镜子他大喊了一声，让愤怒的眼睛喷出火来，无须让别人理解，也无须向别人解释。因为他已经不怕死了。“有什么比‘死’还要可怕呢？”

他让自我膨胀到整个屋子那么大，同时却将自己蜷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独自落泪、忧伤。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看见。我也不会去对别人说。这里只有我（作者）一个人；可是却是隔着绵绵的时间与无尽的空间，在这样的距离里我无法对他说些什么。

妻子已经离他远去了，子女也已与他划清了界线。没有人可以在这时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

在黄昏时，夕阳西沉，霞光万道，云彩像是披着红妆的待嫁女子。他缓缓地走着，一个人来到了铁桥上，站住，望了一眼天，看了一眼地，最后直直地盯着桥下嶙峋的石头……默默地回忆着所受的欺辱，承受着、承受着……直到它们增加，急聚的膨胀，直到自己承受不住了……于是，他坠下了桥……

几天前所想象的那些情景都在瞬间产生了、出现了……最后，随着“乒”地一声掉在嶙峋的岩石上发出的声音，他迅速地变簿，皮瓤内的血、肉、内脏、迅速地飞溅了出去——最后留下并形成了一张簿簿的完整的人皮饼。

就这样，在这个城市又一个人纵身跳下了这座宏伟的大铁桥。

市革命委员会是这样给这次事件定性的：“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是反革命份子对党和国家做的最后的疯狂反扑。

从那以后接二连三地有人自杀了——以这种方式对社会主义作着最疯狂的反扑——但是死者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因为他们的死是“畏罪自杀”。（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以“畏罪自杀”来对付“不畏死”并“以死拒之”的人民，真是一个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好办法。）

斗争是这样不断升级的：新国被这些大胆的举动惊呆了，那个可怜的老头，也许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些学生竟会对他这样，他的眼里露出的惶恐的慌张使他不忍心去注目他。

新国躲在远远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在人群的最外面——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他不得不去，去了又挤不到中心，只有站得远远的望着。以表示自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存在。

就像红旗派司令顾林不得不将校党委书记抓出来批斗一样，当时井冈山派将校长抓出来批斗之后，声势大振，人心向往，问题也很简单，一个连校长都抓来批斗了的组织，其规模与标准之高是不难想象的，红旗派的有些人开始转而投奔井冈山派，力量的悬殊很快就要形成了，就在这危急的当头，红旗派的司令顾林为了挽回局势毅然地决定将校党支书记揪出来批斗。

新国不得不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只要是办法，就只有如此了。牺牲一个校党委书记，而挽救了红旗派，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鱼与熊掌的选择，至此后，局势开始缓和下来，井冈山派与红旗派重新又成对峙之局势。

但是，经验一旦形成，有时便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重复与延续，井冈山派为了巩固并赢得胜利，率先冲出了校门，向市政府而去。顷刻间市长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了出来，而几乎是同时，红旗派抢得了市党委书记，双方的局势再度相持着。而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双方都各自想狠招，变着法子来批斗自己的俘虏，展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与不留情的本质，以赢得更多的呼声。井冈山派在市长跪着的双膝下铺满碎玻璃片，那么红旗派不仅在市党委书记双膝下撒

上碎玻璃片，而且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块重达十数斤的铁牌子，上面书写着被批斗者的名字及各种罪状……斗争就这样在咒骂与欢呼声中不断地升级着。直到有一天，市党委书记从那座 50 米高的铁桥上跳下去，斗争才随着那短暂的“扑嗵”声之后嘎然而止。人们似乎在这一声里悟出了些什么，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泪，哀悼死者。谁也不曾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初仅仅是因为需要，而并没有想到要把一个无辜的已经成了局外人的人整死。人性的同情、正义与爱，在这一声结束了一个生命的闷响里开始重又萌发了。在这种大环境里“保皇派”应时地产生了，他们站在了井冈山派与红旗派的对面，而作为前期斗争的延续，井冈山派与红旗派不得不因有了一个共同的对立面，而在一夜之间转而成为了同盟。斗争就这样转了一个方向，成了革命派与保皇派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战斗又在持续着、升级着。让人们觉得眼花缭乱，而又是那么的——必然。

因为保皇派的产生，雨来与顾林决定枪毙市长，以此来给保皇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顺便提一下，市长就是原马桥村的马老幺，红英的父亲。他是如何当上市长的？问新国？那时他还小，也不是很清楚。问村长？提起马老幺村长就有一肚子的气，总不能听到好言好语。据一些与之不相干的村民回忆，好像是跟一个首长下来视察有关。据说那位首长来到了他家的院子，在他家的那张长凳子上坐了一下（于是那张凳子就被村子里作为文物保护了起来）；据说那位首长在临走时还亲切地与他握了握手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据说枪毙他的理由也是因为这个首长突然间成了——“修正主义”。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什么会是这样？命运怎么会这样靠不住？问新国，他也不是很清楚。问村长，他笑着答道：“这就叫着爬得高摔得惨。”周围的群众则跟着应声道：“那是。那是。”）

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斗争决不会为中立者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而是寻求着最大可能的认同与参予。在这种需要下，学校方面取消了快班、中班、慢班的做法，而改为一班、二班、三班，同时，为了有一个真正的改变，对三个班的学生还进行了调整、对流，以形成新的血液。这种行为使新国想起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爱情诗篇。

有一阵子新国真的觉得自己改变了，变得有些无所适从。

周围的环境使他感到有些失调，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又有相同数量的陌生的面孔出现了。这些并不足以使他改变，但也不能肯定对他不会有丝毫变化。各种可能性都占了一半。那天他们去参加一个批斗会，排着队，按先后秩序向会场进发，他跟在最后面。由于他犹豫不决，是去还是不去？而最终还是害怕孤独而决定还是去看一看而失去了冲在最前面的机会，他只能跟在后面。

一路上有围观的群众对着他们高呼：“支持革命的小将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更多的人是沉默不语，像是并不太关心此事。特别是那些鼓励他们的口号只是在队伍前面很响地响起了几声之后在队伍的尾巴就沉寂了。

总之，新国并没有体会到那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这使队伍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像分家了一般，虽然它们还是紧连着，但从情绪来说，前面与后面已经完全是到了反面。走在前面的同学个个情绪高涨、高呼着“向工人老大哥学习”“向工人老大哥致敬”的口号，而后面跟着的同学的呼叫声则更像是一片呻吟。

新国感到有些脸红，现实中他已经被队伍排除在了外面，而事实上他又在队伍之中。

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这种尴尬。确实，他想：如果我年龄还足够小的话我一定会赖在地下不肯向前走了。可是很遗憾，他已经过了那个撒娇的年纪——仔细地想来，他这一生中还并没有撒过

娇，最多也就是从兰花花的目光中查觉出一丝的怜悯。此刻，最现实的希望是像电影中的那样，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这样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会被推向最前面，可惜的是他的后面并没有人加入进来。

看来这的确是一个赶早不赶晚的时代，人人都遵循这个时代的原则。

唉！新国真想在半途中溜掉，可是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目光注视着他们，他又怎能够在那么多的目光下表演出一剧逃跑的戏来？他别无选择，只能跟在队伍的后面向前、向前、向前……一直向前。

此刻新国的脸一定羞红，但旁观者会以为这是他的激动的血液在躯体中沸腾、燃烧。他真希望突然间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比如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自己，当然最好是擦皮而过，而后我便应声倒地，不起来了。比如突然有人喊我，我便应声飞奔了出去，与之亲切交谈。

可是这些他想要的都没有发生，却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令他痛恨的事情：队伍的前方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尖叫声音：“喂，顾林”。随后一个特有的男高音响起：“唉，红英，快进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一个轻盈的身影只一闪便进入了队伍的最前排，她挺着胸脯向前走。新国感到有些沮丧、不公，但那个后来的人确实站在了最前排。这有些让人费解。无法用普遍性来解释。

终于，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同学们鱼贯着进入会场。

事实上，这是一个电影院，里面固定着一排一排的凳子，凳子前面有一个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平台，平台上面挂着一块方形的白布。那就是电影布。电影布的上方，挂着一盏足有 150 瓦的白炽灯。

灯光将下面的一张桌子及一张椅子照的亮闪闪的。

进入会场的人开始下坡，坡度很缓，但很匀称。人们不由得挺起了胸脯。依次地人们按顺序在座位上坐下。可是，当新国进入会

场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向前走出一步了，会场里的凳子上都坐满人了。只有他一个人站着，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

站在最后面的高处，他真想哭，但更恨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跟来了。没有人来管他，他仍旧站在最后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接着大会开始了。他站在后面，既希望别人不知道他一个人站在后面，同时又想，要是有人给我端来一张凳子——哪怕是一个小木头墩——多好，那样我就可以坐下去，将自己隐没在人群的海洋里。

台上被批斗的人低着头，被押成了一个喷气式。虽然他不敢抬头向下望，但新国想，那个人只要向下扫一眼，那么首先看到的一定是我。新国真害怕那个人在那时记住了他。并从此开始恨自己。

那个人记住了我吗？他不知道。那个人怨我吗？恨我吗？责怪我吗？他不知道。新国只是不能忘记，在那个下午他孤零零地站立着，如一棵死去的树，而那些坐着的人却如春风中的禾苗一样充满着希望。这种死亡的感受直到最后人群站起来，挥着胳膊高呼口号把他淹没时，他才稍微感到了一丝春天的活力。

待口号声音过后，台上的主持批判的人问被批判的人："反革命分子×××，你认罪么？"

答："认罪。认罪。"

又问："服罪么？"

答："我服。我服。"

又问："告诉革命的同志们，你到底有没有罪？"

答："我有罪。我有罪。我请求组织上宽大处理。"之后他提高了嗓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治病救人''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最后，主持人叫喊道：“将反革命分子×××押下去。”

人们潮流般地退去。终于结束了，新国终于再一次被潮流淹没了。“没有人会注目我、注视我、注意我”，他紧绷着的脸皮也缓和了下来。虽然这个动作的幅度很小、很细微，但在那时，却足以使他感觉到了一点点的自我存在。“我还活着？”就在他刚刚要肯定自己时，振臂高呼的人又呼啦一声全部都坐下了；如同一阵大风将草吹弯，又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他又悄悄地将脸皮不自然地绷紧了。就这样如此往复了几回，在又一次全体起立高呼口号之后，人群散去了，他也夹在人流中，走着——像是逆水而行，河面越来越窄——人流越来越细，他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自己；人越来越少，他越来越深切地体察到自己，再往前，他想：“我就能触到自己了”，他看见了一眼泉水，那是河流的发源处，恍惚中，他在平静的水面中看见了自己年轻的脸庞……

第二天，新国听人说昨天被批斗的那个人自杀了，心中竟有一些慰藉。因为新国想：“昨天在批斗会上，他一定看到我参加了批斗大会，如果他还活着会恨我一辈子的。”

又有一个人自杀了。“幸好他死了，一个死去的人不会再有恨。”想到这里，新国便从心底里觉得这个人死得真好。（只怕活着的人怀恨，而不怕死去的人诅咒。从这一刻起新国得出这个结论：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唯物主义者真好。）

校工宣队给顾林做工作：那次批斗大会之后，学校的工宣队工人师傅找到了顾林，说：听说你近来对红英特别的照顾？

顾林说：是的。我是在挽救她。

工人师傅说：她的父亲是反革命，你忘记阶级斗争了吗？你要小心不要被阶级敌人拖下水。毛主席教育我们说“阶级敌人的亡我之心不死。”

顾林说：你太了瞧我们革命人民的力量了。革命的人民怎么会

被阶级敌人拖下水呢？我们不但不会被拖下水，而且还能够挽救他们，将他们拖上岸来。毛主席教育我们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工人师傅叹了一口气说：唉！怎么什么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唉，我说不过你。总之希望你不要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

顾林自信地说：放心吧工人老师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望着顾林远去的背影，工宣队的工人师傅的眼睛里先是忧虑着，之后猛然间一跳，便又充满了杀机，那目光冰冷的就像是一口发亮的枪管。凡是看到这种眼神的人都说：淳朴的工人阶级准备动手了。

果然，不出半个月，顾林就被红英给枪杀了。有人说在红英枪杀顾林的前一天，工宣队的师傅找红英谈过话。有人看见那天红英从工宣队的办公室出来之后，目光就变得冷冷的了。凡是看见的人都不免要打一个冷颤。当然所有以上的这些都只是传说，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我之所以将它写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更多地提供一些线索，让读者自己从中进行更准确的判断。

也有些不负责任的人就直接说：校工宣队是幕后的操纵者。

为什么呢？

分析说：工人师傅是担心革命队伍大权落入了一个不分敌我、不懂得阶级斗争，只片面地追求爱情、权力及享受的人的手里。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说：怎么会找一个他爱的人下手呢？不可能、不可能，太不合情理了。

支持的人则再反驳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发生。睡在自己身边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

争论归争论，这件事情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这件事情，我断定不会有什么真相，因为所有的当事人现在都已经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不要再打破沙锅、刨根问底了！还是让我继续

接着说这个故事吧！

停课：炎热的季节在断断续续的蝉鸣中平稳地走过了它最后的几天。

天比往常更蓝、更高、更远了。

花草的侧影在这个透明的季节里，显得清晰洁净，但同时又十分柔和、瘦弱、流露出一种令人心碎的病容；这些侧影贴着大地，仿佛什么恐怖的东西要降临，而一心直想往土里钻。在这深秋的季节里，往往可以看到太阳在天空中像镜子一样反光，展现着这些轻如尘埃般的生命，不是绿的，不是灰的，也不是枯黄的，而是流着血的。天空仿佛因此而颤栗，天气也因此而渐渐寒冷，大地陷入了成熟的思绪中。

也许在这时，抬起头就能看见镜子般的太阳上映着了这一切，包括新国(一个小小的黑点，也许根本就看不见，找不着)正在一片亮光中孤独地向前走：一个学校，两栋楼房，是二层楼，上面为初、高中，下面是小学。新国进了那道外围用镀锌水管连接，里面用钢筋焊接的大门，穿过充满阳光的操场，开始上楼，楼梯不长，也不高，也许是衣服穿多了的缘故，他感到有些累，站了下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楼梯转弯处贴着一张公告，这与众多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完全不同，因为看着它就觉得它要向外扑出来一样。显然这是才贴出来不久的。同时他也看清了最上面的两个大字“公告”。

新国知道又有什么新的精神了，而不是过去的千篇一律的漫骂与斗争，他开始仔细地阅读这张字体写的很正规的公告：

公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今年寒假，提前一个半月开始。放假时间从1966年11月15日到1967年2月21日。

1967 年 2 月 15 日，教师务必到校，2 月 20 日学生开始报名。

特此通告，请大家相互转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放假了？新国感到有些吃惊，有些不敢相信，转回头一看，操场上空荡荡的，往常那上边早已是热闹非常了，刚才也许是他太注意了阳光而忽视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异常的情形。

阳光在这时更加空旷了，心头也像是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变得空空荡荡。

有一些轻松，但同时也感到失落，接着便什么感受也没有了，就像这空荡荡的阳光一样，明媚，但缺少生机、活力。

他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进入阳光的操场，在操场中间，他遇见了前来上学的红英。他们都浸在阳光中，由于她是迎着太阳，所以面部闪闪发光，突然间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动人。瞬然间，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新国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冲动，他迎着她，直直地，不躲避。

她也不，这是她的习惯。

他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她感到有些好奇地望着他，目光轻轻的、高高的，蔑视着他。

他觉察得出这种冷，像是太阳站得太高，照射下来的阳光早已经在途中就失去了热情。

他说："放假了。"

她有些惊喜："什么？"

他又重复了一遍："放假了。"

这一回她显然听清了："你说是放假了？"

新国点点头。红英说："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可别不承认是你说的。"新国又点点头。就在这时，只听她"噢"地喊了一声："回家喽……"转身便跑出了学校大门，消失在阳光之中了。

他知道红英匆匆消失的原因：一、她想玩，不想上课了。二、她怕我告诉她的是假的，如果再等下去，碰到其他人，说没有放假，那么她就走不脱了。三、她匆匆离开，回家去玩，如果老师问她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她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说是我告诉她放假了，而我也不可能否认这一事实。

遗憾的是新国并没有骗她，真的放假了。事实是红英玩得很痛快，而新国也过的很轻松。

自从在红英三岁那年，新国在她的下体塞进了一根东西以后，红英就一直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一直防范着他，每次看见他都警觉地像是遇到了坏人远远地就躲开了。这次红英与他对话，使他的心里竟有一些莫名的怅然与欣喜……

具体的说还是这一件事情再次将新国与红英联系在了一起。

红英枪杀了顾林（想象）：具体的说还是这一件事情再次将新国与红英联系在了一起。

那天，天空还是放晴着，干干净净的，放假在家的新国又被学校通知回去开一个批斗会。开完了批斗会，新国沿着那条碎石小径向前走。远方传来了枪声，这已经不是奇怪的事了，他继续沿着小路向前走。那一声枪响越过他独自向远处去了，似乎是匆忙着赶去给谁报信。

新国心里盘旋着枪声和在枪声中倒下的身体的轰然声，心里头因找到了一点事情想而竟然就少了一些孤独、可怜的阴影。

以后的很多时间，新国只要感觉到孤单时，只要在回忆里追溯着那一声枪响，让它重复地在心头跳跃、回荡、弥漫……很快窄小的心就装不下它了……这样他竟能奇妙地摆脱孤独。此是后话。

现在，阳光下的阴影与阳光中的呈现物黑白分明地显现着，像是一幅黑白照片。

有一排已经落尽了叶的枯死的小树丛低矮地排在道路的两边，整齐地、手挽着手，劝告着行人千万不要偏离了道路。这种牺牲精神让人感动，被感动着的人自觉地行走在被规划了道路的中间。于是我们看见道路的中间行走着的尽是一些被感动的人，被感动的人循规蹈矩地走着。这种办法成为有效的经验被推广到了其它城市，于是我们看见所有的城市的道路的两边都长出了整齐的手挽着手的低矮的灌木丛。

这个城市的小树是被从那个城市推广过来的？他开始在想这个问题时，刚才的那声枪响于是便在明亮的阳光下荡然无存了。

正无聊地想着，红英从远处跑了过来，站在他的身边，喘着气，激烈的运动使她的脸在阳光的下面更显通红。

她跑到他的身边，站往。真没有想到她会在他的面前站往。她的衣衫有些不整，表现出了以后的年代一个热门词汇：性感。他甚至来不及看清、并证实这些。她就喘着气对他说："就说我往那个地方跑了。"她的手朝一个方向指了一下，还来不及放下来就匆匆地朝手指指着的相反的方向跑去。

只见她抬脚跨入了树离之中，树丛的枝干随着她的脚的陷入而不断地断裂，发出了很脆的像是炒黄豆的声响，另一只脚则一下子就越过了树离，再接着她陷入在树丛中的脚已经拔出来了，然后她消失在一片树荫里。

现在，整齐、连惯的树蓠出现了一道不可愈合的裂隙。以后，只要侧着身子，像螃蟹一样行走，就可以不费力气地过去，到达树蓠的那一边。

她的影子消失得极快，且恰到好处，就像是电影中敌人追好人的场景一样，新国刚看不见她，这时便有一帮人匆匆地追到了他的身边问：“看见一个逃跑的女人了吗？”他点点头。“往哪儿跑了？”他随手朝她刚才手指的方向指了一下：“那里。”

阳光下，那里空荡荡的，他们向空荡荡追去。

新国的心底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仿佛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已经失去作用，完全可以错过一次，这对他们并不会有什么损害。

阳光空荡荡的。这足以证明天空上什么也没有，连一只鸟、一阵风、一片云也找不到，而她会在这阳光中逃循向哪里呢？

为什么逃循？在这空荡荡之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理由为它们填补上一些什么，就像语文课中的填空题一样：

在看到红英之前，远处传来了“啪”的一声枪响，从一支枪口里冒出了一串火，向前一伸便又缩了回去，速度极快、极猛，在阳光的背景中很难清楚地看见它；只有将它放在黑夜的背景里才可以看清这一束吐出的火舌：

如墨的黑色中，她隐晦地微笑着，拔出枪，果断地抠动扳机射击——夜色在她扣动扳机的一瞬间跳了起来，只一闪，亮了一片，在这片亮光中间，一道像是一根通红的钢筋一样的光柱闪了出来，一头从枪口里伸出，另一头进入了顾林的身体，他浑身一震，如同受到一次巨烈的撞击。接着像是要稳住自己而握住什么，他伸出手握住了那根钢筋，但就在他相信握住了什么的同时，那根刚才还闪亮着出现的钢筋突然间就不见了。如同在同一时间又被抽去。顾林终因没有握住那根跳跃出来的通红的钢筋而倒下了。在刚才亮光闪

过的地方，流出了血，血有些呈黑色，在黑暗的背景中很难看清它们从身体的束缚中涌出，而自由地四处游走的情形，为了能够看清楚它们，只有再次回到白天的背景中来：

顾林在阳光中抱住了红英，嘴巴在一点一点地凑向她。呼吸。呼吸声越来越急促。由于距离方面的原因，她感觉到了风，先开始风是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可是事情总会有一个极限，奇怪地，那股风开始变热，同时还越来越潮湿，夹带着一股腥臭。她感觉到了一种热带雨林地区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兆。像是自然的反抗，她用手推他，可是他像铁一样坚强，要想摧毁铁除非比铁更坚强。出于本能的原因，她开始了挣扎，将手乱舞，盲目地乱抓——这时的一切都可以交由命运来主宰——慌乱中，她的手抓住了一个硬物，比铁还硬，是钢枪。她拔出了它，他吃惊地放开了她，向后退，眼睛流露出像狼一样的恐惧，她看清了，那目光在阳光下像是两把卷刃的刀刃上发出的白光。这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同时也加速她的决定，不能再迟疑了，她扣动了手中握着的钢枪的板机。空气就在这一瞬间跳动了起来。他的身上炸开了一个大洞，血汩汩地涌了出来，迅速地漫延开去，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王扩张着自己的领地、版图。血堆积着向外一点一点扩散，有一股血则迅速地向底凹处泻去，像是一只先头部队，那股血就要舔到她的脚底了。到这时她才惊得向后一跳，接着便像一只小鹿一样奔跑起来。天空、光影、风景、空气，在这时都跳了起来，一颠一颠的抖动，这使她的眼睛有一些胀痛，但是她得忍着，恐惧与逃脱恐惧的心理压倒了一切身体上暂时出现的不适。

红英枪杀了顾林（现实）：所有的一切都逃不了阳光的追捕，阳光下的现实只有太阳自己知道——

明亮中（阳光下），红英很清楚地看见了顾林的脸，连眼角上堆积着的只有四分之一颗米粒大小的眼屎也被看得一清二楚，它呈黄褐色，早已没有眼泪的那份晶莹与洁净，而让人觉得肮脏恶心。

红英想回避开它，好让自己因失去父亲而郁闷的心情好受一些。她努力向前追溯着，想着父亲还在台上时的情景。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那是一种感情的链锁，那一端连着的是脆弱。

此时顾林俯视着红英，一付轻而易举、胸有成竹的气势。像是她本身就是他的，而不是什么占有、霸占、抢夺、强迫。本来红英是很喜欢顾林的这种个性的，一切都由他人来决定，免得自己操心。可是现在，令她心烦的是，她清楚地看见了那一颗眼屎，而且那颗眼屎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具体。这足以证明他在向她靠近、持续地接近。

她无处可退，心收紧得像一颗石头。在这种情况下，这颗心要么会无知无觉地被人握在手中，要么就会被扔出去砸在别人的头上。头破血流。

为了不使自己看到那颗眼屎，红英闭上了眼睛。只是这一切在顾林看来却是：她在等待他的嘴唇接触到她的嘴唇上。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这是她的惟一的选择，即使她不，而这也将成为事实。

而在这个空白的时间里，她的想象里出现了尘埃，尘埃的密度很高，足以阻止目光于两三寸之内。她看不见他了，却看见了死去的父亲被红卫兵小将拖出去枪毙的场面——父亲跪在地上哭着："我不想死，我还可以多活几年，还可以为党多工作几年"。她悄悄睁开眼睛想看清楚哭泣着的父亲的嘴及脸，可是有些尘土却趁隙进入了她的眼睛里，开始还不觉得什么，渐渐地眼睛就有些涩了，眼眶里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泪水，将尘土从眼睛的屏幕上冲下，落在眼底——"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说的也许就是反过来"尘来水洗"的道理——泪水冲走了尘埃之后，她又看见了，那颗褐黄色的眼屎。

有些恶心。她将头拧向一边，仅仅只是为了躲避那颗眼屎。而这在他看来，则是一种对他的反抗，猛然地，他将嘴凑了上去。

现在，顾林将嘴触在了她的嘴唇上——由于她将头偏向一边，

所以嘴巴所处的位置不是很中间——他努力的伸长嘴想将位置尽可能地摆正一些，可是这又令她看见了那令她感到厌恶的黄褐色眼屎，于是又将脸偏向另一边。

顾林不得不将嘴更往前凑。红英已无路可退，只有顶着，否则就会倒下。同时为了平衡，她还得伸出手去搂抱住他的腰。这是一种信号，顾林有一些高兴，因为这足以证明他的行动的正确性。从来都是这样，不会错的。

就在他肯定自己的行为的同时，她的手已经触到了一个硬物，开始她的手一缩，同时脸红了起来（但他看不见，因为距离太近），她以为是触摸到了他的生殖器，慌忙中再一想，又觉得自己有一些发傻，那个东西如何会长在腰上呢？"刚才明明是摸在了腰上"，为了证实这，她又一次将手伸了过去搂抱住他的腰——阳光中她的手显得很白净，有些缺血，但也给人一尘不染的感觉。遗憾的是除了太阳，没有人可以看清楚这只手，这只优美的手伸向那腰间的硬物。有一些犹豫。但一直没有改变方向。

手掌与那个硬物的间隙越来越小了。那是空白。空白正退缩至一个极限。

就这样空白在亮光中不见了。手又一次放在了硬物上。这次，这一只手不再像刚才那样惊讶害羞了，而像是一个梦游者静静地贴在上面，游走，只一会儿，她就断定那是一把手枪。

一时间她还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这件事，一方面是犹豫，另一方面是他的身体不断地压过来，为了保持稳定，她只好抓住它。

可以断定他知道她的手放在了枪的上面，因为是那样的持久而有力，只是他全然不在乎这些，因为他有致命的自信。他简直不能让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一个弱小的女子，用枪指着他，并且对着他扣动扳机。

确实，如果有这样的恐惧，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成为造

反派的头目。

因此，他根本就不在乎那只在阳光下显得白净的小手，更不会在乎这只手放在什么地方。他只是专注地将自己的嘴摆在她的嘴上，并努力地将嘴摆正。但由于她的嘴太小和她的挣扎，而使这种简单的事变得复杂而困难起来。他开始恨这张小小的嘴，但同时这又更增加了一种乐趣，游戏，于是恨便因此而抵消了。

还是像往常那样的心境。

可是现在是除了心境之外，一切都在改变，他没有想到一切来的那么的突然：那只纤细的手握住了那枪，在阳光下只一晃，小手里就多了一个物体，黑黑的，地狱一样的颜色，与苍白的手呈完全不同的对比，就像是两个反义词，使冲突、燥动、不安、暴力同时涌现了出来。

当然我们还没有对这种强烈的对比做出反应，事情就又有了新的变化。那只枪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她便扣动了扳机……

枪是紧贴着顾林的身体响起的。声音有些儿闷。像是一张被捂住了的嘴巴。

只有附近十几米的范围里振动了一下。顾林感到自己的身体受到狠狠的一击，身体里有东西小河一样向外涌，他弯下腰看了一眼，看见身上开了一个大洞，他真恨那个洞为什么那么大，以至伸进去一个拳头也无法堵住。身体里迅速空旷了起来，仿佛只要轻轻一敲就能够发出响亮的回声。

红英被这声枪响惊呆了，她呆呆地站着：子弹留在了他的身体之中？……也许是穿透了身体……恍惚中，她好像听到了叮当的一声，像是子弹撞击石板而发出的声音。声音有些清脆但又粘滞，那也许是因为子弹的外部被血裹着。

对，子弹上一定粘满了血。

在她确定子弹穿透他时，顾林也觉得一阵凉风进入了自己的身

体……风开始填满他空洞的身躯，这多少使他好受了一些，于是就静静地等待风注满躯体，而后他觉得自己像气球一样飘了起来。

在空中顾林俯视了一下自己的尸体，只看了一眼便不想再看了，因为那样子太恐怖，让人恶心。

后来，他想最后再看一眼他生活过的这一片大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升的高度已经使他无法看清楚大地上的一切。依稀中他只觉得有几条大蛇在大地上腾舞——长城？长江？黄河？

（红英后来的事还是雨来对新国说的。雨来兴奋的说：红英这回死定了。活该。本来是想一枪毙了她，可那样又便宜了她，我们要让她生不如死。你知道吗？生不如死。由此新国断定红英并没有死，她还活着，比死更可怕的活着，可是她在哪里呢？

新国知道雨来一直在暗中喜欢着顾林。有一次她跟顾林说:“我们结合吧，两股力量合为一股，那就势不可挡了。”谁知顾林在认真地端详了一下雨来的脸蛋之后，丢下了两个字:“妄想”。雨来由此之后，则开始对顾林由爱生恨，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新国说:“顾林成不了大器……好色之徒……总有一天他会死在女人的手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好’什么就必死于什么。比如说喜欢钱的最后必然会被钱害死，喜欢‘色’的最终也会被‘色’害死……对于胸无大志的男人我是一点也不会喜欢的……”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雨来说中了。她是真的能预知未来，还是她事先就听到了什么风声？）】

现在就剩下 E 一个人了。他搜索着相伴之物，以衬托出自我的存在。

有一棵树，死一般地站立。没有风。只有 E 的呼吸(严格来说也有树的呼吸)在缓缓地抽送。他的内心在这时宁静得出奇，像这棵树一样，沉寂得连呼吸都藏了起来。空间在这一刻凝结了，而时间则在顽强地穿透它、消蚀它。对抗在持续，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

去。这种对抗很奇妙，凝固与流动的相持，流动的不停地逝去、扩散，去追逐更大的空间，而凝固的则如收紧的拳头，越来越严谨地固守自己日渐减小的阵地。一个成为历史的虚无，另一个则成为生活的现实。

有一阵子，起风了，天地开始呼吸起来，在这时，时间立即退避到很远的地方，找不到了。而 E 却在这时感觉到了真正的变化：树动了一下，然后，沙沙响起来，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传出去，最后听不见。

E 极力想去捕捉它们，不让它们就此离去，一定要让它留下些什么。

他努力着，果然，他听到了什么，“沙、沙、沙……”

他提高了注意力，现在更清楚了，真的，是真的“沙、沙、沙……”的声音越来越响。

他再仔细地倾听，努力让它像是就在耳边，“沙、沙、沙……”真的，它们来到我耳边了，就在耳边，真实的，现实的、实在的来到耳边。

就在 E 确定了的同时，“沙、沙”声便嘎然而止，它已经贴在了他的耳朵上，无法再向前进了。

E 仿佛受到了重重一击。一怔、一愣，回过神来，看到面前，就在他的眼下停着一队小小的队伍，只有他的腰那么高，他们抬着头，脖子上系着鲜艳的血一般的红领巾显得更加的醒目。这些红小兵们全部抬着头看着他，眼睛瞪到不能再大的程度，像是他阻碍了他们的前进。

E 惊得往后退了一步——出现了一个空间——就在这时，这些红小兵们及时地利用这一个小小的间隙，向他高喊着：“想心事，想心事、想心事、有人想心事……”

仿佛是击中了 E 的要害，也确实击中了他的要害。我为什么会

常常进入一种空无的状态之中呢？看来我还没有完全成熟。他的心一跳，便跟着身子也跳了起来，往回就跑，那些红小兵们及时地利用这个拉大的空间，将手里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掷过来，追他，其中有一颗追上了他的脚步，落在他的脚后跟上。

跑回家后，关上门，E 开始仔细地思索：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是他们知道我是特务了吗？还是因为我孤独一人，他们才来欺负我这个势单力薄者？

这两者无论答案是什么，都让他害怕。

“如果是因为我孤独一人，那么，只是为了要斗争，这些小孩就一定会找上我，天天围着我闹。因为在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世界上，这些小小的热爱斗争的少年，除了能够斗得过一个孤独而瘦弱的人，还能再去对付谁呢？”

“如果他们知道我是特务。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一切就都完蛋了。”

“不行，”E 想：“我不能让自己这样，我要主动地投入到斗争中去。”

说着，E 旋地就开门出去——

一出门，站在新建成的空空洞洞的中原大道上，稀疏的路灯无精打采的半睁着眼像是要睡着了一般，昏昏沉沉的，E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看见了一个老女人。她在夜的微明之中走着，极像那个老市长的老婆、又像是自己的母亲，他想追过去看清楚，刚向前走了几步，却看到有一个成熟而冷静的女人的面孔在街道的另一边看他。那是一张他熟悉的面孔，就是同一个办公室的那个女人，她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从黄河滩上吹来了一阵风，匆匆地从他们的中间穿过去，夹带着那种特有的泥沙的腥湿味。

E 被风一吹，烦躁的情绪就稳定了下来。他回过身，急忙地返

回了自己的屋子。

整理着自己收集起来的“资料”。其实也就是 E 对身边的现实的理解——

［**靠边站**］

“位置。一种偏在一边的形式。由此来确定一个人的非关键性。”一条宽阔的街道，常常可以听到警报声，一般地这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警察出来了，目的是抓人；另外就是“上面”有领导视察来了，需要疏导出一条通道，好让首长能够顺利通过。为什么呢？领导日理万机，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宝贵的。在这种情况下，路上的人或车，自然要靠边站，否则就会成为不识时务者，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历史的车轮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具体的就是在路上碰到这样的有上面的领导来视察的情形，我通常都是要立即跳到一边，行注目礼，好让领导们能够顺利通过，否则就会被警察的车轮碾得粉碎；抽象的就是，革命群众或曰历史潮流，就是一股强力，挡在路中间只能被碾得粉碎。辩证的来看，有些人靠边站了，就总会有一些人在马路中间昂首阔步的大踏步前进。走得人多了，就有了路。有路就一定有人要走在中间。以前就走在路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靠边站的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路边的。这不用提醒。需要提醒的是那些本来就走在路中间的人，被历史的潮流卷进路中间的人，会朝他们喊到：靠边站、靠边站……以方便他们顺利地通过。各级干部、领导构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要想避免粉身碎骨的命运只有知趣地离开原先的位置（或“岗位”）——靠边站着。有一句古话：识实务者为俊杰。有了这句话，一般地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靠边站的人的心理问题。使他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靠边站为动词，正在进行时。如果说它什么时候成了过去时了，那么它就成为名词了。这就形成了历史的广度与深度。

比如说，红英的父亲——马老幺——现在就是靠边在站着。

［走资派］

路上有很多人在走，如上所说走有不同的走法，比如说有处在中间成为主流的，也有走在旁边成为边缘人的。还有，有些人是空手，有些人是满载而行。如果你运气不好，被发现口袋里装有一个鸡蛋，那么就可视为是走资派。

这个如果还是当权者，那么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当得大就是大走资派，官当得小就是小走资派。文革时最大的走资派这顶帽子被戴在了刘少奇的头上，因为在被打为走资派的人当中，他当得官最大。与靠边站同时存在有具体与抽象的两种形态不同。走资派只有抽象这一种形态。但让人不解的是这种抽象似乎总是与物质有关。这就是这个世界让人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如果谁能够理解了，那么他与上帝的距离也就不远了。用党内的话来说，就是：“见马克思去了”。至于何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解释权说高深呢，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给它下一个定义，是不是走资派，全凭感觉。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全凭斗争需要。比如说别人在种草的时候，你异想天开地种了一棵可以吃的菜，别人看了心里当然不高兴，本着“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定律，在这时如果他们说你是走资派，你就一定是了。无可辩驳。由于是“斗争”的需要，所以走资派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如果你对领导和上级怀有不满和愤懑的情绪，而你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只要你带上几个同志（现在称兄弟伙），就可以往他的脖子上挂上一块“走资派”的牌子拉出来批斗。这种方法往往百发百中，这个牌子只要挂在谁的脖子上，那么他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不过也有人跳河想洗清楚，但结果只有一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也是白死。当然，这不能怨别人，因为你是当权派，不把你搞下去，后来的人就上不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对于不断走向文明的人类来说，把别人搞下来，把自己搞上去，总还是要有一个理由吧。就像是后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里的一句对白（我稍稍改了一下）：“给一个理由先。”答曰：“走资派”。百发百中，一个个当权派就这样应声而倒。

比如说，与顾林、雨来站在对立面的保皇派保着的人就是走资派。

［造反派］

首先他们是由非主流的人员组成，目的是为了成为主流。或曰“夺权”，有一句古话：胜者为王败者寇。如果夺权成功了，就成了英雄，如果不成功，就是狗熊。“造反派”与“当权派”相对立，造的是当权派的反。文革初期各单位、部门的群众纷纷“站队”，大致可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中间派”三种。造反派是“左”的、“革命”的。保皇派保的当权派，即各单位、部门的领导。中间派又称“逍遥派”，两边不靠，自得其乐。最终造反派占了上风，不仅当权派被打倒，保皇派亦成为革命的对象。中间派或逍遥派也无法中立，被造反大势所趋，要么加入造反行列，要么成为造反的对象。中立本身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在那时，中间派反而找不到中间的感觉，而像是处在一种边缘的状态。

比如说，顾林、雨来，以及跟着他们在一起战斗的人就是造反派。中间派是新国，在那种轰轰烈烈的潮流中，他的脚下就像是只有一个锥子那么一般大小。度日如年，难受得很。

［批斗］

形式。粗看有多种，其实只有一种，很单调。类似成人的游戏。久而久之会成为仪式。一般得由多人进行，你一言、我一语，这样才能造成声势，达到“教育”、“示众”的目的。批斗的规模越大，较果就会越好，在文革期间一般的规模从几百人到上万人不等。主要是为了打倒一个权威，而后再树起一个权威。目的是为了展览成果。就像是现在开广交会一样，亮相、展出。任何事物只要是沾染上了形势，那么必定极为的夸张。被批斗者一般取站立的姿势，或

胸前挂牌，或头戴纸糊锥形高帽——高高地伸向天空，以便达到让更多人看到的目的。并胸前挂牌，牌子上便写着此人的姓名，所用汉字可上下倒置以表示已经被打倒(这个来源有一点像是中国民间的节庆，将“福”字倒贴，以暗示福“到”了。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巫术)。并在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强调出一种彻底的决心。被批斗的人得面向批斗者，但不得抬头，更不可对视，这就叫做“低头认罪”。这也是一种认罪的态度问题。参与会议者于是轮番发言，或揭露其罪行或表达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会场里大多张贴悬挂着言词激烈的标语，同时佐以群情激愤的口号。这还算好的，因为从原则上说批斗属于“文斗”之范围。

比如说顾林与雨来在那个电影院里批斗老市长，批斗的人群潮水般地站起来，高乎着口号。以表示自己的愤怒的心情。

［**揪斗**］

和批斗近似，但程度更深，也更为随意。“揪”，动词，有抓住、拉拽的意思，因此更倾向于“武斗”。其形式有开批斗会、戴高帽、挂牌、剃“阴阳头”、“坐飞机”、殴打、游街示众等。

所谓“阴阳头”就是将头发半边剃去，半边留着，黑白分明，意在侮辱被揪斗者的人格。“坐飞机”就是将被揪斗者双手反钳，头向下按，向后伸直并上抬的双臂好似飞机的翅膀，整个造型好似飞机向下俯冲，以象得名。当然坐飞机并非是被揪斗者本人所能完成的高难动作，需要有人协助才可以完成，一般两侧各站一人，按头提臂，三人一组为一不可分割的连体构造。是一种对于观者来说极富美感的真正的肉身做的人体雕塑，如果罗丹再世，也一定会受到启发，而将自己的雕塑艺术上一个新的台阶。

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人偷偷地在自家的门口，用旧脸盆装上泥土，种上了几根葱。一开始并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后来等到葱在脸盆里长出了一点点的绿芽，事端就来了，从学校里开来了一队红卫兵小将，二话不说，将葱的主人连同那盆葱揪起就走，现场

开了一个以斗私批修为主题的大会，要那人认错，并在最后将那一盆土全部都塞进了他的嘴里……

不久之后，在全国就掀起了一次“恨斗私字一闪念”的运动。

［武斗］

斗争只要还在进行就会不断地升级——即运用武力进行斗争。如果斗争不升级，那么斗争就必死无疑。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喜新厌旧的本质。文斗的形式为写大字报、揭发、开批判会等，武斗则动用武力，从肉体相搏到使用长矛、大刀乃至枪炮。文革中相互对峙的群众组织各派别间的大规模武斗无异于一场局部战争，造成的伤亡和血腥程度令人变色。当然其中结下的战友情谊以及硝烟滚滚、红旗飘飘的壮烈场面亦可歌可泣。

比如说，红英枪杀了顾林，而新国却又放走了红英，就是武斗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故事。

据说在全国武斗最为严重的重庆，有一派人被另一派逼到了一条死胡同，杀人已经杀厌了的造反派找来了一个杀猪匠，杀人，从中午一直杀到晚上，杀猪匠一刀一个，整整砍卷了十七把杀猪刀。鲜血在胡同里积了足足有一尺多厚。

［文化大革命］

其实应该换一个说法——大革文化命。

所有有文化的变成没有文化，所有没有文化的人变得有文化。世界就是这样，可以被颠倒过来。比如说这句口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不过，也有这样一种传闻，说是城里被年轻人闹得太乱了，而发起人毛主席又不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红卫兵小将高涨的革命热情及行为，况且当时全国的粮食又太紧缺、不够吃，所以毛泽东他老人家才想出了这个上山下乡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矛盾。即能让这些能闹事的年轻人到偏远的农村去，继续将多余的力比多通过劳动转移出来，又能够缓解城市里粮食紧缺的难题，

真是一石二鸟。妙哉！妙哉！

［阴谋］

有一个故事：某地某乡村小学正副校长互相攻讦，一天，在山上干活的正校长不慎将手中的扁担对准正从天上飞过的一架飞机，副校长揭发为“阴谋反对毛主席”。后来该副校长（此时已是正校长）生火做饭时引燃一张过期的《人民日报》，恰好上面有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被原正校长的家人看见，告发到“革委会”，被判入狱四年。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走来一位买主，说：“你这兔子没病吧？”农民回答：“没病，我保证它永远健康！”该农民因此获罪，被关入大牢中。因为当时“永远健康”这句话是毛主席的专用名词，岂能是随便乱用的？

［阳谋］

出于谋种“伟大”的需要而搞的阴谋，就叫阳谋。比如说引蛇出洞之术，即使勾引的手段再下流无耻，都因其“伟大”的光芒照耀而变成为阳谋。当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让知识分子们勇敢地站出来提意见，就引出了成千上万条的毒蛇。最后，这些毒蛇全部都被消灭了，消灭的手段是“打蛇打在七寸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空前绝后的“阳谋”。

一口气整理了那么多，E 虽然从四肢上感到有一些累，但在精神上来说更多的是兴奋。他伸了一个懒腰，想：自己充实着呢。每一天都是挑战，明天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在等着我。

天已经黑了。在黑暗中 E 想着，明天，对，就在明天，我一定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想着想着，E 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头一次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天要黑了，兰花花在黑暗中想着：新国已经长大了，早上说的那句话还真有水平，只是她又有点儿担心，因为她听出那话儿里有一种怨气。

新国就住在隔壁的屋子里，自从他和雨来一起上学以来，在兰花花的坚持之下村长就让新国住到她们家里来了，为的是好陪雨来读书。也许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没有人疼爱，他从来都是给什么吃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就不会有半点的异议。总是让大人们很放心。现在看来是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独立的思想？越想兰花花越不放心，她想，还是找新国谈谈吧。

一出房门，她就听到了一阵哗哗的水声。是新国在井边洗澡，微明中她看见新国的身体像是穿了一件月光织成的衣服，一闪一闪地晃着。还在他小的时候，兰花花就经常帮新国洗澡，今天，她突然像着了魔一样，向新国走去，拿起在桶中的勺子，舀起一瓢水，从新国的肩上淋下去，“哗”的一声，他整个身子就一闪一闪地晃动起来——像水流一样地晃动起来。真的，她有些担心他会就像这水一样流走掉，情不自禁地，她张开双臂抱住了他。

新国有些吃惊地回过头来，看到兰花花一脸迷惘的样子，怕吵醒了她，转过身来也抱住了她。怕她倒下。

他不敢喊，只是紧紧地抱着她，怕惊动了雨来。村长开会去了，要两天后才能回来。就这样他们站在黑暗之中，一动也不动，一直到兰花花清醒过来，羞红了脸跑回屋里。这之后兰花花也想不清楚自己怎么会这样。她害怕这一幕会被雨来看到。

回到屋子里，新国一个人又在昏暗的灯下，翻着那本已经被翻得很破旧的新华字典，他准确地找到了那一页——“女”——字。字典上说：“女性（跟‘男’相对）。女人：女性的成年人。女性：人类两性之一，能在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新国接着又翻到了——“男”——字。“男性（跟‘女’相对）。男性：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产生精细胞。”新国闭着眼睛想：“女”，隐约地听大人说过，女性的生殖器与这个“女”字很相似。中国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但是女人的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想象不出一个真实的形状，虽然小时候在红英的下体插过一根东西，他

也为此挨了打，但那时他是无意识的行为，根本没有留意那是什么样子的，只是意识到红英的“那里”与他的“这里”不一样，有一个很深的看不见尽头的洞，为了改变这些，让她的跟他的一样，他才想办法在她的下面插了一个东西，并嘱咐她不要拿掉。唉，现在再来想，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女人下面那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了。

新国又准确地将字典翻到了“阴”字那一页。“阴：凹进去的。隐藏的，不露在外面的。阴道：女性或某些雌性动物的生殖器官的一部份，管状。人的阴道在子宫颈的下方，膀胱和直肠的中间。”这些，新国几乎都能够背得出来。每次看到这几个字，他都感到脸红心跳，口干舌燥。那时候，只有通过字典，他才能看到关于女人、男人的一些文字上的解释。新国在床上辗转着，过了很久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中。在梦中他看见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新国自己也记不住了，当眼睛睁开时，一大片的阳光将他在夜里暗自积蓄在心底的幻想统统都给冲化了……第二天，幻想又要重新再开始……

第二天，雨来还是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说。她还是像往常那样手拿一支红缨枪，泥像一般站在村口的路边。自从停课以来，学校里的学生像是撒豆一样被撒在了历史的乱草丛中，再也抱不成团团了。再加上顾林的死，更是使造反的队伍一下子就彻底的土崩瓦解了。雨来一下子就成了光杆司令，为了保证自己的坚定的革命性，她就只好自己一个人拿着红缨枪站在村口的路边，严厉地观察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第三天，村长回来了。远远地看见村长的身影，雨来就跑过去，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妈妈跟新国哥哥抱在一起了。在确定村长听到了之后，她又转过身往回猛跑，也是边跑边喊：妈妈，快跑呀，我告密了，我把你们的秘密告诉爸爸了，他要来杀你了呀……

兰花花听到雨来的喊声后心中一惊，赶紧到隔壁的屋子里拉起新国就往外走。是走，不是跑。因为我们都知道，瘸着腿的村长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们的。

从此，马桥村里就再也看不到新国与兰花花了。】

深夜。E刚睡着了。睡梦中脸上有笑意。

突然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喇叭里说：广大的革命群众们，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给我们发出了最新指示，“凡是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广播里最后说：“请革命同志们马上到大礼堂开会……请革命同志们马上到大礼堂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最红、最亮、最最英明的指示……”

E起身就去了，就像是从地底冒出来似的，大家一下就都到齐了。

会议室后面白色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

革命委员会主任站在一个高台上宣读着最新的毛主席语录：“……正确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念到这里，他停下来，以多年的学习毛选的经验他意思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这样呆了一会儿，大概有两分钟吧，他才像是猛然间想起了什么，将手中的纸翻了过来，继续接着念道：“……吗……”（这位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为念毛主席语录断了句，歪曲了毛主席的思想，从而被党内记大过处分一次，政治生命便从此终结。此是题外话。）

正所谓趁热打铁、落井下石、乘胜追击，不给阶级敌人任何喘气的机会。紧接着下来是批斗大会。

大会正在揭发原党委书记的罪行。突然，又有人揭发了一个似乎是可以证实他反动思想大暴露的铁证，那个揭发者说：“在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我看见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神神气气的从上街走到下街。证明他的心里正为蒋介石反攻大陆而暗暗高兴。”这

颗重磅炸弹一投,群众群情激愤,纷纷追着要求他承认这一事实。

但是，马上就有人揭发上刚才那个揭发者的罪行:“刚才那个人揭发说——‘在 1962 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好像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而不加入正确的判断，这句话应该这样来进行陈述——‘在 1962 年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时’……”

人们立刻一起高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马上这个党委书记就被定性为——右派。

同时刚才那个说错话了的人也被定性为——现形反革命。

会议结束后，照例是高呼口号——

有人领头:“打倒美帝国主义……”

下面的群众跟着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资产阶级思想……”

“打倒资产阶级思想……”

“打倒孔老二……”

“打倒孔老二……”

“打倒右派……”

“打倒右派……”

喊到这里，收发室的大爷急匆匆地跑过来喊:

“主任，您又来电话了……”

下面的群众也跟着一起喊道:

“主任，您又来电话了……”

接下来就是一阵哄堂的大笑声音。主任严厉地叫道:

“别笑了，不准笑。严肃点，同志们严肃点。”

群众也跟着一起喊道：

“别笑了，不准笑。严肃点，同志们严肃点。”

于是，大家就都不笑了。将这笑声硬生生地吞进了肚子里，憋着。直到这笑意烂在肚子里。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玩最有趣的事情了。

［右派］

“左”、“右”在此并不是一个方位词，源起于 1789 年的法国革命，雅各宾派以出席会议的贵族阶层所坐的方位以判别其“革命”与“非革命”。与西方的“左派”保守、“右派”激进完全相反，在中国的革命之下，原先所有的概念统统都颠倒过来了——革命就是推翻一切打倒一切、革命就是翻天翻地覆——于是，对他们而言，“左”意味着革命，“右”意味着革命的反方向。在中共的历次斗争经验中，左派总是先天性地占着上风，左派总是赢、右派总是输，所以只要你沾上了右派，那么就意味着你的政治生命及公民的义务彻底的结束了。比如说张国筹的右倾与毛泽东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右倾”的彻底失败。

1957 年开展“反右”斗争前，有一段“民主”的时光，党内外各界人士获准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及“大字报”等方式向党和政府及其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被提意见者在此阶段表现了足够的信心以及宽宏的风度，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后有种种失控的倾向，表演风度者不免起了疑心。“大鸣大放”仍在进行，不过此时已变成了“谋略”。未及时制止乃是“欲擒故纵”之意。时机一到，全面反击随即展开，轻信的“右派分子”们纷纷落网。被定性的右派分子从此与“地、富、反、坏”(“地”为地主，“富”为富农，“反”为反革命，“坏”为坏分子）并列，成为社会法定的敌对分子。不过也有不同，右派的“帽子”是可以摘除的（视其表现)。摘帽后的右派被称为“摘帽右派”，虽不再是法定的敌对分子，但其历史已有污垢，就像面颊上烙有黥印的昔日的囚徒。

［反革命］

处于反革命的内部人员在非主流状态时，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而一定会认定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在以革命名目的军人用暴力夺取的政权稳定了之后，任何有触犯这个政权的行为，都会被这个政权视为反革命。反革命在改朝换代的时期是以暴力为表现形式的，在政权相对稳定时，反革命是一种野心，它深藏在身体的深处——即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破四旧］

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是文革初期由林副主席（林彪）首先提出来的。于是乎，一切带有传统色彩的艺术、符号、实物和方式都被归为“四旧”，要加以禁止、清扫乃至铲除。“文化大革命”为何冠以“文化”二字，在此便可得到圆满的解释。

破四旧的方式有多种，常见的有更换路名、店名，焚烧书籍、文物，捣毁寺院、祠堂，其涉及的范围和灭绝的力度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破四旧之后，人们便置身于一个崭新得令人发狂的新世界里了。我老婆的娘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是做古董生意的，之后改做一些其它的小生意，有一天一队红卫兵小将从她家的门前经过，猛然间看到了货架角落里的一个明代的瓷器花瓶，于是冲进来抓起就砸烂了。后来，文革之后她们一家每次在谈起那个明代的瓶子时她们一家就伤心不已，据说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就有人想出 3500 块大洋买下它。现在至少也值个上百万。唉，这个瓶子的被摔碎，宣告了一个百万富翁的破灭。

破四旧在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了人的身上。比如说，老领导、老干部、老思想。只要是旧的，不管是人还是物，拉出来就反了、砸了、破了。再比如说，上面说到的那个原党委书记被打为——右派——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旧”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旧的“靠边站”了，后来的才能站在中间，成为历史的主角。

（后来，我还有幸遇到过这个党委书记，问及他恨不恨那个揭发他的人？他说：“每次运动都要有百分之五作为靶子……”他有点语无伦次……“有些人并不想在文革中捞点什么,但他要争取主动以保证自己能稳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份额中。他用揭发别人来保护自己,这虽然是那种令人难以欣赏的机灵，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岁月里，这样的机灵又只能是惟一的选择。因此我不会怨恨他。”最后他叹还了一口气说：“那个揭发我的人，噢，也就是成为‘现形反革命’的那个人，他与我一起被送到夹竹沟劳动改造，在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被饿死了。还是我将他抬出去埋的，他只剩下了皮包骨，一米七五的大个子，提起来轻轻的。要不是我也饿着肚子，可能还能提着他风一般地跑呢。”）

不久后，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E 在办公室的大院里狠狠地踹了那个打扫大院的资本家一脚。

“E 为了不引起怀疑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性及斗争性而命令原来的那个资本家去打扫厕所。每当看到那个弯着的扫地的背影时，E 的心就隐隐的痛，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还活着……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这里 E 的心又安稳了许多，死了也好，不用受这样的生之苦。每当这时 E 的脸色都会出现为数不多的变化。像是一种慰藉。人真的不能完全成为石头，E 心头一惊，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为了掩饰，E 走过去对着扫地的人的屁股就是一脚：‘老实点，这是人民对你的惩罚。’

扫地的人向地上一扑就不动了，E 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临走时为了装得更加仇恨资产阶级，他还丢下了一句：‘装死’。”（详情请参阅《总览》）

不幸的是那个资本家竟然真的死了。更不幸的是，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而他竟然被关了起来。

后来，在监狱中 E 有足够的时间来总结这件事情的前因与后果，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定是那个女人在暗中搞的鬼。

F.农场、饥饿及兰花花的第二次婚姻

那个党委书记被定性为现形反革命之后，不出一个月，E 因一脚踢死了一个资本家也被关了起来。E 想：与那个反动的书记不同，他是反革命；而我是在革命，只不过我革命得有些过了头。

在监狱，E 的编号是 F。F 在监狱里的经历，《总览》里已经有详尽的述叙，我们还是把目光集中到正在逃难的兰花花与新国的身上。

【经过那条笔直的石灰质小路，越过那个早已废弃了的红砖小磨坊（自从兰花花的爷爷气死之后，这个磨坊就已经停用了。爷爷是在村长占有了兰花花后的第二天就突然间死掉了，有人说爷爷是被村长害死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条路就笔直地向下坠去。远远望去这小路就像是一个跟头摔下了这片黄土高原一样。

他们俩人挺着肚子向下走。1969 年的秋天，风从北边匆匆地向南边扫去，像是一把巨大的扫帚，将尚余的温暖向南方赶去。寒冷将至。

到了那条向下坠着的小路的底部，他们看到有一群人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的天地中大有作为”等横幅标语迎面而来。他们只有站在路边，等这群戴着红花、敲着锣鼓的人过去，才又继续上路。

其实，这条路并不存在什么“路边”，一望无垠的原野，闭上眼睛走上几小时也不会绊倒。路只是一条与周围环境颜色不同的一

道略显苍白的线。这条苍白的线深深地陷入在黄土之中，像是绳索在一个人的身上勒出的一道痕迹。走在路上的人相信，路会将他们带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路，总是通向人要去、会去、能去的地方。

天刚刚黑尽了之后，他们就走出了这片平原，进入了山岭之中，路被两座山夹得挤挤的、紧紧的。与平原上的路不同，在这条路上，他们不得不被挤向一个地方，虽然那也是一个未知的地方。

夜里的山风潮湿得就像是一条湿纱巾，真实而可感触。突然，有几道手电光照过来，盯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光明的那头问：你们是哪儿的？到哪里去？

新国说：我们是找亲戚的。

那边又问：到什么地方？

新国说：不知道。

那边再说：一定是奸细，先抓起来再说。一男一女，黑灯瞎火，一定不是在干好事。

紧接着，他们的手就被反绑了起来，眼睛也被蒙了起来。在走了一段山路之后，他们觉得自己被丢进了一个容器中，而后一摇一晃地被拉到一个地方。

再次见到光明时，他们已经被送到了一个农场。兰花花被安排在了女子农场。新国则又被蒙上了眼睛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这样被分开了。

兰花花就这样在这个农场中呆了下来。

一个小小世界的沉静，掉入了一整个世界的沉静中。直到第二天早晨，小屋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伴随着一阵呼喝声。一大片阳光从东边的山头上扑进来，充满了兰花花的眼睛。开始的一会，眼睛

全是刺眼的光明，过了一会儿才能看清楚有一个人站在门口，吆喝到："都起来，都起来"。看到女人们开始行动了，那个又说："你们要记住，来这里不是睡觉，而是改造，改造这个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

由于昨天晚上睡觉时根本就没有脱衣服，现在自然就少了穿衣的程序，只要回过神来，翻起身就可以出门去劳动了。

两分钟后，兰花花已经浸泡在阳光中了。山坡上到处都是劳动的身影。

在这里兰花花还遇到了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兰花花。由于她比自己大几岁，同时又为了便于分辩，大家就喊年龄大的为大兰花花，喊年龄小的为小兰花花。

大兰花花是如何到这里来的呢？大兰花花对小兰花花说："那一天，外面还下着细细的小雨，我正在家里做中午饭，突然闯进来了一大堆的红卫兵。他们说我是资本家的小老婆，是剥削阶级。说着就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串破鞋子，将我拉出去批斗。一路上都有人在朝我的脸上吐着口水，朝我的身是丢着破鞋子，并骂着叫我什么——破鞋。我被当时的情景弄懵了，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宁揭发了我，说我是资本家的小老婆，曾经跟资本家一起睡过觉。"

说到这里，大兰花花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夜像是想看到什么，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她将目光收回来停留在小兰花花的脸上，接着说："他们说要把我枪毙，让我到地狱里去找资本家。后来还是林平去找了他们说理。林平说，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被资本家剥削的人。于是他们就说饶了我，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于是就被送到了这里，以汗水来洗清自己身上残留的资产阶级余孽。什么时候洗干净了，什么时候再回到人民的怀抱。"说到林平时，大兰花花的眼睛在黑暗中，像是将要熄灭的炭火被人吹了一口气。闪了一下。她说："林平真好，他对我真好。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我可不能死了。”顿了一下，她像是下定了决心，对兰花花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跟他去。绝对不会错的。”

说完了自己的事，大兰花花问：“你呢？”

小兰花花说：“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说，一个女人不能够与一个男人一起走夜路。否则，就一定不会干好事。”

大兰花花说：“你别说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们女人都是被男人害的。都说什么‘红颜祸水’，我看是‘男颜祸水’才对……”

这里每年只下一场雨，这一场雨一下就是半年，从不间断。低凹处积满了水泽，有些地方有一人多深，陷进去必死无疑。所以这半年女人们就只有呆在屋子里面等雨停了，如果食物吃完了，那么等的就不是雨停，而是等死了。

眼看着食物就要吃完，而离雨停还有月余。队长只有望着天叹着气说：天，天啊，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女人吧。天可听不见这声音。雨照旧下着，按着它自己的时间表。

天很固执。

可是，人中间有一个人比天还固执。他说：“人定胜天。”

粮食吃完了，考验人的时候到了。女人们蜷缩在床上，以减少身上热量的散发。如果不用手去摸一下鼻子看看还有没有呼吸，你还真的看不出那睡着的人是死还是活。

队长每天都要一个一个地去摸摸“活着的”人的鼻子，看看还有没有呼吸。那一天，队长摸了摸大兰花花的鼻子，发现没有出气。再摸胸口，冰冷。

于是说：大兰花花死了。

昏迷中，小兰花花听到有人说：兰花花死了，而没有听清什么大小。以为是自己死了，便想着：我死了，灵魂就开始飘起来了。

隐约地她听到有什么声音，于是将全部的精力倾注过去……

听菜：虽然这声音就在身边，但事实上她已经看不见了，只能听见“……沙、沙、沙”的声音，暂停，响起了开抽屉的声音：“嚓—”接着一个东西离开了抽屉底部的木板：“喀—”接着关抽屉：“嚓—”接着又响起了脚步声：“沙、沙、沙——”接着关门：“咔—”然后脚步声听不见了。她仍旧注意倾听，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好奇心，“总想去了解细微的东西。”如果不细微就不存在了解。只不过每一个人关注的对象不同。遗憾的是怎么会选择了这样一个无用的东西。而她却又如此专注：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这之间是难耐的难熬)，响起了“空、空、空”的声音，这是切菜的声响，她空旷的心踏实了些，并开始继续填充内容：是切冬瓜的声音，有些脆、潮湿，加上不用多大力气便落在菜板上的刀刃与菜板的碰撞声，可以断定是在切冬瓜。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确定，是由冬瓜的内瓢切向外面的皮层。因为刀刃刚进入的声音很嫩，只是轻轻地向下滑，接着阻力增大，进入的速度开始减缓，同时，切下的力度也正在加强，声音变老、变粗，直到最后碰击在菜板上。结束，再重新开始。周而复始。其中有几刀是以冬瓜的外部向里面切入的：声音开始就很响，接着开始减小，像是一个临死人的低声叹息……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喀”的一声轻响结束了这整个过程，让人相信这彻底是完了。就像冬瓜总有切完的时候一样。冬瓜切完了，又是一片沉寂。她等待着，眼睛仍旧什么也看不见，周围黑沉沉的一片。只是短暂的一会儿。但在等待中，却像是灵魂去地狱走了一遭，而后才投生、再临降于人世一样漫长。终于那个过程完结了，又一个过程开始了：“沙—”有些用力，且持久，声音匀称而拉扯，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僵持着，但是声响还是在切入，有某种纤维般的物质在持续断裂，而且是整齐地、在均匀地施加的压力下断裂——这是在切肉——是瘦肉。她心里有些高兴，她就喜欢是瘦的肉。这一点新国也知道，他总是把瘦肉挑给她吃。想到这里兰花花觉得心中有些甜蜜；她很熟悉切肥肉的声音：“滋—”稍微用些力，有些滑，像是什么平滑

的物体在滑行，声音匀称，朝着一个方向，绝不回头，有些腻，但绝不粘，干脆而直接，但并不果断；切瘦肉的声音在继续，看来数量还不少。她有些高兴，又可以大吃一顿了。声音一下一下地继续，她真不愿听到它停止；“沙—”……“沙——”突然声音进入到一半停止了，怎么回事？这声音不像前面的那样顺利、均匀。通常遇到这声音有两种解释：一是剩下最后的一小块，比前面的一片大，但又比前面的两片小，于是便只剩下这一声不全面的声音了；二是遇见了骨头。兰花花当然希望是后者。果然是后者。她又听见了重重的“空”的一声，声音有力而果断，一气呵成，显然只有遇见了硬骨头似的难题才会有这样对手。谁也不会去用大炮打蚊子。接着“空”、“空”、“空”又响了几声后就果断地停下了。一片寂静。还是一片寂静。接着还是一片寂静。再没有什么声音了。兰花花得出的结论是：冬瓜炖猪肉。在得出了这个答案之后，她的兴趣索然而减，转化为无聊。关注的对象像一朵花一样谢了。越过黑黑的锅盖，兰花花一眼就看见了一块肉与一块冬瓜。显然冬瓜比猪肉的块头要大很多，而它们的重量又是差不多。唉，她是多么希望猪肉要比冬瓜的块头大啊，可是上帝总是让那些人们越喜欢的，质量就越大，比如黄金的质量就远大于猪肉，比如空气的质量就远远小于冬瓜。质量越小的就越容易被穿透、切割，就像刚才切冬瓜的响声穿透空洞的空气进入了她的耳朵里，声音里夹带着一丝丝清爽、潮湿的水分，让人想起了一个多雨的季节，大自然中的万物在雨水中闪闪发亮，透露着一分晶莹，用手摸上去，浑身上下都会感觉到一阵爽意，所有的粘腻、污垢被洗刷的干干净净，感觉轻松极了；接着，空旷的空气里又闯入了切猪肉的声响，直接逼入我的耳里，像是一只刚从湿泥里爬出来的老鼠，在遍布粘滞的泥泞里躲藏，可是越躲藏身上沾到的泥水越多，转眼间就成了泥糊糊的一团，让人感得浑身不舒服，仿佛身上布满一层油渍，阻碍了皮肤毛孔的自由呼吸，让人感到有点闷气、有点热，身体内燥动着一团蒸气般的雾水无法消散，

并且越积越多。只有跳到一间冒着热气的浴室里才能解除掉这样的燥热、烦闷。现在，它来了，出现了，飘了过来，并不是她看见了它，而是因为她闻到了它，是香味，夹在淡淡得以至无法看见的湿润的气体中飘过来的香味。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用嗅觉才能判定它的内容。人只有用嗅觉才能够伸入它淡泊、潮湿的内部：像一只手拂去淡淡的薄雾，震荡中一缕气体蛇一样钻入她的鼻孔，顺滑、柔和、平稳，只一吸它就从头到尾全部进入了身体之中，她让它停留片刻，细细品味它：是潮湿的。还有一点油腻。香；有一点肉香，像是大太阳下久晒的肉体上散发出的味儿，还有一点清香，像是潮湿的植物上久经露水的浸泡而散发出来的气味。刚感觉到这些，便再也守不住它了，不由自主地，它们又从头到尾，蛇一样的从她的鼻孔里溜了出去，在这次运动的损耗中，她知道它丧失了它所有对她有用的东西，于是她也没有丝毫挽留它的意思。就让它们去吧！在自然中，在空旷中，在可见而又不可视的地方安身。味道越来越浓，那蛇一样的气味越来越具体、鲜浓，像是一个跳着扭腰舞的印第安女人，舞姿越来越疯狂，臀部左右前后摇摆，实实虚虚不可捉摸，像是撒下了一个迷魂阵，她感到有些头晕，身体失重，像是要在空气中飘散开来，她努力收敛着自己的身体，让它们倦屈起来，同时她也减缓了呼吸，让空洞的胃部里的空间缩小。她稳着没动。过了一会，她流出了汗，流出了口水，她有些不好意思，悄悄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她抬手用袖子将挂在嘴角的口水擦去。为了分散对香味的注意力，她努力地去想一句话："世界的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发生着质变和量变……"。那些肉也在变化，她想，由活猪到死猪，由整块为几块，再被切为若干的碎块，或片、或丝、或丁、或馅，放进锅里，烹煮，由生变熟，由熟变粑，最后进入人们的肠胃，转化为另一种物质。这就是质变。

正想着，有人弄开了她的嘴巴，往里面灌着肉汤，幻想变成了现实。空空的肚子真实地有了东西。队长将盛着肉汤的碗端到她的

面前，对她说：“大兰花花死了，本来要将她埋了起来……其实，她并没有什么病，是饿死的……放心吃吧……”队长有些语无伦次。兰花花开始喝汤，鲜浓的肉汁使她忘记了一切，已经有很久没有沾过荤腥了，她舀了一勺汤，轻轻呷了一口，立即一股浓香涌进了体内，并向四处散发，堵住了所有毛孔，有点儿憋气，有点儿燥热，接着头微微地有些儿晕，像是在一个摇篮中，荡来荡去。像是极想稳定住自己，她加速地往自己的嘴里填进食物，以增加重量，加强稳定性，连看也顾不得看别人。只能凭感觉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沙”她一口咬下去，用力很均匀就到了底部，被咬的食物一分为二，同时嘴里微微地感到有一些细柔的沙状的物质磨擦着，有一点不适，这是腐烂了的冬瓜；“兹”她一口咬下去，用力很匀称，被咬的东西很快就被一分为二，同时，口腔里一热，含了一腔油腻的水质似的东西，这东西很滑，很软没有一点杂质，只要一个不小心便会从嘴角流出来，但由于太热又不能一下子吞下去，只有在嘴里含上一会儿，再分批咽下去，如果一口气吞下去，那就太腻了，这是在吃肥肉；“哧——”、“哧——”要咬两下，或三下，或更多下才能将它一分为二，并且，只有两半，没有什么其它的水质的东西冒出来，只有满嘴的香味，弥漫开来，让人不忍心将它吐出来，便只有闭着嘴一下、两下、三下……慢慢地咀嚼品味，直到它们变成碎沫，在不知不觉中漏进胃里，成为最实际、最具体、最难被打发出去的，这就是她最爱吃的瘦肉。

越吃越多，渐渐地身体里的所有毛孔都被填满塞实了，有些部位甚至冒出了油腻腻的汗。浑身都被这些油质的粘液给困住了，她感到有些困、疲倦、似乎立即就要睡着了。脑袋晕晕乎乎的，像是被注满一种粘粘乎乎的物质，沉重的连身体也不想去支撑它。她想睡了，远处的雨还在下着，叮叮当当的撞击声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难以捉摸，难以理解，难以感触。她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沉重的身子像灌满了水的圆底的缸子，一晃一晃的，体内的东

西像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泼出来一样，她小心而又急切地向前走着，雨从头顶上泻下来，击打在屋顶上，压迫“沙沙”的声音向下沉向地面，使她更加难以喘过气来，碗筷的碰撞声在雨声的压力下，细得像是远远的呻吟。地上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点像是要随着这雨水渗透到地下，如果从远处望来——除去色彩的因素——她一定像是一个黑而小而结实的秤砣。过程、时间、雨，正痛恨着，这一切都像是阴影罩住了她，像是沉入一个湖底，越来越冷，越来越让人感到窒息，“我要睡了……”，她还来不及对自己说完这句话，眼睛一闭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她听见有一片哭声在雨声中穿梭……就像是奶奶织布时的梭子穿梭在万千的丝线之中……

后来，雨停后，队长在总结这一次困难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定胜天。”

……】

就在此兰花花在吃彼兰花花的同时，新国正站在另外的一个院坝中听支书做工作动员。

穿过弯弯曲曲，前后只要出了十米就看不到人影的羊肠小道，新国来到了村里的开阔地带。那里已经聚了好些人。在人群中，新国很容易就看见了红英，她站在阳光中，脸被晒的红红的，一付村姑的模样。红英与新国几乎是同时被送到这里来劳动的，第一眼看到红英，新国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红英先与他打招呼问：“你怎么也来了？”新国说：“我也不知道。眼睛一睁开就到了这。”新国与红英被安排在一间大房间里住，红英住在里间，新国则与另外三个老右派住在外边的那间。关于这间屋子还有一个典故，原来是村里修建的大队部，可是刚建成后，一个路过的风水先生站在屋前左看了两眼、右看了三眼，最后还拿出了一个圆圆的罗盘测了测，说：“这间屋子有凶气，要死两个人。”虽然支书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对于这，他在心中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有，小心撑得万年船。但对外，支书则这样说：“让给新来的同志住吧，

人生地不熟的，怪可怜的。”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一贯的高风亮节。

现在的支书正站在空地中间的一块方形石头上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了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仍旧存在。”紧接着，他的话题一转：“社员同志们，我们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春耕；下面就是春播了，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再打一个大胜仗呀！”

下面一连片地响起了一声：“有”。

随着这一声之后，人们便一下子就都不见了，仿佛一盆水泼了出去……

耕地：新国在前面弓着背、曲着腿用力地将肩上的绳索绷紧，并持续到另一头的犁上，使它向前移动，而红英就站在犁的后面，扶稳它，并将犁头狠命地往土里扎，大块大块的泥土顺着犁头 180 度地翻了过来，露出毫无生气的干涩的肌体，他们的汗水滴落在上面，只瞬间就不见了。

为什么，为什么，所有呈现的都在瞬间消失于无形？

脚下是踏不遍的大地，身后的泥土一块一块地翻起来，硬实而易碎。干燥与古老是全部的原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完好的保护，无声的沉寞，那么这些泥土就会变成石头。可是人类惧怕的正是这些：自然的坚硬的对抗，人们翻来覆去地摆弄着这些干燥的土地，将刚结成一体的硬实的土地击碎，唤醒它正沉睡着的千年的梦。

它梦些什么？他不知道。可他清楚自己的白日梦，身后的土块一块一块地翻起、竖直、而后倒下，整个过程静默无声，像是一出哑剧，幕布拉开了，剧情依次地展开。直到最后在那道土坎前结束，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停止，那么就会翻落在土坎的下面，而后，紧接着犁倒在大地上。

沉睡。最好一直不要起来(这是否能使我们摆脱劳作的厄运？)，而红英也像梦一般地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一直向前走，直到

最后翻落到土坎的下面……他闭着眼睛承受着她那沉重而柔软的一击：

“我伸手抱住了她，使她不至于再从我的身体上面滚落(两次的坠落确实太冷酷了)，此时我希望时间停止。对，就那样阳光斜斜地从土坎上面跳下来，使阴影刚好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将我们紧紧地固定在一起，永远。”

永远吗？不，什么事情都害怕永远。什么都怕被幽锢在深渊之中。现在，阳光重新开始移动，这是现实，新国又回到现实中来，在土坎边站住，远远眺望远处的天空，有一丝云，极淡、极轻、极雅。

天上有风，云在跑，马一般地在跑，以不变的形式。眺望也仅能是瞬间的、暂时的，云瞬间就跑得看不见踪影了。他回转过身将绳子重新背在肩上，身子斜斜地向前，面部朝着黄土，而眼睛却又依稀地看见了那片天空，仿佛身临其境：一片云，一片松散的云，为何保持着一个形状不变？那是一团粘结在一起的棉花么？但如果粘结就不会显得这样的柔软、松散、飘渺。云来到了他身边，包围了他，仿佛坠入了云里雾里。他陷入了它们，它们包围了他，使脑海里出现了“氛围”两个字。

现实中什么依托也没有，只有踉踉跄跄地依靠土地，用一根倾斜的绳子，与一只笨重的铁犁从这干瘦的土地里索要一点点微薄的收获，来支撑人们羸弱的躯体。

可怜的大地，可怜的人们。

人在大地上来来回回地行走，是的，这一片大地真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几年来他们对它倾下的汗水，与它对他们的回报已经成了一个令人疲倦而乏味的公式、等式。如何才能平等？答案是：只要活着。

“只要活着，就什么都有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

使他不断思索的生存问题有了一个疑问：人为什么还活着？以如此的体力换取仅仅是维系生命的收获。这只是一场交易么？平等到刚好压榨体魄而又不使其彻底垮塌的交换？还有没有其它的什么？

现实像石头一样一块一块向他砸来：那是一天一天？还是一小时一小时？还是分分？秒秒？它们击中了他们、漂洗着他们、麻木着他们，并穿透了他们，向远处而去，如一颗颗逝去的流星，在广漠的宇宙中缓缓消逝成为虚无。既没有精神也没有物质，而只有一个远远的处在地球上的一个渺小的人思想着那一种牺牲了的美丽。

那是一种美丽得让人有种就要随着死神向上飞升或向一个深渊坠去的“虚脱”的感觉，就如同一个人孤独地死在一个小屋子中，门窗紧闭，空气浑浊，他平静地等待着，面部表情安然而无惧(无惧是因为无知，不知道死)，就慢慢地坐着，望着正在注视的东西，想着正在想着的东西，坐着，不动(也许是动不得)，直到精神一点一点地抽空，像是一锅熬干了的水——水不见了，到处都弥漫着气体。望着的东西渐渐模糊，想着的事物也像羽毛一样越来越轻，越来越不可捉摸，就这样持续着，直到望着的和想着的事物彻底变为虚无。彻底消失。

于是就那样静悄悄的走了。

沉没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也许几天后有人会进入这间屋子，也许会在几千年后，人们才能进入一个倒塌了的屋子，看见这一幅情景：朽去的木质椅子，舒适地排列着。一付白骨，优雅轻松的像一幅恬静的山水画，淡淡的几笔便描出了死亡的深邃意境——于是来人沉思着进入对死者的联想之中，一种美奂绝伦的生存空间之中，让思绪一点一点地集中，并一点一点地融入到那个女子的身体里，让白骨渐渐地丰富，肉体重现，唇红齿白，她重新又复活起来，恬淡地躺在那朽去的木质椅中，轻得像一团棉花，哦，不，像是一团思想，雾一般地聚合、飘散；飘散、聚合，难以捕捉，但又总能让人感觉到那一点点虚幻的存在。因为他突然间发现，那躺在椅子上

的人就是自己，人世间的生生息息，正是这样轮回着，生亦如死，死亦如生，完全是那一种绝美的幻觉，就像路中有一个坑，你可以掉下去，也可以躲避它，全凭个人的造化。但是从现实的意义上来说，没有掉下去总比掉下去好些，否则为什么所有清醒的人都会决定绕开走，而只有那些无知无觉的人才会“偶然”地摔下去？摔的头破血流。

一直联想到了这里新国才猛然地醒悟了过来，将自己从那团幻想的迷雾中摆脱出来，重新又回到了现实——现在——之中。

现在，阳光照耀着新国，将他长时间弓着腰而无遮拦地奉献给了苍天的背部烤热，土地一块一块地在身后翻动，将阴冷的一面翻出来献给阳光。另外在他的身边，土地则分为两半，一边如波浪一般起伏，充满了生机，像是涌动着生命的潮水，而另一半则像是於积的死水，无知、无欲，充满了死亡的暗示。新国想：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召唤起来，唤醒它们，让大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在阳光下像大海涌动的潮水一样，大地闪现出鳞鳞的波光。

这场运动同时在大地上的各个角落展开(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的话，一定会这样，那是人们所希望的)，因为那是人们需要的。

新国的腰弯着，屁股高高地翘着，他只要头再往下低一点就可以从裤档中看见红英。在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中她出现了：她紧紧地握住手中的犁，像是在依靠着它，如一根藤紧紧地缠着树。阳光照耀在她流满汗水的脸上，闪闪发光，像一轮月亮。

他们就在这样狭长的底角角度极大的，也是最不稳定的三角形中摇动，一步、二步、三步……在坚难的洒满汗水的大地上前进……

有时候，他们会站住，叉开双脚好让这个三角形更稳固些。大口地喘气。春天的太阳悄悄的靠近着地球——把阳光从天空中洒下来，落在劳作者的身上，落在这片充满了变幻莫测的神秘的大地上，显得那么深邃、渺远、神秘，让人永远无法触及到它的内部、中心。

有时候，他们会坐下来，让身体及心灵有片刻的休息，感受着剩下的那么一点点值得活下去的感受，温暖的阳光、硬实的土地、软绵绵的风，一起爬上了停止下来的身体，从各个方面进击，想夺去他们。他们忍受着，还有什么比忍受更令人心醉的呢？还有什么能比坚忍更能体现出存在的意义呢？

化为空气、化为泥土、化为阳光中的一棵生命之草，正是芸芸众生的体现。风吹过他们，从史前而来向未来而去，夹带着史前的因沧桑而枯死的"嘎嘎"着响的蒿草，进入到未来林立的如巨大墓碑般的高楼大厦中去：并在那里被阻劫、被击碎、被窒息，在一个个封闭的门窗里，停止了喘息，如沙一般地撒在地上，悄然无声，静谧沉寂。

此时，他真想死去。此时，他真想永远这样坐着不再站立起来。用手托着腮，进入了那尊叫着"思想者"的塑像中的象形之中——

红英认真的注视着他。看着。她放声大笑起来："你当你是谁呀？思想者？"接着她"哈哈"大笑不止。将头伸着，将腰弯着，不然，不然就会断气。

"是的，我是谁呀？我谁也不是，我连我自己都不能算是。"

新国将脸猛地调整成滑稽可笑的样子，刚才的严肃性顿时消失，转瞬间，一种轻松、愉悦、搞笑的气氛从天而降，顺着这一势头，新国也跟着她哈哈大笑起来，一场可能陷入到严肃之中的危机就这样一下子被粉碎、消解了。解构、沉思、严肃、思想在笑声中如尘土般地落入大地，化为泥土。

暮色中村支书站在远处——他们听不见的地方，高呼"收工了"，在近处的人不知是兴奋还是为传播声音，也跟着高呼："收工了。"同样地也有人在高呼"收工了"，声音此起彼伏地传开来，进入他们的耳朵里。新国和红英同时站起身，也不急着就走，因为在这时，红英感到腿有些酥麻，像是忘掉了它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直到过

了一会儿才开始感觉到腿的存在，于是命令道：“走吧”。他也在嘴里嘟哝了一句：“走罢”。

大地瞬间空荡了起来，就像是一个瓦盆被丢在了一堆碎瓦砾上，随着“咣当”的破裂声，便再也看不到瓦盆了。

大地上到处是破碎的泥土块，一块挨着一块地被翻了起来，像是有人要从中寻找到什么宝藏。

担水：天空中挂着一朵云，黑黑的，像墨汁一般，悬在那里不动，将一片巨型的阴影印在地上。担水的队伍很长，长长的队伍的头穿出了云层投射到大地上的阴影而尾却还没有进入到阴影之中。新国浸泡在阳光中，不知已经走了多少路，汗水从身上流下来，湿透了衣服的肩、背及衣襟。他在向那阴影靠近，希望在一步一步增长：“就要进入一个可以躲避阳光的地方了”，现在他已经到了阴影的边缘，具体地说只要再跨出一步就进去了，新国迈出了这一步，一阵阴冷猛地袭来，他浑身一颤，之后便接着是通体的舒服，就像是三伏天吃了一根冰棍。他抬头望了望天，黑色的云层浓得就像是要掉下来，砸在担水人的身上，那沉重一定不亚于一块铁，新国感到有些害怕，匆匆向前逃跑，像是在穿越一个正在发生塌方事件的山洞，脚步声也同时像是在山洞里一般空旷地回响着。

周围的声音也像是在山洞里一般空旷地回响着：“要是能下一场雨该有多好”。“老天爷”。“这水就不用挑了”。“是啊”!“老天爷”。

黑暗中，他觉得脚下的泥土越来越硬，越来越坚实，眼前的光明也越来晃眼……越来越明亮……就像是黑暗中一列亮着灯的火车迎面开过来……出了山洞，大片飞来的阳光使他不得不将眼睛眯起，过了半分钟，当他让眼睛回复成正常的状态时，他看见了青山、绿水、草地，正是他在画中看到过的青山、草地、绿水，他的心跳到了喉吼，却没有喊出声来。因为他看到村民们除了看见水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径直地走到小河边，将桶里打满水之后，头也不回地就担起往回走。

如此，新国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真有什么不正常，要不然怎么会被送到这里来改造呢？小资产阶级情调。看来我确实是需要被改造的。

担水往回走的人桶里滴下的水滴，连成了一片，在黄土地上连成一条湿路，由于新国几乎是落在队伍的尾巴，所以等他踏上回去的路时，湿路已经成了泥泞的小道。烂乎乎的泥泞从脚指缝里挤出来“叭叽”“叭叽”地响。

越走道路越泥泞，天空中那块黑云不见了，像是猛然间沉到了地面，大地慢慢黑了下来。而在这时，天空、西边、太阳挣扎着流出了像血一样灿烂而绚丽的颜色。他的心也不禁为之感动而流泪了。

当他回到小屋里，天已经快黑了。从小屋里透出火光，微弱地在黑暗中一跳一跳地，作欲扑又止状。像生命、喘息。又像是将死、喘息、挣扎。缓缓地、有节奏地、一下一下地，像是散漫在平静的湖面的波纹。平静、吻合，地久天长、年年月月、亘古不变、直到永远。他的心仿佛为之凝结了，蒙上了一层鼓皮，里面黑黑的，但只要有人轻轻一敲它，就可以发出响亮的轰隆声。阴影。黑暗。黑暗中跳动着一束火苗，火苗从里间的屋子透出了光明，一个女子坐在灯下，织衣？读书？做饭？遐想？等待远途的丈夫回来？顷刻间血涌遍了他的全身。

他的脸有些红，好在黑暗中没人看见。新国没有去点灯，那几个长胡子的老头们也没有去点灯，躺上床就睡了，谁也没有对谁说一句话。他也将身子放平了，躺在床上，任凭从里间屋子透过来的亮光不确定地爬在他的身上——摇曳、朦胧、伤感、悠扬、联想——直到这边的空间与那边的空间连成一个整体——灯光熄灭了——他这才安然地进入了沉沉的睡眠之中。

插秧：春天。阳光。人们。人们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中。像往年那样。

不同的是：新国比以前更黑了，更壮实了。

不同的是：红英比以前更丰满了，也更黑了。

不同的是：他们（与他们住在一起的长胡子的老头）比以前更黑了，更瘦小了。

一朵云悬挂在天空中，白白的像是地下的棉花飞上了天。

阳光穿透白云，将柔和阳光投射到水田里，把人们的身体照射的暖洋洋的。新国的身前边已经现出了绿油油的一片，身后仍旧是黄色的水田，在阳光下呈现出标准的东方人的肤色。他偷眼瞄了一下红英，几乎跟他在一条水平的线上，她的左手托着一坯绿油油的秧苗，右手准确地将左手上的秧苗均匀地一撮一撮地撕开、扯下，快速地插入稀软的水田里，在她的身后半米处"飘浮"（在稀泥上）着一个圆形的木盆子，里面分几层摆放着秧苗。

她每向后移动半步都要随手在里面取出一块秧苗而后顺势再将它向后推半步。在侧头看见这些的同时，新国发现自己已经慢了她半步，于是便又低下头，加紧地插起秧来。

水田的前端，村民与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正将从远处担回的水一桶一桶地倒入田里，清清凉凉的水一倒入田里便变得浑浊起来，新国的脚感觉到有些凉，但想到从右侧传来的她的体温（通过这水做媒体），他的心还是温暖如春的。

水田的后面有一个土坎，是村民修筑起来防止水泄漏出去的，土坎下足有半人多高，坐在下面休息绝对不会被人看见，这在一望无垠的绿野上，它就成了惟一的藏身之地，想到插完这块田后，便可以坐到土坎下面休息一会，新国的浑身就来了劲，不一会功夫就超过了红英，可是一眨眼她又赶了上来，他又加把劲抛下她，她再次赶上来。

"她是否也在想早一些与我并肩坐在土坎的下面？一定是的。"新国在心里想着。

他想起了课本上的一句古文："察已则可以察人。"都是人，为什么会有不同想法？不会有的，绝对不会有。现在他们都已经站在了田埂上，前面的水仍在哗哗地一桶一桶地往下倒，可小小的一块田就是不见水位上涨，仿佛是一根针落入了一盆水里，根本就不可能会让水满出来。可是他们想的不是这，他想的是到土坎下面去坐一会。

新国直了一下腰说："腰都直不起来了。"

红英接着："是呀，我也一样"。

新国又说："管他呢，休息一会儿。"

说完后他纵身一跳便下了土坎。阳光在身后消失。水田。劳动。人群。目光。阴影；阳光从土坎的左上角处斜斜地照下，在土坎的底角下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灰色和阴凉的三角。在这一瞬间不动了。他与她。不动。心却在狂跳(他不知道她是不是这样。后来她说她永远不会与他一样)。他们不说话。他望了她一眼，她也望了他一眼。他们一起将目光转开，穿透阴影，将目光投射到阳光之中，远远地，目光浸泡在阳光中，任阳光浸淫着，以获取一丝心底的温暖。

遐想。游曳。包括太阳，阴影；阴影形成的稳定的三角在阳光下移动，变成了另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三角的叠影。退缩。变化。移动。万物变化着。直至阳光出现在他的头顶。安全感在这时悄悄地向后滑去，落在这个土坎底部的角落，他们同时向下缩了缩身子，以躲避阳光的普照，但阳光仍旧移动着顽强地探过身子，直到完全到达土坎的底部。正午。阳光变得炽热起来，但新国的心境却突然平静了，仿佛已经确定地错过了一次机会，心里的情感已经不再紧绷着，而再次松懈下来，等待着下一个时机。

从远处传来了喊声，穿透荒原的平静、旷阔——"收工罗，吃中午饭了……"。

"又可以吃饭了"，新国对红英说了一句。随着声音落地的同

时，他们将头冒出土坎——转眼间，水田里劳动着的人群已消失殆尽。远处的人群的背影沉入进村庄里，犹如把一把沙子撒向了一个巨大的湖里。水田的秧苗绿油油的一片(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像一块绿色的地毯，铺在这旷野的荒原中，显得华贵、灿烂、堂皇。贵族般地地眩耀着。他的心中不禁生出一种庄严、肃穆与敬畏，同时又有一种隐隐的害怕，直至提升为恐惧。

于是，他们走上了田埂。

性幻想：新国与红英一前一后，往回走。红英在后面。他想："她看着我？目光停留在我的屁股上面，神秘？渴望而羞涩？她的想象也许会走在目光的前面，进入我的内裤，观赏？摸抚？"新国有一些害羞（但内心又有一种渴望），像是一个裸体的雕像暴露在人群之中，有些人的目光沌洁而干净、有些人的目光污秽而肮脏。

有一刻，新国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就真的是没有穿任何衣服，他下意识地拉了拉衣襟，确定手中抓了一角薄薄的布片，靠近角落的地方最厚，他计算了一下，共四层，折了两道，加上尖角上积下的一些污垢，使衣角有一些儿圆，像是个和尚的耳垂，他有些喜欢，轻轻地抚摸。有些忘情。他暂时忘记了后面的她，站着，像是进入了臆想之中。

这时，她从后面上来，无言地，超越了他，走在他的前面，一步、二步、三步……在第十步时，他才反应了过来。跟上。

现实中，她正映入了他的眼帘，一个全景，她的背影，很全面、完整，但是却没有细节。他想起了全景及局部的问题，主动地调整了一下视线，将目光停留在她的屁股上。奇怪？偶合？最后他确定这是人类的共性。还是那一句古话："察已则可以察人"，就可以得出人的想法全是一样的结论。

接下来就是他所看见的：她的屁股已经显示出丰满的圆形，一左一右地晃动，但她尽力地控制着，也许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将通过这种波浪一般的形式传递出去，对自己造成危险。这样她走路的动作就有些僵硬、机械。但即使是这样，仍避免不了她女性特征的表露和展现。

这勾起了他的欲望，猛然有一种力量，无形地冲入了他的身体，顷刻之间，血液涌上了脸部，发热、脸到了耳根。这时，他真害怕碰见别人，看见他通红的脸庞。

幸好，他们是最后一批人，其他的人已经进村了。这样，他的遐想就展开了肢膀：一个漂亮的弧线，像飞行般，滑翔。遐想来到一个新的陌生之地。陌生，太陌生了。以至他无法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更无法想象自己在那时、那里能够看见些什么。

这是他第一次展开飞翔的遐想翅膀，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无法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就更加增强了这次旅行的美感、艺术、魔幻、飘逸，无法与现实的知识——“生殖器”“排泻系统”联系起来。一想到这里，他有些恶心想吐，像是很近地去看一堆刚排泄出来的粪便，他猛地将想象收回来，回到目光之中——她还在他的前面，保持着均速的距离不近也不远。“她不快步地离去，也不慢步地等我赶上去。这是否是一种暗示？”。

这可是一个好兆头。再往前发展也许就会很顺利、神奇。正如新国所想的那样：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她与我保持着同一的距离。她进入了屋子里，在一个已经确定了的时间之后新国也进入了屋子，将村子及其他多余的人抛出屋外，轻松地扔了出去。

就他们两个人了，想象中他看见她在脱衣服。她背着身子。先是外面的，接着是里面的。她的背部与他从镜子中看见的自己的背部差不多，就是稍许纤细了些。让他觉得有些怜爱。接着她开始脱裤子，直到将最小的那件退下，他看见她的屁股与他从镜子中看见的他自己的屁股差不多，只是稍嫩些、肥些、白些、精致些。他真想看见她转过身来。期待着，果然她转过了身子，哦，“我看见了些什么？”他问自己：“我看见了什么？”“哦，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目光中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曾经的经验，没有任何准确的知识来弥补这一片空白。确实，他的目光中一片空白。阳光。阳光下，他们俩人一前一后地行走，她在前、他在后。刚才的一切仅仅只是一次幻想的旅行。他悄悄的放慢了步子。渐渐地她就消失在他的视线外了。

一切都将在阳光下消失。

夕阳西下，影子越拉越长，在阳光下走散了；好像是影子只有那么多东西、内容，越长它就越淡漠、越稀疏——

慢慢地，阳光也走散了……

性侵犯：当新国走进屋子，阳光在身后消失。可是，就在这时，同时，在他的眼里却出现了一幅他怎么样也想象不到的图景，那个著名的男知青——“革”——在向她走近。

“那男人不是我，我确定，因为我正站在一边注视着这一场面”，新国站在一边想。

她在向后退，一直到没有退路。那男人也停住了，因为他也没有前进的道路了。

“革”的一只手撑在墙上，将目光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说：“听说你杀了一个想要‘干’掉你的人。那人还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哈哈，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烈女子……哈哈，今天你可别想又杀了我，我可没有带枪，那种枪对于我来说没有用。我只带了这支有用的枪——肉枪，天天都带着……哈哈，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过：准备着，时刻准备着……”说着他还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裤裆，以表明他确实也是带着有一支“枪”的。

那男人——“革”——坚定地逼视着她，她的脸上流露出了绝望、悲伤，她拼命地将脸扭向一边，这样可以不看到那男人。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新国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奇怪地，变化、喜悦、惊喜，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巨大的希望，眼睛如星星般闪闪烁烁，

她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猛地推开他，那人显然没有想到她会反抗，踉跄地向后推退了好几步。

趁着这空隙她一刻不停地如小鸟一样地扑进了新国的怀里。抽泣、轻颤、像一枝风中的花朵一样颤抖。

新国感到有些害怕，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个人，流露出绝望。那人也盯着新国，像狼一样。有一刻新国仿佛就要支持不住了、倒下，但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就在要倒下的一瞬，突然间，出乎意外地，那个人一转头就走了。“咣当”地一声那人重重地将门带上，把他们两人锁在了里面。就在这时、同时，他们瘫倒了下去，如泥一般，他们两人混和在了一起：她的目光探进了他的目光里：“真应该感谢您……多亏了……幸好……要不……”一连串地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而他也极力地将目光移开，不敢直视，因为刚才的胆怯，令他的脸红了起来，是害羞、内疚、自责，可是她却理解错了，误以为这是情欲所至。恐惧顷刻涌上了心头，像推那人一样，她猛地将新国向后推。他没有反应过来，向后退了几步，在就要倒下时，他已经退到了床前，顺势地他就坐在了床沿。

她也感到自己有些冒失，轻声地说了句——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对不起”。

接着，她就小跑地进了自己的里间。沉默，死一样的沉默。新国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不，是她的心跳。她也许也听见了他的心跳。静谧。无声。

他们真害怕就这样一直下去，永远也不改变，但同时他也害怕，有什么会改变他(现状)，将他投入到一个更加可怕的深渊。

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呢？

“革”是附近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里知青的头头。具体叫什么名字，新国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很有来头，到这儿来插队只是为了镀一下金，回去后就可以提干，总之非同寻常。比如说附近出了什么

事，那么人们一定会说：哦，“革”来过了。好像他的出现就是为了制造什么事端。

有一个笑话在当地广为流传：说是有一个支书带着上面来视察的首长在村子里巡视，居然没有看到一只鸡和一只鸭，首长走后拍着支书的肩膀说，“好样的，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够干净。”言下之意就是：“怎么没有想到给领导留下一只鸡或鸭带回去？”支书只有苦笑着说：“没有办法，昨天‘革’来过。”意思就是这位领导的运气也太不好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等“革”来了之后才来。那位首长显然知道“革”的来历与背景，灰灰溜溜地就回去了。据说回去后那位领导还挨了老婆一个耳光，怪他没有给她带回好吃的东西。这位首长在挨了耳光后委曲地对老婆说：你什么也不要怪，要怪也只能怪你老公官当得不够大。于是，这夫妻两人只有抱头痛哭。

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天支书陪另一个官员到农田里视察，那个官员放眼望去就是不见女社员同志，便随口问到，女同志都到哪里去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可不能小看了妇女同志们呀！谁知支书却答道：昨天“革”来过。那位官员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两人会意地大笑了起来。

现在，新国剩下的只有等待了，等待那些能够决定命运的因素到来，改变这一切。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能接受它，因为他无法推拒，因为那结果(无论好坏)并不是他造成的。他的心并不会因此而内疚、不安、惶恐、害怕、自责、埋怨、后悔，因为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自己……

门开了，一个老人进来，打破了这尴尬地僵持着的冷空气——所有的刚才在这小屋里构筑的结构在这一刻如尘埃般垮下来，蒙蔽了他们的身体。像是坠入了云里雾里，谁也弄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些什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效果。随着老人的进入，黄昏从门框里照射进来的光线越来越大。屋子稍微亮了起来。老人进了房间，一个转弯使屋外的光线完全地投射了进来，屋子里的明亮也因此而达到

了顶点。新国想：老人也许看清了我的脸部，包括每一个细节，而我却无法看清楚他，因为我是顺光的而他却是逆着光线。他翻过身子，将面向墙里，及时地改变了这一不平等的现状。

改变。决定。做主。独立。人格。意志。个性。坚强。刚愎。自信。个人。直至愉悦自己。从中体会出了些什么？

老人径直地走向他的床铺，像是一艘湖面上的船一样平稳。接着他躺下了，像是船泊在了岸边。又有一个老人走进了屋子，走向他的床位，犹如一艘海浪中的船一样摇晃着，直至走向床边躺倒在床上——一只漂泊的船停在了海岸上。喘息。大海在喘息。而不是他。潮水使船摇晃着。像是他在呼吸着一样。最后一个老人也进了屋子，他摇晃着，同时喘息，使人联想到一艘行驶在大海上的船遇到了风浪，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倾履。摇晃。喘息。他一步一步接近那张床，像是自己在走，又像是在依靠着某种依旧存在的最后一点惯性——一步、二步、三步……他接近着——还差 1.4 米了，他用劲地放弃了自己，像是将身体丢了出去，他准确地倒在了床上。不知道他这是到达岸边了，还是已经顷履了，但是无论如何，都可以借用这个词：他睡着了(这样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会出错)。

还是睡了吧，新国自己也在想：明天的事等明天再说吧。刚把这句话想完整，他就睡着了，白天的劳累像是头脑里的思絮被注满了水……沉沉的……昏昏的……

【转一圈回来，再来说说兰花花——

兰花花的第二次婚姻：三年后的一个夜晚，大约九点过，一天的劳累后兰花花正要上床睡了。突然听到管教喊她："兰花花上来，"正在穿衣服之间，那声音又高喊着："兰花花，你男人来了。队长叫你。"

兰花花吃了一惊，难道是村长找来了？还是新国他来了？她忧虑地向接待室走去。当一个脸黑黑的健壮男人出现在她的眼前时，

她顿时惊讶得呆住了。“你你——”她还没来得及说下去，那个男人却吃惊地说道：你，你——你不是兰花花。

兰花花看见那男人手上拿着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万岁！

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兹介绍我部××一人，到贵处领回妻子兰花花一名，望接待。

特此证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晃眼间，兰花花没有看清那介绍信上写着的持介绍信人（××）的名字，但却清楚地看见了后面的名字（兰花花）。

兰花花说：“我就是兰花花。”

那人说：“兰花花是我的老婆，我怎么会不认识。她那里有你这么年轻漂亮？不错，兰花花是很漂亮，但是她比你至少要大十多岁，岁月不留情啊，任何女人都逃不过岁月的利刃，它会在她们的脸上刻下一道道挥之不去的痕迹。”

兰花花沉默了一下说：“我知道了，你找的是另一个兰花花。这里从前有两个兰花花，一个是大兰花花，一个是小兰花花。我是小兰花花，是他们弄错了。”

那个男人匆匆地问：“那，大兰花花呢？”

兰花花平静地说：“她死了。现在只有我一个兰花花了。我是没有做过你的妻子，却也是真实兰花花。队长并不清楚，他叫我，我就来了。”

“真正岂有此理!”那男人气急败坏地准备冲出门去:“我去问他们!”

兰花花慌忙站到门前，一手抵着门，一手拉着他，“你到哪儿去？”

“我去找你们队长。”

“你找死!他知道你在这儿没有亲人，怎会让你住下？夜半三更，深山老林，你出去不被狼吃掉，也要摔死，要不也会被一洼洼张着大嘴的沼泽给吞下去。”

“那……”他有点犹豫了。

“我说，干脆将错就错，你今晚和我一起住。大兰花花向我讲起过你。唉，我一直想见到你，很久很久了……”她抬起头，幽幽地注视着他:“你带我出去吧，我不想死在这里。!”

“带我走吧,只有你能够救我。在这里呆着就跟死了一般。不,比死亡还要可怕。只要你带我出去，我就是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兰花花恳求道。

“……”

那男人正想回答，这时突然间从土炕上窜出了一只耗子，向门外冲去，站在门边的正在请求着的兰花花，飞也似的关上了门。咣当的关门声吓了那男人一跳。耗子猛地撞在了门上，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兰花花一脚踩住，再伸手将它抓住，往地下一摔，这只耗子就已经去了半条命。动作熟练得一气呵成，直看的那男人目瞪口呆。

兰花花兴奋地说:“嘿，你的运气还真好，这种东西在这里简直是稀有物种了。还真是少见，只要它一被人看到，那么它就死定了，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马上就会让它成为人们嘴中的美食。”

说着话她就已经将耗子的皮剥干净了。那只黑黑的耗子转眼间

就成了红红的一块肉。

兰花花在屋里生了炉子，点上一堆火，将耗子放在火苗上面烤着。而后为那男人冲上一杯糖水，把墙根的一张大木床打扫干净，铺上稻草、棉絮，再抖开一床混和着樟瑙和女人香味的被单。那男人静静地注视着她的动作，注视着那双灵巧的手。心中渐渐地就弥漫起了一阵温暖。这种温暖慢慢地上升到眼睛里，于是他的目光里便出现了一丝暖意，在这间小屋子里随着跳动的火苗缓缓地扩散开来。

火苗像是一张好吃嘴伸出的舌头在耗子的鲜红的肉体上舔着，没有一会儿，屋子里已经充满了香味，耗子已经由血红色变得焦黄。兰花花从火堆中取出烤熟了的油腻腻的耗子递给那男人，说："吃吧，这是你的运气带来的。这里平日里根本见不到油荤，看见它，真像是看见了救星一样。"

油灯结成一串串灯花，炉火熊了，小屋子变得温暖而迷人。兰花花脱下头巾，让黑油油的发辫顺着肩头溜下。她把腰间的布带解开，脱掉臃肿的棉衣，让美丽的胸部从灰黑色的毛衣下面表现出来。

"这儿风大、天冷，一年四季总要穿棉衣、包头巾，难看死了。"她羞涩地笑了笑，把开水瓶里剩下的水全倒在那只破旧的瓷盆里。她半跪到那男人的跟前，抓住他的脚，"脱吧，别不好意思。走过远路一定要烫烫脚，才能恢复。"她仰起头来，轻轻问道："太烫了吗？"她的脸在炉火映照中发出莹净的红光，使眉眼、鼻和嘴唇的鲜明的轮廓，溶合在和谐细腻的颜面上。

当兰花花把那男人安顿在床上，自己也脱去了鞋袜，偎到他身边时，她搂住他的脖子，轻轻地说道："你嘲笑我、轻视我吧，把我看成一个下流的女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能带我出去！我什么都可以做。"她把头钻在他的胸膛上。"她们打过我，捆过我，关过我……从上面来视察的首长还奸污过我，他们说如果合了他们的意就放我出去，可是只要等到天一亮，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了。就

像是那句诗说的：‘……挥挥手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捱过了四年，四年啊！他们不放我走，说我无家可归，强制留在这儿就业。我要出去，回到生活中去。现在终于等来了，亲爱的。”她喃喃的声音轻下去了：“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那么冷淡？”兰花花松开柔软的手臂，脸蛋上浮起痛苦的表情。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呢？”那男人问她。

兰花花说：“他们说我没有正当职业，是在往祖国的脸上抹黑。就把我弄到这里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愁容给兰花花增添了一种淡淡的，白云一般的妩媚。那男人忍不住伸出手来，为她抹去脸上的泪痕。

灯油熬尽了，光影摇晃几下，忽然闪亮，接着便熄灭了。那男人摸着黑，钻进了已经被兰花花捂得有一些暖和的被子里。在黑暗中，兰花花说：“好久没有做过这事了，好像都粘起来了……轻点、轻点，痛……”。那男人喘着气说：“我也是，已经忘了那种奇妙的感觉了……让我们再把那种感觉找回来……哦、哦……出来了……”

在彼此的温存和抚爱中，两个人的心跳，两个人的呼吸混合在一起了。

天将破晓，啁啾的鸟叫声此起彼落，逐渐稠密起来。小屋里布满了晨光，兰花花翻身起床，脸上顿时飞来一朵红云。

她问他：“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他答：“林平。”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不要耽误出工，不早了。”

当天，林平将随身带来的两百多元钱全都给了队长，说要带兰花花回去。队长笑嘻嘻地说：“其实她早该出去了，就是一直没有人来领她。你知道的，没有人管着，在外面容易犯错误。是吧……”

走在出去的路上，兰花花从稀疏的松树的空隙往外望去。阳光

已经布满天空和远处的山顶，这山沟和松林，色调更加深重——像是一片影子掉进了明亮的阳光之中。远处有悠扬的歌声飘荡开来，不知是哪个被困顿着的女人，在何处慢声歌唱。是在背阴的山角，还是在阳光照耀的山顶？在阳光中，歌声轻得像风、柔得像云，长出了飞翔的翅膀，飞升到灿烂的阳光里、栖居在厚厚的云层里。

拐了一个弯，在一个阴暗处，兰花花停了下来，站在一个土堆前，说："这就是大兰花花的坟墓，已经三年了，她在这里已经躺了三年了。"

林平呆了一会，紧接着就跪下来，抱着土堆大哭起来。他说："我要把妻子的骨头带回去，落叶归根。"

兰花花说："别！看到了，你会更伤心的。"

那男人问："为什么？"

兰花花说："她已经被我们吃掉了，"看到林平没有反应，还呆在那里，兰花花又接着说："那是第一年，我们来这里开荒，组织是不给粮食，我们要靠自己养活自己。那时真苦，死了很多人，所有死去的人，都被有计划地分配着吃了……为了活命，我也……"

兰花花说不下去了，望着那个快要发疯的男人，恐惧地说："她是自己死的，没有人杀害她……况且，也不是我一个人吃的……所有的人都……你别这样，别吓唬我，欠你的我会加倍还给你。"

林平对她吼叫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为什么呀……"这声音穿透整个山林，刺透天空中飘浮着的阴霾的正栖息着一支歌的云层，消失在茫茫的太空之中。

这些声音会在天空中聚成一颗一颗的星星吗？那些在夜空中划过的流星是否是星星承受不了这些飘上天空的悲伤？

一路上林平都在对自己自言自语着："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骗我？你不告诉我这些多好。一切都像是从前一样，多好！"

林平的目光里闪烁着平静的怒火。从那目光里，兰花花意识到

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遭遇到种种的苦难。

……】

G.诗意、死人与红英的婚姻

F 在位于四川省境内的一个秘密监狱里苦苦的呆着，时间从监狱的外面走过——那厚厚的墙阻止了时间的脚步。不过仍旧有一些顽固的时间还是一点一点地挤进了高墙，在里面喘上一口气之后，再借助最后一点力气慢慢地向外面挤去……所以在监狱里面总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幸好在这个监狱里 F 遇到了那个著名的大右派胡风（详情可参见《总览》），这使他的监狱生活多少还具备了一些历史价值。比如说以后他可以将这次坐牢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我和大右派胡风一起坐大牢的日子”，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那样从精神上来讲他不仅可以就此一举成为一名作家，而且从物质上来说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利用这一资源，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而是尽职尽责地在做一个特务应该做的事情——

每一天，F 只有读着那一份惟一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心底 F 总是将其称之为“日人民报”——以从中得到一些外界零零星星的破碎的信息，并将它们整理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概貌：

［公社、大队、生产队］

一种乌托邦的行政机构。生产队的上面是大队，即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的上面就是公社了。公社的全称为“人民公社”。农村社会的三级基层组织始于 1958 年，（至 1983 年结束。当年的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小队即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此为本书作者所加）。

生产队的一把手是生产队长，二把手是会计，就这么两个官儿，通常一个村里只有两家富裕的人，他们就是队长家和会计家。大队里的官多一些，一把手是党支部书记，二把手是党支部副书记，其次才轮到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此外还有民兵营长，权力也不小。到了公社，一把手是党委书记，此外有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若干干事。总之书记、主任、会计、干事以及队长、营长等一干人构成了农村的权力阶层，与普通社员不可相提并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利益阶层。

公社、大队、生产队，是最低的行政机构，那里住着最底层的人，靠着一把锄头在地里刨点吃的。因为那里是最底层，所以除了原住民之外，如果谁被派去了，就称之为“下放”（详见后面的词条）。下放人员从原则上说已脱离其权力阶层——也就是失势者、牺牲品——为一名普通社员。

［社员］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农业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社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仪式。社员即等于农民（农民就是劳动力），社员群众即等于农村中权力阶层以外的人民大众。刚生来的孩子算不算社员？这我无法考证，但长到一定程度，能干点农活了，就可被称之为“小社员”。

比如说，每天村支书都要站在场子的中间做思想动员报告。能够有资格站到那个场子中的人，就可以称他们为社员。因为村支书在开场时总要说，“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在以体力劳动为绝对光荣的时代，得到这种称呼是一种荣誉。还有一首歌是专门赞颂社员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开到哪里哪里香……花儿向着党，党呀向着花……”

将那一大堆没有头绪、零碎的资料整理到这里，F 伸了一个懒腰，将塞在屁股里面的“中国地图”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着，就像是隔着一条河在望着一个昔日的情人——“反共救国军西北军第三

纵队特别专员”。现在他将这根柱状的东西从屁股里拿出来，已经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了，甚至还有一种强烈的令他抽搐的快感。就像是做爱后达到了高潮一样，虽然他从没有与女人做过爱，甚至连看也没有看到过女人的秘密之处，但是他确信，不会错的，做爱的感觉一定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每次在工作劳累了之后，他都要将塞在屁股里面的东西拉出来时，就隐隐地变成了一种自己对自己辛苦地工作成绩的奖赏与鼓励。

等到那种强烈的像是触电一样的感觉像风吹过湖面，涌起了波澜，水波消逝了之后，F 又拿起笔来接着向下写：

［扎根］

由于农村是处于底层，所以正常的有一点理想的人都不会愿意在那里久留。都想往上爬，可是上面的位置又满了，这样就出现了双方的不平等的现像，而且如果人人都争着向上爬，就会引发一种新型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出现了扎根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把根扎下去，字面里面的意思就是一种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树木、庄稼可以扎根，扎了根就意味着存活。人的扎根则是一种比喻，而是当年下放运动中流行的比喻——即坚强、不曲。为了配合这一形势，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描写，比如说“松树的根深深地扎入岩石里，不肯移动半步”。

比如说，“革”在农村的生活劳动，只要他没有离开那里，就可以把他们视为是扎根。

［下放］

相比起来，扎根是主动的，有一种自豪和光荣；而下放则完全是被动的，让人瞧不起。

下放，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上而下是人生的逆向运动，其感受是遭遇了挫折。具体到下放运动，其中的“上”就是城市，“下”即农村。城里人来到农村

变成农民，甚至还要低上一等，便是下放。此种社会地位的降低难免不令人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当然主要受损部分是心理上的、精神和情绪上的，是虚的。也有很实在的部分，比如一些下放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以至无法生存。

再比如说，与新国同处一室的三个老人，就是下放。原来他们是当官的，高高在上，现在被打倒了，下放到农村。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教育**］

为何下放？为了接受“再教育”。教育不难理解，“再教育”就是教育之后再一次受教育。第一次教育通过学校和书本知识，第二次教育（即再教育）则是通过艰辛的农业生活。第二次教育开始于第一次教育之后，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第一次教育的人才有资格接受第二次教育。因而青年学生、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合适的人选。此时教育的指导者不再是老师、教授、学者（他们本身已变成被教育者），而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接受过第一次教育，其中文盲不乏其人。因此，“再教育”也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接受过教育的人进行的教育，比如说农民伯伯在田间或地头对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说：“这是秧苗不是韭菜”即是对他们的一种再教育。

再比方说，每天早晨支书站在新国的门口，对着他们喊：“起来了，懒鬼，下地干活了。”这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堂再教育的课开始上课了。如果是来扎根的，支书就不敢这样喊了，而是等他们休息好了再起来下地干活。这就是下放与扎根的差别——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愿的。

［**三大差别**］

即：干部与群众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像。这对于以共产主义为目的、追求人人平

等的平均主义的国家来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让“上面”的人“下去”。

［上山下乡］

亦是指下放运动，主要指知识青年的下放，目的就是为了混乱现有秩序以达至一种平面上的平等。这个充满诗意的说法最先见于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领袖的高瞻远瞩以及伟大情怀。一个人或几个人下乡是“扎根”，千万人一齐下乡便是“上山下乡”了，热闹得紧，并且丝毫也没有寂寞之感。只见千万学生上山下乡，忙得不亦乐乎，祖国的锦绣河山的某一处山头上爬满了人，有人上来，有人下去。自然，此等壮观的景象只有身处高处的最高领袖才能看见，才能领略。

比如说，那个对红英有不轨企图的“革”，由于是群从性的运动，别人都上山下乡去了，你不去就不行，别人都看着你——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队看社、社看县、群众看干部——所以他只有去。但是，还是与别人不同，他下去是镀金，没人敢管他，所以在乡下改造的目标是鸡鸭，帮助农民割资产阶级尾巴。过得也是潇洒自在。回城后，“革”当了官，但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多久，自“四人帮”被打倒了之后，便一直流年不利、垂头丧气。后来在八三年严打时成为被打击的对像，此是后话。

……

F 每天都在面对着这些看的见却又摸不着的文字，心中着实有些高兴，这就是乌托邦的模式，因此他觉得这个国家因此就乱掉了。乱了套。没有规矩如何成方圆？这个道理没有人会不知道。看来时机成熟了。

机会来了，可自己又不合时宜地被关在了监狱里。什么具体的事情都做不成。F 有一些愤怒，他在心中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又出去，为组织（特务）工作。

每天，F 总要想上几回。所以看到他的人都以为他特深沉。直到有一天一个负责任管教也忍不住要问他："F，过来，"待 F 毕恭毕敬地走到面前，他才又问："你一天到晚皱着眉头在想什么？"

F 答道："报告领导，我在想自己如何改造的更快、更好。怎样才能够超额地，保质、保量的完成改造的任务。"

管教沉思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个问题想得好，再接着往下想吧，要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把这个问题想的更深入、更具体。"

说完，管教沉思着就走开了。肩上像是压着一付沉重的担子。

很是过了一些日子。也许是数月、也许是数年，F 也统计不清楚，因为时间从来就没能完整地进入过这个深宅大院似的监狱。

这一天，管教来了，他悄悄地站在 F 的背后说："你，跟我来一趟。"

在一个墙角的拐弯处，管教停下来，在确定了左右无人后，说："党决定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F 问："什么任务？"

管教说："打到敌人的内部。"

特务！又是特务！F 还没来得及说话，管教接着又说："从现在开始起，你的代号是——G。"在说到 G 字时管教还特地加重了语音。

还是没等 G 回过神来，管教又紧接着说："好，现在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跟我宣誓。"说着就将 G 拉到一面红红的旗帜下面。

在那面旗帜的下面，G 跟着举起了右手。

管教念道："我宣誓，加入特务组织。"

G 跟着念道："我宣誓，加入特务组织。"

管教接着念："尽毕生精力为特务服务，不怕苦、不怕累、不

怕死。”

G 跟着念道：“尽毕生精力为特务服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管教接着又念：“恪守特务的原则、严守特务的机密、服从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必要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组织上的秘密不落入敌人的手中。”

G 跟着念道：“恪守特务的原则、严守特务的机密、服从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必要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组织上的秘密不落入敌人的手中。”

停了一下，看见 G 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管教便接着说：“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绝密性，就不用办手续了，不能有任何证据留下来。你与我单线联系。好，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在临走之前，G 问：“不给我一张委任状么？”

管教有一些不解：“什么？什么委任状？”

G 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怯怯地纠正说：“就是证明。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为你们工作的……”

管教骂道：“傻瓜……你真是一个大笨蛋。证据，你知道什么是证据吗？就是那些证明、资料、文件，任何文字上的东西都靠不住，不能有。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证据、把柄。” 在听到这句话的同时，G 在心里想，仅从这一点来看共产党确实要比国民党高明，怪不得国民党打不赢共产党。被共产党赶到那个弹丸般的小岛上去了。

看到 G 沉默的样子，管教问：“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G 说：“没有了。”

这时管教又一次环顾了一下四周，再一次确定四周没有第三者之后，他将头伸得更靠近G的耳朵，悄悄地说："到了那里，去找一个叫着李敖的人。他是我们的同志。""同志？""对，同志。记住，接头暗号是操国民党的祖宗。""操？""对，操！就是要操!!狠狠的操!!!怎样操都行，你们甚至可以比一比谁比谁更会操。好！现在你就可以出发了。"

望着G离去的背影，管教最后补充了一句："记住，F已经死了，你现在是G。"

一出那个高墙深院，时间就像是在飞。十数小时之后，G已经站在了一个岛屿之上（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台湾）。

"至于那一次的台湾之旅，G的心里一直徘徊着诗一样的意境，如果把它转换为文字，那么就是这样的文字：

像是交响乐在最后章节，嘎然而止，汽车在最后震动了一下之后停住了。一阵巨大的尘埃倾刻间从汽车的四面八方围来，仿佛是神话剧中的一阵烟雾将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之中——待尘埃散尽，他看见自己果然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只是这里并非是仙境，相反地却像是一个囚困恶魔的地方。"我是恶魔吗？"从这时起，这就成了G思考的问题。

他开始仔细观察自己，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现在尘埃已经落定，有些落在了地上，也有些落在了他们身上，那两个押送他的解放军的头发都成了灰黄色，完全是个黄毛小子。G有些想笑，但周围的环境及现实的处境又使他无法笑出来。

汽车的道路到此为止，前面是一条更小的连马车也无法行走的山间小道，山道中间站着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显然他们站得已经很久了，脸上的尘土及破烂的衣裳像是被岁月摧残得太久而变成了两个活化石，从他们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表情。

G还没有下车。车上的两个解放军战士对着那两个农民模样的

人喊:“你们是向阳村的吗？”他们没有回答，看样子是孤独久了，而养成的缄默的习性。

不否定便是肯定。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们就是向阳村的人了，两个解放军对 G 叫到:“还呆着干啥，到地方了，快下车。”刚下车，脚还没有站稳，那辆解放牌汽车就匆匆地掉头，一溜烟地走了。

现在只剩下 G 站在这大路与小路的交叉口上了。所有的命运都在这里汇聚、集中，而后根据命运的指令，捅挤着向前而去。

等待着。沉默了一会。那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脚步声在厚厚的尘埃中传不出多远，但这依旧不会影响 G 听见它们，他也抬起脚，跟着这脚步声向前去，因为他们都是同一命运的，他们现在已经被绑在了一起。

脚步下的尘土越来越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此刻 G 的心里又升起了希望，大自然的明净亮丽，在前边铺展开来，越来越浓；浓得是绿、是花、是树、是草，是万物的鸣叫声；淌过一个小溪，溪上没有桥。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说：我们观测过，这里的水最浅，可以徒步涉过去。

他们涉水过去，溪水清澈见底，红色的、白色的、与花纹状的鹅卵石在水底一晃一晃地，一下被压扁、一下又被拉长，活生生的就像是有了生命、在呼吸。溪水里的鱼，在他们的脚步刚下河时，便四散着奔向远处，G 清楚地看到了它们逃跑的动作及方向——身子猛地扭了几扭(速度快得几乎无法看清，就像是没有做任何动作一样)，便一下子到了另一个地方。

溪水很凉，但不刺骨，G 提着鞋子，光着脚小心地踏在鹅卵石上向前行走，河面大概有 15 公里宽，像 G 这种身高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地)大约要走 3 个小时，在这水里，则用了 5 个小时才到对岸，

上岸后，G 放下卷起的裤脚，看见只有膝部以下才是湿的，看来他们走过的这条小溪的最深地方仅到膝部；站在小溪的这边，他们发现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岸边的绿草像羊毛绒一般，看来极少有人到过这里，在绿草绒中间只有一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痕迹，像是极久远时留下来的一道伤疤，是什么时候有人来过这里？从这上面走过？也许根本就无从考证。

现在他们就行走在这道极淡、极浅的痕迹上。绿草平展展的，刚好漫过脚背，像是才精心修剪过一样。没有风，没有雨，只有阳光倾洒在上面，它们不动，只是静静地感受着阳光的温暖，草地从大海边一直漫延至山岗的下面，阳光在草的绿绒般的叶尖上面仿佛是醉了一般；静谧地卧着，尽量地将身躯铺展开来，显出一副庸懒的气派。

一切都静谧和谐成一个完整的一体，是他们的到来扰乱了它们安详的梦，有一些草在脚步下伏倒，空旷而平整的绿色中赫然地留下了几条阴影，给这宁静的画中添上了一丝恐怖的色彩。G 的心一紧（似乎所有的人心也都一紧），他们加快了步子，想尽快地穿越它，还它以宁静的和谐。

必然地，在他们的身后旋起了一阵风、微风，几乎不易察觉：严格地说来并不能叫风，而是空气的流动；在这种经验中 G 明显地感受到了面部有一丝凉意，草地上的草叶也在心尖上轻轻地晃动，顷刻间有一阵痒、舒适、惬意，涌遍全身，数年以来积下的疲劳困倦，瞬间消融的无影无踪，身体也变得轻松起来，像是飘一般，只一会儿，他们就“滑”到了山岗的脚下，一条旧河道出现在眼前，一块一块巨大的岩石像阶梯似的向山顶铺去，偶尔有一块岩石在阶梯的中间冒起来，让人们想象到在以前，涧水流经这里便分叉成倒“丫”字形的模样。

流水声在这时便会骤然间响了起来。

沿着古老的河道向上行走，河道两边的树越来越高大、密集。

G 也越来越感觉到一种阴森恐怖感，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些，脸皮绷紧得像一面鼓，仿佛轻轻一敲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来。

他们谁也不说话，像是怕被捅破一面鼓——站在 G 这个角度来说，他宁愿被蒙在鼓里。

现在阳光已经完全照射不进来了，森林里阴森而潮湿，阴森可以使声音传出很远，然而潮湿却又使声音像是浸湿了翅膀的蝴蝶一样无法展翅高飞。

脚步声穿着沉重的鞋子，不断地向前、向上、攀行。

古老的河床渐渐地向后退缩，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攀行，他们终于站在了山岗的顶上。山岗上平展展的一片，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一地焦黄的沙土，仿佛这里离太阳太近而被烤焦了，G 也觉得有一些热，身上流出了汗。那两个紧绷着脸孔的农民也放松了脸皮，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的皱纹，在嘴巴张开的一瞬间挤着一团，像是没有经验且不爱整洁的农人刚刚躬耕过的土地。

随着这一声叹息之后，这两个农民的嘴就闭不上了：

“你什么也不知道。刚才可危险了。”

看到 G 没有插嘴，那个年龄稍大的说：“难道你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

G 摇摇头。同时手也像秋千一样晃动起来。

“你真的没有看出什么来？”

G 又摇摇头。

这时，稍年轻的那个接着说(他显然有些性急)：“难道你没有看到那条河床上没有一片落叶？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在这古老的到处都铺满了落叶的林子里而唯独在这条河床上却没有一片落叶呢？G 将疑问的目光投向了这两位现在

来看已显得有些神秘的农民。

“你看吧，这故事得从很久以前说起。也是听老人们说的。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河道，只有茂密的森林”，正午过后的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他们开始下山，有一条小路，石板的，半淹没在草丛中。也许是因为林子里透不进阳光，所以这些草蔓无法长高。“很宁静，一直也没有人进入它。就这样一直过了几百年——也许仔细算算加起来也有个几千年，有一天突然间来了一队队伍，领头的是杨家将里的媳妇，叫穆桂英，她率领部队占领了这个岛屿的最高的那个山头。哦，就是平整而焦黄的那块，砍树扎营，生火做饭。可就在她们正在吃饭的当儿，金兵顺着烟火追来了——就是从我们刚才走过的浅滩过来的——将山头团团围住。”他刚停顿，另一个抢过话头：“当时，金兵将山头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声称即使从山顶泼下一盆水也别想从包围圈中流出去。有一句成语叫什么来着？……噢，想起来了，是‘水泄不通’，说的就是这。”他缓过一口气接着说：“真的，那围困的真像是铁桶一样，换上别人一定冲不出去——也就是死定了。可这回碰上的谁呀，是穆桂英。英雄啊，有什么困难会难得住她呢？”他接着说：“对，换了别人那一定死定了，可这是穆桂英呀，一天夜晚空气静得好像凝固了一样，月亮在天空中睡着了，闭上了眼睛。这一切来得那么迅速、巧妙。午夜时，突然从山上冲下了一股洪水，喏，就是顺着那条河道；噢，原先还不是河道；冲了下去。那洪水可真够猛的，一下子就将金兵的营寨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果然出乎所料，铁桶被冲破了，就在这时洪水就停了，穆桂英借着这空当，带领士兵，从被冲出的河道上冲了下来，不费力的就冲出了金兵的包围圈。”他又接着说：“从那以后，这条河道上每隔二十八天就会涌出一股汹涌的洪水。”另一个人接着说：“当然，有时也会提前两天或推后两天。”那人接着又说：“所以我们都叫这条河为女人河”。

听完故事后 G 说：“看来我们刚才是很危险的，差一点就去见

海龙王了。”

年长的那个人说：“那也不至于，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走过和河道上没有一片落叶，干干净净的？”看到 G 点点头之后，他又接着往下说：“这就证明了那股河水才冲过不久，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安全期。”听了这些，G 不由得开始由衷地佩服起他们来：“是的，是这样的，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劳动人民的智慧确实是无穷的。

讲完故事后那两人说：“现在我们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记住，从此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被敌人抓住了，什么也不能说。不能当叛徒。如果当了叛徒，组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说着，他们已经消失在林子中，不见了。

G 开始下山，肚子向前顶着，头也向上仰着，像是很得志的样子。路边有一个精致的小竹屋，G 想：何不到那里去打听一下谁是李敖？他家住在哪里？在快要到小屋时，他听见从里面传来了一个女性温软的歌声：

“我醉了，
因为我寂寞，
我寂寞，有谁来安慰我？
自从你离开我，
那泪水就伴随着我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往日的旧梦就像你的酒窝，里面有你也有我
……”

这是一种听了会让人全身酥软的声音。这种感觉在很久以前——好像是在他学生时代曾经有过——周旋？对了就是周旋。这声音让他想起了年少时在省城读书听到的留声机里周旋的歌声，难道她还没有死？又复活了？不可能，时至今日，唯物已经根深蒂固扎进了他的思想。于是，G 果断地推翻了刚才一闪而过的念头。可在现实，再想起来早已经像是一具尸体在回忆他活着时的童年。根本就不知道在哪个世界之中。也许尸体真的会复活，G 顺着声音寻过去，在那扇微敞着的窗子上，他向屋里望去，听见声音从一个黑色的匣子传出来。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录音机。一个白衣的少女，斜倚在一张竹床上，迷醉在歌声之中。她微闭着眼睛，身体像水波一样荡漾着。

G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课本里他曾经教学生读过一篇课文。课文上写到，在一个岛屿，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成天光着身子。好一点的家庭一家五口也只有一条裤子穿，谁要出门了，谁就穿上那惟一的一条裤子。所以在家里面，那里的人是从来就不穿衣服的。G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个在家里面还穿着衣服的少女，而且还是一件洁白如纱的漫漫长裙。

看着看着，G 猛然感觉到身体中、深处紧了起来。这一紧，让他体会到了藏在身体深处的那张“中国地图”，本来他是早就习惯了身体中的那根东西，但是此时很奇怪地他感觉到了它在身体中的存在，那种坚固硬实的地位，不可动摇。是的，不可动摇。但是他又忍不住，控制不了自己，真是魔鬼一般的音乐、天使一般的歌声。G 不自觉地将手伸进了裤子里面，将中指和食指轻轻地放在卷成圆柱状“中国地图”的一端，轻轻地向里一按，那个东西开始向身体的深处滑去……只一下，G 就停住了手，因为再下去他会找不到它，于是他紧了紧屁股，像是屙屎一样，运力又将它向外推出了一些，等到中指又触到了那根柱子的顶端，他就不再将它向里推了，而是

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轻轻地晃动着，就像是准备拔起一根紧紧地插在地上的木桩而在一开始进行的晃动一样。左、右、前、后，前、后、左、右，好像是那根插在地下的木桩的根基已经被摇松了，就要被拔出来了……G不觉得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就像是一个久病的哮喘病人，虽然有音乐声的遮蔽，但他还是做贼心虚地担心会被听见，他稍微移动了一下身体，想找一个更安全的位置，继续倾听这天籁之音，可是这一移动却碰倒了一把靠在墙边的扫帚，“咔嗒”的一声，G吓了一跳，窜起来就跑，不一会儿就将这个小小的竹屋抛在身后了。

这一窜一跑，让G将李赦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

下了山，刚出林子，G觉得眼前一亮，一大片的阳光涌进了眼睛，他不得不将眼睛眯成一条缝。于是，天地便变得狭长而开阔起来，视线中有一片平整的绿色草地，像经过修整一样，草地上跳跃地开放着几朵黄花，把这完整的气氛给破坏了。但只要细细地去想，又可以将这些花视为是点缀，像是一个个生动的音符，使这片静止的绿地充满动感。

这绿色就这样一直倾泻下去，直到尽头的一条叫淡水河的小河；现在，在眯着的眼缝中，G只能够看见尽头的那条小河；小河像一条银色的玉带呈弧形将岛屿缚住。也仿佛是因为小河的缠缚才使绿草在小河的边上停住了向前蔓延的趋势。

出了那条淹没在草丛中的石板路，一条浅得几乎无法察觉的印痕出现在脚底，在一大片浓浓的绿色中，这条路像是稍微退了一点颜色；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这一条直线上的草比两边的要矮一点点，就像是烫得很平整的裤子的前后片的连接处，无论技术如何高明的裁缝都会留下一道凹槽。

进入了这片草地，绿草刚好淹没脚面，像是经过精心设计一般。

随着向草地的深入，眼前的景物在拓展——G 看见那条玉带般的海湾对岸是一片巨大的黄土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边仿佛在与这边呕气，竟然寸草不生，破罐子破摔般裸露出一副原始的狰狞景象，仿佛从生下来起，大自然这个娘就没有打算给它穿上一件衣服，说实话 G 真的不忍心望河的对岸。

他真希望就在这儿住下来，不走了，可又害怕自己会破坏这里的自然与和谐。况且自己又是有任务与使命在身，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向前走，绿草在脚下倒下去后又站起来，体现出一种文化遗留下来的韧性。

再向前走，出现了一片雪白的沙滩绿色的椰林，有许多少男少女在沙滩边、在海浪中嬉戏。少女们的衣服穿得很少，露出了雪白的胳膊与大腿，有些还露出了肚子。G 感觉到自己身体中的某个部位硬了起来，将那里顶得像一个帐篷。看到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一边，一个少女跑过来对他说："你好，来，一起来玩吧。"G 没有回答，只是用双眼紧紧地盯着少女胸前的两坨肉，像是一口气吞下了这两块肉，噎了一会，才又答非所问地说："请问你认识李敖吗？他住在哪里？门牌号码是多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第一次，G 感觉到把持不住了自己。少女看到他死死地盯着自己胸部的恶狼一般的眼睛，又看到他身体中间的部位撑起的帐篷，猛然间就羞红了脸，少女惊叫了一声："流氓呀！流氓呀！流氓呀！流氓呀！……"也不知少女是回答了 G 的问题，还是针对眼前的这幅场景而触景生情。喊着，少女就转身飞一般地逃走了。丢下 G 一个人孤独地站着。

（在那个海岛上孤独地站着，G 也想过要找自己的组织——国民党特务——总部。但是这个念头只是在他的脑海里像闪电般闪了一下，就被他强制性地压下去了。他想："我真是疯了，如果在这里真的找到了自己的组织，那么组织上一定会把我视为是一个逃兵，我也将会因此而受到严厉的组织惩罚。"谁都知道，作为一个特务，

他的战场一定是在敌人的心脏。）

站在岛屿的风中，尤其让人思乡。特务也是人啊，沐浴的温暖而潮湿的风中，G 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情人兰花花，想起弟弟新国。

那些仿佛都很遥远、很遥远……

奇怪地，G 身上撑起的帐篷怎么样也消不下去。如果这样行走，还带着使命与任务，很容易暴露目标，很快就会被敌人给发现的。这不像是一个特务。这不是一个特务的所为。他想要冷静、清醒一下，他向沙滩下面走去，将身体浸在冰冷的海水中，闭上眼睛，渐渐地他感觉到身体中撑起的部分被冰凉的水融化了、矮了下去。

……渐渐地，G 恢复了平静。潮水一下一下拍打着他，摇晃着他，像是回到了童年的摇篮里——漫漫地漂、漫漫地摇——又像是回到了童年的童谣里——“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G 像是睡着了……后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又站在了那个绿色岛屿对面的黄土地上。

以上就是徘徊在 G 的心头的那次台湾之行的文学形象。

后来他解释为什么没有在那个岛屿安家的原因。是因为怕破坏了这自然的和谐完美，比如说这片绿草中的道路，如果没有人走过这里，那么就不可能会有那道凹痕。那么这片绿地就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可惜我走过这里，如果大自然给我安排另一条道路，不走过这里，那该有多好。”

说来没有人相信，这就是 G 离开这个岛屿——台湾——的理由。总之，我们又在大陆的这边看到了他。

现在，G 已经踏在坚实的黄土地上，硬硬的，觉得脚底板有些疼。也许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也许是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感受，一个农民坐在路边的一块土圪垃上呢喃着——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别人说：“向前走，再往前就会好了。”

越向前，脚下的尘埃越厚，步子也就越觉得柔软，整个身子就像是煮熟了的面条一般，软绵绵的。翻过一个山脊，G 看见夕阳中开着一朵黄花，远远地匍伏在地上若隐若现，给这片枯黄的土地多少还增添了一点灵性，可是待他走近后，才发现，那是一张美丽而忧伤的女人枯黄的脸，她就用惊疑的目光望着 G，眼里流露出一种心痛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个严厉的男人出现了，厉声地向她喝斥道："又跑得那么远，还不快回去。快。回去。等会坏人来把你抓去吃了。"

那忧伤的女人边走边转过头来看 G，突然高喊了一声："回去吧，快回去吧。都回家去吧。"而后猛地一转身像兔子一样奔跑，只一会儿就消失在如血的夕阳中了。

（这是 G 离家后第一次看见兰花花，只是这时他已经认不出她来了。她认出他来了吗？她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如果不是那个男人——林平——的出现、喝斥，也许这些谜就解开了。他们也许会抱头痛哭，从此开始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命运常常都是这样的残酷、无情。丢给人们的往往都是终身的遗憾。）

【兰花花跟着林平来到了山东郓城。武松曾经在这里当过都头，对比现在的职务，应该是派出所所长。兰花花一直很崇拜武松，不仅是因为他高大帅气，而且他还有着一身的正气。

那种正气在现在，好像根本就寻找不到了。已经绝迹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来找出这个答案。总之人们好像不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就是睁着一副警惕的眼睛在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

在城的门口，兰花花一看到城门口上刻着的两个大字：郓城。就差一点晕过去，林平一把抓住了她，说："站稳了"。兰花花正有些感动，也许是林平此时又想起了自己的老婆——另外一个兰花花——所以又一把推出去，将兰花花推倒在地上。兰花花很快地就爬了起来，弹了弹衣服上的尘土，就跟在林平的后面进城了。

一进城就看到街道两边贴着的标语："打倒林彪反革命集团"。

"怎么？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被打倒了？"真是风云变幻。才几天时间，他换了一个老婆，而林彪林副主席却被打倒了。说起林副主席，跟他还有一点联系呢。当年，他随着炼钢队伍一起转战到了郓城，在转移的路上，他们的工会副主席被车轮压死了，必须重新找一个人来干，先开始组织上定的是林平，可后来，周宁却偷偷地打小报告说："我们怎么叫林平呢？叫林副主席？他怎么能叫林副主席呢？我们只有一个最红最红的林副主席。"组织上一想，周宁说得对，庆幸自己差一点犯了政治错误。于是，改为周宁当工会副主席。祸兮神福兮，后来文革中解散工会时，周宁被打成了右派，关进了牛棚，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呢！

林平在嘴里嘟唧着，不理解："他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吗？他急什么？那个位置迟早不都是他的？"

回到了家之后，有人问："老林呀，老婆接回来了吗？"

林平指着兰花花说："这不。"

那人又说："怎么变得更年轻漂亮了？"

林平说："在毛主席思想光芒的照耀指引下，当然是各方面都会转变的嘛。不仅是内在的心灵，还包括外在的形象。"

那人笑了说："好，我也要把我的老婆弄去改造。回来后，就是一个新的。"

林平没有再理那人，拉着兰花花赶紧进了屋子。他明白夜长梦多、言多必失的道理。

在屋子里他听见隔壁的刘队长在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林秃子不是好人。他怎么等得下去嘛。你看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那个林秃子面黄肌瘦，肯定不会有毛主席活得长，毛主席还没死，他早就已经死了，所以他当然要篡党夺权喽！他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好好煅炼身体，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煅炼呀，听说毛主席每

天都要游泳；没有办法，他就只有走第二条路了，篡党夺权。但是毛主席是谁呀，是神，他怎么能够害得了毛主席呢？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兰花花就这样成了林平的老婆，在山东郓城住了下来。

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再来讲述兰花花了，因为她的生活跟其它的大多数人都一样。你只要问问周围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她就是怎样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与经历都可以放在她的身上。当然也还有一些“人无她有”的事，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再来说罢。

现在再来说说新国与红英的故事：

1971 年。夏天。烈日。人们。人们在夏日的烈日中受着煎熬。像往年那样地上的尘埃厚得像海边的沙滩一样。

尘土在脚下扬起，在身边、周围，阻止阳光及视线的进入。一幅残酷得近乎要脱离现实的场景。望着这些叫人不敢相信。但确实，这是真的。“我知道，因为那就是我。”尘埃中，烈日下，新国将舌头伸出来，以散发体内集着的热量。像一只狗。缓缓移动。周围没有别的生命，只有阳光、埃尘、空气及一大片枯萎了自己同时也枯萎了人类的黄土地。

远处的人也许看不见他，因为尘埃的包裹。只能看见一团尘埃滚过来，像是蒙尘的历史，引发起人们无限地不确定的遐想与认可。无法确定，也不可能确定。因为时间、空间、历史、环境、位置等综合起来的距离，使人们觉得一切都遥远到不可捕捉——像是在时间上离我们很久远而在空间中却与我们近在咫尺；又像是在空间中离我们很遥远而在时间中距我们又很近。总之就像是处在一个时间与空间错乱的时代。

诗意地洗澡：他的心急切地赶往一个地方：目的。这使你们看见的这团尘埃，便呈现出一种挣扎的发狂似的趋向。

让任何人看了都会有些害怕：这丧失了理智的疯狂。是什么驱

使他的？使他呈现出如此的狂乱、慌张？

他说：这是生命意志的抵抗。拖着沉重的肉体，挣扎、拼命、忍耐、艰苦、麻木，完全只是为了：肉体存在下去。

还有：肉体之外的她。在生命的深处、意念之中，柔柔地抵抗消化着这棱角分明的刺痛着躯体的外部世界。

一曲壮美和谐的生命之乐：交汇、旋转、上升。也有下沉。轻者(思想)上升，重者(肉体)下沉。两者反向而行越去越远。

悖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被拉扯着纠缠到了一起。但由于两者的对抗，冲突，人被迫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之中。

悲剧：他想要抛弃生命来摆脱这一切，但又不忍心放弃了她。他爱她胜于自己。但自己在现实之中自己又连自我都无法控制。再次回转。

陷入更深层的矛盾之中：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只有维持、等待、被动。直到有一天死去；直到有一天幸福降临在命运之中，使他们改变。

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时间，时间中的脚步。脚步，脚步中的空间。只有它们才是被注定的。

比如，新国知道还有一刻钟的路程，就会到达那条小溪。现在脚底下有一些儿痛，尘埃越来越薄，而他也因此在人们的视线中越来越清晰。那是一个浑身都布满尘埃的人。像一个泥塑。但他在移动，向前，急速地奔跑。脚下越来越硬，脚底板也越来越痛。

新国在扑向那条清澈明净的小溪。借着这一半天的休息，他要到那条小溪里去，好好洗一个澡。眼前的天空一片明亮。透明、草坪、山峦、已经充满了他的眼睛，无法再装下其它的东西。

就这样，他在扑进了那条小溪，进入一个凉爽而明净的世界。就在他就要“扑通”一声落入水里之前，他以为这声音马上就要出现了并随着水声传开了去。

这声音将改变他目前的现状，由闷热肮脏之中进入一个清凉干净的世界。

新国闭上眼睛跳入河水之中，可是迎来的却是“啊”的一声尖叫。他猛然张开眼睛，不由自主地也“啊”地叫了一声——“怎么是你？”。

他看见了她——红英——赤裸地浸泡在水中，女性的皮肤在水珠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她的两手捂住胸脯，恰好就遮住了它们。接着她蹲下身去；将身躯浸泡在水里。

在明净的溪水中、在晃动的水的下面，她的身躯如被撕裂般闪动着、扭曲着、摇摆着、撕扯着。成为一个个无法拼接的碎片，像是一个个概念、符号。而没有具体的内容。

这一遭遇致使新国在以后的日子，对女性身体的理解都是破碎、变幻、模糊的。不确定的。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才能够修补它。完整她。

但他没能敢面对现实。他转过头去：“对不起，我——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没有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水声在哗哗地流淌。仔细一点可以听得出，有水流击打在一个柔软的躯体上，像是一个婴儿扑在母亲的怀里吮吸奶水的声音。

稚弱。温暖。柔和。抒情。

引发梦想、幻想、虚无的冲动。

久远、记忆、不变、感动。

他没有动。过了很久，身后的声音没有了。又过了一会。还是没有一点动静，那个水流击打在一个柔软的躯体上的声音没有了。难道刚才的那一幕是假的？虚幻的？再过了一会，还是没有动静。他转过身，慢慢地、偷偷地、心狂跳着——当他的目光再次接触到冰冷的河水时，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尾游曳

的鱼也看不见。

新国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就在这时，眼角的上方，他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动，他及时地将眼皮抬高了一点，使那跳窜着的小点处于视线的中间——他看见一个裸体女人一跳就越过了小河那边草地的边缘，进入到了对面那一片茂密的林子里去了。

满目的绿色，一个肉色的小人体带着忧郁的枯黄像一片落叶般隐藏进去。

他的睛里满是生命的绿色。多么美啊！在一片碧绿的底色中，新国努力捕捉、回忆着那个肉色的影像，由于只有一瞬间——一眨眼——他一直无法将红英确定地定格在这片绿色之中。以至他开始怀疑自己刚才看见的完全是虚幻。

炎热的阳光照射在新国的身上，像是要着火一样。他这才想起来到这小河边的目的：他跳进河水中，扑腾着，白色的浪花在身边飞溅。像是女人雪白的肉体。他猛然想到如果有一个女人用雪白的身体拥住他。温暖地。围住他。

他感到一丝暖意，河水的冰凉被融化了。退向身体以外，身体的周围像是围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她？刚才真的是她在这条河里洗澡？他们在同一个位置？刚才她的身体温暖了冰凉的河水？刚才冰凉的河水冷却了她火一般的热情？我们是被相同的水所包围？这水里有她的身体上留下来的东西？那怕是圬垢。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

新国像落在水里的鸡一样，猛然跳起来，一路奔跑着往回逃，背后留下一串越来越浅的潮湿的足迹，直到最后到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他也真希望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发生。阳光下黄土地上什么也没有，连一点有生命的迹象也没有。看来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在这片空白的死亡区中消亡。

（没有人看见这些。只是我记录下了这一切。那个淡淡的忧郁的女人可以存在，也可以随着时间在空间中死亡并消失。）

黄土高原像地球身上的一块深厚而麻木的肌肉，他走在上面，而它却全然没有知觉。一朵云悬挂在天空，将一块阴影投射到地下。他进入阴影。深入。一丝凉意笼罩下来。阴阴森森的。内心沉重身体却稍许轻松了些。走出阴影，进入到阳光下，心情一下子就开朗了起来，可是身体却马上又像是被一只热情的狗围住，围在身体旁边闹个不休。这种处境让人尴尬，他不知道该做何选择。任何选择都有遗憾。现在面临的不是选择它们的时候，而是回去，赶回去，这使他的遗憾有了更加强烈的欲望来杀死它。这样真好，不必为她揪心，不必为她承担内心的责任、痛感。“我必须赶回去，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

黄土地上空无一人，这给了新国随意走下去的空间，但他却不能随意选择。是因为害怕自己将自己抛入到孤独可怕的境地——我必将为自己负责，可是我又怎能为自己负责？

他要往那一个方向走，确定的，已知的，那一次被人带入的，即便死亡也是整体的。没有孤独。并且可以在最后绝望的一瞬将责任推给他——那个指引他进入的人——那个指引他前进的人——他则可以在轻松而无怨无悔的状态中平静地接受得到、接受失去。

怨谁？那个遥远的引路人，离我们确实太遥远了。甚至我们伸出一辈子的手也不可能触及到他的脚跟。所以我们将伸出的手放下。哭喊吗？即使喊破喉咙也无法将声音穿透空气传播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于是就闭上了嘴，甚至不愿让呜咽声发出来，打破这宁静的空气。

逃回到小屋后，在那个固定的草铺上新国躺下来，身子像脱了壳一样的轻松。过了一会，大约半小时，红英进来了，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连看也不看一眼他。他的脸有些发烧：刚才看见的那些是真的么？这个念头还没有晃过，红英便进了里屋。剩下他

一个人在进行着孤独的若有若无的遐想：我真正的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裸体了吗？我是否从此以后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我是否可以在同性之中炫耀说我知道女人的身体是怎样的——因为我看到过。别人一定会好奇地问我，可我又怎样回答呢？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我只有回答说：哎，不好说……哎，我还是忘记了吧……？

……

没过一会儿，红英的屋里传来了鼾声，像很肥的男人发出的一样，呼鲁(一下)、呼鲁(二下)、呼鲁(三下)……看来她确实是已经疲劳了，只有依靠沉睡来解脱一切困扰——

哦，睡吧，睡吧，让一切痛苦、劳累、思索、时间都在沉睡中过去。

哦，睡吧，睡吧，让一切虚无、梦幻、理想、希望、死亡、生命及新的一天——无论是死、是活——都在沉睡之中到来……

一个老人死了：1972 年，冬天。“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人们在等待。万物在等待。一切都在等待。

等待，是最可以回味的。黄土高原上的人被雪堵在家里，回味着这一年来的春天、夏天、秋天。有些像蜜糖一样。有些则像黄连。有些人因回忆而面色微红。有些人因回忆而面色苍黄。

与新国同屋的那个长胡子的老人，显然像是在品尝着黄连，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为了缓解体内气流的激烈冲突，他巨烈地咳嗽起来。浪潮一样的胸挺背凸，前仰后合。一阵一阵的越来越强烈，最后一直到了一个极限，咳嗽声尤如一根弦突然断了一样嘎然而止。死了。

静，雪底下的种子一样沉静。

等待，雪下的种子等待春天一样等待。

就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大家突然间都感到害怕。是生者与死者处于同一归宿的恐怖。

恐怖中红英惊叫着冲进里间“扑”的一声扑在床上，接着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

一切还在等待着。等待中，一个老人说：“他死了”。另一个说：“是的”。“去报告支书”。“是的”。“可是天这样冷，外面还下着雪”。“雪真大，老天爷是怕我们被冻着了才给我们送来了厚厚的雪的棉絮。只是、也许……他老人家没有试过这种棉絮是冷的还是暖的……”一个老人糊里糊涂地梦呓般的说着，另一个老人打断了他：“但死人怎样能与活人同往一屋”。新国一直没有说话。但他们的对话像是在对他说的。新国就是一声不响。害怕中了圈套。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语言就是最大的陷阱。

新国想：如果我一搭上话，他们一定会接着说：“你去吧，你年青些”！我是年青些，可我就是不想去。

潜意识中，新国感觉有一种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他在等待着。见到他没有任何反应。那两个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只有我们一起去了”。听见这话，新国的心里也有些酸楚，但隐隐地，感到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在这当中两个老人开门出去了，在门打开的一瞬间，他的眼睛里突然间飞进了一片洁白，是死亡。

白色的裹尸布、寒冷、绝望、沉寂，而又充满了情感？

此时，这间小屋像是处在地狱之中，他有些害怕，眼角挂着冷冷的泪水。一切都是冷的吗？他用手摸了摸胸口，尚有一丝热气，能够感觉到一点点温暖。冷酷中的暖流，消融着身边的那个死人所带来的寒意。

接着，他又想起自己的等待，是什么？他等待着，直觉中他知道有什么事情一定会在这最绝望的沉寂中喷发出来。他屏住呼吸、等待。这使屋里的寂静达至了极点。仿佛就要成为了永恒。

显然，在里间的红英并不了解这些，她的恐惧也达到了极点，她声音有些发颤(绝不是因为冷)：“外面还有人吗？”音频很奇怪，

像是希望被听见，又像是怕被听见。希望被谁听见？人。害怕被谁听见？鬼。

新国没有回答，只是在床沿上动了一下，脆弱的床马上发出了“咔、咔”的扭动声。

红英在里面又说：“你能进来吗？”声音像是水中游动的鱼滑溜溜地进入了他的耳朵里。他站起身，走进她的那间小屋——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间房间——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只一眼就可以尽收眼底，可是他不敢看，眼睛只是盯着地上的一个点。这个点上什么没有。没有可以使目光停留下来的东西，他这才感到有些后悔，不该进来。想着他就要出去，这时她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一下子扑上来，在他的怀里，嘴埋在他脏而厚的棉袄上，唔唔地发出两个字：“我怕。”

这两个字经过脏肮的棉絮过滤，进入新国的耳朵时已显得沉闷而浑浊，他不由得感到有些恶心，不由自主地，将她从怀里推出去，她踉跄地从小小的空间里摇晃而过，坐在床沿上，惊讶地看他。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做了些什么，只是因为恶心吗？（后来，在记录这段文字时，他才真正的知道那是因为害怕。）

为什么害怕？因为在各个方面他都没有准备好，她就突然出现了、来了，一下子扑在他的身上。

害怕什么？害怕那些严厉的目光，如蜈蚣般令人毛骨纵然地爬在背上。然后是唾沫，粘腻肮脏，卷成一团落在尘土中，迅速地被尘埃所包裹，成为灰色的一个团团。这会令他很勉强地想到琥珀，但绝对不会有琥珀那样的美感，如果拾起它，它就会从手指间蹦出数股粘液，从手指间缓缓流下，拉长、变细(这期间有一种恶臭飘荡开来、弥漫)最后断裂，在手这一端的仍旧尖尖地吊着，做出一种姿态，而落在地上的则迅速卷缩起来，形成一个更小的灰团团，以表示一种最坚决的固守而团结的决心。这些都形成了让他害怕的整体环境。他低下头，做出只有姑娘才有的姿态，眼睛望着脚尖，

手指捏着衣角，一动也不敢动。后来，每当想起这，他就感到一阵羞涩涌来，席卷了他——是什么剥夺了我男人的力量与勇气？

那个死去的老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一丝血气，甚至还把他们身上的热气一点一点地消耗了去。他感到有些冷，打了一个寒颤，回到床上得将脏得像灰，硬得像木头似的被子盖在身上，将身体的一部份与这个阴冷的空间暂时隔开。在这个小小的独立的黑暗的空间里，她刚才瞬间留在他身上的热量奇迹般地复活了——是她的体温，在这尽可能小的黑暗的空间里弥漫开来，冲刷着他的意志，他感动得想哭。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如一只冷血的爬虫在脸上爬行，在它爬过腮帮，越过嘴角时，门开了，两个老人像两个雪团一样滚了进来，夹着一股冷气卷进来迅速占领了整个屋子，新国刚才在被窝里营造的那一点点的温暖顷刻被冲洗的一干二净，泪水如冰凌般凝住了。两个雪团抖动着，将雪抖落在地上，将人形给露了出来。直到这时他才看见他们非常失望，显然是支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有些显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床上拉起被子蒙上头。一副置世间万物于不顾的态度。

就这样，一个老人死了。死人与活人的差别就是冰冷与温暖。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这时有人从外面进来，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如果仔细的观察，还是能够分辩出其中有一人的脸色呈灰白状，表情平静、麻木而又无知、无觉。

时间在一点一点地在作着自己的漫步。不容任何人、任何物介入，影响它的步伐。

那两个刚进门的老人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新国也不好问。于是，他只有独自思忖：没有人来把那个死去的老人处理掉？天气太冷，没有人愿意出门？天气太冷，无法在冻土上挖出一个坑？天气太冷，尸体放上个十天半月也不会腐臭？

只有时间，只有时间还在一点一点地作着不由自主的程序般的漫步。

屋内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天黑了。一个死人在黑暗中沉默着，这是他所希望的？

可是红英只要闭上眼睛会看见老人爬了起来，雪花一样飘着，正真解脱一般自由自在，来到她的床前，她觉得有些冷，恐惧、害怕，只有睁开眼睛来证实内心中的担心，可是睁开眼后，却什么也看不见，屋内除了从窗户的缝隙里透进一线从雪地反射进来的微弱的白光外什么也没有。她不敢让自己睡着了，怕从此就不会再醒过来了。

在外面的屋子里，新国同样也睡不着，他悄悄向那个死者的床上瞄了一眼，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如一根朽木，只要稍微一碰就会掉下木屑，落在地上成为尘埃。他将目光收了回来；望着低矮的屋顶，那里沉默且黑得出奇。仿佛也经不起任何接触、抚摸。他闭上眼睛，把自己再次浸入黑暗之中，可是就在这时，一切虚幻的东西，又开始摇动了起来，为了摆脱它们他侧了一下身子，床“吱呀”地响着，打破了宁静的结构，就在这时，里间屋子传来了她的声音：“新国，你还没有睡吗？”

他答：“没。”

她又说：“我怕。”

他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不怕。

沉默了一会，她又说：“他(死人)还在么？”

他“嗯”了一声。

她又说：“什么时候才会把他抬出去？”

他说：“不知道，也许两天。”突然间他感觉到有些幸灾乐祸，又补充了一句：“也许十天半月、也许一两个月。”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没。

这样过一会，她又突然说："我们结婚吧！"他的头如同被猛击了一棒。"好吗？"她问道。

这是真的吗，他犹如坠到了云里雾里，仔细分辩着，除了那两个老人沉重的酣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夜静悄悄的。就在这静寂中，那边又轻轻地传来了一声："我们结婚，好吗？"

以前做了那么多白日梦，可是现在突然间要成为现实，使新国真的有一些不敢相信，同时也觉得这样太简单了，他真希望自己的爱情在品尝了缠绵、痛苦、不安、焦灼之后到来，可是他又不想放弃眼前这机会，害怕这种机会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他再次证实："真的吗？结婚？"墙那边的语调很冷静、沉着："是的，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办结婚。"

仿佛幸福从而天降。不，幸福真的从天而降，重重地撞击着他大脑，他感到有些晕眩。

"哦！这是什么样的幸福？明天，不，就是今天，天亮时我们就去办结婚。将我们的名字填写在薄薄的纸上，再按上血的手印，从此我们的命运——不，不是命运——是生活就被这张薄薄的纸给包在一起了。"

新国好像就要晕倒了一样。

生活怎么样被裹在一起？可以再做一个夸张的设想，薄纸变成了一床棉被，一男一女两个人钻进里面，睡在一起。彼此相互温暖：这就是夫妻。

还有什么具体的吗？他也曾想过夫妻在一个铺盖下面干的事情，并努力想象要干的那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可是由于没有一点经验与知识，每一次总是无法深入就夭折了。

明天，哦，不，是今天，今天晚上，他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能够睡在一起了。

结婚：太阳跃上天空，两个白头老人为了证实自己活着，早早地就坐起来了，靠在床上。脸部因麻木得太久了而让人感到坚定。新国有些害怕，将脸侧向一边。昨晚我与她的对话他们听见了吗？正想着，红英走了出来，对他说："我们走吧！"他猛然还有些反应不过来问："什么？到哪里去？"她不看他，而是望着那两个老人（当然是避开了那个死人）："办结婚证。"显然这是在告诉他们——"我们要结婚了"。

在出门时新国偷偷地向两个老人扫了一眼，看到他们还是那种木然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又像是早就猜到了这一切。

阳光从天空中照射下来，击打在雪白的白雪上，又反射向天空。天空中到处都是阳光。他们行走在雪地上，地上没有影子，只有看不见的阳光在四处乱窜，把他们映射的更加突兀、呈现，就像是两个在白昼里出没的幽灵，在白色的天地中木偶一般地移动。

远处白皑皑的一片，近处是一堆一堆的磨姑般的雪堆，下面藏着那些在跳动的心脏。有一下他被绊倒了，单腿跪在地上，她伸手来拉起了他，这使他感受到了那种感动的依偎，他想起了在一本被禁了的书上看到的一段文字：

"从前的日子行走着两个人，他们搀扶着，向前行走，清洁的衣裳在雪地里反射出白昼的影子。……老人和孩子相携而行，在左或着在右，贫困的灵魂冒着热气，噢！在生命中有谁能够在手中左也无依、右也无靠？……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候，炊烟在阳光下进入一种超逸的状态，笔直……固体……笔直……如矛/似剑。像是要把美味的消息带向天庭。破旧的战车跪着，想起走过的道路早已发白；想起一支沾血的长矛刺进了一个肉体——一声呻吟痛苦地传几个世纪——"

现在回想起来，他刚才脚下绊着的东西是一个古老的石磨，从进村时它就倒在那里，一直没有移动过。窄窄的道路压迫般地使他们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门板是黑色的（以前是朱红色的，破四

旧时上面被覆盖上了一层墨汁。墨汁涂得很薄，有些许的红色还是会透露出来，如果仔细去看还是可以看出褐红的颜色，就像是流出的血在时间中过得久了而渐渐地发黑变脏了），在雪的映耀下更加黑暗。他感到有些害怕，畏缩着不能向前了。

他甚至打算掉转头，回去。

可就在这时命运的门被敲响了——她站在门口，很沉着的敲门，声音很空洞、很闷、很有气魄。接着她开始等待。他也等待着。

门开了，支书的温笑的脸出现在大门内。

支书说："哦，是你呀快进来。"说着就将她住屋里引，而她则回过头来唤他："还呆着干啥，快进来。"她等着他，在与她并肩时她才迈开了步子与他一起进了支书的家。为了这他感动了好一阵子，一想起时竟会泪盈满眶。

新国第一次看见支书的脸上露出了不安，他说："啊，是的……与一个死人住一间屋，是有点……那个，那个，唔……我也没有办法……天那么冷……那人死的也真不是时候，早不死晚不死，偏要这个时间死……没有人愿意出门去抬尸首……唔，再说，土也挖不动，都冻硬了，一镐下去，就那么一个印子，小小的，一点，而镐头呢，则有可能会断……嗯，会断掉；……唔，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不是不管……唔，一个死人，唔……尸体……死尸……"支书只顾一个人说着，仿佛一直没有机会找人倾诉，而现在在孤独绝望之中，突然遇见了同类。

支书的小女儿则在这时跑到了红英的身边，拉住她的衣角，像是怕她跑了。

支书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显然支持不住，接着开始喘气，一声长，一声短，显得有些混乱。趁着这个间隙，红英说："支书，我们不是为那个死人来的。"

支书猛然停住嘴，用很宁静而不解的目光望着她，像是在说，

除了这你们还会有什么其它的事情？

她接着解答说："我们要结婚。是来请求组织批准的。"像是被人猛地击了一拳，支书踉跄着坐在凳子上，喘气。她又补充着，"经过自由恋爱，我们想，我们有权利结婚。""权利？"支书从鼻子里哼出了这两个字，像是怀有极大的敌意，接下来的话像是有些无奈："你们是有这权利，自由恋爱……自由……"他咽了一口唾沫："那也要看我给不给你们结。"红英说："支书，您是好人，我知道您会让我们结婚的"。她弯下腰抚摸着那小姑娘的头说："小妹妹，你说对吗？"小女孩撒娇一般地说："爸爸，你就给他们吗，反正你什么都有。"支书说："住嘴，小姑娘家知道什么？"那小姑娘越发撒野了起来："就要你给他们，就要给他们。"说着竟赖在了地上。"好，好，好，给他们"。支书说："还不快起来。"接着支书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上了他和她的名字，并盖了个公章，递给她说："拿去吧，你们是夫妻了。"接着他又补充说："可别得意忘形，别忘了你们是被改造的对象"。

从支书家出来，又进入了冰天雪地之中。新国感到头有些晕，身上热得像是要把身边的雪融化了。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她就在他的身边，真实地，他感受得到。

他看了她一眼，看见她像一块冰在他的身边出现了，真实、冷静、严肃、理性。她的淡漠冲没了他的激动，他低下头很严肃地思考着这一个事实：我们结婚了？婚姻就这么神奇地来了我的身边？上帝，我感谢谁？她？那个小姑娘？还是那个死去的老人？

在快要回到那小屋时，他们看见那两个活着的老人抬着死去的老人正在雪地上艰难地移动。向着他们而来。通道很窄，他们不得不紧紧地挨着，靠在一幢房子的墙上，两个老人从他们的面前艰难地过去，除了沉重而混乱的喘气之外，还有一张像雪一样苍白的脸，平静、僵硬地面对着天空。

在这瞬间，新国猛然感悟到了"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的

人生意境。

就是这样，谁都是一样。谁也摆脱不了这样的结局。结局是一样的。他心中的恐惧与害怕突然间就消失了，而冷静地像一片从天空中飘落的雪，雪，多么冰凉。

多么？冰凉？

他感到她在他的胳膊旁边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像是失落了魂魄，他转头注视着她，她的脸苍白的如雪一般。

懊丧、追悔、失意、落魄、错误之后的痛心，他认得这些表情、认得这样的情感。难道她也一样从中感悟到了些什么？难道她也一样从中发现了些什么？

那三个老人摇摇晃晃地离他们远了，留下一串混乱的脚步声与一片混乱的呼吸声。

现在轮到他们开始了。在开始时，他就知道他们被打乱了，彻底地被打乱了。她摇晃着像天空中飘舞的雪花一样在雪地上忽一左、忽一右，但终究还是在向前行走。他想过去扶住她，怕她倒了，但她的不确定性使他无法搀扶到她，于是雪地上出现了两朵飘舞的雪花在横向地移动，一朵像是另一朵的影子。无法重叠在一起。谁看了都会心烦意乱。

唉，就让他们在那里飘摇吧！唉，就让他们在那里飞舞吧！终有一刻他们会坠落在同一个目的，使虚幻与现实统一结合。那时才好看呢！那时真正的戏才开始了！等着瞧吧！

进了门，终于——像是雪化了一般——她流出了泪，直奔她那个小屋，大哭起来。那是为什么？是高兴还是悲伤，还是后悔？他宁愿相信那是幸福。可是他骗不了自己，他知道那肯定不是因为幸福。因为在这片高远的黄土地上要寻找到幸福就好比要想在月球上找到一个小屋、一户人家、一只由一个女人喂养着的小白兔一样困难。

但他又能做些什么？他只能这样：将自己床上的一点东西搬进

了她的屋里，放在她的那张没有温暖的床上，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响地躺下来。这是他第一次与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他一动也不敢动，而她则不断地抽动着肩膀哭泣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的抽泣停止了，而他也慢慢迷糊起来，进入了梦乡。

梦见了什么？他无法说清楚。醒来后，一切梦想都会被现实的砖块击碎，消失在广褒的原野之中，与其这样，还不如事先就将其放弃，不去思考它、不去记录它、不去打扰它……】

G 从海滩上爬起来，看了看天空红色的太阳、再看看脚下细细的黄沙，就知道自己又回到了“这边”。

脚下的沙滩上的沙子又细又软，与海岸那边的一样。G 是怎样判断出“这边”与“那边”呢？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凭感觉。在“那边”自己就像游在海里的鱼一样畅通无阻，像飘浮在空中的风筝一样没有依靠，就像是生活在梦里一样，始终都把握不住现实的脉搏。于是 G 下定决心一定要跑回来，即使“那边”是天堂，他也一定要回来！

到了“这边”后，G 马上就感觉到了自己真实的生命。因为血液又重新开始燃烧起来了，配合上“这边”的轰轰烈烈、万众一心的战斗场面，G 不由自主地拳头就握了起来——战斗、斗争——于是他立马就确定自己又回到了“这边”。

站在“这边”的土地上，G 自然就又要想起自己的弟弟新国与初恋的情人兰花花。由于身边的其他的人都“不想”，所以正在“想”着的他很快就被发现了。一下子就被海边的民兵给抓了起来。有关这个事件在《总览》中有详尽的叙述。

看到 G 那么快就被海岸民兵逮了个正着，太阳在天空中也不免一惊，心中一凉。地上的人也同时感到身上一凉，第一阵秋寒来了。人们起身回到屋里将阳光关在门外。在屋子里，人们往身上加了一件衣服，又走出门来。浸入到温和的阳光之中。

H.红英沉浮录<缺>

I.新国的转折点

在路上。永远在路上。H 看到远处的路自然而然地，依着地势拐了一道弯。

在拐弯处，H 望了望前方的路，而后又望了望走过的路，这时无论走上那一条路，都将看不到另外的一条路了。为了确信这是一次新生，H 决定将自己更名为“I”——

有时会有黑夜向 I 迎面而来，他迎着它而上，而后我们又会看见他出现在第二天的明亮之中。具体的来说，就像是一列火车，进入了一个长长山洞，而后又从山洞中钻出来——

【新国碰到了雨来：那一天，新国在上班的路碰见了雨来。他正低着头向前走着，猛然间看到一双脚正正地出现在眼前，没有要躲开的意思。新国停下来，将目光一节一节地抬高——最后他看到一张眼睛、鼻子、嘴巴挤成一堆的脸。那眼睛、鼻子、嘴巴就像是过去的裹脚的女人的脚趾，被紧紧地缠裹在了一起。又像是从小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就被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而一直没有往开里长。

新国记得这张脸，他还记得小时候，只一拳就将这一张脸的眼睛、鼻子、嘴巴全部击中的故事。

望了一阵之后，他说：“是你？雨来？”

她答：“是我。”

他问：“一直以来，你都是怎样？”

她答：“一般。”

两人沉默了很久。还是雨来打破了沉默，她说：“你的情况我

知道一些，你跟红英结婚了。”

他问：“你呢？”

她答：“我一直一个人在过，”说到这里时，她直直地望着新国，“我一直在等着一个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竟傻傻地问道：“谁？”

她说：“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你还是那么的——笨。”

说完，雨来转身就走了。只走了几步，街道就拐弯了。新国看不见她了。

第二天，新国又碰到了雨来。她还是那样站在路中间。

他问：“又是你？”

她答：“我在等一个人。”

他说：“哦。我要赶去上班了。”

说完就逃跑一般地走了。

第三天，新国又碰到了雨来。她还是那样站在路中间。

他问：“还没有等到？”

她答：“从第一天开始起就等到了。”

他问：“是谁？”

她答：“新国！”

第四天，新国与雨来肩并肩在街道上走了很长一断路。

她问：“幸福吗？”

他问：“什么是幸福？”

她问：“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都没有品味过幸福？”

他没有说话。她一直也没有说话。他们一直走到了工厂的大门口，才分开。

第五天，下班时新国看到雨来站在工厂的门口等着他。

他说："是你？"

她说："是我。"

他说："……"他自己也听不到自己在说些什么。

她说："我们走走吧。"

天渐渐地黑尽了，他看不清她的那张脸了。他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在心中想，只要一关灯就都是一样的了。他们渐渐地挨近了。

这一天在分手时，雨来对她说："明天出来上班时，门不要反锁。人都是自由的。知道吗？红英也是自由的，她是一个人。人？知道吗？是人。她是自由的。自由。"

第六天，新国出门时就真的没有关门。他将门轻轻地掩上就出门上班去了。

（与第五天一样）……

晚上回家时，他发现红英不见了。

屋子里空荡荡的。

第七天，新国一个人出门上班去了。

刚出门，就看到雨来站在他家的门口冲着他在笑。这一笑，使她的五官挤得更紧了，都有一点让他分辨不出来了，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哪是嘴巴？

等他走到身边，她对他说："一个结束了，另一个便开始了。"】

从那个长长的山洞里钻出来，I 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花花世界——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上海。

刚到上海时，I 也许是才进入了老年行列的原因，他奇怪地想起了自己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刚从家里出来时与那个旅店老板的对话：

“……客店老板好像对做生意显得懒心无肠，问：住店呀？

B 说：废话，不住店，我睡在大街上呀？

老板说：大街上怎么不能睡？

B 说：当然，叫花子可以睡。

老板说：我才看了报纸，解放军进入了大上海，还睡在大街上呢！”

现在他也来到了大上海，像一个初生的孩子一样，I 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比如说住在哪里，依靠什么吃饭。是啊！解放军都能睡在大街上，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我要向解放军学习，学习他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精神。于是，当晚 I 就在大街角上安静地睡了下来。还没有睡着，就看到有一个更老的乞丐走到他的身边蹲了下来。“难道是来跟我接头的？”I 心中振奋的就像是要爆炸一般。老乞丐对他说：“你是新来上海的？”I 点点头。老乞丐说：“难怪你敢挨着街边睡。”看到 I 一脸的茫然，老乞丐便给他讲了一番历史：“五反其间……五反你知道吧？”I 点点头表示知道。老乞丐接着说：“其中的一反，就是反偷税漏税。所谓的反偷税漏税，就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时算起，交给清政府与国民党的税都不能算数，现在要重新交一道给共产党，加起来最少的也要几万两银子，一般的中小资本家就是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个税。想一死了之，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找不到尸体会被说成是去了香港、是叛国投敌，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交税。死了也就白死了。那就只好跳楼而死，让他们看到尸体好死了逼着交税的心。那时候上海高楼两侧真的是无人敢走，怕被突然从楼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听人说，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坐在沙发上端一杯茶水听汇报，听完后总要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呀！’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I 说：“那个时候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

老乞丐说：“你没听说么？这两天股市狂跌。不信你等着，马上就会有人跳楼的……”说着老乞丐一摇一晃地就走远了。

有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祖训，I于是便将身体向街沿移了移……不能再移了，否则就要被来来往往的汽车给压扁了。

不远处的音像店里传来了正流行的苏小明的歌声《军港之夜》——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的摇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

海风啊你轻轻的吹

海浪你轻轻的摇

年轻的水兵就要起航

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

在这种摇篮一般的歌声中入睡是很容易的。在这个夜晚，I梦到了自己的童年，他躺在一个摇篮里，母亲坐在一边轻轻地摇着摇篮，嘴里哼着儿歌：“小宝宝，快快睡，长大后骑大马娶新娘……”睡梦中，I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过夜生活的人路过I的身旁，看见他微笑地睡着的样子，愤愤地想：嘿，这个叫花子过得还安逸呢。喜欢思考的人于是便对自己的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心底问道：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是在灯红酒绿中？还是在大街上睡着的乞丐的笑脸上？可以这样说：I在此时此地多多少少地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的混乱。这也许正是I要达到的目的。就这样在不自觉中就完成了。

……

每天，I 都坐在街头等着，等待着组织跟他联系。在等待中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多了一个叫花子。有一些好心的人也会走过来劝 I，说：“一个大男人，也不缺胳膊少腿，为什么不加入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去呢？反而过着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

通常听到这种好心的劝告，I 会对他们会心的一笑。那种笑很神密、很冷、很遥远，也很酷，像是天上最远的一颗星星，在隐隐地告诉人们——我们是有距离的，我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完全不同。

由于有了这种心理上的优势，来劝说的人，通常都是要落荒而逃。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组织上的那个任务也在途中一天一天地向他靠近。希望，越来越近了。

这一天，I 来到了那个他固定的等待的地方，3 号地铁口，这里可真是一个风水宝地，只要坐在那儿，也用不着吆喝，几分钱、几毛钱、甚至几块钱就会主动地向 I 的口袋里飞过来。

每回有钞票自投罗网，I 总是对自己很满意：聪明的人总是这样，连做叫花子都懂得选口岸。

这一天，I 来到了那个他固定的等待的地方，3 号地铁口正等待着钞票。这时一个衣裳破旧、肮脏的女叫花子径直地向他走来，原来 I 还以为她是找他有事，但是没有想到她竟然在他的身边坐下来了。在她的前面竟然还放着一个比他的碗还要大两倍的碗。

这样，自然地，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他对市场的占有率就少了一半。也是自然的，I 的收入与以前相比至少也就少了一半。

“好在钱对我并不怎么重要”，I 对自己说。于是就宽容地容忍了她。如果有过路的人从他们的身边经过，一定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叫花夫妻。

“管他们怎么想，我在等更重要的任务”，I 这样安慰自己说。

“就让他们认为我们是叫花夫妻，而不会怀疑我的重要的使命。只认定我是一个没有理想的普通的叫花子中的一员吧。”想到这里 I 竟有些感激起她来了。

想到这里，I 向她看了一眼。她也正好也在向他看，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了一起。她的目光迅速地逃开了。而 I 则很绅士的问：“请问，怎么称呼？”

她说：“我也不清楚，我只记得自己的名字中，有一个‘红’字；奥，不，不，又有些像是‘英’字。我也记不清了。好像我已经老了。”她沉静地像是在想着什么，而后问他：“大叔，你呢？怎么称呼？”

他说：“I”。一看到她那样傻傻的，他就不想与她多说话。一个聪明的人与一个傻子说话说多了也会变傻的。

I 不说话，任凭那个叫“红”或“英”的人在说：“大哥，的名字真好听。是那么的有意境，非常有力度，你看一下子就将一根长长的铁轨斩断，切成了这样……‘I’……”

I 不说话，一直不说话。直到天开始黑了，他们准备收工了，她才突然间神秘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I 想，你能干什么，不就是一个女叫花子吗？

她也不等他问，就自问自答道：“还是告诉你吧，看你也不像是个坏人。来，把耳朵伸过来。对。就这样。告诉你吧——我是一个特务。”

I 吓了一跳。特务？但他马上就断定她不是特务。“一个真正喝醉了酒的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喝醉了；一个真正的特务，也绝对不会说自己是特务。”判断一个事情的真假就是那么的简单。但是，反过来，I 又在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我这么聪明，他们也许会当真，会把我们抓起来，那样我就无法再为组织上工作了。

想到这里，他便在心底里想着，如何除掉她。否则她在身边一定会坏事的。

I 的眼睛里露出了冷冷的寒光。

他们一起往回走，在经过那座大桥时，I 直接地就向桥下走去。她在后面喊："你怎么走的路呀？"

I 不理她，只顾自己走着。果然，她跟下来了。他们站在黄浦江江边。

I 说："从这里过去。"

她问："这怎么过的去呀。"

I 说："我们不是特务吗，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算什么特务？"

她问："那你说，怎么过去吧？"

I 说："游过去。"

她说："好，我们就游过去。"

话音刚落，她就扑嗵一声跳入了江里。I 并没有跳下江去，而是站在岸上，看着一个浪头打来，将她一下子就抛出了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她，I 才缓步向桥上面走去。江风急急地从左边吹来，向右边而去，将 I 的衣裳吹得飘飘扬扬的，倾向一边，完全地展现出了一种不对称的美——这又使我想起了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

【新国参加高考：新国与雨来重新相遇后，不久——也就是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个破旧的小屋。与雨来住到了一起。别人问起他们的关系，雨来就说新国是自己的哥哥。这么一说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们了，因为按照雨来的长相，一定不会有人会忍受得住与她共处一室，更何况还要睡在一起。

人们都说："原来是她的哥哥呀。"

这样一说心中也就释然了。有一句俗语："儿不嫌母丑"。推而广之"哥也不会嫌妹丑"的。这是先天的，是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的，自己选择的。

雨来在教委工作。那一年刚刚恢复高考。雨来总是早出晚归，这一天又是很晚才回来，一进门，就对新国说："我给你报了一个名。"

新国问："报了什么名？"

雨来说："高考。"

新国说："那些呀，早就还给老师了。"

雨来说："你还给老师了，别人不也一样还老师了吗。古文中有一句什么话来着——察己则可以察人——这就是说人都是趋同的。"

新国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雨来说："你的底子还是不错的，在学校时我就比不上你。明天起你就不要上班了，在家复习。我给你请了两个月的假，好好抓紧把丢掉的再捡起来。"说完就从包包里拿出了一大堆的复习资料。

新国有些感动，除了兰花花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现在看起来，这个世界只有她们母女对他最体贴。他走到了雨来的身边，抱着她。雨来的胸部很丰满，弹性也很好。双手握上去，像是握着了弹性及好的气球。说实在的雨来的身材实在是性感，当然这在那个穿着宽大衣裳的年代是没有人会发现的，这个秘密也只有新国一个人知道。新国有时会想，如果是在非洲，那么雨来一定是那里的第一大美女。人们常说什么"生不逢时"，雨来呢，就算是"生不逢地"吧。这也许就是命运。让一个人幸福与不幸福的命运就在这里了。

新国的手在雨来的胸部上面游走了一会儿之后，又摸向了她的下身。雨来显然也有些动情，也把手伸向了新国的下身，她一把就

抓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她吃了一惊，这一次怎么会这么快就硬了？雨来想也没想，猛地一下将新国推开。

新国在退后了两步之后站住，不解地望着她。

雨来也觉得自己有一些冒失，她说："别，做那事耗精力，你还是好好复习吧，等考完了试再做吧。"

新国说："这叫什么来的，对——养精蓄锐。"

他们一起大笑了起来。

新国开始读书。为了让新国更早地进入到考试的氛围中去，雨来找来了历年的高考作文题，好叫新国在思绪上可以先在心头徘徊着一些与之相关的语境。

时间：作文题目

1951：增产节约的意义

1953：记一个你熟悉的革命干部

1956：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

1958：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

1960：我在劳动中受到锻炼

1961：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了我

1963：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

1965：谈革命与学习

（之后高考就停止了）

拿着这些历年的高考作文，雨来对新国说，我们来猜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是什么，如果猜中了，那么在作文上我们就是有了准备，作文的分数就等于是白拿了。

新国说："可是，会是什么呢？"

雨来说：“我们可以先想一个大范围，而后再在大范围中寻找目标。”她沉思了一会，总结到：“今年是文革以后第一次恢复高考。一切又重新开始，不会是：‘我的新生活’吧？”

新国说：“我觉得不会是这个题目，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文革，所以不会再用‘新’这个字。自新中国之后，就不会再有新字出现了。”

雨来说：“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会出什么题目呢？”

新国说：“刚刚经历了那么长的动乱，一定有很多人迫切地需要倾诉，把心中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写出来。对了，一定是这样的内容。”

雨来说：“你说的有道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倾诉的对象是谁？是父母吗？”

新国说：“要是父母的话，那就糟了。我没有父母，真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我总不能说——我的父母被共产党枪毙了——“乒”的一声就杀掉了，杀的有道理，杀的好、杀的妙。”

雨来说：“对了，不可能是对父母倾诉。文革中有很多人的父母都被整死了，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形成一次控诉大集合。他们是不会给人民提供这种机会的。”

……

他们沉默着，问题就这样进入了一个瓶颈之中。

沉默中，窗外飘来了一阵歌声，那是隔壁正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个女人在练嗓子，她在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给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

听到这，像是得到了什么启示，他们一起说：“对了，题目一定是——心中有话对党说。”

后来，高考的作文题目果然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与他们的猜测只有一字之差。

新国的作文是这样写的：

1977 高考题目：心中有话向党说

“心中一直有一句话想对党说，这句话藏在我心里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今天终于有了机会将这句话说出来了，这句话就是——党我要感谢你。

为什么我会说出这句话呢？

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要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949 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党将我的父母从旧的社会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真正地当了家做了主。后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都成了劳动模范，时刻战斗在“四化”的第一线。为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而也从事实上证明了——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

由于有了父母做榜样，我也始终争取着上进，1968 年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军。说到加入解放军，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实弹演习。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演习中我看见：一辆敌坦克，像是被撵急了的野兽，发疯似的向二连阵地猛扑。坦克左后侧，一个战士——那就是我——抱着块石头，时而卧倒，时而跃起，机智灵巧，箭一般向坦克冲去。突然间，坦克的炮塔转动起来，我也跟着捉迷藏似的

左躲右闪地迅速向坦克接近。炮塔刚停住，我猛的一个箭步，冲到坦克左侧，把怀里那块石头正正当当的塞进履带中间。坦克立刻像野牛陷进了烂泥潭，动弹不得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一个纵身跳上坦克，摘下军帽，掏出手套，把潜望镜和了望孔堵个严严实实，接着又一把拔下天线。整个动作，迅速，果断，准确。敌人的坦克就这样被一弹不发地消灭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你还没有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感谢党呢？

不要着急，且听我慢慢的道来：如果没有党，我就不能加入解放军；如果不加入解放军，我就不能够一弹不发地消灭一辆敌人的坦克；如果我不一弹不发地消灭了敌人的坦克，就不能完成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不费一弹地消灭敌人的一辆坦克。

所以最后，在本文将结束时，我还是要高声地说：党呀，我要感谢你。感谢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考完试回来后，新国对雨来说了自己写的作文的内容。

雨来说："你又没有参加过解放军，而且你的父母是地主阶级、并不是贫下中农。你这不是在骗人么？”

新国说：“这不是作文吗？况且，改卷老师又不会知道我的档案。”

雨来说：“你说的也是。”

新国看到雨来还是有些犹豫，就安慰她说：“文章嘛，自古就是虚构的。这还说明了我的想象力特强呢。况且，除了阅卷老师之外，不会再有人看见这篇作文的。”

雨来说：“我没有怪你，你做的对。”（后来成绩下来时，新国的作文果然得了高分，并且出乎意料的是满分。）

接下来新国一把拉灭电灯，而后一把抱住了雨来。每回只有在黑暗中新国才能在毫无心理障碍下做爱。他想：关了灯都是一样的。

或许，或许雨来还更好一些，因为她的身材很好，再因为她的长相一直以来就没有人骚扰过她，所以她的下面就始终像是处女一样紧紧得。每回想到这里，新国都会产生出一种得意的自足，就像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在这时他的高潮便也会来得更猛烈、更刺激、更惊心动魄。

黑暗中，雨来吃惊地叫道：“你想干什么？”

新国说：“我要吃了你。”之后就是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然后是雨来的调侃：“还号称说要吃了我，你看现在是不是反过来了——我在吃了你。”

新国说：“嗯，嗯……是……好紧……好紧呀……憋了快三个月了……唉……唉……射了……”

雨来着急道：“快，快拿出来。”

新国说：“来不及了。已经射了。嗯，憋得太久了，管不了它们了。”

雨来说：“我害怕怀孕。害怕生出一个像我一样的孩子。”

新国说：“也许孩子长得像我呢。”

雨来说：“唉，我只是有些担心。”

新国拿到了录取通知单：考完试后便进入了难熬的等待之中，每天上班，他都要到收发室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

到了光华街村，向左转就是向工厂而去的路。远远地新国就可以听到机器笨重、迟缓而沉重的声音。“我真的无法忍受这些噪音，它们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向我压来，我真的害怕哪一天它们会变成一块一块的石头，将我彻底的砸垮……”新国这样想着，但又不得不迎着那些声音而去。在进工厂大门时，那个守门的老人对他笑了一下。那笑像是被蒙在了雾里，虽然近，但让人觉得遥远——

“大爷”，新国叫了一声。老人再次抬头望了他一眼，那目光

令他吃惊。

新国看见老人的目光浅滞的、淡淡的，就像一汪将要干涸的泉水。老人看了他一眼之后就将目光留在了他的身上——但新国知道老人没有看见他，因为那目光浅的根本就装不下一个人——新国问：“大爷，有我的信没有？”

老人怔了一下，定着神看他，这时新国才发现老人的目光深了一些，眼睛里也稍微有了一些浑浊的颜色。

老人认出了我？新国想：我刚好掉进了他目光的深潭中？他就像是洗了一个脏水澡，浑身哆嗦了一下。

“大爷，有没有我的信？”

“噢。信？有很多。都在桌子上，你自己看吧。”说着，老人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新国看清了，老人的笑很勉强，整个脸部的肌肉都在颤抖。阳光也因此在老人的脸上一跳一跳的，使他脸上的阴暗与明亮迅速地变幻着位置。

新国很快地将信翻了一遍，有一封写给他的，上面明显地写着：“新国同志收”，寄信人地址是一所什么学校。新国没敢多看，他猛地就伸手抓了起来，装进了口袋中，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老人，装出一会若无其事的样子进入自己工作的车间。

在车间里，新国的心情一直无法安静下来，他不知道那簿簿的信封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想看但是又不敢看，是害怕自己承受不了。无论是录取还是落榜，都会让他控制不住情绪而失声痛哭。是新版的范进中举？他将头向左扭转，望向窗外。阳光灿烂的使大地就要闪烁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阳光总是那样专注，那样坚定地从天空中撒下来，像是要将大地上的所有隐秘望穿。望着望着，突然间他从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现在与过去的差别，就是工人与农民的差别，阳光对于现在的他来

说是间接的、保持着一种距离，而不像是农民直接地在烈日下受到太阳的爆晒；现在与未来的差别则是工人阶级（体力劳动）与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差别，虽然同样是在屋子中，但是一个是站着、一个是坐着，一个是出卖体力、一个是出卖脑力，一个是受人指使、一个是指使别人……

时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也没看到它怎样动作，就将白天擦尽了，天因此也就黑了。

回到家里，躲在灯光的影子之中，新国强按着心情的激动，用颤抖的手悄悄地将信打开——就像是做贼一样——将它摊在明亮之中。好像是在干净的阳光中出现的更黑暗的阴影，他看见了那一排排的黑黑的字，这是一张录取通书。

新国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喊道："我考上大学了。我考上了……"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着，而后猛地找到了方向窜了出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屋子里只有新国一个人。很奇怪的是，雨来还没有回来。新国在心中竟有一种希望她永远不会回来的念头。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种愿望，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的愿望上帝是不会满足人类的。如果人的任何愿望都能实现，那么当初上帝就不会选择做上帝，而一定也会选择做人。

妻子送郎上学堂：过去我们听惯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故事，现在我看见的是妻子送郎上学堂的场景。雨来在大街上手上拿着一个大布包紧紧地跟在新国的后面。新国在前面快速地走着，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念头，就是将她甩掉。

他有一点儿担心在火车站碰到其他的同学，如果有人问我，那女人是谁？我怎么回答？说，她是我的老婆么？还是说她是我的妈妈？

想着，新国的步子就慢了下来。而雨来此时也上气不接下气地

追了上来，她的粗重的呼吸声在他的耳边破风箱一般地响着。新国有些忍受不了了，他停下来对她说："你回家去吧，马上就要到车站了。"雨来没有回答，只是坚定地用挤在脸上的眼睛盯着看他，明显的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神态。这是一付文学作品中共产党人的形像，那种意志、那种坚不可摧让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新国叹了一口气说："好，走吧。"

一直到了火车站，新国没有说一句话。而从雨来的眼神里渐渐地也升起了一丝后悔，是后悔不应该让他考大学。只是，只是……考不上大学的新国雨来是不会爱的；而考上了大学的新国就会像一只煮熟了的鸭子般飞走。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雨来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如果新国考不上大学，我是肯定不会爱他的；如果他考上了大学我会更爱他，而他也许就会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忠诚者之一。前者是彻底的绝望，而后者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希望。所以选择后者是很正常的。

到了火车站，一眼望去就看的出来有很多考上大学前去上学的人。还有许多前来送行的人。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希望，与一种对陌生的新生活的困惑。这是"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很多人脸上都残留着当年上山下乡在农村磨练时刻下的痕迹。因此他们脸上的笑容都像是刻在木板上一般深刻且僵硬。

有一个人主动地问新国："同学，你考上的是那一所大学？"

雨来在一边抢着回答："是在北京的大学。"

那个人说："噢，那可是一所名校呀。"这个人显然很健谈，紧接着他又问："您是？……"

雨来指着尴尬地站在一边的新国说："我是他的老婆。"那人"嗯"了一声之后就不说话了。

沉默。尴尬。好像他们各自都在想着心事。

一直到火车开动，雨来才被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在火车上，新

国隐约的听到刚才的那个很健谈的人在说："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陈世美……我想陈世美是值得同情的……唉，他是不得不……他是不忍心天天面对一张那样的面孔呀……那张面孔简直是对一个天才的谋害……"

听着、听着，新国的眼角不知不觉地就流下了两行泪水。泪水在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中迅速地变冷——就像是火车轮下两根冰冷银亮的铁轨……它将载着他通向哪里？

口＋空咚（空洞）、口＋空咚（空洞）、口＋空咚（空洞）……的声音在他的脚下及身边回响着，包围着他并促拥着他一直向远方深处而去……

新国进入了大学：时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也没看它怎样动作，我们就看见新国已经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

我看见现在新国正坐在大学的课堂里——这也只是我的视角。

新国现在坐在教室里悠闲地望着窗外，欣赏着阳光的动人的透明及在透明之中显现出来的某物。而过去在农村时，阳光则是直接烤在脊背上，将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刺开，让晶莹的汗水一颗一颗的渗出来，在光滑的脊背上流淌，而后又在灼热的阳光之中消散，形成了一种循环牺牲的悲壮模式——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想到这里，新国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汗流尽了。

汗流尽了，是身体体能走到了一个极限的外在表现。

泪流尽了，则是内心的希望走到了一个极限的内在表现。

可是在当时新国却无法发现这些（也许是当时太累了），而现在他终于发现了美。那一种悲剧式的壮美，在阳光的牧歌下，拉开了大幕。他感动的有些晕眩，他终于感受到了——美产生于现实与幻想的融合，而发现于这两者的远离。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动得要哭，真的就流下了泪水。

泪水使外面的景物被水冲洗了似的褪色、晃动。有些影影绰绰、

模模糊糊。他慌忙擦掉眼泪，让视线回到正常——动人的阳光又在窗外重现。阳光中他看见了一个女人，身影有些泛白，像是曝光太多的照片，他的心头猛地一跳，像是扑出了一只老虎:“是她？……”

新国看见小芳熟悉的背影在窗子前面走过。

“是她。她还向教室里望了一眼，像是看见了我在偷偷地看她，我赶紧将头偏向了一边，是怕她看见我在注视着她。”其实在理论上，新国也知道在教室外明亮的阳光中，隔着玻璃窗是无法看清阴暗的教室里的，为了证实这理论，有一次他还专门跑到窗外的开阔处，注视着教室里的课桌椅，除了黑黢黢的一片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就是说，新国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小芳。可是他不敢，在内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贼，而贼就应该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畏缩的样子。贼的形象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在不知不觉之中潜入每一个人的现实之中。

新国将目光回到了黑板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老师问：“有哪位同学回答是哪四项基本原则呢？”

新国抢着回答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老师又问：“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有哪位同学能够说一说？”

看到没有人回答，老师只好自问自答地说道：“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前的路线、方针是错误的，也就不能成其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了。”（这就像是一个谎话如果要把它编圆了，就必须不断地用新的更强烈的谎话来掩盖它前面的已经暴露出来的谎言。）

有一个名叫贾治国的同学举手很认真地问道："老师，为什么是四项，而不是五项或者六项、七项呢？"

老师同样是很认真地回答："大凡是这样需要传播并让人牢记的东西，当然是条数越少越好，因为它集中、好记，所以一般地，作这种总结如果两条就可以全部都概括，那么就决不会有第三条，如果有四条能概括，那么就不应该有第五条，太多了则让人记不住。如果要细讲下去，那么就涉及到传播学的领域了。"

新国听着，觉得自己似乎是懂了，但好像又不是全懂。

管它呢。他一甩头，就不再去想它了，又将目光浸入了窗外的阳光之中。

那里，小芳已经消失了——阳光中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个不会动的物质丢下的不动的影子。阴阴地、暗暗地，像是极失意的样子。

关于小芳：有必要简单地说一说小芳。小芳是新国上大学时，第一个与他说话的女同学。那是上学报名的第一天，七老八少拎着行李的同学们风尘仆仆从校园的甬道上向一个写有"新生报道处"牌牌的地方涌去。新生们个个背上都驮着高高的铺盖卷，有的还拎着印有鲜红的"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字样和毛泽东画像的瓷盅，他们总体的形像象一垛垛四散盛开在田野的棉花垛，因为长途跋涉而显出怏怏的表情又像是一群暂避到集中营逃难喘息的难民。紧张、躁动、兴奋，但总的来说是新奇。在一个旁边操场有一排整齐的水泥乒乓台的十字路口，小芳拦住了新国，问："同学，请问女生宿舍楼怎么走？"

新国说："我也是才来，你问别人吧。"

小芳说了一声谢谢就走开了。望着她的背影，新国猛然间觉得她与他还是很有缘分的。否则为什么第一个碰到的人就是我呢？从此每一次看到她，新国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甜甜的滋味。

对于小芳，新国也有一种神秘的感受。他总觉得她是一个不一

般的女人，如何不一般呢？如果叫新国说出来，那么他又说不出一个具体的谱谱来。

他只能这样说："这只是一种感觉吧！"

为了捕捉到这种"感觉"，新国甚至开始跟踪起了小芳。正对着学校大门右上角的位置有一片小树林，小芳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书，靠着一棵树，手中捧着一本书，那样子像是一幅画。确实是美，每次新国的目光碰到了小芳之后就再也逃不开了。

像是囚犯被关在了监狱之中，而那个关押着他的监狱就正是小芳美丽的躯体。做这样的一个囚犯，按理说应该是幸福的。也确实是这样，新国常常就在心中对自己说："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彻底的没有了希望。"说话时脸上还带着微笑，一副甘心将牢底坐穿的样子。

可是有一天，新国突然发现自己获释了，因为关押着他的牢笼突然间不见了。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看见小芳了，猛然间，新国的目光没有了去处，而整天游离不定地晃悠着。

后来他听人说，小芳因为办民刊《潮流》而受到了牵连，被学校开除了。

据说在那本刊物上，刊载了一篇某著名民运人物的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论点"第五个现代化"。

"党只停留在第四个现代化，而他却偏偏要比我党"聪明"那么一点，提出什么第五个现代化，当然要遭起。"有一个四川籍的同学这样议论说。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同一期刊物上还刊登了一遍关于包产到户的田野调查，上面写到："1978 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 10 个月没有下雨，400 多万人口饮水告急，秋种无望。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万里，急农民之所急，从实际出发，认为集体无法种的土地与其放着无法种，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去想办

法。正是这一措施，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同年 11 月 24 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各家的户主在村西的严立华家召开了秘密会议。20 户人家除有两户仍在江西要饭，有 18 户到场。会上社员们一致通过了分田到户的决定，如若成功，择时向党如实汇报，如遇其他变故，全部责任由干部们承担。干部们要是为此坐牢，各家要轮流送牢饭，若被杀头，各家也要负责将其子女抚养到 18 岁。最后严宏昌在一张计工用的纸上写下了生死契约。18 家户主分别签下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鲜红的手印。几天后，土地便在悄然无声中分下去了。虽然还是冬季，但各家的老老少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忙碌着，这是小岗村 20 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地脱胎换骨。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消息，虽经严格保密，但仍像一股风，很快吹遍全县。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远为此专门来到小岗，他认为小岗的做法也许是个路子，虽然上级还没有政策，但可以作为一个试点。而且 1978 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他相信党一定会为农业的发展指明一条道路的。小岗人缘于求生的本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以原始连保契约的方式实行的“大包干”，第一年就显出了成果，全村粮食总产量已达到前 15 年的总和，人均收入也是上一年度的 20 倍。自合作化以来，他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粮棉油，还清了 20 年来吃救济的贷款。”文章的作者还说：“在小岗村，他看见了一种新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农民们起早摸黑，干劲十足，很快被荒废的土地就披上了绿装。”最后文章的作者还总结到：“然而，一切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会一帆风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推广，必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潮流》中的这篇题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与推广”的文章当时也受到了学校有关部门的批评。他们说：一、土地都分给个人了，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搞得还是社会主义吗？二、

为什么干自己的活就干劲十足，而为公家干活就偷懒耍滑呢？这是认识上的问题，是对全国八亿农民的污蔑。三、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违背了党的政策，将会导致两极分化。四、这个作者代表了谁到农村搞什么调查，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了吗？五、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有无境外反动组织的操纵？

当学校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小芳回答时，小芳说：“真的，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我只是本能的觉得这是一篇好文章，有建树性。”

校方说：“同志呀，你还年轻，不要被坏份子利用了。回去后千万要吸取教训呀，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

小芳就这样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虽然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党给了一个肯定的结论：“正当包产到户的责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给予了坚决支持。1980 年 4 月，党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5 月，邓小平又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到 1981 年，中央对包干到户也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这年 10 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多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就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性质，从而使它的推行具有了合法性。

后来，曾有人提出要给小芳平反，恢复学籍。在会议上校党委

书记说："当时开除小芳的学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有了变化——但当事人即然没有自己提出来，况且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遇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我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样才可以维护学校的威信与权威嘛。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下面有人附议道："书记说的极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何必自取其辱呢。"

（在小芳的命运中，就这样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后来我想，如果小芳在这时被学校平反了，那么在八三年的那次严打中，她也许就不会被枪毙了。也许根本就不会有那件事情的发生。这一切难道真的都是命运？此是后话，先放下不谈。）

其实这些对新国都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新国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解除了。新国又回到了自由之中，而这种自由又是茫然的、飘浮的，像一棵无根的浮萍。那时在他的心里头就隐约地觉得自由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这也只是新国当时的一些想法，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联想是一种——泛比较，其实他对小芳的感觉与自由各是各，相互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思想往往就是这样被弄乱的）。

雨来之死：就在小芳在新国眼前消失了之后。新国的眼神不知道该拴在哪儿，一天到晚迷惘着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电报。是雨来发来的。上面只有四个字：

"临产速回"

新国向学校请了假，匆匆地赶了回去。下了火车，赶回到家里，邻居说已经上医院去了。赶到医院，则被护士挡在了门外，说正在进行中。

妇产科在灰色走廊的尽头，坐在那一片灰色之后，新国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知的世界之中，一切仿佛都将被一只手抹去。

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眼前一片苍白，但还有一团团更白的颜色在晃动，那是护士流动的身影。

新国隐隐地听到有护士在议论："那么丑都有人会要，真变态。"

另一个说："就是。要是我，吓得一定连觉都不敢睡。"

头一个人又补充说："那真是像在地狱一样，这年头什么样变态的人都有。"说到这里她压低了声音，"听说呀，就有这么一种人，专门找那些丑得吓人的人干，越丑就越刺激，就像是一种战胜困难的心理一样，越丑他克服并战胜的困难就越大，那么也就证明他的精神越强大。"

另一个说："难怪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呀最高的层次是与自己斗，那样才是最刺激的。"

看到新国在向她们那里看，她们就不说话了。

静。

像死一样。

直到天完全都黑尽了。又过了很久。连常常在眼前晃动的护士的白色的影子都不见了。新国闭上眼睛睡着了。

窗外下起了小雨。心里潮湿得像是起了一阵雾，连伸手之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新国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兰花花在院子中的那棵苦栗树下晾晒着衣服，在小小的院子中挂成了长长的一串，风儿吹来，轻轻地摇、微微地晃。像是微醉了的感觉。

他睡着了，梦中看见了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只小鸟飞离了树梢，为他引领前进的道路。上面阳光灿烂，下面花开遍野，前面生机盎然。这一切都只能是在梦中。

正睡着，猛然有人摇着他说："醒醒、醒醒。"

新国睁开眼睛，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对他说："你在这里签个字。"

新国迷惑地问："什么？"

那个医生说："这是死亡通知书。你的老婆死了。"

新国问："怎么死了？"

医生说："在妇产科里生孩子，自然就是难产死了。"

新国觉得有些意外，自言自语到："死了？都死了？"

医生说："是的，都死了。也许是长得太丑了，几乎没有人与她做爱，所以她的'那里'太小、太紧，就像是处女，而孩子的头又太大，就这样卡在了那儿，出又出不来，退也退不回去，相互僵持着，最后就——唉，你也想象的到——就同归于尽了。"

最后医生还感叹了一句："唉，那场景真是感人呀！唉，这真是……同生共死。唉，我这一辈子总算是见到了。"说着竟流下了两行眼泪。

新国没有哭。说真的，为了表示一下，新国曾经想挤下两行眼泪，可是泪水却怎样也流不出来，好像是早就流干了。

唉。死了就死了吧。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

时间与空间：时间着实是一具奇妙的东西，不知不觉中时间与时间之间的"距离"就产生了。记忆。忘却。空白。无知。而如果在这时用回忆来描述那段时间，就会发现除了踩过一片空白的空间夹着的时间之外，一无所获。在那里我们茫然若失，找不到一个座标，甚至没有一个可供我们停下来歇歇脚的点。现在，在这个宽敞的办公室里，新国跃过那段空白的时空，回想起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时，就像是进入了时间的黑洞之中。他不敢关灯，甚至连白天也一直都开着灯。否则那些藏在脑袋里的东西就会跳出来，呈现在黑暗之中，与黑暗形成一体，虽然看不见，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它们是在那儿的，真实地在那儿存在着。

新国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里充分地享受着自己的空间——这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空间是时间的必然对称。

事情就是这样，新国毕业时，组织上分配他到法院工作。在毕业分配时，组织上找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到法院去工作。"

新国说："可是我学的是政治。"

组织上说："就是因为你学的是政治，所以才要派你到法院去工作。你是政治系的高材生，而我们党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斗争与工作实践，得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政治过硬了，那么一切问题与难题都可以解决。现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什么'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国情的，司法部门嘛，当然是要为我党服务的啦。说白了，法院也就是我党与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斗争工具。"

停了一下，组织上等新国的脸上露出了会意的微笑时，又说："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新国说："听明白了。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分配工作]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产——计划工作。本着人人都要有衣穿、有饭吃的理论，再加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所以人人都必须有工作。否则就会出现新社会有人饿死在街头的只能发生在旧社会的这种惨剧。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事可做？国家只要将工作一一地按一人一份分配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

"分配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像五根手指都有长短一样，工作也会有好有坏、有轻有重。掂轻怕重是人的天性，于是分配工作就成了人向命运挑战的斗争。人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工作，但好的工作却不是随处都有的，甚至是很稀少的。根据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争夺好的工作就成了和平时期的战争。如果有一个好的父亲（有一句当时人俗语：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父亲）；如果

能与学校领导或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搞好关系；如果能与用人单位挂上勾；如果会拍马屁；如果会见风使舵；如果懂得钻营……这些都是通向一个好的工作的必经道路。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要靠运气。比如说像新国这样，组织上正好需要某种人才，而你正巧又符合了这种需要，那么恭喜你，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

“分配工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被取消。原因是国家“分配”的工作越来越差，不服从分配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好的工作在“分配”之前已经被别人“找”到了，所以等待“分配工作”无疑是等死。大家都在自己“找”工作了，所以“分配工作”也就形同虚设，最后便只有自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就这样，因组织上的需要，新国一步就跨进了法院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司法工作者。】

那个叫“红”或“英”的女人消失了之后，地铁口又剩下 I 一个人了。白天 I 就到那个地铁口等待着什么，晚上就回到那个被针织厂废弃了的仓库里，一个人守着一个大而空洞并荒废的空间。

这一天，I 在空洞的库房里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了有什么动静，他翻了一下身子，弄出了一点响动，这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I 想，也许是只老鼠，再说自己是一个臭要饭的，一无所有，还怕别人劫财吗，还怕别人劫色吗？想着，他就闭上眼睛继续睡着。也不知过了多久，I 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胸口上像是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男人正压在自己的身上，对着他又亲又摸。那男人还用手摸着他的阳物。到这时，I 知道了，自己碰到了一个“玻璃”。他用力地挣扎着说：“我不是，我不是……”I 的意思是他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而那个人却说：“别骗我了，我知道你是……”在又一次抚摸了他的阳物之后，那个人将手指向后移去，放在了他的屁眼上，说：“……我看到你用一根棍子在屁股里面插进拔出，那种享受的样子，不是才怪呢。”一听到那人这

么一说，I 就不动了，他想起了夹在屁股中的那张“中国地图”，如果再挣扎的话也许就会被发现。于是，I 不动了，他将眼睛闭上，从眼角有一颗晶莹的泪水流了出来，顺着脸庞滴在库房在冰冷在水泥地上。看到 I 不动了，那人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力是正确的，他开始脱 I 的裤子，脱完之后又将 I 的身体翻转过去，让他的脸朝下。此时的 I 一直担心那人会发现那张写有“委任状”的中国地图，他想，千万不要用手摸我的屁股，直接进来吧！将那张“中国地图”捅到更深更里面去吧！看来那人是憋了很久，他并没有做什么过渡，只是在 I 的屁眼上吐了一泡口水之后，就直接将阳物插了进去。一插进去时，由于屁眼里的那张“中国地图”向更深处挺进了一些，I 大叫了一声：“噢……”听到这一叫声，那人更兴奋起来，一下一下猛烈地抽动着，由于那张地图在身体深处弄出的疼痛，I 一声一声地叫着。那个更兴奋了，说：“反应还挺大的嘛。好……好……好样的……”也不知道是在夸奖自己还是在夸奖 I。终于，结束了，那人从 I 的身上爬起来，系好裤带，丢下了一句：“真是个老手，那里太松了，没劲……太没劲了。”说完那人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次”之后，那张“中国地图”一直在 I 的屁股的深处沉睡了足足有一个星期。直到一个星期之后，I 才用他憋了一个星期的屎将它给挤压了出来。可以说，这是这张地图经历的一次“‘屎’里逃生”的过程。

另一天，I 回到那个仓库，刚准备推开门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对男女的声音。

男：“小芳，这么些年你还好吗？”

女：“我现在在针织厂工作——还好，跟其他人一样。你呢？革。你从村子里走后，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写信？”

男：“我一直想给你写信，可是我的母亲一直在自作主张地给我物色对象。每天都要见很多女性，那时候我看到女人、想到女人，

就恶心、想吐，更不用说提笔给女性写信了。”

女：“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男：“自从我父母失势以后，我的身边已经没有女人了。有的只是回忆，我常常想起我们在农村的日子，有一条小河。那时你喜欢读书，而我也能够找到一些禁书，那时候我们常坐在小河边，你看着弗罗伊德的书，而我则在一边看着你。”

女：“就像是一首诗：我在河边看着书中的他，你在河边看着读书的我……”

男：“我们还一起去偷农民的鸡，晚上在山上烤着，香味飘满了整个山岗。”

女：“你还想去调戏那个被判刑下来改造的女人。为此我还跟你打了一驾，我抓伤了你的脸，你打破了我的手——后来我们一起抱头痛哭——后来你对我发誓说再也不会去骚扰她了。”

男：“小芳，你现在还爱着我吗？”

女：“爱。我对你是又爱又恨。只有你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其他的人，都是没有个性的人，他们的个性早已经被磨得找不到了。按弗罗伊德的分析就是——集体的无意识，完全就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样。”

男：“可我现在也和普通的人一样了。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了特权，那么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觉得自己沮丧的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犬，见到谁都得夹着尾巴。”

女：“我们一起来将自信找回来吧。我有一些姐妹，我们一起来寻找一种叫着个性的东西。你也去找一些你的朋友来。”

男：“好的。我们从头开始吧！”

……

接下来是一片沉静。I 听了这些，有些感动。他想今天就将这

个地方让给他们吧。I 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做些什么，圣贤书上说——非礼勿视。

I 默默地走开了，他一直走着，没有让自己停下来。在夜晚里。一个人，影子一样地飘摇着。

第二天天亮后，在那个地铁口 I 睡着了。睡得很沉很沉。

在 I 睡着时，有一个路过的小孩说："那个叫花子死了。"

在一边的小孩的家长说："别管他，我们赶路吧。"

说着他们就匆匆地走了。在一边有一个外国人，拿着照相机，将这一场景用镜头拍摄了下来。

第二天，外国的一张报纸刊登了这一张照片：一个繁华的城市的背景下，一个叫花子倒在地上，一个小孩子扭头看着这个倒在地上的人，而小孩的母亲则拉着孩子匆匆地要走开。照片有一个题目：在中国，可怜的人与冷漠的人相遇。

第三天，这张外国的报纸放在了这个市的市委书记的桌子上。市委书记拍着桌子下令说："一定要下大决心把这些城市垃圾丢掉，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第四天，I 被做为城市垃圾，被一辆汽车载着丢到了其它的地方（这次丢垃圾的行动在《总览》里有详尽的描述）。

第五天，I 走在回城的路上。这又让我再次地想起了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

第六天，I 终于又回来了。

这天晚上，I 站在那个自己曾经住过的仓库的门口，眼前出现的情景让他不敢相信。里面有一大堆的男女在跳舞。音乐声震天动地响着。

一堆人挤在一起疯狂地扭动着，这让他联想起了厕所里的蛆虫。腐败之后的疯狂。

按照 I 多年分析并积累的经验，他断定这一伙人一定会遭殃，而且会由此牵连很多人。于是 I 果断地决定放弃这座仓库，到另外一个没有人骚扰的干净的地方去。

于是他转身离去了。

在身后那个废弃的仓库在明亮的灯光的映照下，随着 I 对黑暗的更深入，而越加的明亮起来，最后竟像是一颗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

那星星虽然遥远但无论到哪里，只要是深黑的夜，I 都能看到它。并预料到它的结果。

I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仓库。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一堆拥挤着的肉体、拥挤着的灵魂。

【小芳与“革”寻找的自由：那一天小芳与“革”分开了之后，她就找到了针织厂中的一些姐妹——在针织厂里从来就不缺女性——很容易地她就找到了十几个人。小芳对她们说：“现在外国可流行跳舞了，疯狂得像是抽筋一样，用精神分析来说就是力比多转移。像我们这样的生活，跟外国的人比起来，我们可真是白活了，一点意思也没有。”

有姑娘问她什么叫着力比多转移？

小芳说：“那是外国的精神分析学弗罗伊德的新发现，就是埋在心里的郁闷通过某种形式转移出来。可深奥了，给你们讲你们也不懂。”

“革”也找到了他的那些以前在农村时偷鸡摸狗的哥儿们，对于他的那些哥们动员工作就要好作得多，他只说了一句：“针织厂那里的美女多得看都看不完，我们去泡一泡，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收获。”

只一句话，后面就跟了一大批的人。他们呼叫着直奔针织厂的那个废弃的仓库而来。

他们到达那个仓库时，小芳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几盏一百瓦的灯泡将仓库照得像白昼一样。

一大堆男男女女在里面跳起了舞。

翩跹。翩跹。

狂野。

火爆。

如果就小芳和“革”两个人，那么这个仓库就足够大了，可是现在这里至少有数十人，而且人数还在越来越多，天气也越来越热。

汗水，流着、流着。

有一个人说：“真累呀，可是却舒服——通体舒畅。”

小芳说：“这就是力比多转移。现在该明白了吧。”

那个人说：“外国人就是聪明，这种跳舞都能够用哲学来解释。老外真棒。”

另一个人说：“要不人家怎么能叫外国呢？就‘外’这个字来解释，就意味着距离呀。”

汗水，流着、流着。

浸湿了姑娘们的衣服，使她们的躯体凹凹凸凸的显露了出来——美好的风景。

炎夏。所有的男子都已经脱去了上衣——舞跳得更狂放了。

闷热。有一个姑娘猛地脱去了外衣，只剩下了小小的胸衣——舞跳得更自由了。

狂燥的音乐声中，所有的姑娘都脱掉了外衣——自由。有的姑娘甚至也脱去了胸衣——自由。自由。

隔着空间的距离、隔着时间的距离——黑暗中有一片炽热的舞动的激情。

打的就是高干的子女：八十年代初，中国刚进入市场经济，干部的子女因为其特权的关系成为了最早经商、最早获利的一拔人。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法，他们就是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由于刚从毛时代的“均平富”的社会中转型过来，绝大多数人都对那些依靠“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迅速致富起来的高干子女恨之入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至文化大革命以来，又进入到了一个高度紧张的时期。

1983 年夏天，天气异常的炎热。人们也像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脾气也变的异常的火爆起来。

这一天，6 月 7 日，I 像往常那样坐在街边，面前摆着一个破碗，树桩一般地等待着兔子撞上来。太阳在头顶上燃烧，将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热情顷泻下来。I 的身体上先开始还冒出了豆一般大小的汗，可是没有晒到一个小时，汗便流尽了，身上留下的是汗水中留下的油渍。在阳光下油油的、闪闪亮亮的。我想，如果眼神不好，再加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也许 I 会被看成是一尊金佛。

我正这样想着，这时在 I 的前面猛然停下了一个高级轿车。看到车门打开，而后从车门中伸出了一只红色的高跟鞋，I 的心中一喜——这有一点像是电影中女特务出场的场景——呆然从车上下来了一个时髦的女人。那高跟鞋刚触到地面，便嗒、嗒、嗒的像马蹄般响了起来。

I 兴奋的想，她也许是来给我下达任务的。I 担心她会像马一样离自己而去，便忙说出了接头暗号的前一句：“行行好，给一点吧！”（事实上 I 要的是给一点任务。）

那个时髦的女人停下来，望了他一眼说：“我给你谁给我？”

I 说：“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事实上 I 的意思是，我已经很老了，很快就没有机会为组织上工作了。）

女人说：“年轻人就不可怜了吗？年轻还有那么多日子要过。

日子，一天一天的，多难熬呀。”

“信息不对称”，I 的头脑里马上就出现了这个词。他知道自己刚才的判断错了。他说：“不跟你说了。耽误我做生意。”话音未落，那个女人就一个耳光扇了过来：“老不死的，我耽误了你时间？你的时间值多少钱一斤？我的时间值多少钱一斤？”

打完之后，这个女人转身就要离开，这时她已经发现自己离不开了，周围被市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女人傲慢的说：“让开。让我出去。”

人群里有人说：“你要道歉。”

女人继续傲慢的说：“我再说一遍，让开。”

人群里有人说：“我也再说一遍，道歉。”

就这样僵持着，人群越围越多并开始骚动起来。于是，自然的警察来了，说：“让开、让开。发生了什么事？”到了中间，警察看到了那个女人，便笑着与她握着手，然后对围着的人群说：“没事了，没事了，从家都散了吧。该干麻的干麻去。”

人群里有人说：“没那么简单，大家动手打呀。”

“打呀。”人们叫了起来：“打，大家都动手，法不责众。”

警察则在中间拦着并高声地叫喊道：“别打，别打。她可是高干的子女。”

人群里有人喊：“打的就是高干的子女。”于是，人们打得更有劲头了。

这件事情之后，I 的心中一惊一喜。惊的是自己太鲁蛮，差一点暴露了自己特务的身份。喜的是自己在不经意间居然制造了一场混乱。这也算是间接地为组织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当天夜深人静之时，I 想：“看来群众对当权者的愤怒埋藏得已经不只是一两天了，怒火也已经不只是一两丈了，而是三丈，火冒三丈，就像是火

山一样，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看来我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想着，想着，带着甜美的微笑Ｉ进入了梦乡。

这也许是Ｉ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睡梦中笑了。

严打以及 83·8·26：新国开始了新的工作，这种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工作他并不陌生。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个女人。那是市政法委书记的女儿。

这一天——1983年8月26日——那个女人神密地说："前两天出了一件大事。"

新国问："什么事？"

那女人说："在武汉的一个酒店里，邓矮子的儿子被一伙流氓打了。"

新国说："有谁敢那么大胆？竟然敢在太岁爷的头上动土。"

那女人说："那些流氓真是太胆大了。当时他对他们说自己是邓矮子的儿子，可是他们却说，打的就是你这种人。你说他们是不是太猖狂了？据说上头动怒了，说连我们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都保证不了，那怎么能行？这不是翻了天了，前辈们的血不是白流了？"

新国说："我也估计着会有一场大的风暴。"

才说完，就有人进门通知说："院长通知，开紧急会议。"新国放下报纸就到了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各个部门的人，充满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院长脸部表情严厉地说："接到上面通知，开始对刑事案件严打，重点是打击流氓犯罪。具体的要求是：要求公安机关一个星期之内破案；要求检察机关两天内批捕；要求法院五天内宣判——总共只有两个星期。总结起来，这次严打就是六个字：从快、从严、从重。"

院长才说完，底下就有人议论说："这么紧的时间，一定连核

实案件都来不及。”

还有人在低声地说：“那样还不知会判出多少冤案。”

这边的人还在低声议论着，窗外已经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地响起了警车的声音。院长说：“同志们听听，公安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战役，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呀？”

只有新国一个人高喊了一声：“有……”

其他人则没有一点声音。院长赞许地看了新国一眼说：“对。要把这次严打斗争当做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新国是学政治的，你来说说你的感受。”

新国本来是觉得有些尴尬，经院长一表扬，便觉得自己刚才那一声高喊的对。也愈发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他说：“一件事情如果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就不应该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一件事情的本质了，而应该用政治的眼光得来衡重，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那么从政治的目的上来说，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果然就是学政治的，经新国这么一说，大家都想通了。试想有什么利益比党的利益更高呢？从小党就教育我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对于这一点的价值判断大家还是一致的，于是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打赢这一场战役。

开完会后，新国回到办公室，在 1983 年 8 月 26 日的台历上写着：“今日开始严打，重点是打击流氓犯罪团伙。”

接着新国又更详细地写道：

［严打］

严打的全称是“严历打击刑事犯罪”。即是对某一特殊时期的刑事犯给予重判、快判，以表现出一次非同寻常的行动与决心。严打所表现出的优点是给犯罪份子以震慑。缺点是从长远来看，司法缺乏贯一的持续与公正性。这一点，古人似乎早已经有所感悟，古人云：乱世须用重典。从这里来分析，严打是找得到历史依据的。

［从重从快］

从重从快是严打中的一种特性。比如说一般的情况下判三年，在严打期间就要判十三年；在一般情形下要审一年，而在严打中只要三天就可以宣判。这即是表现出一种决心和果断，用一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雷厉风行。从重从快，意味着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一阵风过后，卷走了地上的尘土，但是后面还会有尘埃落下来，怎么办？只有隔一断时间再卷起一阵旋风——再来一次严打。如果仔细研究，就可以找到这之中的规律，在上一次严打与下一次严打之间犯罪无疑是最为安全的举动。

一般来说，在每一次严打之后马上就行动，干上一票，这是一个聪明的坏人的最佳选择。对于职业的犯罪分子来说，掌握了严打的规律，就像是青春的少女掌握自己的月经周期一样重要——什么时候是安全期，什么时候是危险期；什么时候该干，干什么？该怎样干？实在是简单、方便，不留后患。

［游街］

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这样一搞多了，就培养出了中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惯。每次一游街，街道两边总是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人们伸着头、掂着脚，争相目睹，感觉像是一次盛会、节日。被游街的人被五花大绑着站在敞开的大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与所犯的罪行。如果是死刑犯，那么在他的名字上面还要打一个大红色的叉叉，以表示这个人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彻底完蛋。

游街使人们内心期待着亲眼看见有人倒霉。也有人说，这是看坏人恶有恶报。每一件事情都会用许多种不同角度的解释。这个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人各有命，最后新国总结到："连犯法都要选好日子与时间，如果撞上了严打，那也只能自认倒霉，运气不济。"

就在法院还在开动员大会的时候，公安人员的警车已经呼啸着扑向针织厂后面的那个废弃的仓库。里面，“革”与小芳们正在跳着疯狂的迪斯科。

大批的警察破门而入。高呼：“都不许动，不许穿衣服。这个现场就是犯罪的证据。”

“革”与小芳哪里见到过这种阵仗，全都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闪光灯与快门声响成了一片，就像是战火中，敌人的炮火不间断地在我军的阵地上炸响。只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弹片、血肉、尸体的战争。待公安干警们从容地拍完照、取了证，之后才慌乱地将衣服穿起，被押上了警车，送往市看守所。

看守所里已经挤满了人。小芳被挤在小小的牢房里，心里慌乱的不知该想些什么事来打发这几乎停滞的时间。

边上有人犯问她：“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小芳说：“我也不知道。”

那人又问：“被抓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小芳说：“我们在跳舞。”

那人说：“那你们犯的就是流氓罪，这可不妙。这一次严打就专门打击的是流氓犯罪，平时判个三五年的，这次也许就是死刑。枪毙。懂吗？‘乒’的一声就没有了。”

小芳吓得痛哭了起来，说：“那我该怎么办？”

那人说：“还能怎么办？只有等死了，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看到小芳还在哭，那人说：“别哭了。哭也没有用。”于是，小芳就不哭了。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小芳发现熟悉的面孔中少了十几个人，而同时又增加了十几张陌生的面孔。

小芳问：“她们呢？怎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

那人说：“有的被拉出去枪毙了，有些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听说那里条件很艰苦，只能是自生自灭。据说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被一枪结果了好，一了百了。”说着那人的眼里流露出了一种对死亡的渴望。小芳看到她绝望的样子有些害怕，连忙将头扭向了一边。这时铁门开了，那人被喊了出去，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人走了之后不久，小芳也被喊出去了。一间大屋子，里面重要的方位上已经坐了好一些人。里面有人叫到：将流氓犯罪团伙主犯小芳带上来。

她被要求站在中间的木栅栏里。

法官说：“人犯小芳，将头抬起来。”

小芳抬起了头，就在这时她看见了坐在法官左手边上的书记员新国。她认识他，可是他却不认识她。小芳心里在想，如果不是自己的阻止，他早就会被“革”给打残废了。那样，他哪里还有机会在今天坐在这里？

她希望新国抬起头来看看她。也许他也会知道她。当时在插队时，他们那里盛传着一首打油诗——

“野地上开着两朵花，

一朵名小芳，一朵曰红英；

小芳插在狗屎上，红英插在牛粪上；

小芳与红英，狗屎与牛粪；

半斤与八两，八两与半斤……”

小芳在心中想，他一定听过这首民谣。如果他听过，那么就一定知道我小芳。她真希望新国抬头来看看她，可是新国始终都低着头，在纸上做着记录，没有时间将头抬起来一下。

最后法官问小芳：“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小芳知道她现在所说的就是临终遗言，一生中她都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一个发言的机会——没想到现在机会来了。只是，是最后一次，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趁着这一刻小芳回顾了她的一生，她说："我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本来应该说是根红苗正的。可是自从那一天，读了一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彻底的改变了，那是一本叫着什么弗罗伊德写的书《梦的解析》，从里面我看到了意识流、梦、潜意识、力比多、集体的无意识，我发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开始了对那个世界的追寻。但是那个资产阶级世界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世界太不相同了，我现在才意识到了，我没有进行有批判地接受，而是全盘地接收了过来……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南桔北枳。现在我真后悔读了那些书，如果不是读了那些不该读的书，那么我也就不会有那么一些希奇古怪的想法，就不会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真恨呀……如果说要恨什么，那就是恨那些书，是那些书害了我，是那些书改变了我，并最后把我送到了这里……"说到这里，小芳几乎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甚至都来不及说："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叫：'命'——还不到两岁，你们放过我吧！没有了我，孩子他可就没有命了。"就一下子晕了过去。

（据说之后不久，一个小个子伟人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卷宗，深深地被小芳的经历感动了——坚决不能再让我们的群众上当、受害了——于是这位伟人提笔写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九个大字。于是，我们的这片大地上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最后，小芳绝望地被带回了牢房。

后来小芳被执行枪毙时也被游了街、示了众，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这个世界，她睁大着眼睛用力地看着。在她看着世界的同时人们也在看着她。

（这使我马上想起了一首诗。赶紧写下来，免得等一会儿忘了：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好了，再回到正题。）

人们看到小芳被五花大绑着，她的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的字是才写上去不久的，好像还没有干，泛着湿润的光。像是潮湿的眼睛？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流氓犯罪分子小芳”。在“小芳”的上面还覆盖着一个更大的红色的叉叉。像一把张开大嘴的剪刀，从此小芳的历史就这样被剪断了。

小芳睁大着双眼，想要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她所熟悉的面孔。她想对那张面孔喊：“帮我照顾好‘命’，深情厚谊只有来世再报了。”可是她始终都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她始终也没有喊出来。

下面的观众有一个人在说：“他妈的，那个女流氓还真够漂亮的。”

另一个人说：“也不知道那个男流氓是谁。狗日的真是艳福不浅。”

另一个人说：“真是艳福不浅……”

另一个人说：“不看了，不看了……再看下去，弄得老子也想去当男流氓了。”说完扭头就走了。

另一个人说：“就不怕也被枪毙？”

另一个人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另一个人说：“确实是这个道理。难怪现在的流氓越来越多了。”

……

（I 也在这些看热闹的人群中，与那些看热闹的人的目的不同，I 是来做市场调查的。他弯着腰、低着头在看热闹的人形成的腿林中穿梭着，盯着地面，满地都是被人们丢弃的饮料瓶子和装瓜子、爆米花用的包装袋。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待人群散尽之后会留下满地的废弃物。I 想，将这些被看热闹的人丢弃的东西收集起来到废品站卖掉，总比现在要饭强。这也算是自食其力了。好，说干就

干——就这样 I 开始捡起了破烂。）

再后来，十五分钟之后……在远处、郊外、荒漠之地、一棵枯干的老榕树之下、黄土地之上、空洞、无聊、飘渺地传来了一声枪响。在枪声响起时，一只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吃草的老牛，感觉到有一片树叶从天上飘下来……刚好遮在了它的眼睛上。

它没有管它。

又低下头，接着吃草。在牛低下头时，那片发黄的树叶从它的脸上滑落了下来，坠落在了青青的草地上——像是给这片充满生机的绿色的草地，打了一个黄色的补丁。

在枪毙现场的不远处的树荫下，停着一辆救护车，它并不是来救人的，而是为了割取刚被枪毙的死刑犯——小芳——的肾脏，卖给医院里正在排队等着换肾的病人。手术刀一刀切下去，血便涌了出来——刚被枪毙的小芳的鲜血还没有从弹孔中流尽，剩在身体中的血液更多地从手术刀划开的口子中涌出来，流淌在车箱里的地板上，很快就集起了厚厚的一层，滑滑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医生转过只露出眼睛在外面的脸庞狠狠地盯了助手一眼，而后再用眼神牵着他的目光拉到淌满鲜血的地板上。助手马上就明白了，他连忙用一个拖把在地板上拖了几下，而后将血拧在一个塑料桶里，很快便装了一桶。医生熟练地将刚被枪毙的小芳的小腹划开，从里面取出血淋淋的肾脏，先用一个保鲜塑料袋包好，而后再装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恒温箱里。最后再往尸体的肚子里塞进去一团棉纱（以免尸体的肚子因少了一个零件而明显地凹陷下去），再简单地将切口缝上几针。了事。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一个肾脏就这样取出来了。

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这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时代人与人通常会选择的经济流通方式）。执行枪毙的人只是用手一捏，就感觉到这回手上拿着的钞票比以往少了除多，便问：“怎么少了？”

医生说:“这些日子枪毙的人太多,货源也足。物以稀为贵嘛。”并安慰道:“货紧的时候钱再给你加回来。”

执行枪毙的人于是便说:“也有道理,薄利多销嘛。”

钱货两清后,救护车便一溜烟地向医院急速驶去……可以断定,有一个人将在不久之后恢复一种有肾脏的生活能力……

再来说一说“革”,当管教把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他看见里面挤满了人,那些人睁大着眼睛恶狠狠地看着“革”就像是要将他吃掉。

显然管教很明白那些目光中的含意,他在关铁门时,向里面丢下了一句:“你们老实一点,不要乱来。”说着匆匆地关上门就走了,仿佛是要将这句话也关在里面。果然刚才还向他涌来的人退了回去,眼睛里的凶光微暗了许多。

没有人与“革”说话,而他的心情也极坏、极乱。他一个人靠在厚厚的墙上,直到天黑尽。

第二天,才有一个人来找他说话。那个人问:“你一定有后台,否则管教根本就不会打招呼,叫犯人们不要乱来,你也许不知道,如果当时管教不说那一句话,你一定会被打惨。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要过这一关。只有那些有台后的才能幸免。”

接着那人又问:“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革”说:“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

那个人又问:“他们抓你时,你在干什么?”

“革”说:“跳舞。”

那个人说:“这就对了,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这是犯了流氓罪。”停了一下,那人像是想起了什么,问道:“当时你们跳舞有几个人?”

“革”说:“有十几二十个吧。”

那个人说：“这就更糟糕了，凡是三人以上就是团伙，你这可是流氓团伙罪。”

“革”问：“你呢？为什么进来的？”

那个人说：“抢劫。”

“革”说：“还是你火爆。”

那个人说：“哪里！哪里！是这样的，我和一个理发店的女孩子玩得比较好，经常去她的店里玩，一个星期前，我又去她那里玩，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那儿理发，一边理还边对那女孩说一些不干不净的话。我看不下去，便走过去打了他一个耳光，让他滚。在他站起来要离开时，我看见他手上拿着的一个黑墨镜很好看，我便顺手把它抢了过来。可是没想到他跑出去就报了案，说我抢劫。于是我就被抓进来了。他娘的，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革”问：“你估计你要判多久？”

那个人说：“平时最多就是三年，这次嘛严打，至少得加上十年——十三年。真他妈的倒霉，喝凉水都卡牙，而且喝得还是腐臭变质的脏水。”

“革”心惊胆战地又问：“我呢？”

那个人说：“至少是个无期，搞不好拉出去一枪毙给了。”

后来，那个被以抢劫为由抓进来的人果真被判了十三年。

就这样，在一声枪响中，小芳与“革”被枪毙了。也有人说，“革”当时没有被枪毙，也许是因为他父母曾经也是高官的缘故，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是顾虑到国际影响，“革”在临刑前，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尔后就送到了北大荒，让其自生自灭去了。那时要审判的案子实在太多，人手不够，院长便向上级部门提出要求，请求支援。上级则回答说：“全国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你那里缺人手，其他的地方同样也缺人手。自己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吧，不要总是想着向上面伸手。要想方设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院

长没有办法，只好提拔了几个人做临时法官。新国便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这真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又有人这样说：

当时新国宣布判处“革”死刑时，“革”跳起来叫着：“判我死刑？我操你老母。”

新国在庭上答：“你死都死逑了。”言下之意是你死都死了，还怎么操？

“革”跳着脚叫到：“老子就是要到地狱去操你老母、操你奶奶、操你祖祖……操你祖宗十八代……不怕老、不怕丑、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见一个操一个……见一双操一双……”

本来，新国是一出生时，母亲就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的。按理说对母亲也不会有什么感情，况且他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会相信“革”会下地狱，更何况在地底下还能够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做见不得人的事？猛然间新国想起了阴间只有鬼没有人，所以做见不得人的事也许就是家常便饭了。唉！新国越想心头就越乱，他只有不断地在心中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奇怪的是，从那天以后，他晚上就睡不好觉了，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揪着他的心，隐隐的难受。还有一张张模模糊糊，他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流着血的面孔在他的眼前晃动着，流着泪水，对着他叫喊：“救救我、救救我……”。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的夜晚，新国合衣而起，他拿起笔在“革”的判决书上——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改过了之后，新国长舒了一口气说：“你想死，老子还偏偏不让你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还操什么操？”新国的脸上在这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灿烂的笑容。

（关于那次严打之后流放犯人，有一个亲自押送的警察对我说：

总共有二十多列火车，窗户全部用粗粗的钢条焊死。每节车厢里都有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警，谁要是不老实，就地枪毙。那时那些犯人都被震慑吓坏了，那里还敢乱说乱动呀，一眼看上去，比好人还要好上不知多少倍呢……火车就这样一直开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下了火车，又上汽车，一直又开了三天三夜，才到地方……把犯人们丢下，再留下一点粮食和种子，就走了。漫漫戈壁……我估计他们多半是活不出来了，管他呢，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谁让他们犯罪呢？……什么？跑出来？怎么可能，你是太小看中国了，那么大的国家，找一个让人怎么样也走不出来的地方还是很容易的。）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小芳确实是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小芳和她肩上扛着的那两条黑亮而粗大的辫子。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革”在沙漠中，即使没有死掉，他也永远无法走出那片沙漠回到生命的绿洲之中。

这次严打之后，在庆祝会上法院院长说：“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

新国也因此而荣获了“严打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几年之后，新国因在这次严打中表现出了“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被升为法官。

后来，I 是在一张别人丢掉的旧报纸上看到了小芳被枪毙的消息。

那天，I 只顾着低头调查市场而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抬头看看枪毙的是谁。

另外，I 还在他捡到的一份境外刊物上看到了这样的评述：“1983 年发动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运动或简称为“严打”的运动是为了制止 80 年代初期的“犯罪潮”。从长期防止犯罪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是失败了。同时，总的说来，这也提供了关

于威慑政策效应的重要信息。“严打”运动开始是一场政治运动，其动因并非是因为犯罪率上升，而是在社会普遍混乱、公众对警方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做出个样子让人看看。“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在同年发动，绝非偶然。

当“严打”运动于 1983 年 8 至 9 月发动之际，犯罪率其实是自 1979 年以来最低的。但是，正如一位犯罪学家所评论的，“犯罪率下降得还不够快”。中国的传统信念是以罪恶示众，然后让所有的人目睹惩处，以此减少犯罪。这就是为什么“严打”运动那么重视一大批死刑执行的宣传了。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新涌现出来的犯罪团伙及其头子，目的也在于防止他们更进一步诱骗青少年犯罪，虽然剪除团伙中最活跃的犯罪“老手”，是否能大大地减少招募青少年仍未可知。一位西方犯罪学家对这一做法有过他的结论：在对犯罪网知之不详的情况下，无法说一旦头子被孤立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其他人接管被破坏的犯罪网络的领导呢，还是团伙自行消亡。中国处决团伙头子的策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并没有起到后边的这一作用：网络存活下来，团伙成倍增加，参与其事的年轻人年龄进一步降低。公安部以若干城市的资料为基础所撰写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中国的犯罪学家和政治家们的结论是：这是一次成功的战役。在一份全对全国的居委会所作的调查中，研究者找到了他们所希望获得的肯定的回答。从事非法活动和犯小罪行的青少年 89%宣称他们已洗手不干，被问及那些特别难以管教的青年时，居委会认为，由于运动的结果，他们的 93%现在已经表现得好些了。调查报告总结说，运动对“警告和制止那些社会上不稳定和危险分子”是有效的，对那些生活在“犯罪边沿上”的青年有“很大震动”。这种震动以前在犯罪学文献中都已有过描绘，在多数情况下，其威慑是短暂的。

对团伙头目及其他“重犯”予以逮捕，经过匆匆审讯之后立即

处决，是 1983 年“严打”运动最突出的特点。但是，一个问题是，有些罪犯年龄很小。中国刑法第 44 条写道:“凡犯罪时年龄未满 18 岁者，不予判处死刑”。但是，该条还说:“凡已满 16 岁不满 18 岁，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运动期间，这种判处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死刑的权力被广为使用。

犯罪率在短时间内下降，完全由于小偷小摸这类罪行的减少。

青少年犯罪的平均年龄在“严打”运动之后继续下降。在北京，18 岁以下的总犯罪率创记录的 10.8%是 13 岁或更小的年龄的人所犯。有些报告提到，少年犯罪团伙平均年龄为 10 岁，有的小至 7 岁。“年龄小和暴力”合在一起，常常是犯罪学家讨论的重点。

威慑理论认为，对犯罪加重惩罚会使犯罪减少，减轻则导致犯罪增加。但是，许多反对威慑政策和死刑法的犯罪学家指出，很可能，结果之一是更多的暴力犯罪，正如“严打”运动所证实的那样。但是，在中国，“铁拳”，加上将严惩不殆昭示于天下，仍是一种流行做法。对小罪和盗窃所起到的短期效用，被用来证实应当继续使用这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游斗”，即在春节、国庆节或别的一些重大日子之前在公共场合“挂牌子”示众。在这种时候公开处决少数罪犯，当局不仅宣告自己能控制局面，也为了使公众在节日活动的街道上安全些。犯罪学家认为这种方法在短期内还是有效的。然而，如果说“严打”运动之后接踵而来申诉与改判的教训的话，这就是，威慑会不断地制造更多的不公与敌对……”

看到这里 I 感到眼睛里涩涩的，他想起了自己的被枪毙了的父亲。在 I 落泪的同时，天上下起了小雨。对面卖磁带的小店里也传出了一首歌：

三月里的小雨

淅淅淅淅沥沥

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三月里的小溪

哗啦啦啦啦啦

哗啦啦啦下个不停

小雨下不停

小溪流不断

……

歌声如雨，情如丝。在 I 的心目中，小芳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可是却已经死了。他觉得他自己也要死了——过去的 I 死了——为了表示重生（或是纪念小芳），I 将自己改名为——J。

（在《总览》中，J 这个名字是一个算命先生给他起的，这我也听人说起过。可是，历史总是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新国的第三个老婆：新国当了法官之后第五年的一个午后，在进修学习的食堂里他正一个人坐在桌前吃着饭，吃完饭的人都走光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女人，她端着碗选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那个位置新国抬起头来刚好可以看到她的侧面轮廓。新国看着她，而她也正好在向新国这边望着，两个人的目光就这样撞在了一起，她对他友好的笑了一下，新国一时也不知应该怎么办忙乱中赶紧低下头往嘴里扒饭。对于女性，新国过去的经验总是挫折，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模模糊糊地对女人产生出了一种恐惧。

那个女人看到新国这样，便主动将碗端过来就坐在新国的边上，说："我是你楼下的那个班的。"新国慌张地说："嗯，我知道。""怎么？你也注意到了我？""嗯，不。哦，是。""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又是不、又是是的，"那个女人嗔怪道："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

你，你学习很认真，我就是喜欢认真的人。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怕就怕认真二字’”。新国现在已经平静了下来，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毛主席的话了。”“对呀。只是我父亲经常在家里说起，他可是毛主席的忠实崇拜者。这也算是耳濡目染吧。”“你的父亲是？……”“你问我的父亲呀，还是别提他了。来，我们做一个朋友吧！”说着她大方的向他伸出了手……

后来“她”就嫁给了新国。在新婚之夜“她”对新国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当时对我的那种慌乱的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对女人显示出充满了信心模样的男人，那种男人不是很虚伪、就是勾引女性的高手。”新国“噢”了一声想，没有想到有时候缺点也能变成为优点，人与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她”与新国结婚后的第二年，就“下海”了。“她”说：你不要动，我先下海去闯一闯。你吃官饭，我吃商饭；官商结合，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新构架。

最后“她”说：不能再晚了，再晚就没有机会了、来不及了。言语中“她”显示出了一种急迫与焦急。

[下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一种词汇。其意褒贬皆可，对于开放意识较强的人是褒意，对于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则是贬意。“下海”泛指经商等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比如有人问：“你最近在干什么？”这人则只要回答说：“下海了”问的人就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要用“下海”两字表示经商？我无从考证，只是从我有限的知识里找出了一句话：“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这句话的本意是不想脚被打湿，而一不小心却总会被打湿了。“下海”两字则表现了一种决心，都下到海里了，脚能不湿吗？湿了就湿了，从此以后做事情就不用小心翼翼了，而是尽量地将胆子放大，将脚步迈开。还有“下海”也许与渔民的生产劳动有关，不同的是渔民们捞的是鱼，而“下海”的人捞的是

钱。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下海”一词就不那么流行了，原因就像是“她”说的那样：不能再晚了，再晚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海”里已经挤满了人，所以这时再下海就已经下得不再是从前的“海”了，而是一个“人海”了，在这个海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抱怨：“唉，现在的钱越来越难找了”。

在商海里拚搏了五年之后，“她”就成了一个亿万富翁，并在1992 年荣登了福布期排行榜百名之列。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本书讲述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并不是励志的，而相反的却是一个人失败的故事。如果你想要读一本励志的书，那么拿起这本书你就错了。从一开始你就错了。现在再放下，好像已经太晚了，如果不会浪费你赚钱的时间，如果你还剩下有一点点时间，那么就将就着读下去吧。】

J.兰花花以及特务之死

J 现在已经很老了。年过半百。他时常在想，从生命的可用价值来说，自己现在应该是废品了。而他现在也正在从事着废品回收的职业。人生真是可笑啊。

才想到这里，J 突然觉得自己竟然也有一些颓废起来，这对于一个特务来说可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J 对天长叹道：特务也是人啊。

叹了一口气之后，他低下头继续捡拾着地上的废品。他也觉得有一些可笑，自己已经是废品了，可却还须要废品来养活。难道这就是数学中的负负得正？

规律？定理？宿命？

【好久没有写兰花花了。我几乎也要将她忘了。那天我经过了一个墓地，看到一个年老的妇人，端坐在一个墓碑前，神色无比的忧郁。

我走近，看见墓碑上刻着："先夫林平之墓"。

"怎么？林平什么时候死了？"我问到。

兰花花说："一个星期之前。"

"哦，林平死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自责地对自己说。

看到我难过的样子，兰花花说："死了就死了吧，活着的仍旧还是要活下去。"说着她起身就离去了。在她起身离去时，我看见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接着我还发现她的脚也在一深一浅

地拐着。

我追上去问：“你的脖子是怎么搞的？”

她说：“林平拿刀砍的。”

我又问：“腿呢？”

她说：“林平拿棒子打的。”

我问：“你怎么不告他？不反抗呢？”

她说：“他是在为他老婆报仇。他每打我一次他的心里都会好受一些，而我在精神上也会获得一些安慰。我们就这样相互支撑着熬下来了。”

我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她说：“不，才刚刚开始。”

（我望着兰花花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

在我看不见兰花花时，她抬眼望了望天，而后又低头看了一会儿地，再接着将目光放平——这时她看见了正在拾垃圾的 J，和一个正在垃圾中捡拾着食物的还不到五岁的小男孩。

J 将一张包着一块面包的纸小心地从面包上剥下来，将面包递给那个小男孩，而后自己认真地阅读起来。小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阅着、读着，就像是边上的那个小叫花子细心地吃着手上的面包一样，生怕有面包屑从上面掉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人，兰花花有些想笑，那两种神情合在一起就是两个字：饥饿。

一个是对食物的饥饿；一个是对文字的饥饿。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

兰花花关注 J 已经好一些日子了，那时候她的丈夫林平还活着。根据宪法中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兰花花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远远地偷偷地看他。现在林平已经不在了，一切束缚都没有了，她的目光就像火一样地燃烧着。J 显然是怕她的目光将他手中的废纸烧

着了，赶紧将它叠好，揣进怀里。

这一动作在兰花花看来是一种敬业行为。是对捡废品的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兰花花觉得自己更爱 J 了。她走过去想对他说：“我爱你。”

她闭着眼睛走了过去。女性毕竟还是害羞的。她一时说不出口。

过了 6 分钟，她终于说出来了：“我一直在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我想……嗯……我想……”兰花花犹豫着，说了出来：“……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对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她睁开眼睛，看见 J 已经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足五岁的小男孩。那小男孩正在将残留在嘴角的面包屑一粒一粒地捡起，丢进嘴里。那样子极为可爱。

兰花花蹲下身子，问他：“你叫什么？”

那小男孩答：“命。”

这就是“命”了。兰花花突然想到了新国，想到了——“‘新国’不能死”——这句有力而神秘的箴言。看着眼前的“命”，兰花花心头像是泉水一样再一次冒出了一句话——“‘命’也不能死”。

是的，如果“命”死了？那就没有命了。“如果连命都没有了？”兰花花不敢再往下想……

兰花花猛然间觉得自己的身上压着一付沉重的担子，她弯下腰来，对男孩说：“来，跟我回家吧。”

从此，兰花花苍老的背影后面跟着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一老一小两条影子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兰花花远远地望着 J，心里头就像是被灌满了蜜。“命”则在一边跟着玩耍。

这一天，兰花花看到 J 在一个建筑工地搬一个个铁质的扣件。那是因为工头将他们的工资给卷跑了，为了不至于一无所获，建筑工人们只好将工地上的铁质的东西给变卖了。有一个扣件将 J 的衣

服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她的心随着这个口子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她想：对了，我应该摆一个缝纫摊，或许哪一天他会拿着衣服来，让我给他缝缝补补。

于是兰花花就在巷口摆了一个缝纫摊，等待着J拿破了的衣服来补。只是她一直没有等到J，是不是他的衣服在后来就没有再被划破过？兰花花这样为J想着——那样也好，衣服没有被划破，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J虽然是捡破烂的，但毕竟也可以算是一个有钱的人、大款，穿着被缝缝补补过的衣服，显然也是不太体面的。

转眼间“命”已经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兰花花从缝纫机的肚子里掏出了一叠钱，对“命”说：“今天你应该去上学了。”

“命”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去上学呢？”

兰花花说：“在学校可以学到知识呀。”

“命”问：“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到同一个地方去上学呢？”

兰花花说：“因为每一个人要学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呀！”

“命”又问：“学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像糖一样甜么？它可以吃饱么？”

兰花花说：“学好了知识以后就可以当官，当官了以后就可以管别人了。”

“命”说：“我不要管别人，也不要被别人管。”

兰花花听到“命”这样说，不禁对“命”的前途担忧起来，她抚摸着他的头说：“傻孩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管别人的，另一种是被别人管的。”

“命”撒起娇来：“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不管。”

兰花花也没有办法，只好顺着他说：“好，好……不管，不管。”

到学校要经过两个街口，每一个街口的路面都被挖开了，工人

们正在往里面埋一些管管和线线。路很难走，也有一些泥泞将行人的鞋子弄脏了。还有一个人一个不小心滑倒了。

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报怨着说："他妈的，挖了填，填了挖，一天到晚都在折腾，没有个清静的时候。"

又有人说："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把一件事情想清楚，才挖开了埋下了一根线，没几天又发现忘了埋管子了，又挖开来埋管子。"

另一个人说："你们都不知道，这就叫着，计划没有变化快。"

还有人说："这样挖来挖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可以吃每一次工程的回扣。"

走过去了之后，"命"问："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呀？"

兰花花说："好好读书，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

"命"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呢？"

兰花花说："学到了知识就长大了，有些人不读书，就永远也长不大。"

在学校里曾经有人问过"命"：你爸爸呢？你妈妈呢？"命"说：我不要他们，我有奶奶，奶奶最大。事实上他指的是年龄。自然没有人管他的这种逻辑，同学们都笑他。没有办法，他只有动手打，只有这样才能堵住同学们的嘴巴。

谁都知道"业精于勤"、"熟能生巧"这个道理。打着、打着，他就成了学校里的一个小霸王。这也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后话。

在课堂上"命"于同学们一起学习着。老师说："请同学们翻开第十七课。"于是教室里响起了一片翻书的声音，"命"也跟着翻到了这一页：

第十七课这个办法真好

毛主席七岁的时候，有一回，和小伙伴们到山上去放牛。怎样

又能放好牛，又能多砍些柴，还能捡些野果子呢？他和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分成三个组，一组放牛，一组砍柴，一组捡野果子。

天快黑了，放牛组把牛喂得饱饱的，砍柴组砍到许多柴，捡果子组捡了满筐的野果子。他们把柴和果子分成几份，每人一份。大家高兴地说：

“这个办法真好。”

毛主席把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最穷的伙伴。

第十八课送雨衣

夜很深了，周总理还在灯下紧张地工作。突然一阵雷声，下起大雨来了。不一会儿，邓妈妈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拿着雨衣，来到小郭站岗的地方。

她对小郭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披上吧。”

邓妈妈帮小郭披上了雨衣，又说：“总理让我告诉你，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要站在大树下。”小郭听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命”就是这样跟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着、“成长”着。

教室里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老师安排男生与女生同桌，刚好，不多也不少。当时，老师叫男生与女生由矮到高各排成一排队，而后一对一对地走向课桌，由前至后坐着，这样，同学们在都坐在了坐位上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斜坡，看起来煞是整齐壮观。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在老师的眼里是否就变成了：男女搭配，学习不累。）

同班里有一个大家公认为是最丑的女同学，同学们都叫她“猿人”。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像“猿人”而简直就是猿人。如果将她丢在动物园的猿猴馆里，一定不会让人觉得是被搞错了。而且可以这样说：即使她是在猿猴馆里也不会是一只最美的猿猴，而只

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下的。在刚来学校报名时他就见到过她，而且还被她的长相惊吓了一跳：那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走在前面的兰花花猛然间惊叫了起来，紧接着“命”也惊叫了一声，原因就是看见了她。一看见她，“命”的心里猛然间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否是要到动物园里上学的错觉。与猴子一起学习。后来看到站在一边领着她的她的父亲，他才意识到她也许是一个人。后来，班级里的男发生按照高矮排座位，“命”还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千万不要让我跟她排在一起……千万不要让我跟她排在一起……命运啊！……命运啊！……。可是，当一对一对男女同学走到座位上坐好时，轮到他了，他往女生那边一看，正好排到她。从那时开始，在“命”小小的心灵里，他已经就不相信命运了。是不相信命运本身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呢？还是不相信命运会给他带来好运而变得自暴自弃？

那时候，“命”还小，他还没有办法让自己把这么复杂的问题想清楚。后来，当“命”能够有幸在暮年回顾他这一生时，他想他的审美意识正是在那时——他刚刚畅游知识的海洋，被他的同桌给彻底的摧毁掉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在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的境况下开始……并渡过了……一生。这就是我们可怜的——“命”——呀。

那时候，“命”还不懂得爱情，他只是听兰花花对他说：“男人与女人是一定要结婚的，否则人类怎样延续？不结婚就不能够生小孩，不生小孩，老人们死了之后，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人了。”

兰花花还对“命”说：“结婚的男女，男的一定要比女的大，否则就会被人笑话。”

那时候，“命”刚刚进入一个小小的集体之中。同班的男女同学虽然相等，可他却是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就去读书了，所以其他的同学都比他大。

比男人大的女人是不能嫁给这个男人的，大人们都这样说，因

此他便不能和她们结婚。

在女同学中只有一个比“命”小，她与他同年，只比他小两个月，长的不好看，“命”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是同班就只有她一个比他小的女同学，“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她了。为此他很伤心，只得强迫自己去对她好。

不能没有老婆，“命”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我只能与她结婚，其他的都不能。”这样想着，久而久之，他也就适应下来了，在同班的女同学中他只对她好。她年龄小，个头也是最小，他发觉在她的面前自己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可以帮助她，爱护她。她也特别信赖他。

但“命”不知道她是否也有像他这样的同样想法。

后来，直到读五年级时他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有他那样的想法，因为男人必须娶比他小的女人为妻，而她是同班最小的，可以任意嫁给同班中的任何一个男同学——其中自然包含有“命”——显然他的可能性变小了。

同时，“命”又发现同班的那个年龄最大的女同学，她也只能嫁给那个年龄最大的男同学，因为她的年龄在班上排行第二。但是反过来那个男同学由于是最大的，他又可以任意地娶同班的任何一个女同学，这样她嫁给他的可能性就又变得最小了。

“她很可能会嫁不出去，我又很可能会娶不到老婆”，我们已经成了同病相怜的人了！——当“命”发现了这一问题时，他感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

他们有着共同、或者类似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完全可以联系起来。

从此，“命”看见那个同班中年龄最大的女同学心中便总有些不安。为她而难过，由此又联想起了自己，这时“命”便觉得他们

一起坠入了悲伤的渊薮之中。不管她愿不愿意，不管她知不知道，总之在他的世界里他们两个人交织在了一起，无法分开。

于是，“命”便对自己说：“我要与她结婚。不论别人怎样看我们，这是在别无选择的处境中的选择。这实际根本就不是选择，而是被动地承受。”

“命”开始安然了——我无法，只能是这个样子了——他不知道她会怎样想，但他想，她也一定是别无选择，语文课本上说：“察己则可以察人”。这就是说，人都是一样的。只能如此了。

（直到升到中学时，“命”才发现，世界并不只是像一个小小的课堂这样小，它的外延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发现了这个道理时，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一个现实中的男大女小的问题——他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喜欢那个同班中年龄最大的女同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春天，一阵悲伤的哀乐在全国响过之后，广场上忽然聚起了很多人。人们喊着口号：“反腐败、反贪官、要自由”。学校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也按耐不住，组织学校里的学生也参加了一次游行（后来那个老师被判了 14 年徒刑，他的女朋友也因此而变疯了，最后她从一个 7 层楼的楼顶上跳下来结束了年轻而美丽的生命）。那是“命”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他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后面喊：“声援大学生哥哥姐姐……声援大学生哥哥姐姐……”，路边有很多人冲着他们鼓掌，看到这种场面“命”骄傲起挺起了胸膛，仿佛是在做一件很大很大的大事。走了很久很久才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上。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有一对穿着婚纱的大学生哥哥姐姐还在人群里举行了一场有意义的婚礼，奇怪的是在他们的脸上没有喜庆的红色笑容，却多了一分白色的庄严与肃穆——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了天使般的沉着与平静——一开始“命”就被这种神情吸引着，像是一种牺牲又像是一次重生，死？生？这两个极端的矛盾体不可思议重合在了一起。在广场

的另一端一个情绪激动的人在朗颂着诗歌，他的周围也聚起了一大堆的人在听着，不时地还传来了一阵阵叫好的声音。还有人为同学们送来了矿泉水和盒饭。“命”茫然地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海之中。另外，在广场上喧哗的人群里，他听到有人在对年轻的老师说：“你不该带这些孩子来，他们还小，还什么也不知道。”年轻的老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个人说：“会有危险的……再说如果孩子们被挤倒、踩倒或走丢了怎么办？……这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添乱嘛？”

（后来，回到家之后从来没有打过“命”的兰花花为此抽了他一个耳光，说：“以后不许往人多的地方去，那种地方最危险了。”他哭着说：“可是，同学们都去了。”兰花花心痛地抱着他边哭边说：“你现在还小，还什么也不知道。”

“命”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呀？”

兰花花说：“你把应该学的都学会了之后就长大了。”

“命”问：“长大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结婚了呀？”

兰花花说：“傻孩子，你现在还小，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命”说：“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想呢？”

兰花花说：“长大了以后就可以了。”

又是长大。总是要等到长大。从此以后，“命”成天想的事情就是如何让自己快快的长大。）

那一年，就在“命”跟随老师一起到广场上时，新国也在经受着一场考验。晚上，拉灭电灯，新国在黑暗的影子里问“她”：我应该怎么办？我们法院里已经有人跟着上街了。

“她”说：你别问我，我心里也乱着呢。

新国说：我是怕错过这个时机。让别人抢了一个先手。活到这么大，我深知“赶早不赶迟”的道理。我说，你在上面有什么准确

的消息没有？你的父亲就没有给你露些什么？

“她”说：上面的消息乱得很，什么方面的都有。不过凭我父亲以往的经验，他对我说了四个“不”字：不看、不听、不传、不参与。

新国还是不放心：你说，那些学生能不能把天下扳过来？

“她”说：我都不急，你急什么？他们反的是官司倒，可就是直接冲着我来的……

新国在黑暗中想：我的命为什么这么硬，每一个跟着我的女人都会倒霉？正想着，黑暗中“她”在问：你在想什么呢？

新国说：为你担心呢。

“她”显然有一些感动说：说实话，你认为是我重要，还是这个国家的前途重要？

新国想也不想地回答：当然是你。

“她”在黑暗中伸过手来搂住新国说：那么我们一起来求菩萨保佑我，求菩萨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失败。

新国诧异说：你什么时候也信起菩萨来了？

“她”说：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吗，我这是该信时则信，不该信时则不信。

新国笑着拧了“她”一下鼻子道：典型的临时抱佛脚。

……

（后来那次事件果然是朝着“她”们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之后“她”说：“阿弥陀佛，真是菩萨保佑。”由此“她”开始真正的信佛了。据传，在“她”的家里供奉着一尊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用纯金打造的实心金佛。为什么要打成实心的呢？而不打成空心的？一是“她”有这个实力，再就是实心就是“实心实意”。）

与很多人的看法一样，J 也在那一年感觉到自己的时机来了。

J 想：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怎么能够不在场呢？那些天里，J 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扎。有些人感动地说："看那个老头，年龄那么大了还亲自跑来了，看来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其实 J 在这时头脑是最清醒的，他对自己说："我的行为与那些学生们是完全不同的，学生们的目的是想将他们的国家弄得更好，而我的目的则是要将这个国家搞得更乱。"大治与大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J 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他希望有人在拥挤的人流里塞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给他的任务，比如说告诉他哪里有一箱炸药，哪里有一捆传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但是人们总是与他擦肩而过。

只有一个戴着深色眼镜的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对他说："大爷，您那么大年龄了。回家去吧，这些事情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干就行了。"J 正不知应该如回答，这时就在他边上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说："怎么，嫌我们年龄大了？这些事情我们比你们有经验的多，我还正想劝你们回去好好读书，让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婆留下来，看他们能把我们这些老人怎么办。"那个学生说："老同志，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可是我们怎么忍心让一个老人家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那个苍老的声音接着说："我已经活了那么大了，已经够本了。我看呀还是你们要小心一些。"看到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引发出一场纷争，一个学生领袖模样的人站出来说："别吵了，别争了。革命不分先后，不分大小。"

就在他们在争论之时，J 已经弯着腰挤出了这因争论而形成的一个更小的圈子。他低着头，也许是因为职业的习惯，J 看见地上有许多矿泉水瓶子、与一些被丢弃的旧报纸。J 将这些瓶子和报纸捡起来，放到人群的外面，很快就收集了一大堆。这些都是钱啊。J 在捡拾着，很快有一张报纸的一个标题吸引了他。这是一张《北京日报》，在大标题的上方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最后的新闻"接下来的粗黑大标题是："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看到

这，J 意识到赵紫阳的政治道路走到了尽头。那“最后的新闻”几个字就暗示着赵紫阳是最后以总书记的身份出现在报纸上。后来也果真是如此。

J 一边捡拾着地上的被丢弃物，一边仔细地注意着有没有哪一张纸片是组织上留给他的任务。他觉得自己捡拾这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组织给他下达的令命，因为组织上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他下达命令是符合特务的安全的原则的。但是别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一个老头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在发国难财，因为据说在那个时候连小偷都休息了，而只有这个捡破烂的人却还在工作。管他呀，有一位文豪说过这样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人说去吧。

遗憾的是 J 并没有在被丢弃的纸片上寻找到组织上给他的命令。他唯一的收获就是捡拾了一大堆的废品。从这一点来看——用物质的角度来衡量 J 算得上是那次运动的获益者之一。

（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给我书中的人物——J——时，他委屈地把头摇的像波浪鼓一样：“不，我不是受益者，我怎么会是受益者呢？金钱对于我来说狗屎都不如。我等的任务一直都没有来，白白的浪费了我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看来对任何事情不同的人确实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经过了几年的积累，J 现在已经是废品界的名人了。他在城市的边缘围了一块地，作为自己堆放废品的地方，由于 J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卖——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纸片片，都会被留下来仔细地研究——所以每当有人夸他为大款的时候，他总是谦虚说：“哈哈，我都是些固定资产，手上的流动资金却没有多少。”

这种行为，在同行看来有些让人不能理解，因为那些是废品而不是文物，放得久了就变得更是废品了。更不值钱了。

常常躲在一边偷看着 J 的兰花花可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也很简单——你看那些古董不是越古旧越值钱吗？可见一个事实完全

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

当然，没有人会跟她争辩，因为没有人会听得到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因此兰花花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在心底里她更爱 J 了，她认为 J 的生活目标决不是在现在，而一定是在那个遥远的未来。

J 当然是其中最清醒的人，如果总是捡了废品而不卖，那么一定会被别人怀疑：留那么多废品在自己的身边有什么用？废品的定义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不把没有用的东西处理掉，而始终留在身边，这本身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只要一破解了这个悖论就可以发现 J 的惊天的秘密，所以 J 并不敢让自己怠慢下来，每天晚上，他总是要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地筛选着那些旧的文件，将有价值的东西，或保留下来，或摘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邓小平南巡]

所谓“邓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时在 1992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邓的这个举动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气概。

1992 年 1 月 17 日，88 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针方略……，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之后，邓小平发表了南巡重要讲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我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久小平南巡的

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邓小平南巡与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势头，就由于北京该次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而起了波折，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打击，外国投资裹足不前。年事已高的邓小平仍风尘仆仆地到南方一走，就是为了平息国内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肯定“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央路线。

邓在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他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这话音里面，其实就有“政治遗嘱”的含义。相对于毛泽东留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留下的这一篇“政治交代”，显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针和逻辑来引导中国的走向。他的文选以他的这段讲话为终结，本身就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后人又以这个讲话作为“新时代”的开始，亦发挥着“舍此无他途”的作用。

抄到这里，J 感觉到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重复——当年毛主席的南巡及畅游长江依旧历历在目——历史就是这样毫无新意地，不断地轮回着、旋转着。不由自主的，在 J 的心里头又荡起了一阵旋律（这首歌每天都要从街头巷尾的大小商店中传出来，像迷雾一般地弥漫在街道之中，不由得你听不听）：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个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上划了一个圈，

……”

又是一个圈。1979 年划了一道，现在 1992 年又重来了一道。没完没了，何时才能走出这个怪圈？

J 的笔在纸上转着圈圈。一圈……二圈……二圈……四圈……五圈……六圈……零乱而无序。但一切好像又都是注定的。很快，纸张中就布起了一张蜘蛛般的网——再往下去这张网就会消失不

见，而变成为漆黑的一团——这不正像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吗？

对了，何不将我走过的路画一张地图？J 重新换了一张白纸，将纸张横放，闭上眼睛、沉思，在想着什么，过了足足有一刻钟，才又拿起笔在纸张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中国地图》四个字。

在这张《中国地图》上，J 将自己走过的路线用一条线连起来——从 A 到 B……从 B 到 C……从 C 到 D……从 D 到 E……一直到现在的——J——最后，出现在他眼睛里的是一个迷宫，迷宫里是纠缠不清的道路，无论东西南北、南北东西，无论走多久、多远，都会发觉自己还是处于包围之中。

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名字叫“万里长城建造时”，说的是皇帝让使者去传递一道谕令，这道谕令是如此的重要以至还让使者在他的耳根复述一遍。准确无误后，使者出发了。这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支胳膊，一会儿伸出那支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有人阻拦，他便会拿出一张印有血红色大印的通行证，用手向上面一指，于是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他们的房屋永无止境……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使通过去了，那也不济于事；下了一个台阶之后，还会有一个台阶；通过一层人群，还会再有一层人群；如此重重复复，永无止境，几千年都还没有走完。就算是冲到了最外面的大门口，也还会被蜂涌着往城里拥挤的乡下的穷人给推回来。没有人会愿意为他让路，那怕是稍微侧一侧身子。即使他拿出了那张印有血红色大印的通行证也无济于事，因为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印有一个红疤疤的纸张。如果这个使者是一个认真守信的人，那么他会被蜂涌着进城的人给挤死掉，如果他的信心稍微有所动摇，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

唉！这个使者的处境与 J 竟是如此的相似。

J 觉得有一些迷茫，每当这时他都要将藏在屁股里面的“中国地图”拿出来，只要看到它，他就会像是信徒看到圣物般兴奋起来。

他的身体也会因之而抽搐。灯光昏暗的像是一个电灯中的老人，默默地将光线打在那根柱状的物体上，影子模模糊糊的，像是一块皂胰掉进了一盆混沌的水里，根本就看不见。J在这时产生了一种一直以来都不敢有、也不会有的念头，就是将那张“中国地图”打开，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让它这么几十年以来一直主宰着自己的命运。J将套在最外层的避孕套脱下来（这个避孕套是他在一次在外滩捡破烂时捡到的，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天刚刚要亮，在外滩上谈恋爱的最后一对恋人离开了之后，J来到了这里，看到地上四处都是里面装了一点污水的富有强性的小塑料袋。一开始J除了感得脸上有一点微微的发烧之外并没有感到什么。他正想路过那里，可是才离开几步，他又猛然也想到这些个东西对自己也许有用，于是他又回过身来，趁着街道上尚无一人，顺手就在地上捡了几个，放在口袋里。而后就径直地回到驻地，用干净的水小心地将它们一一地都洗干净，晾干，后来它们就成了那张“中国地图”的最外层的衣服），再将一层一层的油纸、油布打开，最后那张地图显现了出来。可以看出这是一张泛黄的纸，一片苍黄，其它没有任何的痕迹。上面的字呢？委任状呢？难道历史就这样消失了？J吃了一惊，将眼睛凑近地图仔细地辩认，确实，除了一片泛黄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上面的字呢？地图呢？祖国呢？难道它们就这样在历史中消失了？”J在就要绝望之时，猛然想到了我刚才对于这小屋里的灯光的形容：“灯光昏暗的像是一个电灯中的老人，默默地将光线打在那根柱状的物体上，影子模模糊糊的，像是一块皂胰掉进了一盆混沌的水里，根本就看不见”。于是J想——并不是文字在历史消失了，而是这里的灯光太昏暗了。为什么其它纸张上的文字他又看得见呢？J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这张纸的色泽与灯光的颜色一样。就是这样，没有对比与反差。有了这个结论，J的心就又释然了，他将这张已经陈旧泛黄的“中国地图”又一层一层地包好，最后还专门换了一个新洗净、晾干的避孕套，套在最外面。在做好这些之

后，他才又将它塞回到了屁股里面。

经历了那么多，J的头猛然地就昏沉了起来，像是陷入了一个回流着的旋涡里，怎么样也突围不出去。J对自己说：该睡了，睡一会儿吧，别想太多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更是特务的本钱。

这些都被兰花花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于J往屁股里面塞东西——拔出又塞进——兰花花是这样理解的：求上进、爱学习的老人也是人啊。自己解决了，总比到外面去嫖、去骗、去强奸妇女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这样一想，兰花花的内心里就更爱J了。接下来兰花花还会想：以后，他就不用自己解决问题了，通过我的身体就可以解决他身体中存在的问题。每当想到这里，兰花花的脸就会像是少女般羞红起来，像是又回到了青春时期。

另外，兰花花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J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左右，而在她的有限的知识里，那个世界上最忙碌的周总理平均每天还至少要睡到五个小时左右。每当想到这里兰花花的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

“为什么兰花花的眼里总含有泪水？”

……

“那是因为她对他爱得深沉。”

每天，直到J的灯熄灭了之后，兰花花才转身回去。在凌晨的街道上零乱地走着，疲倦而充满了感情。偶尔看见她的人还以为她是一个早晨起来晨练的人。看见的她的人会感叹到：“唉，这个世界，起来晨练的只有老人，那些年轻人还窝在温柔乡里睡大觉呢！”

兰花花由此又转变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走到家里时，天已经微微地发亮了。就像是混沌的水塘里，一只鱼正在死去——慢慢地、有条不紊地将它白色的肚皮翻转过来。底朝天。

回到家里，兰花花将炉火打开，做好早饭，而后再走到“命”的床前，将他叫醒。她说：“快起来，吃早饭。然后去上学。千万不要迟到了。”

在“命”吃饭的时候，兰花花总要对他说：“你有一个哥哥，叫新国，在班上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这时她已经把新国和“命”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命”挎着书包出了门，背影消失在小巷的尽头，她才关上门，上床睡觉。兰花花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的“命”已经是上初中的大男孩了。

【在上学的路上，“命”固定地会碰到那个捡破烂的老人 J，他拖着一个平板滑轮车，一路走过来，并一路叫到：“有废品的卖。有废品的卖。”

嘎嘎的滑轮声与叫卖的声音响成了一片。“命”每次在 J 走过时都在想：如果能够将这些声音凝固下来，贴在纸上，那么就是一幅标准的这个城市的小街陋巷地图。

“命”背着书包，并没有往学校去，而是径直地往公园里走去，林荫深处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而在树丛之中则躲着一个小男孩在偷偷地听着坐在椅子上的恋人的对话——

女：“问你一件事，你要讲真话。”

男：“又有什么问题？你问吧。”

女：“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男：“你说呢？”

女：“我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问你了。”

男：“我当然是喜欢现在的你，可是我们谁也不敢担保未来会怎样，没有人可以主宰命运。你懂吗？”

女：“那我以后怎么办。那时我已经徐娘半老或已经老了。再

也没有人会要我了。”

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人不能承担别人的一切。”

女：“我不管。我要你现在给我一大笔的钱，有了钱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

男：“谈到钱就庸俗了。来让我好好的爱你一下。”

女：“不。我不。”

男：“好，好。明天我就给你的账户上存上几万。”

女：“这可是你说的哟，到时可不要不认账哟。”

男：“我的话你还不相信么？”

接下来就没有完整的对话了。而是一些时断时续的发音或感叹词。多数的发音都无法用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汉字来表达，所以就只好略去了。

还有一些时候位置是反过来的。“命”坐在幽静的椅子上，对话声则从更幽深的树丛里传来——

女：“有没有流血？”

男：“没有。”

女：“那我是不是处女？”

男：“如果流了就是，如果没有流就不是……不过……也不一定，书上说有些女性在第一次的时候也不会流血。”

女：“可我……这确实是第一次呀。”

男：“你可能就是属于那些极个别之中的一个。”

女：“怎么，你不相信我？”

男：“我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女：“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们今后怎么能生活在一起？”

男：“我相信你。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呀。再说了，如今还有谁

在乎什么处女还是不是处女。”

女：“这就对了。现在只有那些变态的人才在四处找着处女。我今天就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老板登了一个整版的广告，要找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孩——唉，说白了就是处女——来做自己的女朋友。真是变态，我看了就恶心的直想呕吐。”

“命”很奇怪地喜欢上了这种的山盟海誓，他认为这才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时刻。听完这些之后，“命”就开始进入了生存的现实之中，从公园里出来，他就直奔J囤放垃圾的地方，从那里随便偷出一些东西，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卖掉。由于J囤放的垃圾太多，多到他自己也顾不过来，所以J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垃圾被人偷过。况且J也并不在乎那些垃圾，只要他收集的那些资料没有丢失就行了。

以上并不是“命”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他一周大至的安排是这样：

一、三、五在学校上课。

二、四到公园里听一些浪漫故事或山盟海誓，然后再去偷一堆垃圾卖点零花钱用。

周日在家中休息。

上面说了“命”在星期二、四的一天。下面我再来讲一讲一、三、五他在学校里的一天——

现在的“命”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这一天是星期五，晴，头顶上的阳光直直地照下来，将校园照射得亮亮堂堂的。好天气、好心情、好日子。这些好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阳光一泻如注，炎热、灰尘、汗水使皮肤变得油腻肮脏，腋下和两腿间的痱子在汗水的洗礼中炸开了一般的痛。枣红色的汗衫背上已经湿了一大片。道路两旁挤满了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一双双眼睛里无所适从的茫然，可也有逍遥在外的自在。一切都和几

年前一样。每天都有许多的人，他们离开家在外面奔走，流了汗、受了累，也许也赚到了一些钱，然而生活还是肮脏的环境也还是一样的艰难。“命”想，以后我也将会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一路上，影子忠实地跟随着他，没有片刻的逃离。这证明了太阳没有被一片云遮住过。天空中干干净净的。

影子不见了的时候，他已经进了教室。刚坐下来，把课本拿出来，摆到桌子上，这时上课的铃声就响起来了。

数学老师进来了，说：“今天上课外实践课，同学们排好队到校门口去坐客车。”

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了教室，挤上了停在校门口的客车。只有一辆汽车，一个年级两个班的近百人都要挤上去，同学们全都上车了以后刚好挤满一车。

“命”没有座位，是他不想坐，如果他愿意那么一定会挤到最前头，第一个上车的。他四处地寻找着她，那个隔壁班的女同学。他看见她了，她也没有抢到座位，正站在汽车的靠尾部的地方。

他轻轻地向她挤了过去，车上的人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他们的眼睛都望着窗外。“命”则执着地看着她，眼里是一种迷人的忧郁，他的手已经放在了那个女学生的屁股上了，没有人会看到，他确信，因为挎在肩上的书包正好挡住了那只手。

在这一方面他已经十分的有经验了，他是一个老手，一个在汽车上耍流氓的老手——这是他曾经给自己下的定义——他摸过女人，摸过很多女人，然而他还是不满足，他需要在这里，空气闷热刺鼻的汽车上，满足他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奇怪的欲望。在皮肤的陌生的接触中去细细体味自己原始的冲动，他能够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愉悦，就像沉默时所产生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地老天荒。这种感觉对他来讲并不陌生，他总是伺机寻找着这种机会，犹如掉进一个没有出路的黑洞一般的晕旋。

对于他的动作，那个女生没有反对，相反她的屁股高高地翘起正好迎合着他的手。这无疑鼓励了他，于是他的动作更加的大胆，他的手一直滑向了牛仔裤的深处，他感到那身体有一阵微颤，想要躲闪开，她害怕了？是个好奇而没有经验的女学生？

是女人就必定会软弱，他有些同情她，但又不想放开她，看到她越来越尴尬，看到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竟然会感到，这就是女人，半推半就、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传统与本能、文化与道德、野性与欲望——他更兴奋了……

正实施着“手术”（他一直这样称呼自己的这种行为），突然那个女学生叫了起来：“别挨我。”

“命”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反抗，吓了一跳，但很快他就镇定了下来，油腔滑调地说：“谁爱你了。谁爱你了，瞧你长得那样儿，会有人爱上你么？”

整车的同学都哈哈地大笑了起来。老师没有说话，沉默地望着车窗外，像是在想着一个心事。汽车满载着笑声向终点开去。

“命”再一次挨了上去，将手放在那个女生的屁股上。这次，“命”的手放上去就停在那儿，没有上、下、左、右地移动。“命”的眼睛盯着她，像是在向她挑衅。那个女生没有理他，也没有反抗，而是将脸用力地偏向另一边，任凭“命”的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上。

就这样，汽车径直向前开着。一直等到车停了，那个女生才像是从一个梦魇中醒来一样，匆匆忙忙地跟着人流下了车。

这是一个家具厂，老师说着一些几何的结构——立体、正方形、拼接，等等等等。

讲完后老师要求每一个同学都拿一块木头回去，做一道题：每一个人都将自己拿的木头的尺寸——长、宽、高，量出来，然后计算出它们的体积。

回校时，那个女生抢先上了车，抢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

她偷偷的瞧了“命”一眼，脸上红红的。“命”同时也看了她一眼，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时，她的目光像是做贼一样逃开，赶紧盯着窗外空空荡荡的空间。看到她那付尴尬的模样，“命”心中在想，“逃什么？逃什么？真是多此一举，我不会再像来时那样了”。是的，凡事都不能重复，再重复一次那就显得他多么的没有创意。那不是他的风格。

回到学校，算完了那个木头的体积后，放学了，老师要求同学们将他们拿回来的木头都放在讲台上。“命”想，你还不是想把它们拿回家当柴烧？我偏不给你。他拿着那块木头径直地走出了教室，在出门时还丢下了一句话：“这是我拿回来的，当然就是我自己的罗。”

在同学们看来，都觉得“命”的这种行为简直是——酷毙了。

周一到周六都说过了，现在只剩下星期日了。让我也休息一下，明天再来讲罢。

“命”现在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有人敲门，他打开了门，一个少妇出现在门口——

他说：“进来吧。”

她问：“就你一个人？”

他答：“不，还有一个人。但她白天总是在睡觉，就像是死了一样。不用理她。”

那少妇进来了，一进门就紧紧地抱着“命”，说：“想死你了。”

“命”说：“我也一样。想呀想的，书就读不好了。现在是肯定考不上大学了，都怪你，你要负责。”

少妇说：“读什么书呀，我把你包下来不就是了。考上大学还不是为了能赚钱、生存。什么理想呀，那些都是不现实的、是虚妄。”

“命”说：“可我会老的。”

少妇说：“傻瓜，那时我早已经老了。”

“命”说：“我还是不放心。”

少妇说：“那么每次过后，我给你两千元。”

“命”说：“我那不就成了鸭子了？”

少妇说：“那就不给钱，只要你相信我，不会亏待你。”

“命”说：“别。还是拿钱给我吧，如今，还会有谁跟钱过不去。我跟钱没仇，还巴不得跟它攀个亲戚呢。”

（他们在床上干的事情，在我的这本书上是应该略去的，因为这本书与那些用下半身写作的不同，这本书是一次挑战理想的意义的写作。）

完事之后，少妇将头埋进“命”怀里说：“我可能是生来就有一种平民意识，每次只有在你的这个破旧的家里，破旧的床铺上，才能达到那种奇妙的高潮。在家里呢，跟那个老干部做，真没劲。”

“命”说：“那是因为这个破旧的地方有我，不信我们到你的家里去试一试。保证你也会有高潮。”

少妇说：“还是算了吧，那老头子鬼得很，留下一点点痕迹他都会发现。对了，你一定想不到，他以前是地下党，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工作，厉害着呐。”

少妇说，那个老地下党，你永远都不知都他在接下来的一分钟要干些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些什么，全凭感觉吧，就像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比如说开车在路上，他会忽然间叫司机捌弯，或者加速，或者猛然间停车，下来改为打的或乘公共汽车，总之你就别想掌握他的任何规律，在他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些闪闪烁烁的东西使他变得极为的混乱，但又是极为明亮，唉，总之我是无法弄清楚的，如果连我都搞清楚了，那么他就不是地下党了；如果我弄清楚了，而他就是地下党，那么我不是他的上级就是抓特务的人，担是那又怎么可能呢？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

“命”说：“唉，你也真够可怜的。”说着又嘲笑她：“别人伴的是大款，而你却伴了个地下党。”

少妇用拳头锤了一下“命”说：“你还笑我，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想，他一个地下党，给我设一个套让我钻进去，对于他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说着少妇话题一转说：“你不知道与老地下党做爱也是非同一般，在作爱时他也是突然加速，突然减速，突然停止，有时就要达到高潮了，他会一下子停下来，把衣服裤子穿戴的整整齐齐的，坐在床沿一动不动。他说这是在煅炼他自己对自己的自我控制意识。”

“命”说：“嘿，这个老头还真有意思，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少妇说：“别，你千万别去见他。他只要看你一眼就能知道我们两是个什么关系。”

“命”说：“放心吧，我才不想去你家呢，我要你给我买一套房子。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少妇说：“怪不得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厉害。好吧就给你买一套房子。”

天快要黑下来时，“命”说，兰花花快要起床了，你走吧。少妇丢下两千圆钱，在“命”的脸上恨恨地亲了一口之后就匆匆地走了。】

学校里并不是完全不管“命”，也曾派人来找过兰花花，想跟她谈一谈“命”在学校里学习的情况。但是，兰花花白天总是在睡觉。晚上呢，天刚黑下来时她就出门了，去看Ｊ在灯光下努力的学习、工作着的景象。

每一天，兰花花都感动着，流泪着——

“为什么兰花花的眼里总含有泪水？”

……

“那是因为她对他爱得深沉。”

有时候，她真想冲上去抱住 J，让泪水打湿他的头发，而后渗进他的心田，将他的心温暖并浇灌。对他说，你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这样玩命的学习；告诉他，身体是学习的本钱。

但每次她都克制住了自己，因为她怕那样会吓着了他，因为含蓄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

因为……

所以……

于是……

当然……

我们看到，J 仍旧坐在灯光之中，查找着那些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将它们一一地摘抄在一张张小小的纸片上：

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领会其实质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自这一思想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以来，就引起理论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不断地被理论界挖掘出来，直到将这一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今天，深入学习和领会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实质，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理论活动的主题。笔者在学习这一伟大思想的过程中，读过不少理论家、学者的精彩文章，深受教益和启发。——一句话：“三个代表”的思想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不过，我在学习中也发现，虽然理论家、学者们对“三个代表”的阐发非常精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本末倒置，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思想的实质。如此一来，不管这些文章有多么精彩，都难免是浅薄的、不到位的。当然，我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也

不敢说是完全到位的、实质性的。今不揣孤陋谈出来，请大家批评。

“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十六大报告）。

1.“第一个代表”——“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分明是说：能够做到这一条的主体就是“伟大”的啊！——不用多解释了吧？

2.“第二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无非是说：能够做到这一条的主体就是“光荣”的啊！——试想，“劳模”是什么？不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吗？不就是“光荣”的吗？

3.“第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就不用多说了吧？“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正确”是什么？！

总而言之，“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其实质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抄到这里，J 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年以前——满街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标语——他的头猛然地就昏沉了起来，像是陷入了一个回流着的旋涡里，怎么样也突围不出去。头昏眼花中，他仿佛看见眼前竖起一根囫囵的肉柱，有时又是一个“黑洞”般的阴器。肉柱越来越往横阔里生长，晃动着像一架推土机的样子，几乎就要充塞天地之间。肉柱们围着 J 在跳舞，“头”上还冒着无耻的热汽在嚷嚷着：“谁干了，谁就伟大！”有时又是阴器掀动着充满“睿智”胡须的嘴巴阴阳怪气地在说：“谁被干了，谁就最光荣！”

四处都是肉柱，四处都是长满“睿智”胡须的阴器，他们一起合唱到：“干了、被干了，才是最最正确”。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屁股，其实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既没有屁股也没有脑袋……没有延续，没头没尾，只有一个个被割裂的“历史阶段”……

Ｊ对自己说：该睡了，睡一会儿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更是特务的本钱。

可是，奇怪的是Ｊ今天怎么样也睡不着，有一种莫名的绝望深深地困扰着他。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论证，Ｊ发现三个代表竟然无所不包；广大人民群众，物务不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吗？先进的生产力，从目前特务的发展方向来看（比如那个风流倜傥的特务 007），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并不可思议地完美，那不正是先进的生产力吗？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也是特务的目标吗？你看特务的技术与手段不断地翻新、完善并准确地击中敌人的要害，这不正是与时俱进吗？由此可以肯定三个代表自然也代表了特务。没有什么能够逃得出它的涵盖。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张巨大的网就从高处悄然滑落，向他罩下来。眼前越来越黑暗，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Ｊ又拉亮了灯。灯光在夜晚中，像一只高度近视的眼睛。一切事物都模模糊糊地发霉一般地变质着。

Ｊ找出了自己收藏了多年的，他珍爱的中国地图。就着昏暗的灯光，他一点一点地标注着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用一条粗粗的线连起来——他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草书“走”字，看着最后的那一“捺”，长长的有力的一笔，像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

Ｊ利用这一刻——站在那最后的一“捺”上——简单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发现自己的一生是孤独的、沉默的、等待的、期望的，默默无闻的、也是热血沸腾着的一生。一直以来，自己没有一个知已，没有一个亲人，那怕是一个朋友，一句能够温暖自己的话语，这些都没有。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银行里的存款、社区中的商品房、一张奖状、一段历史、一个人的深深的怀念，最后甚至连一个墓志铭也没有。

J觉得自己的头都要炸开了，在他的有限的心灵空间里只是徘徊、跳动着的一个字“走”。

走——

不管到什么地方，什么目的。先——走——再说……

走……

兰花花转过身去，刚走出去没有多远，突然背后有一阵亮光浪潮一样地向她涌来，她感觉到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推着她，让她快点离开。为什么呢？她偏不，她转过身来，看见J的灯又亮了。为什么呢？他今天为什么睡不着了？于是她回来重新躲在黑暗中偷偷地望着J。

兰花花看到J发了一阵呆，而后便匆匆地整理着什么，他将一大堆纸片片塞进一个大大的背包，而后背着包就匆忙地开门出去了。

他要去哪里？

J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他只是本能地做出了逃跑的选择。记得在一叠他在文联办公大楼下，捡到的被一家杂志社丢掉的一篇名为《越狱》的小说稿件中，他看到了这样的几句诗：

“逃吧。逃吧。

监狱只是一个概念，你想它有多大就有多大，

你想它多小就多小。

只要你一直在逃跑，

那么——监狱就永远在你的身后。

……

逃吧！逃吧！

只要你一直在逃跑……

监狱就永远在你的身后……”

J就这样又伧惶地出逃了。远远地J丢给了兰花花一个背影——苍老、孤独而坚韧。

兰花花本来想要追上前去跟他一起去，但是J的脚步实在是太快了，不到两分钟，他在兰花花的眼睛里就成了一个黑点。之后，就彻底的不见了。

风从左边吹来，向右边吹去。

像往常一样——将J的衣服吹的斜斜得飘扬。

与以往不同——现在的J怎么样也不能让人联想起《毛主席去安源》的那幅画。也许是他已经老了。他的背已经弯了，身躯也显得佝偻。

但是，他的脚步仍旧像是鼓点一般的快速、迅捷……

咚、咚、咚、咚、咚、咚、咚……

在J的这次逃跑中，不断地有东西跳起来跃入他的眼睛，想躲都躲不开。这些跳入他眼睛里的给他映像最深的就是那些标语，这些标语跳起跳起地向他扑来，像是一记记凶猛的直拳：

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在江西婺原见到的：“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广西前往德天瀑布的路上有一条更狠：“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安徽芜湖市东郊外十八里处：“坚决打击流产女婴！”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标语。

这个地方倒有点重女轻男：“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安徽省宿松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过了宿松，在湖北黄石，的一个偏僻的农村，J 看到一个壮汉在哭泣，J 上前问他为什么哭泣，他说：我不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J 蹲下身子靠近他，答道：说吧！说出来也许会好受一些。

于是这个壮汉一下子就将头伏在了 J 的肩头，抽泣着说：

“两年前我有了一个女儿，本来心中是有打算再生一个儿子，可是生第二胎要交上万元的罚款。我去哪里找那么多的钱，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打消了念头。再加上我看到同村的人生了第二胎之后的后果——罚款，没有钱计划生育办的就来家里搬电器、电器搬完了搬家具、家具搬完了再牵牛。整个就等于是一个家破人亡。我识趣地想，我自己不生第二胎不就是可以躲过这场因生孩子而引发的灾难。我还自以为聪明，乐在其中，可是没有想到前几天，计划生育的干部来到了我家，要我交几百元全结扎钱，由村里统一结扎。我说，我不用结扎。我用其它的办法避孕。其实我是拿不出那几面元钱。可是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可不管这些，他们说：不实行结扎，光凭口头保证是靠不住的。没准你们什么时候就偷偷的生了。他们说：只有扎了我才放心，才能够睡上安稳的觉。

第二天，天刚亮我家的门前就停了一辆面包车，几个穿白衣服的人从车上抬下一张长长的平时用来杀猪板凳，放在我家的院子中，而后进屋就将还睡在床上的我的老婆拖起来，拉到院子中按到板凳上，脱下她的裤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她的肚子上划了一刀——结扎了。临走之时，他们还丢下了一张收据，说是一个星期内到村上交钱，否则就拆屋扒房揭瓦。（第二天，当地的新闻媒体从这个角度报道了这件事：“县人民医院义务下乡为农民兄弟送医送药”。）

他们走后，我看到我老婆肚子上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没几天伤口就发炎了，我一方面要找钱给老婆医病，另一方面还要应付他们来追讨手术费。唉，就在刚才，他们把我的惟一的牛牵走了。没有了牛我可怎么活哟。再加是家里还有一个躺在床上的老婆。”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眼睛直直地盯着 J。J 被他盯得心中有一

些发毛，正想借口走开，这时他一把抓住 J 的肩膀问：“为什么毛主席就让我们生，而且是生得越多越好？而他——邓小平——却突然不让我们生了？我们生下的孩子是自己养，又不要政府出一分钱、一粒粮。”

J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本来他想说：“毛主席让我们生得多多的，是因为他老人家想打仗。他老人家最拿手的战术就是‘人海战术’，所以人越多越好。其实在他老人家的眼睛里，这些生下来的人就是一个个炮灰。都说老毛的战略战术厉害，其实除了用人的生命去做赌注外，他也没有什么其它的本领。”J 并没有把话说出来，因为他发现这个壮汉将肚子里面的话倒出来之后，就不再像刚才那样激动了，他平静了许多，眼睛里的泪水也一下子就止住了。就像是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看也不看 J 一眼，转身回到了屋里。

屋子里面有他躺在床上的妻子？J 望着那汉子的背影，目光的左方余角忽然间看到了一个黑字“喝”……，他急忙将视线调整过去，看到在那个农民家的外墙上，有关部门刷上了这样一条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在另一面靠公路外面的墙上写着一条：“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看来那个壮汉是被别的超生的人给连累了！他是应该怨恨政府？还是应该怨恨那些觉悟不高的已经超生了的村民？J 一直没有想清楚。

J 惭愧地在心底对自己说：看来我确实是老了。

离开这个村子，来到了县城。在县里开办的计划生育基层班干部陪训班里，有一幅标语高高的挂在黑板的上方：“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

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好一个干脆决绝的口号。但比起前面看到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就算不了什么了。

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

人亡。”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四川某山村：“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再往前走，过了红原（也就是红军过草地的那一片草地），刚刚经过风景画绿草如荫的藏区。便一头扎进了一片寸草不生满眼黄土的穷山恶水之中。在一片陡峭的光秃秃的坡地上有一幅更邪门、凶狠的标语，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

打的就是公务员：历史总会出现特例、偶然。很快就到了万州，在县城的一个僻静的角落——一面破损倒塌的墙壁上，J 看到有一个人正在用排笔匆忙地写着字，等那个人写完了之后，在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幅与以前的那些标语不那么和谐一致的标语——“打的就是公务员”。

（这条标语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一条标语——当天夜里，政府就派人来，将这面红砖墙刷成了白色，并顺便将原先破损的地方修膳一新。第二天早晨人们起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面全新的——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墙。对于这面墙来说，这就是命运。也许它该感谢这一句被政府认定是“反动”的标语。唉！这真是——祸兮、福兮。真是，命运无常啊！）

在小巷的尽头，像是深黑的海底冒出的水泡，有很多衣着陈旧的人冒了出来，向县城里惟一的一条大街——太白路——上聚集。顺着人流，J 来到了这条大街上。在路上 J 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回答说：“有一个局长用棒棒的扁担把棒棒的脚打断了。”听到那么一大串的“棒棒”，J 一时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管他呢，J 只有跟着人流往前移动。一直到走不动了，停下来时，他看到有两辆警车被围在足有数万人的人群的中间，车上的警察已经不知去向。这时有人喊道：“烧了这狗日的警车”。于是，不一会儿这两辆

警车就燃烧起来了。

J觉得自己的血液也像这团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他对一个紧靠着他的中年人说："你们不能这样蛮干。蛮干容易让政府抓到把柄。比如说，说群众打砸抢，派军队来镇压。"那个中年人目不转睛地盯着J，像是在看着一个外星人。J还以为是他正在等着自己的办法，接着说："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比如说先成立一个组织，派个代表与政府对话。"听到这里，那个中年人转身就要挤出人群，J生怕他没有领会自己的思想精髓，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关键是要成立一个组织，即使这场运动失败了。但组织却可以保留下来。"

中年人挣脱他便挤出去了。J在心中想：他也许是赶着去组建组织去了。

跟着人流，J来到了位于高笋塘的市政府办公大楼。正值下班时间，有很多公务员正在往大门外面走。他们一边推着一群一边说："我们是公务员。我们下班了，请让一下。借过。让我们回家。借过。借过。"

人群中有人说："公务员就了不起了嗦。"

"打"。

J猛然间想起了刚才看见的那条标语：打的就是公务员。

于是J喊道："打……打的就是公务员！"

"打"。人群开始再一次骚动起来，乱成了一片。有人在哭喊："别打，别打，我们是公务员。"另外一些则高声地喊到："打。打。打的就是公务员……"

……

天渐渐地黑了。从城外开来了大批的军警，用警棍和盾牌将人群驱散，街道开始平静了下来。J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着。累了。他靠在一根电线杆下面，这时听到从幽黑的地方转来了一个声音在说："警察正在抓煽动闹事人，快点逃吧。越远越好。"

于是，J 在黑夜中就离开了万州。第二天黄昏时他到达了重庆，在当天的重庆晚报上，他看到报纸上是这样报道这次事件的：

“据新华社重庆电 18 日，重庆万州主城区因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引发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和万州区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此事件已基本平息。

10 月 18 日 13 时左右，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胡权宗与其妻曾庆容在万州区双白路上行走，当曾庆容走到万州进城务工人员余继奎身边时，被余的扁担撞了一下。双方因此产生口角，进而发生斗殴，胡权宗将余打伤，并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都可以花钱摆平。胡的话引起围观群众的义愤，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公务员光天化日之下殴打群众，立即向“110”报警。当白岩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欲将当事人带上接警车时，有人煽动“天下公务员是一家，被打民工不会得到公正处理”，造成矛盾激化，围观群众不准车辆启动。经过耐心工作，在僵持 3 个半小时后，3 个当事人才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

但此事并未得到平息，一些人听信谣传，使事态趋于复杂化。当日 18 时左右，万州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一辆警车经过新城路时，被一青年煽动部分围观者砸烧，由于正值下班高峰，一度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当晚 8 时许，在少数人的煽动下，数百人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并砸坏区政府玻璃大门等。19 日凌晨 3 时左右，冲进政府办公楼大厅的闹事人员被带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和万州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黄镇东作出指示，要求密切注意动态，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控制局面，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在香港考察的市长王鸿举专门打回电话，对处置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朱明国同志赴万州区现场指挥处理这起突发性事件。万州区委、区政府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现场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目前事态已基

本平息，总体趋于稳定。有关部门正在认真调查事实真相，并表示将对个别煽动闹事和参与打砸抢的人员依法处理。”

看完报纸，J 终于大概知道自己昨天的经历。如果用自己以往，报纸要反着读的经验来进行解读，那么事实应该是这样：“临时工胡权宗”——对应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公务员，而且一定像传说中的那样——就是一个局长；“数百人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对应着的则一定是有数万群众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应的应该是深明真相的群众。“并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都可以花钱摆平。”这一句话反而应该是真的。

J 将报纸垫在屁股的下面，在热闹的解放碑广场坐了一会儿之后，继续向前走，一边走还在一边总结：六十年代的口号是——打的就是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打的就是高干子女；现在的口号是——打的就是公务员。看来人民群众的斗争对象越来越普遍，敌对的人数也越来越众多。矛盾会越来越激化、猛烈的。

J 高兴地想，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打”的是“谁”呢？

对了，一定是这一句——“打的就是有钱人”。

历史不得不说到法制，就像历史不得不走向法制一样。又像是从蛮荒走向文明，还处于幼儿时期的表述、腔调有不少也让他哭笑不得。

在将要离开重庆时，路过围着渣滓洞的高高的红砖墙上，J 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从字面来看，它的意思似乎是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J 转了一个念头又想着，如果这条标语是从 1949 年以前就保留至今的，那真是一个绝妙的笑话——那些在《红岩》中被描写成英雄的人物，他们被关在国民党的大牢里，配上这墙外面的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绝配，真是绝配。

重庆巫山县路口："外地车辆在巫山境内一般不被处罚。"

在河南永城看到一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

安徽亳州向南的公路上一条标语："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

在铁路上看到的："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真是应该将，民不畏死，赖何以死惧之；修正为"民不畏死，赖何以法惧之"。

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公路旁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从另一个则面证实了上访群众的人数之众，上访的级别也越来越高。

某电厂门口大红字标语更绝："严禁触摸电线，5 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人都死了，还怎么法办？真是连死人也不放过。不过从这条标语里可以做出推断——地狱里面的那些鬼怪与他们是一伙的。

在河南的国道上他看见的超劲爆的一条标语："抢劫警车是违法的！"再向前走三公里还有一条："不得袭击警车！"可见警察在中国确实是高危险的职业。

路过湖南衡阳，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坚决打击挑脚筋者！"看得 J 浑身发毛，不寒而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在山东看到的标语："光纤没铜，偷也没用！"这还有那么一点人情味，告诉了人们不要做无用功。

在浙江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姑且不说对出家人的侮辱，至少当他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

还有这些，一些看似平常的标语也容易产生"笑"果：

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在去梵净山的路上，一个屠宰场的标语："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看来三个代表确实是一个大垃圾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装。

胡乱地趁着夜色爬上了一辆火车，醒来后J莫明其妙地又回到了上海。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确实是太小了。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从哪一方面——物质和精神——来看都快速的让人难以适应，他在上海浦东看到："垃圾分类，从我做起！"难怪了，现在骂人为垃圾正在悄悄流行着。J心想自己正是收破烂的，标语上的垃圾也许说的正是自己。按照标语上的口号，就会将他分类为人中的垃圾。难道是又一场运动——××大革命——要开始了？在这一方面J有着亲身的体验，每一场运动的掀起就是以这样的气氛开始。于是他又逃窜一般离开了上海。

在黑龙江，估计当地招商引资有困难，看到："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

证券公司的标语："教育投资者！"

普及义务教育："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

来到厦门鼓浪屿J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面对着深深的蓝蓝的海峡——他记得这是他曾经经松地走过去的地方——在如今对他来说却有如天堑。"除非给我一双翅膀！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J这样想着，感叹时间的刀刃真是杀人不见血。他只有在岛上灰溜溜地转了一个圈，在招揽至金门之观光码头旁，J看到一排像血一样红像猪一般大的大字："违法越界观光，小心枪弹扫光。"

J是一个一见到血就头晕眼花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向前走，后面响起了一声严厉的喝斥："那个老头，活得不赖烦了。不想活了是不是？老不死的。再向前走一步就开枪了……"接着就传来了猛

烈的拉枪拴的声音，看来，他们真的是说的到做得到。

广东南海市盐步镇内衣厂很多，产品畅销全世界。在镇政府围墙上有一条标语："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J花了两角钱进入了一个火车站边的公共厕所，看见里面写着："请您小便溺入池、大便拉入坑"。J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花钱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

J想，这也许是因为坐火车的人素质太低，其它的地方一定不会是这样。于是他一转身就来到了处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在门卫的怀疑与审视下进了校门。还好门卫没有拦住他盘问。直接地，J进入了厕所，站在泛黄并发黑的小便池的前面，忍着刺鼻的臊味，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他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在离开这所学院，出大门时，一幅醒目的标语横幅像一个粗壮的强盗般横在道路中间："热烈欢迎人大代表来我校明察暗访！"难怪在进大门时没有受到门卫的盘察，原来是有人大代表前来明查暗访。看来学校方面是害怕误拦了人大表代，托人大代表的福，让我能顺利地在神圣的大学校里屙了一泡尿。校方考虑的真周到。这正是——"宁愿放进三千，也不错挡一个。"从这幅标语的下面钻过去，J就已经出了学校。

出了校园，J在路边坐下来。有一个问题他要好好的理一理思绪：人大代表既然是要来学校暗访，学校方面又是怎样知道的呢？除非是学校里有人能够预知未来、算命；再则就是人大代表通知了学校说，你们注意了，这两天（时间不定）我们要来贵校明察暗访，你们可要小心点啊；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大代表里面出现了特务、线人。告密。通风报信……

特务。又是特务。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特务吗？

再一次，他又上路了。坐车时在公路上看到：“做爱 模范，树文明新风”。猜了好久，J 判断那空格处一定是一个“路”字吧。

在另一面墙上他看到上面写着：“群众有困”下面是：“难找警察”，他想这个意思大概是：群众有困的时候，很难找到警察！

还有，在一围墙的拐角处，J 因膀胱发胀停了下来，在墙根下屙尿，刚拉了一半，抬头看到用白粉刷的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J 大吃一惊，后一半尿被硬生生地憋回肚子里。他以为自己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国界，连整个意识形态都变了。J 拉链都没有来得及拉好，就匆匆忙忙地准备逃跑，一拐过弯去才看到下面接着写道：“分子的惟一出路。”

一路上经过那么多标语的轰炸，J 觉得自己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尤其是最后那一条标语打醒了他——“投案自首是犯罪——分子的惟一出路”——这一句拐了弯的标语则像是拳击赛中决定胜负的最后一记勾拳，重重地打在他的下巴上，将他彻底的击垮——我要投案自首！我要回去投案自首。

想到这里，J 对自己的生命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只要政府认定了他是特务，那么他的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他的这一生就会由荒诞、无聊，而一下子转变成为传奇、丰富且有意义了。

穿过一个平缓的被山花浸泡着的氤氲着花香的山谷，爬上一个斜斜的山坡，进入了高原，笔直地向前，在身后留下一串淡淡的尘湮，再下坡便进入丘陵地带，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丘上 J 丢掉了所有他以前收集的卡片，之后，沿着蛇一般弯曲的小径，越过一座古老的石桥，再向左一拐便直直地进入了那个处于中国心脏的城市——北京。穿过朝阳大道，穿过长长的长安街，甩掉天安门、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这一路就像是电影技巧中的慢镜头），最后向右拐便到了一个挂着“××公安局”牌子的大门口，毫不犹豫地推门进去，J 对屋子里的人说：“我是来自首的，我承认，我是特务，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

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内查外调，专案组的人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会议：

内查的人说："我们发现他的理性思维特强，逻辑完整的就像是一个品质优良的钟表，十二个小时之后一定又会回到原地。"

外调的人说："他的一生是极其传奇而动荡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奇怪的是，他这一生中有多次的机会，只要他抓住了就可以使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又将自己抛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使一切又重新开始。从这一点来看，他似乎是有一定的问题。"

内查的人说："他的思想里有一种很深刻的忧虑，这使他始终都是游离在现实之外。"

外调的人说："他似乎总是想将自己藏起来，这使他一直都无法进入真实的生活之中。"

……

组织会议的人问："还有没有其它的东西？证据。我说的是证据。你们有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内查的和外调的人一齐说："没有。"

组织会议的人怒道："他妈的，这老不死的在耍我们，老子要整死他。"刚说完马上就语调一转，叹了一口气说："唉，现在新刑法出台了不比前几年了，可以想关多久就关多久，想怎么取证就怎么取证，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还是赶快放人吧。"说着，还大方地挥了挥手。

J 就这样被放了出来，才出了公安局的大门，他就看到了一个老太婆（兰花花）一边向他扑过来，一边嘴里还在对旁观的人说着："我就知道他不会是特务，我观察了他很久，我发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说着就要过来拥抱他。

J 正为自己不能成为特务而绝望着，听到她这么一喊，一气之下随手抓起一把刀子就朝她刺了过去。只听见一声惨叫，兰花花倒在了血泊之中。血咕咕地在她的身边堆积着，不肯向四处散去，像是想要将兰花花浮起，送到什么地方。

兰花花死了。当然，J 当时并不知道他杀死的这个老女人名字叫兰花花，毕竟已经分别了五十年了。

J 马上又被抓回了公安局。

在法庭上，法官新国主持了这次对 J 的审判。

新国问："你承认你杀了人吗？"

J 说："我承认。"

新国问："你为什么要杀她。"

J 说："她说我不是特务。"

新国问："她说你不是特务，你就要杀她？"

J 猛然提高了嗓子说："政府，我是特务，判我是特务吧。枪毙我这个特务吧！"

最后，新国当庭宣判到："J 持刀故意杀死了兰花花，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J 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生。"

J 听了宣判后猛然地像是从梦中醒来，他叫喊到："什么？我杀死的人是兰花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命运会这样对待我……"

"兰花花，我对不起你呀，我真的是有罪呀……"

待 J 喊完了之后，新国说："你还有什么要说。你还有一个机会作最后的陈述，这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留下来的东西。"

J 沉默了一下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所有的亲人都死了，仅剩下的一个恋人也被我杀死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噢，对了，我还

有一个弟弟，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已经死了……唉，他的死活对于我已经毫无意义了，不说他了……最后，我请求政府判我特务罪，这对你们只是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算误判吧。可是这五十年以来，你们制造的冤案你们数得清吗？有谁能捂着良心、数数看看……你们就成全了我这个老人吧，判我是特务吧，这对你们也许只是一次小小的误判，可是对于我，却可以决定我的一生是正确的一生、不悔的一生。我这几天总在想，如果我这一生不是为了特务这个目标，只要随便抓住那个机会都可以生活的很幸福，比如说我做过人民教师、我还当过干部、我也有过妻子、最后我还可以成为一个破烂王，可这些我都放弃了，我把它们一个一个亲手抛掉了。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否则我这一生就白白的浪费掉了。是一个虚无、黑洞、白纸、玩笑……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

没有等Ｊ说完，新国就喊到：“扰乱法庭，法警快将他拖下去。书记员同志请将犯人最后的陈述从记录中给删除了。”

Ｊ被法警拖下了法庭，在被拖下去之时他还喊着：“为什么？我杀死的人是兰花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命运会这样对待我……政府判我是特务吧，判我是特务吧……”Ｊ的前半句的叫喊声在法庭里回荡着；后面的半句叫喊声则在法庭外面空洞的空间中一直向上、向天堂中飘去……

新国看着Ｊ被拖远的背影，像是想起了什么，但又始终什么也想不起来。他站起来离开了法院，空旷的法庭里还回荡着Ｊ的叫喊声：“什么？我杀死的人是兰花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命运会这样对待我……”这声音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直到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法院里空空荡荡的……除了那些古板的桌椅之外……

（其实，新国也并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曾在私下里想过将Ｊ

改判为特务。就成全了他的心愿吧！这对新国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在经过反复权衡了之后，他还是决定维持原判。这并不是因为他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是担心这一次误判会影响他以后的仕途。）

在等待行刑的那几天里，J每一天都在监狱中高声地喊着："我不是杀人犯，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不是杀人犯……我是特务……"

公安部开始担心在行刑前的游街时，他也会这样乱喊乱叫，那样就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没有什么能够难得住他们，很快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就拿出来了。他们在行刑前将J的双手反绑时，将一根细细的钓鱼线从J的左手袖子中穿过，从脖子前面绕过，再穿过右手的袖子里，最后回到背后，这样如果J一喊，后面的武警只要将钓鱼线一拉，任凭J有天大的嗓门也喊不出来了。这种手法非常隐蔽，即使是站在一米左右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果然在最后的游街时，本来J想对这个世界最后有个交待，说自己不是杀人犯而是一个特务。J刚要喊出来，就觉得脖子上的钓鱼线一紧，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被憋得满脸通红，额头上汗如雨下。

下面有一个靠在前面的看客将这些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说："看那个老头吓的脸都变颜色了"，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屑与失望的神情并由此脸色开始发白。（这不禁使我想到了一句电影台词：脸怎么红了？脸怎么白了？回答：脸红是因为呼吸不畅通；脸白是因为站着腰不疼。）

边上有一个人应声道："没想到坏人也怕死。真是软蛋。换了我至少也要像以前老共革命时的烈士一样，喊几句口号什么的。"边说还不自觉地挺了挺胸，由衷地感受了一下英雄的革命气慨。

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低声地朗颂着一首诗歌：

如果
我是一个孺夫
那么
我就没有理由犯法
如果
我连法都犯了
那么
我还会害怕什么？
挺起胸膛去直面审判吧！
……

这个人的朗颂充满了技巧。昂扬顿错：有时像是机关枪般“哒、哒、哒、哒”迅速连贯……有时又像是山谷中的回音“嗡、嗡、嗡、嗡……”绵绵不绝……凡是听到的人的心脏下面就像是被点燃了一个酒精炉子，血液中的温度开始急剧地升高……也许、也许……有什么群体性的事件就要发生……就在这时、及时地……在刚朗读到这里时，他就听到背后有人在冷冷地说：“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于是，这个人就赶紧停止了朗颂，溜到更远、更幽静的一个角落去了……

J被枪毙时，他的旁边并没有停着医院来的救护车，没有人来买他身上的器官。J已经很老了，身上的器官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执行枪决的人在法警验完尸体，证实J确实死了之后，边收起

枪边说："妈的，今天白开了一枪。"

法警说："就当今天遇上了小偷，被小偷偷了钱。"

执行枪决的人应到："就是，就是。破财消灾嘛。"

特务，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去了。

最后，一切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历史还是空白的一页。

风中的火柴

——读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裴志海

我们的时代

汪建辉的写作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写作。这种写作区别于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党文学和“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汪建辉坚持的是一种文学自由独立写作。

只有把汪建辉的写作放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中来考察，才能更加凸现他的独立写作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大陆，官方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但依旧繁荣，为此他们还推出了一批歌颂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榜样。在官方强大的文化机器的鼓吹下，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从事类似写作的作家，他们通过塑造“改革模范”、“反腐英雄”来歌颂共产党的统治。这种写作已经走向了一种很严重的模式化，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他们所有的写作的内容，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无法带给我们其它更有趣的享受。

这种没有生命、奴婢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却拥有中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经过 20 世纪那场毁灭性的革命（包括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残酷统治），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它对个体的控制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独

裁的王朝，它对大众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尤其严厉。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大片《骇客帝国》中的“主体”，它控制了现实，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同时也是虚假的，并不存在的一种模拟程序，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甚至觉得一切理所当然。我把这称作为“预先制作的现实”。这个“预先制作的现实”是由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学校教育、领导讲话、文艺作品等综合手段建构起来的庞大的幻觉世界，它和真实与真相无关，它的所有目的都是用来麻醉大众，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建国后几乎关押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消灭了独立思想产生的可能。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为了“思想植物人”。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遗传了，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写作中，每个人都能自觉地过滤掉“有害思想”，使自己的写作能符合党母亲的要求，至少不触犯党母亲。经过五十多年的类似“冰川纪”的文化改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多数读者对由它扶持起来的、反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的支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类歌颂现实的文学作品的印数是庞大的，出版社常常为出现盗版而头疼。由于经常受到官方的表扬和获奖，许多作家都投身到这样的写作之中。他们不但包括官方豢养的体制内作家，还包括那些正努力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甚至还有一些是生活在贫困底层的下岗工人、农民文学爱好者。我就曾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写作者，他是生活在一个贫困乡村小镇的小学教师，他写了上百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艳阳天》、《创业史》这类小说更为恶劣，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肉麻、露骨吹捧。他的这些小说当然也无法出版，官方出版社需要的是那些小说技术无懈可击，从头到脚做得都很顺溜的作品，因为它们更具有欺骗性，以便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学。

中国作家现在生活在一个比八十年代中后期更为恶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共产党通常不会通过一部公开的法律、法规来干涉人们的创作自由，但却在暗地里通过一个又一个“通知”来限制人们的创作、出版、言论自由。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大陆的形象，而在事实上却扼杀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文学创作，从而实现“创作、出版自由”这一“预先制作的现实”。

除了“现实主义”党文学，共产党容忍并且鼓励了许多疏离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

这是游离于官方文化体制之外的年轻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些作家利用有限的“创作自由”，无限制地进行身体经验写作，迷恋于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肉体，或者是灵魂腐烂的个人生活。这和索尔仁尼琴时代的苏联文学类似，“那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注重于表现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细微感受，但与此同时，对于今日的社会伤痕和疾病，却流露出一份彻底的漠不关心（索尔仁尼琴：《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这种没有思想和灵魂、对残忍现实无所作为的文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因为它不能和现实构成冲突，相反和主流文学是一种共谋，共同扼杀文学走向真实。它可以继续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味沉睡在现实幻觉的冰河里，而不是让读者觉醒或惊恐。共产党并不欢迎任何一个清醒的个体，这不利于它的“稳定”。所以，这种私人化的身体写作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坛是可以与“现实主义”党文学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写作，因为它具有麻醉功能，同样得到了大众读者的欢迎，它们常常制造出畅销读物，并几乎占据了大多数官方文学刊物。这类在专制齿缝生存的作家，似乎更痛恨那些真正具有良知的独立写作的作家。他们自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写作”，认为这种写作代表了目前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把否定一切理想和道德作为一种勇敢的表现。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些作家比官方还要嫉恨，他们

甚至声称“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傻逼。”这些作家对这些粗鄙语言的喜爱也是他们的写作特征之一。

梳理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无疑是让人绝望的，文化上的专制、作家的投机，还有读者，经过几十年文化专制对文学的重构、管辖和改造，读者的阅读胃口只能适应肤浅的喜剧文本，他们不想拥有任何看到现实真相的痛苦。三者合力，把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拖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电子网络化与身体文学的庸俗之中。

但我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大陆还存在着一批“第三种写作”的作家。他们以坚忍的态度，与现实毫不妥协。他们用写作质问现实，追求诗意的理想。这是一批拥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写作的作家。流亡海外的作家马建认为，高尚的理想和诗意的理想，作家所具备的对知识的诚实，在大陆作家群里还不存在。大陆自由作家王心丽在谈到高行健时也认为“一个中国作家到国外去写作，只要能坚持下来，我以为会比在国内的写作更为纯粹的。国内的写作很难抵达那样一种纯粹的自由创作的境界，因为无论是发表或出版都会遭遇很多莫名其妙的限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点偏颇，前者是对中国独立作家的现实状况并不是太了解，后者也太绝对了。事实上，一些具有有机阅读背景、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进行真正写作，这不包括那种由知识分子作家发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试验写作。试验写作在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里都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艺术探索行为，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软弱无力，这种写作只能算是一种文学逃难行为，在逃难的人群中，我们是找不到英雄的。而我说的“第三种写作”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见证这个时代，记录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尤其关切那些处在不幸与苦难之中的人们，他们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悲天悯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理想，他们的灵魂在残忍的现实上空飘荡并为此忧心如焚。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写作并不是为了目前的发表和出版，他们的意义在于，记录下所发生的这一切。这种写作当然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地下写作

没有区别，它们同样具有高尚的理想和人格力量。但由于共产党的铁幕统治（前不久又以“反垃圾邮件”为名屏蔽了九十家来自台湾的服务器），从而鲜为外人所知，但他们肯定存在着，并且默默地写作着，比如汪建辉。

推翻并建立

汪建辉曾给我讲过“文学的敌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敌人，身体写作挑战的是男女关系，新写实面对的是犬儒式的小人物一地鸡毛的个人生活。汪建辉没有讲他的“文学的敌人”是什么。但我从他的小说中看得出来，他的“文学的敌人”是庞大和不可一世的，那就是“主流（官方）的文学史。”

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中，有一大批是被体制圈养起来的，他们拿工资，然后写作。这种写作到底能深入到生存事实深处多远，是非常可疑的。但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力，制造出大量虚假的作品，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反文学”的。目前的文学繁荣更像是一个假设、意象和幻想，是一个“主流（官方）的文学史”。这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控制、重构和管辖的结果。

汪建辉的写作推翻了这种“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的写作拒绝接受官方钦定的“预先制作的现实”，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有违良知的讴歌，同时他也远离了在专制齿缝下以“私人化写作”面目出现的“回归文学本身的写作”。汪建辉的写作挑战“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用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小说帝国：让文学来见证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让人性来说明一切。

我指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这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小说，从共产党执政的一九四九年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苦难和残酷，几千万的人民失去了生命，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整肃。邓小平上台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在思

想与文化上依旧是一种压制的政策。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残酷的悲剧真相要揭露出来仍然是艰难的。在共产党专制下生活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恐惧感的追逐，这影响到他们进行独立写作的可能。反映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党中国现实的作品很多，也涉及到了“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有许多作家因此出名。但这些作品是在党母亲允许的尺度下进行反思，停留在现实的表层，作家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回避”也限制了这种写作深入追问下去。

汪建辉的《中国地图》则与此相反，它直接深入到了中国大陆历史与现实的冻土层之下。这个小说一开始“总览”中的一个标题就是“特务——1949～2000 年◎中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们用人民的眼睛和耳朵来感受中国太久了，那么我们就用特务的目光来思考吧。这显然已经与“主流（官方）的文学史”写作拉开了距离，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人民”已经成为一个虚假的代名词，“人民”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而作为对立面的“特务”则在民族狂欢中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但在作者的这个长篇小说中，“特务”更像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见证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但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象征。“特务”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一生都有一个干番大事业的明确追求，后来猛然醒悟，他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一场虚无，是一场彻头彻尾自己人为的悲剧；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和时间重新开始自己。他只能将错就错，为此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赌注。这个人的一生，有点儿像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共产党中国目前正走在这样一条毫无希望和前途的道路上。“特务”更像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他的使命就是见证这个时代，在残酷的思想改造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廓清这个苦难时代的内质，把整个小说的美学帝国大厦建立起来。事实上，作者正是用“特务”这个人物，让他记录下了共产党中国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

文革、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严打、六四、邓小平南巡、三个代表等等，极其真实准确地还原了历史与现实。汪建辉写过很多小说，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其最优秀的小说还是这个，在我看来，这是作者的一个创造。这部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真实得惊心动魄，严峻得近乎残忍，但主人公对现实的观察始终是冷静的目光，不动声色的描述，具备这种定力的只有“特务”，而“特务”的目光是不会被疯狂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他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见证。

但我更喜欢的是小说中的另外两个人物：新国和红英。这两个人物的经历是共产党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经历。作者利用这两个人物，把在共产党政治压制下的人性脆弱与内心恐惧揭示得淋漓尽致。新国是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下留下来的人物形象。他本来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年轻人，渴望爱情，又十分敏感，并且曾经有过一次与村长的妻子、哥哥（特务）的情人——兰花花——私奔的经历，但政治运动却让他吓破了胆，在那个恐怖的现实中，他自愿把自己“精神阉割”，成为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他对红英本来是有爱情的，也有肉体冲动，但在残酷现实面前，他却无力维护自己高贵的情感，他们的爱情在政治高压下反而成为一种龌龊、无聊、耻辱的现实。红英也是一个被改造得失去了自我的悲剧人物，但她和新国不同，她还是一个能意识到自己是个有尊严的个人，所以她想努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活得更有尊严一点，为此她不惜让自己的人性堕入黑暗之中。但这是徒劳的，政治魔魇在任何时候都对那些试图保持清醒的个体都是残酷和翻脸不认人的，她最后只能走向死亡。新国却能很幸福地生活下去。如果说，在政治高压年代，新国这是一种出于求生本能而被迫把自己变为“无脑人”的行为，那么在政治高压过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则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在这里吃惊地看到了，个人是如何被政治魔魇毒害并被改造成行尸走肉的。新国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了一名法官，在

审判自己曾经暗恋的同学、“流氓犯”小芳时，他知道这是一个冤案，在审判自己的哥哥“特务”时，他也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一个亲人，但他没有一点感情的波澜，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思想，只有残酷、冷漠的现实。他这时不但是个“无脑人”，为了生存，为了免于恐惧，他把自己改造成为了一个冷血动物，而这样的人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支撑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小说的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新国和一个叫“命”的年轻人无聊地行尸走肉般地还活着，或美或坏的其他的人都死去了……

这是一部在 2003 年的互联网上出现的一部值得我们期待的长篇小说。在一开始，特务到公安局去自首，说：“政府，你们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我的心是一个特务的心……我这一生——50 年来都在准备着为我的事业献身……”，已经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作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小说帝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事实上，就我已经看完的作者截止目前的连载，他的写作精神和小说技术准备已经使他具备了这个实力。他要做的，就是在完成这个小说初稿以后，让自己的激情冷静下来，从技术上完善这个小说，圆满地完成自己这次个人亚经典写作行动。

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和赞扬是在它能够完整的出版以后，在互联网上连载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一些武装得较好的读者看到，并谈出自己的看法。由于复面阅读的客观存在，证明了一个小说被解读的方向具有无限的复数性，有的甚至违背了作者的初衷。因此，我下面的阅读感受是建立在个人阅读视野和写作惯性之上，并不一定准确，作者随便看看，但毫无疑问，作为同样一个写作的人，我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优秀小说，激情同样是不可迄止的，但这种激情是厚道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把小说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在网络中匆忙阅读完全文之时，我无法把握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因此我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和作者交流自己的看法：

第一：这部小说可能是史诗记叙的一种变形，是处于通俗水平或者说是世俗化的史诗，它把个人经历（虚构的）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真实的）结合起来的方式是成功的。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胡风和毛泽东在小说中的出现，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已有的资料，这一是可以增加它的真实性，二来小说不能说的内容可以通过互文性流露出来。毛泽东在滴水洞那一节我们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但关于胡风的那一节，我个人觉得，也许并不用提出资料来源，直接天衣无缝地锲合进小说中，把“这家伙”替换为“F”，这样更能达到真假莫辨的真实性。也许作者引用资料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历史的荒诞性，但实际上并不用提醒，读者已经能感受到了。资料的引用如果涉及著作权问题，可以用“注释”的方式解决。做得比较好的是 B 去宁夏石嘴山时，作者对油布雨伞的描述，这种对历史的滑稽模仿与小说溶于一体，极其完美。

第二：作为一个大尺度的长篇小说，作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小说帝国，要让帝国美学更好地建立起来，二十万字显得有些太少了。根据我已经阅读语速，小说全文达到三十万字左右时会让它更加圆满。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在新国进入文革之前，许多章节可增加内容，这会让它更加丰满。新国的文字在文革时加大了，细节饱满，但与前面对比，阅读感受有点突兀，所以就小说技术而言，作者也有必要在前面有关主人公 A 的情节加大文字量，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如 A 在省城读书的背景，如果更详细一点，可以让我们为这个人后来的异化感到更深的痛苦；那个算术课本的情节也很有意思，但大量的引用与主体故事情节单薄形成反差。

第三：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采用了类似地图册的手法。前面是“总览”；后面是“分册”，前面是国家地图，是概貌；后面是省、市、县，是细节。前后互为补充、互为对照，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是一次智慧的开启。

这的确是一部好小说，它在一定的语言变迁和文化场域背景下，

向读者提供了除文学本身以外的一幅新中国历史全貌，或者正如作者所说的，“国家的精神地图”。它也是好读好看的，遵循了小说某些技巧，但也创造出了新的可读性标准，比如用英文字母 A、B、C 来置换主人公的名字，非常自然和耐人寻味；用一个特务的视觉观察新中国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有那个“强奸黄河”的细节，想象力之诡异、阅读冲击力之强，无与伦比；另外，J 的父亲被枪决的情景也在我所知道的革命秘史中得到了验证，它是真实的。

是的，这是一幅国家的精神地图。小说涉及到了中国当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它在一定的语言变迁和文化场域背景下，向读者提供了除文学本身以外的一幅新中国历史全貌。它不仅“修正历史”了，而且把人性的黑暗、脆弱、悲哀、挣扎表现得十分真切。它通过对新国、红英、兰花花、雨来、小芳这些人物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极权和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个人生存的残忍，在政治魔魇的毒害下，生命是一种负担，思想成为一种恐惧，为了免于恐惧，人们被改造得失去了本性，但自己却又浑然不觉。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与现实，但只有汪建辉如此真切表达出来了。

汪建辉显然利用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小说美学帝国：在对人性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前提下，见证历史和现实的灾难和荒诞。

这部小说可能是史诗记叙的一种变形，是处于通俗水平或者说是世俗化的史诗，它把个人经历（虚构的）和人民群众中的历史（真实的）结合起来的方式是成功的。汪建辉的写作带有诸多的后现代的拼贴、反讽、荒诞等写作技法，同时它还运用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写作手法，把想象与现实、历史纪实与虚构文本结合起来。但它同时又是非常容易阅读的。汪建辉在承继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使这部作品具备了现代性。

好在文学史是后人写的。在若干年后，当“主流（官方）的文学史”坍塌以后，这是一部在文学废墟上能够站得住的文学作品。

等待，并希望着

我把汪建辉定义为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这显然是为了与中国大陆出版物中的“自由作家”区别开外。中国大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自愿辞去公职的作家，被称为“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行为被称为“自由创作”。这和我们所理解的“自由”的涵义并不一样。“根据国情”内外标准有别，中国的人权就是和世界人权不一样，中国的民主就是和世界的民主不一样，文学当然也不能搞特殊化。他们所谓的“自由”就是指身体、职业的自由，而和思想与独立写作无关。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写作，如果是为了让官方出版社发表和出版，那么，除了作者必须要进行“自我审查”以外，出版机构也要进行严格的过滤，能够通过这个官方审查筛子出版的作品，我不能说它们都是不好的，但肯定是有缺失的。但如果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并不对发表和出版抱有任何希望，那么这个作品就具备了力量。也许它在艺术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但作者的人格力量却是强大的，犹如风中的火柴，它很清楚地知道外界压力的存在，但它还是要固执地燃烧一次。

如果没有这一次燃烧，那它只能风化成一块石头。而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地活着，这对任何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并准备诉之以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具备苦难和英雄的双重角色。

而我相信，除了汪建辉，中国大陆还肯定存在着另外一批在无边无尽的寒风中默默写作的人。现实并不能说明一切，它甚至也代表不了真实，真实存在于现实的冻土层之下。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学似乎非常繁荣，它拥有上百种文学报刊杂志，每年有近千部长篇小说出版，还有众多的文学奖，以及火爆的改编演出，但这些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学。因为没有人敢触及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他们把文

学当作了个人投机的工具。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反右”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他现在就在监狱里呆着。”是的，就像汪建辉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已经被吓破胆了，他们没有勇气担当因为触及真实而受到的损害。

但在中国的大地上，还生活着另外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立作家，这一点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并没有区别，也许他们的人数要少一点，但也许会更多。他们每个人都凭着自己对文学的荣誉感和个人良知写作，他们并不想依靠文学在“主流（官方）的文学史”里为自己博取什么名声，他们的写作非常纯粹，那就是在遍体疾病的中国大陆，真实地见证历史与现实，记录所发生的这一切。

在中国大陆文学之魂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那一天终会来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的文学将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复苏，从而获得有灵魂的生命。

我们仍然在等待，并希望着。

中国人的精神内战

郭发财

熟悉汪建辉的朋友每当问起他，老汪最近在忙什么，汪建辉总会语调坚定地说，我在写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十年前假设有人这样问，汪建辉可能会作如是说，十年之后如果还有人这样问，我估计他还得这样说。

《中国地图》讲述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 1949 年后在共产党中国令人唏嘘的颠沛经历：在土改、镇反、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严打、邓小平南巡、三个代表等历史符号背后，特务用自身行为构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史。长期被中共集权社会挤兑，始终处于身体隐匿和精神悬空状态下的“特务人”，历经精神炼狱的清洁与污浊，纯粹与卑劣，酣畅淋漓地被洋洋现有 30 万言凸显——这就是汪建辉曾经多年坚持并且反复修改、增补，俨然建立作家写作神话的《中国地图》长篇小说独立追求。

特务之所以成为特务，这与国军兵败大陆有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海，偏安一隅，旧时代的国家遗民，在所谓新中国被列为专政对象，从而失去了“前国家”对“后遗民”的庇护。1949 年前后，特务在汪建辉的笔下，还只是个刚从省城完成学业，一返乡就看见亲生父亲被枪杀，而且还要他交纳子弹费的地主的儿子 A.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 A 要给父亲复仇，所面临的复仇对象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庞大的始终以代表人民自居，历来都

习惯于将伟大、光荣、正确的脂粉涂抹在自己脸上的用于意识形态维持的集权政府。

国军情报人员秘密地发展了 A。A 能走上潜伏特务的不归路，是因加入特务组织时曾宣誓“不怕牺牲，只为报仇雪恨”。在 A 的逻辑中，只要为国民党效力，杀父仇人中共遭到致命打击，父亲的冤屈就能得到彻底伸张。然而不幸的却是：成为特务的 A 非但没有实现替父报仇的念想，而且还被发展他的特务组织遗忘了。

特务风烛残年时走进公安局自首，请求共产党政府抓他，公开他的特务身份。特务请求中共的动因是：一生的奋斗努力、受到的委屈惊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时间一点一滴地化成了特务难以承受的生命虚无。

“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我这一生——50 年来都在准备着为特务的事业献身。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奖、破坏、捣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是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份量越重。大特务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才是潜伏的价值……”

结果却因特务从来都没接到过组织命令，传递出情报，参加过暗杀、爆炸、绑架、破坏，导致特务为父报仇的夙愿不仅付之东流，甚至连特务的身份至死也无法得到认可。那么我是谁？当这个特务生存考问被提出来时，特务试图通过向公安自首，从而完成特务身份的公开确认，并在临死前能够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

但悲哀的却是，长期将革命作为意识形态作用世道人心，不断为自己的执政诉求裂隙添加合法性补丁的中共当轴，已用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对毛时代开创的革命理论进行了颠覆，有关的国民党特务案的破获，显然已经无法兴奋大陆公安的神经。故而特务的供词被视为笑谈，不能列为证据，因此被遣送出狱，当特务不惜杀死接其出狱的情人兰花花再次为特务身份进行举证时，最终还是只能以普通刑事犯罪来接受中共审判。

汪建辉在追问特务存在的个体意义时，除了对中国人生命的轻与重，在共产党中国植根历史土壤的米兰昆德拉哲学思考，还对昆德拉哲学进行了作家批判：特务复仇的夙愿之重，在姓名指称与身份行为的变更中，实现了从 A 到 J 的数字转换，可没有明确方向又不断滚滚疯跑的历史之车，却将特务一次又一次地碾压出局。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中共时代，特务的精神与肉体俨然像羽毛一样悬在中国上空，无法落地。因此所谓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脱离了政治媚俗的沉重人生因为拒绝生命之轻，最终还是轻偌片羽。

卷成圆棍状的“中国地图”是一个象征，作为地图本身它标明了特务颠沛潜伏一生的所到之处；作为小说指向，“地图”不需理由地将“红色中国”插入特务肛门，并直接地控制了特务身心灵个体历史细节的全部。作为《中国地图》的核心意象，“地图”还寓意着无论是特务或者还是“中国人”，在中共浮出政治污泥的历史泡沫中，无论入局与出局，都因人的身份无法获得国家认可，从而无法打破地图构成的监禁与奴役。

作为极富小说寓言品质丰富性的《中国地图》，在承接 1949 年以前中国人经历的身体内战的历史之源时，通过汪建辉对这部厚重之书的不断完成，小说还对 1949 年后中国人的精神内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文学表达。

特务潜伏成路人，面对国军的残酷拷打，因基于潜伏的需要，不便表露身份而甘愿承受自家人折磨；特务潜伏成流浪汉被一老者收养，因基于潜伏的需要，担心身份被养父识破后不惜割断亲情毅然逃亡；特务潜伏成厂长，因基于潜伏的需要，轻松将参与公私合营的老资本家推倒摔死；特务潜伏成极左份子，因基于潜伏的需要，见狱友胡风对毛泽东像默默流泪向管教诬陷胡风恶毒咒骂毛；特务潜伏成对敌残忍的革命者，被有司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因基于潜伏的需要，放弃脱离苦海的良机再次潜回大陆；特务潜伏成拾垃圾者，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万元户，为保管垃圾一样的大量中共文件，基于

潜伏的需要，特务沦为沿街乞讨者……

每次潜伏，出于自我保护的职业目的，特务都会自觉变更身份与名字，但在从 A 到 J 的潜伏过程中，特务的本我与他我，又随时随地地处于源自生命个体的互相博弈的精神内战状态。在是非观念，经验常识，人之荣辱的读者阅读中，有血有肉的特务人物内心，都有他我与本我的残酷冲突，但冲突的结果往往又被特务为了替父亲报仇就要好好潜伏，争取十年磨一剑，一剑断咽喉——干出惊天动地之举的特务乌托邦所战胜。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地图》作为汪建辉的心血之作，因在中共大陆无法获得出版，出于对书报审查机制的抗议，他反行其道，的确已把这部长篇小说写作增补了大约十年之久。随着他对作品的不断丰富，小说对国人精神内战的揭示也更触目惊心。因此，我相信已经超越常规写作意义的《中国地图》，在中共大陆无法获准出版前，汪建辉还能一如继往地写作下去，直到事关国人生命苛酷的这部精神内战之书能被读者顺利读到为止。因为只有这样，汪建辉的写作神话在中国独立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才有卓尔不群的更大彰显。

（汪建辉所著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增订版将于 2013 年在台北出版）

历史与文学创作

——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对话人：汪建辉、陈家坪等

【1】你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反映的是中国哪个时期的生活？

中国地图讲的是 1949 年以后（我从来就不愿意说“解放后”三个字，因为我认为事实是相反的），到几乎是今天的一个普通的、有信念有理想的人的生活。如果用胡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

【2】你所认同胡平先生说的，中国人假面的、失去真我的生活，你自己是怎么意识到的？

我是在媒体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我发现中国人读新闻已经达到了一个共知的超越新闻本身的认知——那就是“正面新闻反着看”。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新闻上说某某东西不会涨价，那么事实就是一定会涨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出现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3】你是怎样看待历史的？

我认为反映在意识之中的历史是不真实的。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但是，在众多的自由选择之

下，汇集起来的记忆和记录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宽泛的真实。当然，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就要涉及到可怕的“自由”二字了。

以我的小说《中国地图》的主角特务的一生来分析历史，特务的历史方向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作为的特务，但是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一个实事上的特务，因为他没有接到过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过一个任务，他只是在准备、等待。以至公安及法院都无法为他定罪。因此，如果用特务这个形象来关照历史，就会得出历史是无法创造的。如果你非要去创造，那很有可能就走到反面去了。

【4】我想你说的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这会提供出一些真相来，帮助人们去了解真实。通过你的小说描述，我们看到了特务的真相，但他却不能构成真实，为人识别他是一个特务。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建立在一种错位中的，为读者所获得了，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

但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喜欢说这一句话：有毛泽东时，蒋介石就一定也要在场。我从来就不去分析他们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关键是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力量。不能够将蒋赶到一个小岛上去，让毛一个人在一个大舞台上独自跳舞。中国（包括特务）命运的祸根就是从那时种下的。

支持毛或支持蒋，是个人的选择。我没有必要（也不能）去帮别人作判断。但是我认为，生活在一个只有毛（或只有蒋）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则是一种耻辱。我们正处于这种耻辱之中。为了减轻这种耻辱感，我只有偷偷的“充满了敌意”的写作——这就是廖亦武给我下的定义“文学特务汪建辉”。

【5】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从文学史上来看，有过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我一直喜欢说："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就是想探讨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那个小说一直沉睡在我的硬盘里。一个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形式，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总会想，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形式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言论"和"政论"。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将它们言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与迫切。

【6】事实上是，人随时都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这如何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对称的文学形式了呢？

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基础大至是同等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读书写字。这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时代，读书的人相对很少，所以需要表达的也相应要少些。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途径空前增多（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知道的信息多了，想要发言的冲动就随之而生。这是每一个人介入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证明。当然，这也造就了这个时代快餐文代的盛行。

【7】你个人的历史与你写作中的这段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的历史应该是很平淡的。我小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记忆是我还是天天都有肉吃。最初走近文学，是写诗——就是现在看来很恶心的那种小情调的爱情

诗，看到任何人都爱、也可以把爱给任何人。当然直到后来才真正知道，我竟然不能爱自己真正的所爱。是他们不让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爱，而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来爱。于是，我就只有放弃了爱。

后来经历了一次在这里不便说的灾难。在我的思考里，我发现诗已经不能够“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放弃了诗，而开始选择能够更“准确表达”的小说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说到这里，又要回到上面所说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对应的文学文本一定不会是诗。

【8】你所说的“他们”能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吗？这种对立似乎成了你表达的必然性了？还有我想问的是，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它是唯一的存在吗？回头看每一个时期，就是在同一个时期里，也存在着这样很多个不同的唯一？

“他们”就是把我们全都给代表了的一个抽象的组织。于是产生了我的反抗。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有敌人的写作”。有时我也在反思在这种写作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是的，我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是我的“恶意”伤害了他们。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让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心里头的敌人太强大了。不过，我还是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了解脱。我对自己说：那些成功的主角，有那么多“主流作家”写就已经足够了。我不能加入进去，让虚构的幸福和成功更加泛滥。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我所说的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而已。

【9】你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他们都有原型吗？

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凭空捏造的。《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这个角色，是出于我对理想的憎恨，才编出的一个人

物。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谈的话题是人生要先有一个目标，而后才能去为之奋斗。我说理想在更多时候是害人的。比如那个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个共同的主义想理。我说服不了别人，于是我就想，我要写一个故事，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理想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人害死的。于是我就想出了特务这个有理想的人物。

另外，我还想说：特务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它却是存在于人的骨头里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起了一个副标题——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地图。

【10】特务的理想是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态中的人的理想？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吧？但他们是不是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呢？

特务是一个特例，他在现实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写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隐喻。这个隐喻直指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说白了，就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

【11】（有网友问）主人公对其特务身份如此迷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大概没有看这本书。很明显的，小说中的主人对其身份的迷恋，是因为他想要为他的父亲和家人报仇。他的父亲在 1949 年被当时的革命者给杀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叫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2】从命运的角度上看，你作品中的人物大致有哪几种命运？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在小说《中国地图》中。主要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特务，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新国。我在写作时，我是这样想的，特务代表着邓时代之前毛时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价值——理想；而新国则代表着邓时代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现实。这是 1949 年之后，中国人精神的两条平行线。当然最后在小说的结尾中，他们相遇了。相遇的结果是：弟弟新国杀死了哥哥特务。

【13】特务的命运经历了哪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同样的，新国呢？读完小说，很难想象特务和新国是一对兄弟，但是，最关键的是，小说是不是提供了他们作为兄弟的足够背景呢？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的相遇也就没有撞击？

特务的每一个名字变化时，都面临着一种转折。每一次，只要他能够放弃特务的理想，就可以过上普通人认为的正常的日子。但是他不放弃，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终点，但最后的结果却完全是相反的。他最后没有成为一个特务，却成为了一个杀人犯。

新国的转折应该是他考上大学了以后，应该说是教育使他变得“聪明”了，懂得了与时俱进。

特务与新国在小说中没有交叉点。仅仅是在开头，和结束他们相交了。开头是新国的出生，特务给他起了个名字，新国才化险为夷——能够生；结束是弟弟新国给哥哥特务判了死刑——才会死。一喜一悲。可以说是小说中冲突的极至。小说中他们不像是一对兄弟，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价值。

【14】你是怎么形成你作品中的隐喻的？这是不是一部隐喻性的小说？最大的隐喻是什么？

对了。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传统的写字者。一直喜欢有隐喻什么的。我在写字的时候总会想，自己要在文字里藏很多很多东西，

让批评家来发现。我有时候也会想，我是不是在为批评家写？

在《中国地图》中，有名有姓的人，最后只有“新国”、“命”活了下来，还有“革”被丢进了一个荒漠不知死活。通过这几个人名，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新国”这一概念——新中国；命呢？在这个概念中活着的就是“命”——活命；那个生死不明的“革”，在荒原之中，或许已经死了，或许奄奄一息，或许正在走出荒原来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15】这样的一些象征关系很有意思，它完成了你的心得，确实是要让人有所明白，但是以隐喻的方式？

隐喻是小说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够看出来我的用心。但是那样在艺术上又会过于平淡。这是一个鱼与熊掌的选择。另外，在小说完成之后，还有很多途径可以弥补不足，比如我们的这次对话，就可以将一些信息传递出去。这也可以说是“二次创作”。

【16】你的作品写得很日常化，但在这种日常化的生活描述中，显示出了超出想象的生活面貌？你是怎么理解现实和想象力的？

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与日常化离得很远。我写东西有一个弱点，就是叫我去记录一个现实东西，我往往会写的很糟糕。但是如果在现实的基础上去编造一个故事，在写的时候我往往会在头脑里涌现出很多场景——就像是放电影一样。那时我要做的就是，迅速地抓住它们、记下它们。

我认为，在写字的时候，保持一种思想上的自由与奔腾。不要考虑出版、审稿等等，这样才能使想象力突破现实到达更远的地方。不过我现在也常常在疑惑，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现实，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是靠想象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只要将它记

录下来就足够震撼人心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廖亦武所做的事情。

【17】抓住它们、记下它们，是不是还存在着有所选择，有所编排呢？这样的选择与编排，通常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指引呢？

是有所选择，有所编排的。选择与编排，受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影响。前些年有一句很流行很泛滥的话："如果你爱他就将他送到纽约去，如果你恨他也将他送到纽约去"。这说明了任何东西都有极端的两面存在。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证据。

【18】你写作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前面我说过，这是一部反理想的小说。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着这个方向。

【19】反理想也是一种理想，但愿时间最后会告诉我们，你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成功的？嗨，你觉得这是乌托邦吗？

有的乌托邦会成为现实，有的不会。但我不相信任何乌托邦。

【20】你是怎么形成目前这样的小说结构的？它体现出了某种非凡的创造力。在平衡这样的结构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获得了哪些意外的惊喜？

一开始这部小说只是一个短篇，名字就叫做《特务》。大约两万字左右，小说中也只有特务一个人物。这小说写完后就给了一些朋友看，都说构思很有意思，有朋友还想将它拿去发表，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它就被我放在电脑里了。一年之后，我有了一

个想法，将它扩写成一个长篇。一开始我就将扩写小说的名字定为《中国地图》。于是，在“中国地图”里就有了兰花花、新国、红英等人物。

在写《中国地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对历史没有亲身体会。最明显的就是新国和红英在农村的经历，我就没有什么故事可写，于是只有用一些诗一样的语言来描写一些劳动场景，来弥补。还有就是特务被大陆这边派到台湾去当特务，这本来应该有很重的笔墨，但是因为对台湾不了解，也只好用梦境来代替了，显得不那么真实。这应该也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21】在你的这部长篇小说里，一方面很彻底地呈现出了人吃人的饥饿恐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将乞丐儿童致残贩卖的人性丧失，可谓是深入到了这个世界的人间万象、世态炎凉。尽管如此，人性的善良、爱情，在里面仍不失光彩。兰花花想在特务经过的路上摆摊为他缝衣服的爱情，新国对红英的性爱幻想，直到一个老人的死亡，成全了他们荒诞的婚姻生活。是在一种悲喜中表现出了人性的幻美。其中，对红英这个在权力面前自甘坠落的人物，真让人又爱又恨。她整个家庭的发家史，充满了时代生活的大起落与大沉浮。你能谈一下对这些人物的，这样一系列情感变化的体会与不同表现吗？

这部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承担中国 49 年以后至今天的历史。所以选择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小说之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所以我做了一些角度上的选择。比如说，人吃人。这在当年的大饥荒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记录，我不能去重复它们，只有进行一些合理的想象——小兰花花因为饿昏了，才吃下了大兰花花的肉，由此她背负了一生的“痛”与“债”——任林平对她的打骂，“只有在被打骂时她的内心才会好受一些”。由此表达了一个善良的人对犯下错误的承受。只是这种承受往往会

让其以后的命运变的更悲苦。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犹豫的地方——我一直想让兰花花生活的好一些，但是我的笔不听我心。思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世界；心告诉我：好人必将有好报。最后，我的笔服从了我的思想。不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小说外，我一直对兰花花有着无比的愧疚。

另外，正如你看到的，将儿童致残贩卖。连当时正处于乞丐身份的特务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由此可见，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直到最后，特务逃跑，一路上不断的跳进他眼睛之中的标语，及发生的那些与标语有关的事件，这又是通过小说这种形式，对现代历史的一次全景性的描述。

新国对红英的恋情与他们最后因一个老人的死亡而结合，是小说中荒诞的一部分。因为对于一个荒诞的时代，只有用荒诞的叙述才能表现好它。这正合了我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的说法。另外，红英的失败与新国的成功，都只是在权力的斗争中"失"与"得"，没有正确及错误之分，有的只是"站错了队"与"站对了队"。

最后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特务每次都是将"中国地图"藏在屁股里面，由先前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有了快感。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强奸与被强奸的关系。

【22】我肯定注意到了特务屁股里的这张"中国地图"，它令人惊讶！它也有着完整的，传奇的命运——最后被拍卖了。特务从地图上标示出，自己去过的地方，最后联接起来，是一个"走"字。小说里，对汉字的造字历史也有追朔。另外，对民间社会口传文化中的故事，顺口溜，政治笑话与讽喻等的运用，也妙趣横生。如果我们回顾经典作家，古今中外的，无一不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吸收，引用及创造的品质。不知你对以上这些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意

识？

其实，一直跟着特务旅行的这张“中国地图”也有着两重的环境。一是外在的：它跟着特务的足迹走遍了中国；另一是内在的：就是特务一直都走不出它的掌心。在地图外面，中国的大地上，特务通过自己的的信念完成了一个“走”字；在地图的里面，在纸张之上，特务用笔描绘出的也是一个“走”字。无论是地图外面（具体）、还是地图里面（抽象），怎么样走，也走不出中国。就像是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关于“走”字，中国文化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念，一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说的是不能走；另一是“树挪死、人挪活”，这讲的是必须走。因此，我认为对于“走”，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最后通过“中庸”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走，但是不能走出这张中国地图。于是地图就成为了图腾、圣物。地图最后被拍卖，我觉得是本书中的一个小高潮，因为那是地图跟随特务流浪的命运的终结。它最后进入了它的历史之中——被人收藏起来了；而一直带着它的主人，却不能进入他自己想要的历史之中——成为一个特务。这就是历史的荒谬之处，并不是你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否则命运之神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

另外，对于小说中的口传文化故事、顺口溜等的运用，我在写作时并没有什么经典方面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文字尽可能的沉下去，接近历史中的原始资料。还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应该要尽可能“多”的往文本里面加塞内容。让读者读到“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控制不好，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使你所讲的故事成为一团乱麻。

【23】在时代生活如何表现为个人生活的写作中，你用了拼贴的方法，这个方法让你有所顾忌吗？各自的不合谐之处，你怎么来平衡，保持整部小说松驰有致的节奏？

在使用拼贴时，我是有顾忌的。但后来我想，拼贴进去的都是历史的真实，就让它“真实的存在着吧”。读完这部小说，也就基本了解了中国从 1949 年以来到现在的历史——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因为拼贴，小说行文中有一些生硬的痕迹，但以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抚平它。如果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在国内出版，我想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编辑。

【24】这部小说在你整个的创作生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除这部小说之外你的创作还有别的什么特点？

从故事上来讲这应该是我最好的一部小说。其它的小说，这里就不提了。因为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25】那是不是可以说，你以前的小说，是不大注意故事性的？你对有故事性的写作（或相对于议论性的写作），有些什么细微突出的体会？

我的小说大都故事性不很强。我总是想用小说来表达思想，这是我的长处但同时也是短处。

【26】你的写作生活吸收过哪些精神资源？你是怎么完成学习与实践的？

我平时几乎不看书，要不就是在网上胡乱看点东西。一般都是通过看碟子来进行“阅读”的。

【27】在看书和与人交谈这两种方式中，你获益最多的是哪一种？对碟子的“阅读”，也就是说，电影对你的写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与朋友的交流使我获益最多，我生活在成都，成都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生活方式——喝茶。与朋友一起喝茶，谈任何东西，这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都是一种学习。对碟子的“阅读”，是一种个人喜爱。对于写作，我不知道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28】你的写作从一开始到现在，有没有明确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如果要有什么要求的话，就是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害人。因为有很多浪漫、美好、感人的故事是会让人“沉迷”进去的。那些都不是真实的。

【29】“沉迷”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吗？没有你对小说写作的“沉迷”，可以想象，也就没有这部优秀小说的诞生？也许“沉迷”是不真实的，但却有了一个真实的结果——这部小说？

我是不希望“沉迷”的。我希望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从小说中“出来”。

【30】在你的写作中，不变的是什么，在变化的又是什么？

我写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也谈不上变化。其实我对文学想的并不多。相反，我现在反而有一种想丢掉文学的想法。我认为对于写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只有六个字：想清楚、写清楚。

想不清楚就写是狂士；想清楚了，而写不清楚那证明你不适合写字。

【31】这的确是六字真言。但有没有想不清楚，但写得很清楚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思考的都不清楚如何能够写得清楚呢？

当然，那些琐碎的生活写作除外。

【32】（有网友问）你喜欢哪位作家？

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喜欢的作家随着写作（时间）的变化经常都在变。现在这个时期，我有点不喜欢作家了。就像前面所说：我想要丢掉文学。我想，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思想者能够给我更多的营养。比如说，我一直都很尊敬的胡平先生。

【33】你怎么理解你自己在文学传统中的位置？你有这样的自信吗？这些自信建立在哪些方面？

我在文学中没有什么位置。对于写字，我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一开始写字时，是想通过写字救人、救国——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后来觉得有朋友喜欢就行了——是写给朋友或即将成为朋友的人看的；再后来写字就成了自己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了——是写给自己看的。

所以现在我总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我夫人常说我：“你怎么只看你自己写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文字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呀。”

【全书完】